24 APR 1935

何思源題

何思源印

六中校刊

第三期

治世修行，亂世鍊心……禾生
評實用主義……李相顯
漢代西域之交通……師懃生
怎樣纔配稱時代青年……于世欽
我們對於國難應有的認識和覺悟……展永燦
詞的研究……李慶福
孫乾事略……象一
社會科學名詞淺釋……王玉峯
松花江上……憲章
她終於自殺……倪正容
南園歌……詹人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山東省立第六中學校刊社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本刊啓事一

本刊前名六中月刊因稿件及經費：關係，不能按期出版，故易今名，嗣後有稿便印，不拘期限，但每學期至少必付印二次。

△本刊啓事二

本刊作者概係師生，外間或旅外同學如有著述見賜，均照後列投稿簡章辦理。

△本刊啓事三

本刊亟願與他種刊物交換，如有願意交換者，請先函通知；無任盼禱。

六中校刊目錄

論著

治世修行，亂世鍊心……禾生

評實用主義……李相顯

文藝

漢代西域之交通……師楚生

談談文學……高一年生……孫全興

怎樣才配稱時代青年……初二年生……于世欽

我們對於國難應有的認識和覺悟……初二年生……展永燦

學術

詞的研究……高二年生……李慶福

雜著

花目鏡

設官說與生理學……禾生

孫屹事略……葛象一

作大官說……禾生

△本刊啓事一

本刊前名六中月刊因稿件及經費：關係，不能按期出版，故易今名，嗣後有稿便印，不拘期限，但每學期至少必付印二次。

△本刊啓事二

本刊作者概係師生，外間或旅外同學如有著述見賜，均照後列投稿簡章辦理。

△本刊啓事三

本刊亟願與他種刊物交換，如有願意交換者，請先函通知，無任盼禱。

六中校刊目錄

論著
治世修行，亂世鍊心……禾生
評實用主義……李相顯
漢代西域之交通……師楚生
談談文學……高一年生……孫全興
怎樣才配稱時代青年……初二年生……于世欽
我們對於國難應有的認識和覺悟……初二年生……展永燦
文藝
學術
詞的研究……高二年生……李慶福
雜著
花目鏡……
設官說與生理學……禾生
孫屹事略……葛象一
作大官說……禾生

不可逃之因果律……禾生
介紹十四本研究社會科學應讀的入門書籍……初三年生……王玉峯
社會科學名辭淺釋……初三年生……王玉峯
寒假生活紀要……初三年生……張聚平
春天讀書的新趣味……初二年生……史臨仙
說貓……初二年生……張月蘭
今朝有酒今朝醉……初二年生……郁潤芝
亡國奴之眞滋味……初二年生……崔文英
分院花貓之靈職……初二年生……羅韻生

譯述

幾種品格……步月

文藝

松花江上（創作小說）……憲章
逃婚……高一年生……孫全興
靑年哀話……初三年生……李龍飛
回憶……前人

乞丐……初三年生……朱啓秀
他是確乎走了……初三年生……張憲錡
漂泊……初二年生……賈崇巖
福兒之死……初二年生……張長欣
賣人……初三年生……樊文鎮
進德先生的年節……初二年生……袁保泰
初春……初二年生……張念恩
走向何處?……初二年生……賈崇巖
慈母魂……初二年生……羅韻聲
夢的妙用……初二年生……陳文英
義才姊……初二年生……李景蘭
曼麗……初二年生……姚翠鸞
夢遊……初二年生……張月蘭
歡迎紫荊開花……初二年生……姜翠蘭
還家夢……初二年生……商王容
奇怪的夢……初二年生……孔繁林

魚的問答……初二年生……張蘭芝
一個好夢……初二年生……魏桂芳
貓頭鷹……初二年生……姜翠蘭
但願是夢……初二年生……周祥芝
小妹妹的惜別……初二年生……劉重賢
別親赴校之情話……初一年生……聶桂梅
紫荊……初二年生……涂湘雲
夢中之夢……初二年生……劉重賢
冬夜……初一年生……馬適華
青琳之死……初一年生……王庶安
請友人淬勵精神共赴國難書……初一年生……王庶安
一個守財奴的小溪……初一年生……葛金屏
寒天的窮人……初一年生……周桂雲
她終於自殺了……初一年生……倪正容
可憐的她……初一年生……王翠華
春雨……初一年生……田淑雲

漁婦……初一年生……王亞雲
悔不當初……初一年生……宋文玉
孤兒……初一年生……楊英才
乞丐與富翁……前人
黃蝴蝶……初一年生……周桂雲
繼母……初一年生……谷翠月
這也享了五福的壽的一人……初一年生……宋文玉
生活史上的一頁……初一年生……張德堂
憶友……前人
農民的晦氣……初一年生……孫素琴
渴望的春雨……初二年生……尋愛蘭
某學生的自述……初一年生……黃桂貞
可憐的家庭……初一年生……馬秀坤
辭家……初一年生……刁秀瑾
祭表弟燦章文附小傳……初三年生……李本興
弔滬戰陣亡士兵文……初三年生……史若愚

送別四級一二三四五班生……禾生
南園歌……詹人
題義青堂弟山水畫……詹人
七絕八首……詹人
詩十四首……顏巽之
詩十首……初二年生　劉蕙貞
詩四首……初二年生　崔葆恕
詩二首……初二年生　張憲錡
詩一首……初三年生　李相敬
詩十一首……初三年生　李龍飛
詩五首……初三年生　鮑廷幹
詩二首……初二年生　袁保泰
詩一首……初一年生　齊繼文
詩二首……初一年生　謝蔚軒
詞四首……高二年生　李慶福
詞三首……初一年生　李廣乾

湖畔漁家 七言古并序……濟南一中學生……楊巨辰

通訊

上××師論現代青年通病書……失名

特載

幾個簡單的調查表……玉峯

世治修行亂世鍊心

禾生

這兩句話，非本成語，不過個人心上偶感想到人當如此，便以此命題，發表意見就是了。本來修養身心這種工夫，無論治世亂世，都不可少。但在亂世的時候，我覺得鍊心的工夫，尤不可少，且當加重。何也？亂世的事變，大抵出乎常軌，很不容易應付。若是鍊心的工夫欠缺或不到火候，縱然常軌以內的事情，可以身無遺行；但時遇到橫逆叠遭特別嚴重的變故，所謂生死關頭，往往有心無力，神不旺，氣漸餒，便爲環境所屈服，而不能改造環境。所以生在亂世的人們，鍊心的工夫，切不可廢。凡古今來不淫不移不屈的大丈夫，都是心氣凝固到極度，爲正義的結晶，具無窮的法力。所以一臨大節，不惜爲正義犧牲。視生死爲無物，就是這種法力所生的效果。這種法力，也是人人天賦的本能，但是不加修鍊，便不能充分發達永久不變。我國現時，正在大難的環境，無論外交內政，以及凡百事業的處常處變，皆所必需。所以不揣淺陋，姑妄言之，以待有道者指正。

鍊心的工夫，計有三步：(一)鍊精化氣，(二)鍊氣歸神，(三)鍊神還虛。這大概是黃庭的成語，今特借來說明鍊心的工夫次第。

原來宇宙間，有一種永不消滅，可以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的東西，曰「眞元」。眞元的成分有三：曰：「元精」；曰：「元氣」曰「元神」。人類先天上，各具得一份宇宙的眞元，爲他一生的衛生之經及捍禦外侮的天兵天將。其用甚大；尤妙在用多用少，悉聽各人的自便，造物者是毫無限制的。你若不用，他也不管，便卽收歸大份上；假若你願把整個的大份，都歸你用，無疑義的他就全份都給你。不過接收的手續，却必須你不嫌麻煩，誠心誠意的用幾番治鍊的工夫，就是上述三種鍊精，鍊氣，鍊神。鍊成之後，各有相當的作用與效力，可以打通各種難關，使你永生不滅的存在。人類一生，皆有三重大難關，阻塞生命的前途，須得抱着眞元的三寶，才能平安渡過，這也是萬世難明的奧妙。分述於下。

第一種難關爲『嗜慾』如目悅美色，耳喜淫聲，口嗜羹味等等。凡是美物，皆含着一種誘殺的詭秘性。平凡的人，但覺其美，不悟其害，莊子所謂『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便不能解免他的荼毒。所以宗教家稱之曰『魔鬼』道家謂之『天刑』入道十幾歲後，魔鬼便在他心中開始工作。從此情竇日開，嗜慾日熾，一遇聲色滋味之美，不惜牽動全身的精力，爲戕身伐性自賊工作的虎根，紛紛擾擾，鬧個不休，直至筋疲力盡，膏髓枯竭，放棄一切義務，癆瘵以死。其尤甚者，清清白白的心，却甘受魔鬼的極刑，於是捲烟薰之；酒精毒之；淫聲媚舞以誘擒之；鴉片麻醉以囚禁之，狐女妖姬，溫柔戀愛以麻醉之，剝蝕之，蠱毒之，糜爛之；使他膚裂肌潰，鼻斷髓開，腎腐陰脫，備極慘痛。他却自作自愛，死而不悟，以爲享盡人生艷福。這種嗜慾的殺人，刀山劍樹，不如爲凶；五剝寸割，莫比其酷。直至其人已死，魔鬼才離開他的身體，另覓工作。而被魔的人，小則喪身，破家，斬絕宗祀，大則亡國滅種，禍延全國，這都是享樂主義的下場。所以聰明勇決有夙慧的人，戳破色相，便自已立定志氣，時時刻刻的戒備，莊子所謂『正汝形，毋搖汝精，毋使爾思慮營營，』把耳目口體百骸之精，一總收攝回來，像煅鍊金子似的，一爐一爐的燒，一錘一錘的打。直鍊到液體雜質性的嗜慾，化成精純堅剛性的氣體，浩然盛大，沛然莫禦，老子所謂『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莊子所謂『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這便是鍊精化氣。一切魔鬼，自然不敢接近，可以衝出苦悶無邊的慾海關了。

第一重難關渡過　又有第二重難關，是『虛榮心』卽富貴名利心。也可以稱之曰『識神』。他的品格，似乎比魔鬼高尚一點。但是這個識神，却也是口蜜腹劍，作人類暗殺的專家。比魔鬼的狠毒，或者更加數倍。他殺死的冤魂，也足够恆河沙數。莊子所謂『國爲虛厲，身爲刑戮，皆求名實者也』人在世上，本來都是逍遙自在，活活潑潑的在自由的天地居住。但是一經識神用事，便叫他放棄自已身心的純潔，一意向外奔馳，熱烈的去求富，求貴，求名，求利。貪念不已，直至精神銷鑠，把有生以來的氣力，都耗費在這相競相爭，相刅相虜之中。這便是虛榮心的活動，識神的主使。然而這種虛榮，卽令如願以償，並不能

增高人生的價值，且其中都附帶着不祥的朕兆。莊子所謂『寇莫大於陰陽』『出而不返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以道眼觀之：富是焚身的象牙；貴是刳腸的龜甲；名是相軋的凶器；利是粉身的驪珠。古今來爲這些物事所誤，滅身滅門滅族滅國，甚至負辱百世，遺臭萬年的人，昭昭史冊，何勝枚舉，但凡心地清白的人，通盤一算，眞不覺索然意盡，自悔癡頑，何苦枉費氣力，自取禍災呢？所以他要降伏識神，把此種求富求貴求名求利的濁氣，一併收入腔內，另加淘鍊，像洗滌衣物似的；打上胰子；精上肥皂；揉而又揉；洗而又洗；擣而又擣；搓而又搓；直把他那些薰染之污，洗得潔潔淨淨，然後用日光曬乾，還我清白，他的氣體，便能穆如清風，冷然而善，飄飄乎若馮空之昇仙，若綽約之神女，莊子所謂『是純氣之守也』且所謂『陰陽不測之謂神』這便是鍊氣歸神。行見乘白雲，騎日月，可以超出乎凡塵世網之外了。

第二重難關打破，又有第三重難關，是『生死問題』此關最難打破，却又必須打破，才能盡得人性，圓滿無缺，人類的社會目的，原來是教人生，並不要教人死。所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政府的責任在解決民生問題』，一切求學作事都是生人的工作，並不是爲殺人而工作。極至不得已而用刑用兵，也是去掉少數殺人的份子，以生多數的人類。然而生死兩端，却是有形有質的物類，必不能免的因果律。不過生活期限的長短，物類各有大概的常數，譬如人類上壽百年，中壽八十。就常理論，不到此數，便不當死；滿了此數，自然要死。亦有少數變例，如天災人患，意外之事發生，有的或至夭折，有的不免犧牲，將死的期限提前若干，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不過蹈道而死爲正命，否則非正命，所以古人有成仁取義之說。但此等劇烈的變化，在不知道的人，往往爲其所惑，求生萬端而陷於不仁，逃死萬端而陷於不義。究之不仁亦死，不義亦死，如馮道之自號長樂，如嬴政之求不死藥，無濟於事，徒留笑罵。這都是神不虛靜的大累。知道的人，他把天眼靜開，見到生生死死，循環無窮，本屬物化，何關眞宰。況人自有生以來，因爲常在世網，惹了不少的壁障塵埃，把至虛至靈的元神，沾染上許多俗氣，雖然是龐然大物，反倒累得他臃腫不靈，能進而不能退；能伸而不能屈；能

大而不能小；能有而不能無。如鵰目不適晝，鵂鶹雖絕技，拘滯膠固，把神的本來面目，完全改變，並且把他的兩在不測，體物不遺的本能，也完全失掉。所以能急回頭來，把降世已久的心神，也重新收集起來，箇鍊一下。譬如留穀種的，棄其糞秸，揚其粃糠，然後埋之土下，浸之水中，使之作熱腐化，連內層的皮殼及澱粉質的養料，都消歸無有，只留下一點生意，爲貞下起元之用，卽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的大妙，這便是鍊神還虛的模樣。孔子所謂『惟道集虛，』老子所謂『谷神不死，是爲玄牝』莊子所謂『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者也』便是深之又深玄之又玄的程度。工夫至此，他心中不但無生滅相，並此無生滅相的知見，也摧破無遺了。那有貪生怕死的恐怖呢？

上述三端，鍊精化氣，鍊氣歸神，鍊神還虛。簡言之孔子三戒之說，已可明了。君子有道者也，戒色則精便化氣；戒鬥則氣便歸神；戒得則神便還虛。詳言之，鍊精利用(火)。『嗜慾，』流動就下液體也，故曰『小人下達』。鍊之以火，則液體沸騰上達而化氣；鍊氣利用(水)，『虛榮心』熱中焚和，含垢合汚之苟取性也，垢汚太至，盪滌不易，故必江漢濯之，秋陽曝之，垢汚退盡乃歸神；鍊神利用(風)(卽巽木)用(土)用(水)用(火)神終知則化物，漸結而爲贅爲疣，爲顚爲滅，必去死肌，殺害菌，風散之，土覆之，水融之，火化之，渣滓消盡乃還虛。鍊精之用一(火)鍊氣之用二(水，)(火，)鍊神之用四(風)(土)(水)(火)三鍊皆主剛斷收攝凝成，又皆用(金)所造愈深，所用之力愈大，故其數遞加倍，至五而足，以五行之相制爲用也。(此五行以氣言)其收效也，合五行爲兩儀，(此五行以精言)精化氣也；合兩儀爲太極，氣歸神也；太極本無極，神還虛也。所造愈純，所守愈約，故自五約之又約以至於無，虛極靜篤，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無爲也而無不爲』斯道也，斯眞也。在人爲眞人，在天爲眞宰，一也。此至純至密至精至粹的還元工夫，卽眞元。人能有此修養，便能主持正義，爲所當爲，止所當止，有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的妙用，便是道家所謂『齧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壽』的至人了。 有了至人，人世間什麼重大問題，解決不了？但恐一犯人形，便自以爲『吾人耳

人耳，有酒當醉，有樂當享，此聲色也，此名利也，此長生也，皆極人生之幸福，大丈夫當如是也」，豈小儒所識哉？」，此種卑污之見，如朝鮮總監某偉人自豪詩云「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驕肆無忌憚的心理，至於公言不諱若此，勢必侮聖言，造臆說，終至自欺欺人，為習氣所累，為俗學所誤，而精氣神不得其養，終不免為凡夫，為俗物。雖有最高的聰明，很強的志氣，作極大的事業，成驚世的事功，結果下來，也都是唯物而不能物物，無價值的塵垢粃糠了。何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此等美不能久，惡不及改的事功，有什麼大用呢？

評實用主義

李相顯

一、哲學上的爭論

整個的宇宙和人生，究竟是個甚麼？這是最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經過無數哲學家的解答，還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

宇宙的本體究竟是什麼？這是本體問題，對於本體論，哲學家底見解是不同的：由宇宙本源的數量來說，有單元論和多元論的分別；宇宙間的森羅萬象，所以互相關係，連接，必有唯一之原理以統一之，這是單元論的論據；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所以彼此分離差異，必有多數之原理以組織之，這是多元論的論據。再由宇宙原理的性質來說，有唯物論唯心論，二元論和一元論的派別；唯物論謂宇宙間只有物質，精神現象也是物質作用變化而成的；唯心論謂宇宙間只有精神，物質現象也是精神作用想象出來的；二元論謂宇宙間有精神也有物質，二者是各自獨立，並行而不背的；一元論謂宇宙間只有一實體，精神和物質是同一實體表現出來的兩種形式。

人生的認識究竟是怎樣？這是認識問題，哲學家對於

認識論，也有不同的見地：由認識的起源來說，有唯理論，經驗論，和批評論的區別；唯理論謂人之理性是一切知識的本源，所以知識是人心先天所固有的；經驗論謂人底內外經驗是一切知識的起源，所以知識是人類後天所學得的；批評論謂理性經驗都是知識的源泉，所以知識是先天理性的形式，加以後天經驗的材料而成的，由認識的範圍來說，有獨斷論，懷疑論，和積極論的不同：獨斷論謂知識的範圍是無限的，故經驗的知識和超絕的事物，都在認識範圍以內；懷疑論謂認識的範圍是極小的，故經驗的知識和超絕的事物，都不能有真正的認識；積極論謂認識的範圍是有一定界限的，而知識範圍與經驗的範圍是相符合的。

凡此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各種派別，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是各持己見互相攻擊；若無完善的方法來作根本的解決，這些爭論，是永久不能罷休的。

二、實用主義的方法

澈底想來，所謂本體，是離不了人生的，離開人生，那裡還有本體？所謂認識，是捨不了人事的，捨棄人事，

那裡還有認識？無論什麼本體論和認識論，都當以人類爲根本，以完成其理論的根據，實用主義就由這種觀點，造出一種方法，以解決哲學上毫無結果的爭論。

實用主義的方法，是用實際上的效果，去定原理的眞僞，實際上於人能有實用，那原理一定是眞的；若探索不出實際上的差別，則兩個相反對的原理，實際上只是一物，所有爭論，都是廢話；故當一個爭論到劇烈的時候，不當單說某方面是眞的，應當說某方面眞了以後，在實際上就有什麼差別，所謂在實際上有了差別，即某一原理（牠自己是經驗的一部。）若是眞的，定能使人將此原理的經驗和其他部分的經驗，得到圓滿的關係；無論那個原理，只要能安安穩穩地使人從一部分的經驗，引到別一部分，把事物聯絡得滿意，應用得妥貼，此種有價値的引導功用，能到什麼地步，這原理就眞到什麼地步，如若某原理實用上的利益，和其他原理實用上的利益互相衝突，就要把他們調和起來，即把這個原理眞的程度降低，使牠底實用上的利益，和其他原理實用上的利益互相協和，這個程度的原理即是眞的，超過這個程度的原理，就是僞的了。

實用主義，就用這個方法，去實驗本體論和認識論各種原理，考察牠們的價値，評判牠們的眞僞，以解決哲學上的爭端。

先就單元論和多元論來講，看牠們是否有實用上的價値？實在說來，宇宙不是純粹一元的，也不是純粹多元的，一切事務，都彼此附着，彼此結合，宇宙的存在、具這樣交互聯絡的形式，成爲一個完整的東西；由這看來，宇宙乃是一元的，故單元論確有實用上的價値，但是一切事物、又互相分離，互相差異，宇宙的存在，有這樣彼此獨立的形式，成爲一個片斷的東西；由這看來，宇宙又是多元的，故多元論也有實用上的價値，人類知識所要求的，不只是繁多，也不只是統一，乃是全體；故實在的繁多的知識，和牠們的關係的理解，是一樣重要的，單元論和多元論，都不是原始的，都有相同的必要和優美，所以是絕對相等的，宇宙是單元或是多元，須以我們底經驗爲度，在經驗上看見許多確定的聯合，牠就是單元的，看見有許多確定的不聯合，牠也是多元的，事物中到底有多少統一和分離，須從經驗上去決定，在未決定以前，實用主義必

須自附於多元論的一方面；實用主義也承認總體的統一，這種統一的假設，也許有一日是最可承認的，在未達到以前，須採取多元論的主張，即承認世界仍沒有完全統一。

再就物質和精神來說，看牠是否有實用上的價值？實在說來，宇宙不是純粹物質的，也不是純粹精神的，設間具體的東西，同具佔有空間性和不可透入性，故可作爲更原始的本體的形式，這更原始的本體即是物質；人類各個的靈魂，同具有思想與感情的品性，故可作爲更深切的本體的形式，這更深切的本體即是精神，人類所知的物質，是顏色，形態，硬性等等感覺，這些感覺是物質的發現價值，物質是這些感覺的統一的名詞，故物質不過眞到這個程度，人類在生命的一時間，能記憶別時間，而覺得牠們都是同一人歷史的各部分，這種『個人同一』是精神的實用價值，精神是觀念和觀念間的關係，故精神不過眞到這個程度，實用主義雖同時承認物質和精神的實用價值，但對唯物論和唯心論却抱着不同的態度：蓋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實在意義，並不在物質的精體和上帝的屬性，這種抽象的理論，却在人類最終希望與最大期許這種感情上實用上的效力：唯物論否認道德秩序是究竟的，斷絕了人類最終的希望，唯心論肯定一個究竟的道德秩序，容許那個希望；故唯心論比唯物論更有實用上的價值，實用主義又偏重於唯心論方面。

再就唯理論和經驗論來說，看牠們是否有實用上的價值？實在說來，認識不是純粹由於理性的，也不是純粹由於經驗的，人類有對於人生價值的要求，對於抽象原理的信仰，故唯理論是有實用上的價值的；人類又有探求事實的忠心，適應事實的願望，故經驗論也是有實用上的價值的，唯理論認爲宇宙是個統系，人類在這統系裡，在具體生活上，可以拋開煩惱，得到道德的休假日，這是唯理論的發現價值，唯理論只可眞到這個限度，經驗論依着事實和具體性、觀察眞論具體的作用，凡在經驗中有確定的價值的，都是眞理，這是經驗論的實用價值，經驗論也只可到這個限度，唯理論以爲眞理是永久不變的，並不能解釋具體的世界，實用主義以爲眞理是漸漸發展的，却合乎世界的實際，所以實用主義又反對唯理論而傾向經驗論。

再就獨斷論和懷疑論來說，看牠們是否有實用上的價

值，實在說來，認識不是絕對都可能的，也不是絕對都不可能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可以認識的部分，故獨斷論是有實用上的價值的，一切事物，都有其不能認識的部分，故懷疑論也是有實用上的價值的，人類對於事物，先有真理的假設，再作實際的實驗；若這假設能發生應用的效果，便是真的，這樣真理就可以信仰了；這是獨斷論實用價值的限度，若這假設不能發生應用的效果，便是偽的，這樣真理就不足信仰了；這是懷疑論實用價值的限度，獨斷論絕不懷疑，絕不實驗，便武斷地信仰絕對的真理，實在不甚可靠；實用主義先有懷疑，再去實驗，以發現暫時的真理，是最可貴的；故實用主義又反對獨斷論而偏重懷疑論。

三，實用主義的真理論

實用主義的真理論，有兩個要點：第一是真理的實用論：即凡善的都是真的，有實用的原理才是真理；第二是真理的發展論：即真理是漸漸變化發展的，宇宙間並無永久不變的絕對真理，我們先說真理的實用論：

宇宙間所有的原理，都不能離開人生，人生在具體的事實中，和在抽象的概念中，又不能不有許多工具或方法，以解決生活上種種問題，於是造出種種假設，來作實際上的應用；這些假設，是否有實用上的效果，須在經驗上來考查實驗，然後才能斷定：若這個假設，具有一種引導功用，能使人類從經驗裏的一時間引到他一時間，能將舊意見和新事實聯絡起來，顯出極低度的抵觸和極高度的連續；凡有這種實用上的效果的原理，即是真理，否則不是真理了。

在具體的事實方面，人類是生活在衆多實在的世界裡，這衆多的實在，能給人類無限的用處，也能給人類無窮的損害；若有一種觀念，能作人類動作的工具，能告人類以利害，使人類利用種種實在，得到生活的滿足，這種觀念即是一種真理，由這看來，在具體事實中真理的實用價值，是從他們對象的實用的重要得來的；他們底對象，雖不能無論何時都是重要，但都有時變成重要，所以人類把許多額外的真理，存蓄在記憶裡，緊急的時候來了，能適合實用的額外的真理，就離開了儲蓄的堆棧，到世界裡來動作，這真理的實用價值，就可以表現出來了。

在抽象的概念方面，人類是生活在衆多原理的實在中的，這些原理能給人以利益，也能給人以損害，所以有眞的也有假的；無論什麼原理，若能幫助人類在實用上或智識上對付實在，使人類的生活適合實在的全部配置，這種引導而眞達實在的原理，卽是眞理，所以眞理也是一個引導作用，人類利用這種引導作用，把一個抽象觀念，和他個抽象觀念聯絡起來，最後構成論理的和數學的眞理系統，凡經驗中可感覺的事實，都照這系統排列起來，使眞理可以適用於衆多的實在，這個事實與理想的聯婚，是眞理的實用價值的表現。

我們再談眞理的發展論：

人類已經有了許多舊意見，若遇着一個新經驗，就察覺牠們中間的矛盾，起了以前沒有經過的內部煩擾；若要免除這種煩惱，不得不把以前所有的意見酌量改變，因改變以前的舊意見，而得到一個新觀念，這個新觀念把舊意見與新經驗調和起來，融貫得十分美滿妥洽；於是這個新觀念就作爲一個眞理，這眞理用最低限度的變換，保存着較舊的一堆眞理；擴張牠們，使牠們恰能容受這新經驗。

由以前事實看來，可見眞理是漸漸發展的，並沒有永久不變的絕對眞理；眞理大半是以前所有的眞理造成的，人類的信仰，是許多貯蓄的經驗，每個信仰自身，是世界經驗全部的一部，因此更成爲以後貯蓄的材料；無論在具體的事實中或在抽象的概念裏，實在都是指可經驗的實在而言的，實在既是永遠在變化中，人類所得關於實在的眞理，當然也隨着不住地變化。

四、對於實用主義的批評

我們對於實用主義的批評，可分兩層來說：第一是對於實用主義底方法的批評，第二是對於實用主義底眞理論的批評，今先批評實用主義底方法：

實用底方法，是用實際上的效果，去定原理的眞僞；某原理的實用效果能到什麼程度，某原理卽眞到什麼限度，實用主義者，以爲若用這個方法，定能解決哲學上各種爭論，因爲哲學上各種原理，都有適合此宇宙眞的部分，也有不適合此宇宙僞的部分，但是各種原理都好走極端，所以才彼此衝突，起了爭論；若用實用主義的方法，將各種原理實地實驗，承認了牠們底眞的部分，反對了牠們底

偽的部分，則各種原理都能顯露牠本來面目，而各走極端的爭論，可以完全罷休了，故用實用主義底方法實際地證實以後，單元論和多元論，唯物論和唯心論，唯理論和經驗論，獨斷論和懷疑論，等等都能顯出牠們底眞理，並且彼此的眞理，又能互相調和，永不至再起爭端了，實用主義者以爲實用主義底方法，能調和各種眞理而解除他們底爭論，這就是實用主義底方法的優點所在。

我的見解，適與此相反：我以爲實用主義底方法，並不能解決哲學上的爭論，哲學上各種原理，都有牠們底立足點，這些立足點就是牠們適合宇宙的眞的部分，這些眞的部分是不會彼此衝突的；但是各種原理，又各自其立足點組成系統，以解釋全體宇宙，這就是牠們不適合宇宙的偽的部分，這些偽的部分，是要互相衝突的，故欲解決各種原理的爭論，必須創作更眞的原理，作爲根本，此種根本原理，必須很精深博大，能盡包容各種原理的眞理，並且對於各種原理，指出牠們所以是眞，指出牠們所以是偽；若無此種根本原理，而提出實用的膚淺的標準，以衡量各種原理，合乎此標準的即認爲眞，不合此標準的即認爲偽；此種調和的省事的解釋定難使各派哲學家心服，既難使各派哲學家心服，則哲學上各種爭端，還是不能解決，所以我說實用主義底方法，是不能調和各種眞理而解決牠們底爭論的，這就是實用主義底方法的缺點所在。

再進一步說，實用主義底方法，不僅有以上的缺點，根本說來，實用主義只可算是一種原理，不能成爲一種方法；凡哲學上的原理，必用論理學的方法，然後才能成立；論理學的方法，普通分爲演繹和歸納兩種，我以爲這兩種方法，單獨都不甚適用，必須互相調和協助，變爲演繹而歸納和歸納而演繹二法，然後才能適用；無論如何，尋求哲學上的原理，是非用論理學的方法不可的，今實用主義不用論理學的方法，而用心理學的方法，此種方法，純係感情作用，認某原理爲有實用，即以爲眞，認某原理爲無實用，即以爲偽；如此既不能得到實在眞理，又何能解決哲學上的爭論？倘實用主義的原理能作一種方法，則其他哲學上各種原理，都可作爲一種方法，都能用自已的原理以評定其他原理的眞偽，並用自已的標準以評定其他原理眞的限度；則哲學上的爭論，不僅不能解，恐怕彼此的

爭端更要激烈了。

今再批評實用主義底眞理論；

先就實用主義的眞理實用論來說：眞理實用論，謂有實用的原理才是眞理；實用主義者以爲這種眞理論的眞理，才是實在的眞理，因爲無論甚麼眞理，都是不能離開人生的，都是爲人生所利用的；凡對於人生有實用的原理，人類都信仰牠們是眞理，當然在實際生活上能得到許多利益，凡對於人生無實用的原理，人類都否認牠們是眞理，當然在實際生活上能免去許多損害。所以這種眞理論才是宇宙間實在的眞理。這就是實用主義底眞理論的優點所在。

我以爲凡有實用的原理都是眞理，這種實用主義底眞理實用論，並不能得到實在的眞理，某原理究竟有沒有實用，必須實驗後才能決定；在未實驗以前，須先假定牠有實用，然後才去實驗，究竟那個原理當假定爲有用而被實驗，實在不易決定，所以眞理往往不易求得，且在實驗以後，又因各人主觀的見解不同，某原理是否眞有實用，也要彼此互起爭執，不易決定，所以眞理也往往不能得到。由這看來，這種眞理實用論，並不能得到宇宙間實在的眞理，這就是實用主義底眞理實用論的缺點所在。

再進一步說，實用主義的眞理實用論，不僅有以上的缺點，並且根本不能成爲一種眞理論，因爲牠倒因爲果，實在不能成立。宇宙間的原理，並不是因爲有實用，所以才是眞，却是因爲是眞，所以才有實用；若以爲因有實用所以才是眞，就要委曲原理以將就事實，故眞理往往失去：若以爲因爲是眞所以才有實用，就要改造事實以完成原理，故眞理才能得到。由這看來，實用主義的眞理實用論，實根本不能成爲一種眞理論。

再就實用主義底眞理發展論來說：眞理發展論，謂眞理是變化發展的，並沒有永久不變的眞理，實用主義者以爲用這種眞理論所得的眞理，才是實在的眞理；因爲在人生中，所有具體的事實和抽象的概念，都是永遠在變化之中，眞理是從人生經驗上證實的，故也當隨着不住的變化。所以在歷史上，某原理在一時代是眞理，在他時代就不是眞理了，換了一個時代，定要換一個新眞理去代替舊眞理，宇宙間的眞理確是如此進展的。故實用主義眞理發展論，確能得到宇宙間實在的眞理，這就是實用主義底眞理

發展論的優點所在●

我以爲實用主義底真理發展論，並不能得到實在的真理，因爲依真理發展論所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真理，一地方有一地方的真理，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真理，究竟那個是實在的真理，却很難決定；這個原理也是真理，那個原理也是真理，究竟那個原理比較更真，也不易決定：所以由實用主義底真理發展論，很難得到實在的真理，這就是實用主義底真理發展論的缺點所在●

再進一步說，實用主義底真理發展論，不僅有以上的缺點，並且根本不能成爲一種真理，因爲他反對絕對真理，故根本不能成立。所謂真論，原是永久不變的絕對真論，但是這種絕對真論，却一時難以得到：歷史上真論的變遷，是愈變愈近於絕對真論；這種絕對真論，是各種真論底目的和標本，所有各種真論，是達到各種真論的過程和手段；若只知變遷的各種真論，而不知絕對真論，則變遷的各種真論將茫然不知所趨，若只知絕對真論而不知變遷的各種真論，則絕對真論將永久不能實現 所以實用主義底真論發展論，只知變遷的各種真論而反對絕對真論，定永久得不到實在的真理，故實用主義的真理發展論根本不能成爲一種真理論●

五、對於哲學上的意見

實用主義的方法，既然不能解決哲學上的爭論，實用主義的真理論，又不能得到實在的真理，那麽，究竟什麽是真理？究竟怎樣去解決哲學上的爭論呢？這裡我要提出自己底意見了●我提出的意見，可稱爲整個主義；我以爲宇宙間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整個的東西，這個整個的東西，必須分析的去研究，然後才能明白，但是人類分析地去研究，時間久了，就忘了這個整個的東西了●所以各派哲學家，都得到這個整個東西的一部分，並且拿他們所得的部分，來解釋整個的全體；因爲他們觀察點的不同，彼此就互相爭論起來，長久不能罷休了；而不知彼此所爭論的東西，却不是一個整個的東西●從來各派哲學家對於這個整個東西的解釋，都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他們對的地方，是他們所得的真的一點，他們不對的地方，是拿着一部以解釋整個的全體；譬如就唯心論來說，宇宙間既有所謂心，則唯心論承認心的存在，當然不可反對，

宇宙間並非都是心，則唯心論承認宇宙間只有心，當然不能成立；其他各派哲學家所執的意見，都與此相似。若能明白此理，就能注意整個，同時也注意分析：整個借分析可以明白，分析有整個可以統一，還有什麼哲學上的爭論呢？所以這個整個主義，是解決哲學上種種爭論的。

先就單元論和多元論來說，看牠們怎樣都得到真理，怎樣都不能完全成立。所謂宇宙和人生，原是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原是不能分開的，雖然不能分開，但牠本身的組織，却有很多的部分；單元論見到全體的一，這就是對的，但牠反對部分的多，那就錯了；多元論見到部分的多，這是對的，但牠反對全體的一，那就錯了。

再就唯心論和唯物論來說，看牠們怎樣都得到真理，怎樣都不能完全成立。所謂精神和物質，原是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原是不能分開的，但牠本身的表現，却有兩種形式；唯心論見到一底精神方面，這是對的，但牠說本體只有精神，那就錯了；唯物論見到牠底物質方面，這是對的，但牠說本體只有物質，那就錯了。

再就唯物論和經驗論來說，看牠們怎樣都得到真理，怎樣都不能完全成立，所謂理性和經驗，原是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原是不能分開的，雖然不能分開，但牠本身却有本質和現象的分別；唯理論見到本質的理性，這是對的，但牠否認現象的經驗，那就錯了；經驗論見到現象的經驗，這是對的，但牠否認本質理性，那就錯了。

再就獨斷論和懷疑論來說，看牠們怎樣都得到真理，怎樣都不能完全成立。所謂真認識和假認識，原是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原是不能分開的；從客觀方面來說，所有的東西都是能認識的，同時也是不能認識的，從主觀方面來說，個人的認識都可以說是真的認識，同時也可以說是假的認識；獨斷論見到真認識方面，這是對的，但牠否認假認識方面，那就錯了；懷疑論見到假認識方面，這是對的，但牠否認真認識方面，那就錯了。

用這個整主義，所有哲學上的爭論都能解決了；各派哲學家所執的見解，都是某個整個的一部分，這些各個整個，又是真實存在的實體底各個部分，這個真實存在的實體，就是所有一切的根本，能表現這個真實存在的實體，就是真理，這就是我的真理論，也是我解決哲學爭論的方法。

一九三一，三，一五，作於北平。

漢代西域之交通

師楚生

一、漢通西域之動機

我國先民相傳自西方而來，則西方交通，遂古已有之。近世研究人種學者，亦謂東半球之四大文化發源地，如尼羅河流域之埃文文化，幼發拉底河底格里士河流域之美索不達米亞文化，恆河印度河流域之印度文化及黃河揚子江流域之中國文化，其人種均自帕米爾高原分道。後因人事變遷，地理之阻隔，遂各本其所賦之特質，受環境之熏淘，以成其各不相謀之生活方式。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地勢接近，其所產生之文化，易於接觸。印度雖較遠，亦因馬其頓(Macedonia)亞歷山大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之東征，得以互生影響。獨中國遠處亞東，既土地之肥沃，志士健兒，咸馳騁於黃河流域，以向揚子江流域發展，復以與我風俗習慣相異之圖伯特族(Tibeta)適棲於秦隴間，東西交通，因之斷絕。我華人遂以漢族統治之區域，目爲「中原」號稱「天下」，坐井觀天，亦因其所。

漢承秦後，因秦歷代用兵之故，陝甘諸戎，漸已歸化，塞外匈奴，以始皇之命蒙恬北伐，亦不敢牧馬南下，宇內寢告甯靜；然秦隴以西之究爲如何，仍無人能言之者。會匈奴單于冒頓崛起北方，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並樓煩，白羊，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屬，統一漠南漠北，國勢強盛，南侵漢邊。高帝禦之，困於平城，乃不得不出於喪辱國體之和親政策。惠帝繼立高后專政，冒頓遺書，備極褻嫚。文景而降，至於武帝，雖匈奴迭更單于，經老上以迄軍臣，然仍本其侵略政策，犯邊不已。茲將漢興以來，匈奴南侵，及和親事件，至景帝時止，列一簡表於後：

兩主稱號		年月		事略
漢	匈奴	漢正朔	西曆	
高帝	冒頓單于	六年秋九月	(210B,C)	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	(200B,C)	高帝自將擊韓王信乘勝逐北至平城爲匈奴所圍
		十二月		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
		九年冬	(198B,C)	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惠帝		三年春	(192B,C)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冒頓單于冒頓遺書高后辭極褻嫚
高后		六年六月	(182B,C)	匈奴寇邊攻阿陽
		七年十二月	(181B,C)	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文帝		三年五月	(177B,C)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文帝幸甘泉遣丞相灌嬰擊匈奴
	老上單于	六年	(174B,C)	老上單于立文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
		十一年六月	(169B,C)	匈奴寇狄道
		十四年冬	(166B,C,)	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
		後元二年六月	(162B,C,)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軍臣單于	三年	(161B,C)	軍臣單于立
		六年	(158B,C)	匈奴以六萬騎分入上郡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於長安
景帝		元年夏四月	(156B,C)	遣御史大夫靑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二年秋	(155B,C,)	與匈奴和親
		五年夏	(152B,C,)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元二年二月	(148B,C)	匈奴入燕

六年六月	(144B,C)	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後元二年三月	(142B,C)	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與戰死

據上表，漢興僅五六十載，塞上烽火，已十餘作，民不得安枕，士不得卸鞍；然猶金絮采繒，歲輸漠北，和親之使，不絕於途，賈長沙之憤恨流涕，蓋有由來。雄才大略如武帝，豈能堪此！執政不久即擬大張撻伐。會建元中有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武帝乃募能使者。張騫以郎應募，欲招致月氏，夾擊匈奴。實則月氏爲匈奴所逐，漢文帝四年（176B,C）冒頓致書，已詳言之，並道及西域諸國。其書謂：『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第以文帝距秦末戰亂未久，急待休養，故未措意。武帝既欲斷匈奴右臂，復得堅苦卓絕之冒險家－張騫，以此自任，久已冷落之西方道上，始有行人往來。因使節之頻煩，而西域交通，有史以來，確鑿可憑者，於是乎始。

二、西域諸國對漢之關係

自張騫奉使西行，西域與漢，交通漸繁。及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設立，輪臺渠犂置使者校尉領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西域諸國益服屬於漢，所謂斷匈奴右臂，至是始告成功，後值王莽不諳控制之方，貶易侯王，西域怨叛，並復役屬匈奴。光武中興，請求內屬，至明帝乃復通。和帝時，軍事馬班超，威震西域其掾甘英，且窮臨西海。此後漢政不振，無暇遠外，而是時安息（Parthia）方利漢繒綵與大秦交市（按大秦即羅馬帝國Roman Empire）遮隔漢與大秦，使不得自達。東西交通，不能直接往還，乃不得不取道於海路。茲將西域與漢之關係分期言之：

（A）張騫奉使時期　張騫第一次奉使，以軍臣單于死之歲還，爲武帝元朔三年（126B,C）。共去十三歲，則其出使在建元三年（138B,C,）。時匈奴據月氏故地，西域與

漢，全相隔絕，雖大宛之聞漢饒財，欲通不得，騫之返，擬取道羌中，仍爲匈奴所留。歸國後以西北之有阻隔，轉而欲於西南以通之。在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又聞大夏人言，是皆市之身毒，身毒居大夏南數千里。(按身毒即今印度India) 因爲武帝道，使大夏，從蜀宜徑。武帝懷廣地之志，如能重九譯，致殊俗，彼之大欲也。元狩元年 (122B,C) 夏五月命騫因蜀犍爲發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元鼎六年 (111B,C) 平西南夷，置五郡。元封二年(109B,C) 遣將軍郭昌衞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爲益州郡賜滇王玉印，復長其民。元封六年(105B,C 遣郭昌將兵伐昆明，大破其兵，昆明竟不下，通使身毒之路終不得達。蓋貨物往還，以附近居民行之，自能轉相交易，不脛而走，一旦臨之以大使，威劫之以兵，轉使文化低弱之民族，心懷疑懼。武帝西南用兵之結果，在中印之交通上，無形中當有相當之貢獻，然政治上之目的，終不能如願以償。斯時適衞霍在塞北早奏膚功：元朔二年 (127B,C)冬，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衞青等出雲中，遂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元狩二年 (121B,C)三月，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去病復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秋，匈奴渾邪王降，命去病將兵往迎，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四年 (118B,C) 大將軍衞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幕北，圍單于。去病與左賢王戰，封狼居胥山。於是張騫建言，乘單于新困於漢往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武帝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遣之他旁國。騫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時元鼎二年(115B,C) 也。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至是西域諸國始通於漢，然亦僅貢

漢財物，使節之往還而已。

(B)漢置都護時期　西域諸國既與漢通，漢復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路，西域交道於是大便；然匈奴仍未忘情也，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時出奇兵，遮擊漢使。樓蘭姑師亦苦漢使往來，（按姑師即車師王先謙曰：「胡注：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為匈奴耳目。於是元封二年，(109B,C)武帝命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太初元年(104B,C)因求宛馬，又命李廣利伐大宛。三年(102B,C)春，圍宛，宛貴人共殺其王寡以降，廣利與盟而罷兵。漢軍東歸，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漢於渠犂屯田，置校尉，昭帝時又田輪臺，以扞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及宣帝，更以衛司馬鄭吉護鄯善以西南道。（按鄯善即樓蘭，昭帝元鳳四年傅介子誅斬樓蘭王安，更名其國為鄯善，）神爵二年(61B,C)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衆來降，命吉迎之，因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吉於中西域立莫府治烏壘城，匈奴之僮僕都尉罷，由是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元帝初元元年(48B,C)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此後漢政雖不清明，然匈奴亦衰弱，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

(C)新莽失敗時期　漢哀帝元壽二年(1B,D)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是時西域凡五十餘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及王莽復執朝政，蓄意轉移國祚，欲耀德威，以資鎮攝。實則德既不足以懷遠，威亦全無可言，徒以利誘或蒙蔽手段，欺騙遠人：如平帝元始元年(1,A,D)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二年(2A,D,)厚遺黃支國王，令獻犀牛。使使者風單于，上書慕化為一名。(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四年(4A,D,)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以置西海郡。新莽始建國元年(9A,D,)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扶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西出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天鳳三年(16A,D,)五威將軍王・焉耆詐降，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反間，共襲擊，王駿死之，西域遂絕。

(D)定漢西征時期　西域自與漢絕，仍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光武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國內初定，未遑外事，不許。明帝永平中匈奴脅諸國共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73A,D)命將北征，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奉車都尉竇固別遣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超至鄯善，襲殺匈使・鄯善降，納子爲質。超更以軍司馬職使于寘。于寘是時新破莎車，雄張南道，匈奴有使監護其國，于廣德殺匈奴使者降超。時龜茲據有北道，其王特爲匈奴所立，攻破疏勒另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於次年亦執縛兜題，立其故王兄子忠。十七年冬(74)竇固等擊降車師，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會明帝崩，焉耆龜茲以漢有大喪，攻沒都護陳睦，章帝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建初元年(76)下詔徵超。二年(77)復罷屯田伊吾。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攀馬號泣，不放超行，超亦遂其本志，還定疏勒。三年(78)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破與龜茲相爲狼狽之姑墨石城，更上書請兵。五年(80)章帝以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徐幹爲軍司馬。元和三年(86)超擊殺爲反復之疏勒王忠南道遂通。章和元年(87)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降之。和帝永元二年(90)拒退月氏月氏歲奉貢獻。明年(91)龜茲姑墨溫宿皆降，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六年(94)超復擊破焉耆。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九年(97)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臨西海，(按西海即波斯灣)以安息西界人言，未渡而還，不得通。十四年(102)超還，繼任非人，西域畔亂，安帝永初元年(107)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險遠，數有背叛，詔罷都護，北匈奴因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

(E)漢政不振時期　敦煌太守曹宗患北匈奴挾西域諸國以爲暴害，安帝元初六年(107)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次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攻沒班等，略有北道。延光二年(123)安

帝乃以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五百人，西屯柳中。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勇後都破平車師。順帝永建二年(127)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兩道擊焉耆，降之。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六年(131)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伊吾司馬一人。陽嘉以後，漢威稍損，諸國驕放。桓帝元嘉二年(152)長使王敬為于寘所沒，不能討，自此寖以疏漫矣。

三、西域諸國之交通路及通後之影響

西域據漢書所載，本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兩漢國祚，垂四百年，其間諸國之相為攘奪，疆域上當有若干之變遷，茲將前後漢書西域諸國列一簡表於後，並附以清人李光廷丁謙對於地理之考證：

國名		地理考證		備考
前漢書	後漢書	李說	丁說	
婼羌		當在陽關之西小宛之東今論為戈壁	當在柴達木郭斯特等處以地隔南山故僻不當道	
鄯善		今哈密之西南敦煌之西北	在今敦煌縣西羅布泊之南	
且末		在尉犁之南今論為戈壁	在羅布泊西南	
小宛		在且末南三日行戎盧之東今論為戈壁	當在阿勒騰塔格山南	
精絕		在龜茲渠犁之南東接且末西界扞彌今論為戈壁	在今車爾成西一帶	
戎盧		在精絕南四日行渠勒之東今淪為戈壁	當今車爾成東南烏魯河源處	
扞彌	拘彌（拘扞之轉）	在今和闐屬之克勒底雅城	在今克勒底雅近置和闐縣于北	
渠勒		在扞彌南東接戎盧今淪為戈壁	當今和闐東北之波魯地與戎盧在南山中	
于闐	（較前漢時強大）	即今和闐城	即今和闐直隸州地	

皮山		今噶勒察回之乾竺特之西境	今嗰嗎克臺西北有皮化南當即其處現已增設皮山縣治于其近境
烏托		在今八達克山部之南境	蓋今拉達車部地(屬克米)
西夜		今乾竺特之西境	當今綽洛克台地
子合		今噶勒察回之博洛爾部南境	當今褡勒里克地
蒲犂		在今乾竺特北境	近設蒲犂廳于莎車府西南塔什庫爾干城
依耐		東接蒲犂南接于台今博洛爾之北境	今英吉莎爾城西南金闊勒河源地
無雷		今噶勒察回之八達克山部東北境	今郎庫里西阿克蘇河地
難兜		在今八達克山部西境	今乾竺特部
罽賓		在烏托之南今阿富汗	今克什米爾木若西部全地
烏弋山離	排特(改名)	在今波斯國南境	即今俾路芝國
安息		今波斯國北八部之境	今波斯國境
大月氏		今布哈爾國之南境	東邑後阿賴山西至阿母河又跨河而南兼有今布哈爾及阿富汗北境
康居		今哈薩克右部地	今哈薩克
奄蔡	阿蘭聊(改名)	屬今俄羅斯東境西伯利亞部地近北海所謂臨澤無涯者	今俄端斯喀省至高喀斯山一帶
大宛		今霍罕國八城皆其地	伊犂西南喀什噶爾西北故浩汗國南境近爲俄人所併設費爾干省
桃槐		疑近休循	當在後阿賴山北
休循		在今那林河南喀爾提錫布魯特地	在葱嶺山巔爲蘇約克山口地

捐毒		在尉頭之西今巴爾琿山之南地屬薩爾巴噶什布魯特	在蔥嶺中原爲察提爾湖邊地今額德格納布魯特駐牧處
莎車		今葉爾羌地	即今葉爾羌
疏勒	（較前漢時強大）	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孔道今喀什噶爾地	即今喀什噶爾
尉頭		西接捐毒在今喀克善山之南奇里克布魯特部地	即今烏什
烏孫		在今阿克蘇北境木素爾嶺之北伊犂南境特克斯河之南	今伊犂河南特克斯河濱
姑墨		今阿克蘇屬之哈喇裕勒袞軍台	在今拜城縣地
溫宿		今阿克蘇境北接姑墨	今阿克蘇地
龜茲		在今庫車城南百四十里沙雅爾城北四十里	即今庫車地所治延城
烏壘		南鄰渠犂	當在庫爾勒西策特爾台地
渠犂		今喀喇沙爾所屬策特爾車爾楚軍台之南	當在喀喇沙爾
尉犂		在危須南今喀喇沙爾所屬庫爾勒軍台之東博斯騰羅布兩淖爾中	當在博斯騰泊西南、開都東岸
危須		在今喀喇沙爾城地	今烏沙克塔爾台地
焉耆	（較前漢時強大）	在今裕勒都斯河之中央今無城	今喀喇沙爾地
烏貪訾離		在今綏東縣	當在今小裕勒都斯河地
卑陸		今之阜康縣地	當在今迪化府境
卑陸後國		今之阜康縣地	當在今迪化府境距前部僅三十里在今昌吉縣地
郁立師		當今古城之西北	當在今古牧地境

單桓		在今烏魯木齊	當在今阿爾濘河濱
蒲類		在伊吾北今爲巴里坤地	蒲類澤名今巴爾庫里湖前國傍南山故所在任谷中
蒲類後國		在蒲類之東	後國在平野間
西且彌		治天山東兌虛谷在今呼圖壁河至馬納斯河以南一帶	當在濟木薩城左右
東且彌	（較前漢時強大）	在烏貪訾離南治天山東于大谷	當在濟木薩城左右
劫國		當今吉昌城之北	迪化府西昌吉縣境
狐胡	柳中	今闢展西百二十里魯克沁地	今之魯克沁
山國		今羅布淖爾之北廣安城之西南	當在博斯騰泊南呼爾圖克達山間
車師前王國	（較前漢時強大）	在今土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	卽今土爾番地
車師後王國		今濟木薩地	卽今烏魯木齊東
車師都尉國		廣安城東七十里喀喇和淖	今康𨱇縣地
車師後長城國		在後庭之東北當今苛台縣之北	今康埠縣地
	德若	隣于于台	遊牧十部當在今果什帖咧克地
	條支	在今俄羅斯國南俄極南之擒里達部	今阿拉伯地
	大秦	國都建于羅馬囊括歐洲拓地主七耳其東境	以歐洲統一獨有羅馬故中國人取大秦以爲比
（以爲五翖侯數）	高附	當在今阿母河之南布哈爾南境阿富汗之西北境	今阿富汗國都喀布爾地
	天竺	今五印度是	卽今印度

東離國	在天竺東南三十里近今麻打拉	據英人恭甯翰考即大唐西域記航摩粟府今印度西北部沙庶亭與爾城
粟弋	屬於康居	城郭而兼遊牧者
嚴國	分於奄蔡	當在烏拉山南境
移支（或云即蒲類後國）	蒲類遷於阿惡山爲移支國治	即云蒲類後國

前後漢書均以爲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兩漢對西域交通之路，仍而不改。蓋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在交通未發達時代，地理之限制極大，僅能依山川之形勢，以便往還。班氏所謂南山，即今崑崙山，即今崑崙山脈迤而東北之阿勒騰塔格山班氏之所謂北山即今由葱嶺迤而東北之天山山脈。其河出葱嶺者，即今葉爾羌，河喀什噶爾河烏什河之合水三支。其河出於闐南山者，即今哈喇哈什河玉龍哈什河之合水二支。二源相會爲今之塔里木河，東注蒲昌海。蒲昌海即今羅布泊。疊嶂外環，平原中斂，但平原內戈壁居其大半，惟沿北山及南山近處一帶，溪流交匯，土脈膏腴，當爲城郭諸國，錯處其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大概即由羅布泊道今之卡牆河西南行經今之和闐，以至莎車。再越葱嶺之烏茲別里山口即抵布哈爾——漢大月氏故地。西渡阿母河，至波斯境——漢安息故地。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與今驛路相同。道塔里木河，以至疏勒。再越葱嶺，至浩罕——漢大宛故地。更西北順錫爾河，抵鹹海——漢康居故地。再西由裏海北，至今俄國南黑海濱，即漢奄蔡國。

西域既通，驟得此廣大之區域，中土人士之富有冒險精神者，於是相率西邁，而西域諸國亦慕漢廣大，使節頻來。張騫傳言「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使士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

又言：『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可見當時交通之頻繁。自此而後，因東西之接觸，對於政治文化均影響不小，茲略舉數端於後

(A)政治方面．漢之通西域其動機起於欲斷匈奴右臂。西域者匈奴之外府也。漢書西域傳稱：『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取富給焉，『後漢書西域傳稱：『王莽篡位 貶易侯王，由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西域旣爲匈奴之所取給，而有漢一代又正爲匈奴民族與漢民族衝突之時，漢能服屬西域，則匈奴之氣餘自減。故西域通後，匈奴衰弱，漢若棄之，匈奴使立卽規復，其利害極爲關切。東漢和帝時，竇憲北伐，北匈奴挫敗，竄徙而遁，不敢停滯於葱嶺以東。苟延殘喘於裏海岸側刷王通故，日耳曼民族之大遷移，在歐洲史上，起絕大之變化，細推其故，雖謂爲西域之通，亦非捕風捉影之談也。

(B)交通方面 張騫未奉使西域之先，諸國卽與漢能聲氣相通，觀於大宛聞漢之饒財，及大夏有印竹杖蜀布，

使可知之。第以事迹不著，影響甚小。及騫通西域，使者相望於道，漢使足跡所至，遠及西亞。安息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地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 善眩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長四尺五寸，（見通典大秦，文獻通考四裔及大秦） 按黎軒卽東漢以後所謂之大秦，張星烺氏謂羅馬(Rome)之譯音。就此善眩人之形狀其爲歐洲人至爲疑意，武帝時羅馬已掩有亞洲西部，以接近安息，偶涉足及之，遂被獻而爲至中國最先之歐洲人。又郭憲別國洞冥記載：『武帝元封三年(108B.C)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元封三年距張騫受封之日已十五年，大秦國貢使或卽騫傳所謂與漢使俱來之人也。再考西方記載，羅馬史家佛羅魯斯(Florus)曾頌揚奧古斯都(Augustus)皇帝之功德，謂當帝在位時，帝卽位於漢，成帝建始元年卽(32B,C)中國人及印度人皆遠自萬里，慕羅馬之光榮而來朝貢。據此，則中歐交通，以西域通後而大著，其關係極爲顯巨。後漢和帝永元九年(97A,D)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

爲臨西海，以安息人欲專轉販中國錦綺絲物與羅馬互市之利。從中阻梗，不果渡。中歐往還爲之暫絕，然中國絲織物歐人早視爲珍品，塞里斯之名，（歐人稱中國絲織物爲Serge 因稱中國曰Serice流播於歐洲古籍，亟欲直接貿易，俾獲予取予求。西歷紀元一六二年（漢桓帝延熹五年）羅馬大破安息，取波斯灣頭地，乃取道海路東來。後漢書載桓帝延熹九年（166AC）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是又開海路東西交通之始也。

（C）思想方面　漢初黃老極爲盛行。迨及武帝，獨崇儒術，儒家爲之一振；然猶未有佛法之滲入也。西域既通，哀帝元壽元年（2B,C）大月氏王丘就卻在位，遣使伊存聘中國，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其口授之浮屠經，是爲佛經傳入中國之始。後東漢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愔至月氏寫經四十二章。與佛之立像，載以白馬，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帝館之鴻臚寺，尋詔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關之西。王公貴人，一時風靡，士大夫之聞瀰，爲之一新中國之學術思想，於以大變。

（C）物產方面　「空見葡桃入漢家」，詩人載咏，雖意含諷刺，而西方物產輸入之夥於此可見。隨張騫傳入之植物，除葡桃外可得而徵者，有下列數種；

（a）紅藍花　（b）胡麻　（c）蠶豆

（d）胡蒜亦名大蒜　（e）胡荽　（f）苜蓿

（g）安石榴　（g）胡瓜亦名黃瓜（h）胡桃亦名核桃　（i）酒杯藤

至若大宛產善馬，武帝不惜武力以求，廣利凱旋，遂有天馬之歌，則於馬種上必起若干之變化。此外樂器如橫吹等之輸入亦可考焉。

E藝術方面　崔豹古今注載：張博望入西域，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又近代美術家研究漢以前之織畫彫刻，簡單幼稚其構思及體裁，雖莊重古雅，而粗樸奇怪，變化太少，陳陳相因。及武帝以後，樸陋生硬之風漸脫，漸臻自然精緻之域。其至今尚遺存者，爲漢代之古青銅鏡，及山東嘉祥縣南紫雲山之漢武氏祠石之石刻畫像，頗有昔日之歐風。當時大夏與希

臘文明，大月氏征服大夏，與之同化，因交通之頻繁，亦影響於漢也。

（本文參考書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資治通鑑

李光庭西域圖考　丁謙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及後漢書

西域傳地理考證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　王桐齡東洋

史

談談文學

高中二班　孫全興

(A)什麼是文學　人生既爲一種富有感情的動物，而社會是感情的一大劇場；那末，在人的各個不同的生活裡，受環境與私慾的波動，及刺激，情感因之暴露，而產生出思想和想像來。伏在腦際心靈上的思想和想像，倘不能發洩表現其情感所受的波動和刺激；所以要吟咏，要謳歌，要舞蹈，要發表於文字楮墨之上；那末，吟咏，謳歌，舞蹈，藉文字而來表現，便是文學。所以說：文學的本質及實體，全在人的思想感情中；而人的思想感情，藉文字使之具體化了，就是文學。所以詩序上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動於心，發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B)文學與人生　文學是人生的寫真。因爲文學是人的感情衝動而行之於形色的，並且是積極表現個性美的產物。不能表現個性美的，就不是真的文學；真的文學，語語有血，句句有淚，必然的寫出人生的真相。所以古今的文學，都是主觀或客觀的，從表面或裡面的，來描寫百年的人生；一篇文，一首詩，都是人生的寫真。廣宇宙爲一大劇場，古今東西各階級的人，盡是劇中的角色；所以不但古今中外的歷史，是人生的寫真，而爲連續的一大脚本；卽古今的詩集，及漢魏六朝的樂府，都是歌劇，而一切的文集小說，則又是喜悲劇的科白了。所以我不能不讚賞清皇帝康熙所說的：「日月燈，江海油，風雷鼓板，天地間一番戲場；堯舜旦，文武末，操莽丑，古今來許多脚色。」

(C)文學與時代　文學是時代的映畫。能寫出個性美的，叫做個人文學；同時能描出時代劇的，便叫做時代文學。因爲文學是追隨時代潮流及氣運的，所以興國的氣運，是向上的，進步的，而那時的文學，便呈着雍容的太平的氣象；亡國的氣運，是消極的，姑息的，而那時文學亦隨時代性多頹廢的，悲痛的韻致。股肱元首歌，是流露唐虞禪讓的概況；採薇秀麥歌，是感歎殷紂亡國的悲哀；拔山大風歌，是描寫楚漢興亡的事跡；這都是確實的時代映畫，而同化於時代氣運的。所以謝榛的四溟詩話裏說：「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忠。」

又如詩序說：「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這都是表示文學與時代的關係，而詩則文學的確爲時代的映畫。

(D)文學與社會　文學既是人生的寫眞，時代的映畫，而社會爲人類的集團，與時代俱進的；那末文學當然是超乎社會以上而獨立的，更不能與社會永無關係的；所以主張文藝至上主義的，就根本錯誤。文學原是領導社會，表現社會　批評社會，創造社會的。

耿濟之在前夜序說：「——文學作品的製成，應當用作者的思想，應用到人生實現方面。文學一方面，描寫實現社會和人生；他方面，從所描寫的裡面，表現出作者的理想。其結果，社會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進步，而造成新的社會和人生。」

兒島獻吉郎著中國文學概論裡說：「……文學既爲人世間的產物，那末文學者的事業，也決非超越人間，與社會沒有關係的，這是當然的理由。藝術是一切人間的行爲，社會的行爲；文學的效果，也是在達天下，傳後世，而博得知己者同情的；因此緊以文學爲閑人底閑事業，爲我心中所忌諱的。」所以文學以社會爲背景而發生，社會因而文學進展，二者是永不能離開而存在的。我們還可以說：環境能給文學以發展的生命，人事能給文學發展生命的環境；因此能表現社會眞實現象的，領導社會而進展的，才是眞的文學。

(E)中國歷來文學的觀念　中國的文學家常常想：「青山綠水好從容，將富貴榮華撇過，夢中尋個安樂窩；勝神仙洞，繁華景不同，忒快活，別是個家風；飢飲數杯酒，對千竿竹，烹七碗茶，靠半畝松，都強如相府王官。」漸漸任性疏狂，以爲己之淸高，爲他人所夢想不到的，心目中維一的羨慕着「山水烟波」，「翠巖斷澗」的妙境，時顧在「綠水邊青山側」，「任逍遙暢飢開顏」。所以以酒爲命，「無夕不醉，願獨盡，忽焉已醉」；更有那「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濁酒一壺天地闊，世態都參閱；閑携梨杖行，醉向花蔭臥；老官人，閑快活」，瓦盆邊，濁酒生涯，醉裏乾坤大，任他高柳青風睡熟」。不拘禮節，顯露其浪漫行爲；更有以梅爲妻以鶴爲子的文學家，他們的觀念思想也可想見了。所以他們的生涯，是風花雪月

的逸情；他們的事業，是海邊林下的幻想；終日幽居於清高快悅的藝術之宮裡，高翔於玲瓏神秘的象牙之塔上，以風花雪月為唯一的詩題詞料；以山居村居，種竹栽瓜，為自稱的絕高口號；開其自然之闢，鳴其自然之鳴；或者獨超世外，悠然高蹈，行吟澤畔，狂嘯山林。社會之一切騷擾，人群之困苦，一切的一切，都置之不理，漠然不顧；終身抱着「世不吾知，吾不世問」的態度。所以創造來的文學，盡是與世無關的東西，那怎能表現領導社會呢？就是為人爭讚標榜的詞藻瀟灑，冠冕堂皇的文學，也不過是皮毛之美，徒修飾句面沒有真摯的內容；又怎能深動人心左右環境改造社會呢！即或有悲哀煩悶 死寂沉淪，為千萬個體的寫真，也不過是促進青年煩悶與自殺的傳播；更有所謂短篇小說戲劇，盡是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千篇一律的浪漫思想，和大團圓夢的因襲觀念，更無價值可言了！所以有人批評這類的文學說：「什麼是文學，只是無賴的哥兒小姐們的消遣品，只是人類煩悶狂呼的留聲機，只是一般青年在講堂上懶怠聽講時偷吃的禁果；從事於這樣文學的人，根本一錢不值。」真是罵的痛快淋漓。

（F）真的文學和作者　文學能夠發揮個性美，能夠宣揚國民性善，且時時刻刻追隨着時代，表現和領導着社會，而暴露出一種絕大的威力，以如上述，無須贅言，因知文學不是浮華的裝飾品，不是無聊的呻吟品；更不是掩飾罪惡的虛偽東西，也不是表揚功德的誇張東西；而他，確是創造人類的新生命，是改造社會的好工具；他更是促進文明的發動機；在物質上，是提醒自然的象徵；在精神上，是喚醒人類的意識，他的本身有偉大的魔力，和重大的責任的，一個字，都足以影響社會左右環境，為社會鳴不平，和被壓迫者起共振的。唐詩聖杜甫為了連年兵災，見戰區裏人民的顛沛流漓，所以他的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極其驚心動目，使人讀之淚下；他的兵車行之寫戰爭的罪惡，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替無產階級鳴不平，都是真的文學，永垂不朽的作品；凡有理性的動物，讀了都要灑幾滴同情之淚的，更如白居易的賣炭翁，「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為勞動者叫屈，元稹的夫遂低

「……送夫之婦行又哭，哭聲送死非送行：夫遠征，遠征不必戍役，出門便不知死生！」為戍役者訴哀慘，而顯露其非戰主義，同是使人感歎不已，刺激心靈的文學，這纔算是人人共認的為眞的文學。

眞的文學作者，不是風花雪月的鑒賞者，海邊林下的逍遙客，也不是專憑幻想空架的酒徒，接吻擁抱的情侶。須有科學的知識，熱烈的情緒，勇慨的氣概；任人的心上，社會深處探求；還要從貴族手中奪出，成為民衆化的；從理想派而趨於具體化，要似赤手跣足的農夫，手胼足胝的工人，打破文藝至上主義，推翻個人獨創思想，力求與無產階級表同情，被壓迫階級起共鳴，更嚴格的說：當毫不顧惜的，將我們心中所寶貴美麗的大理石的偶像，完全打破；，破壞了一切所愛的藝術玩物，把從前的思想迷夢，通通拋人坟墓裡去；把巍莪的高貴的藝術之宮，精美的雅緻的象牙之塔，都湮沒在洶湧的文藝新潮裡，坍頽在虛擴之中。實地的雜在農工隊伍中，像農人拿鋤鋤地似的，鐵匠拿鍾打鐵似的，過着簡易而平民化的生活，努力幹去，不少懈怠。有眞正的目標，不迎合讀者的喜悅，及淺膚的評判，懷着「舉世議之不為辱，舉世譽之不為榮。」的態度，切實的深刻的，去描寫人生，表現社會，來產生眞的人生文學。或者跳出藝術之宮，跑到十字街頭，呼吸另外一種飽和了人實味的空氣，過着一種平庸的民衆化的生活；看到政客官僚資產階級的蠻橫專暴，聽見無產階級之啼飢號寒，接觸一些在藝術宮裡所夢想不到的各種實的生活；來盡量眞摯的描寫，竭力發揮，來製造有魔力，能改造領導社會的血淚文學，雖是這樣的作者，和他的作品，時惹起資產階級和貴族的仇視，可是也最容易感動一切人類的天良激發，喚醒無產階級和被壓迫者的怨剮，起而與他們對壘反抗。所以說：「文學社會的第三防線」亦即「文學是創造社會領導社會的，」實為天經地義，不易之論了。

(G)結論　綜觀上述，文學是與社會人生有密切關係的，其謂文藝為至上主義的，和以文學為玩物的，己成不通之論。所以文學處處都受社會形態意識的反映，而給與社會以進展的途徑和背景，文學更追隨着時代而演進而變更。如中國近三十年來因社會歷史起了千變萬化，光怪陸

陸離，而反映出文學上面的劇變，便是明例。自五四後中國的社會，因縉紳階級的動搖，封建勢力的頹敗，外國經濟力的影響，和工人的聯合運動等的社會變遷，而引起了文學革命運動，更接續的到現在隨湧隨現的起了好多次文藝運動。這些文藝運動，雖然有的是毅然崛起的，有的繼續着正統而演進的，若要仔細分析一下，沒一次是無因的，的確是社會意識反映的結果；這都是一些不能否認的事實，為少具文學眼光，和略明社會真相的人們，所共同贊許的。

一九三二，二，十五寫於六中

怎樣才配稱時代青年

于世欽

現在是什麼時代。不是廿世紀嗎？不是社會現象矛盾正劇烈的時候嗎？不是人類痛苦達於極點的時候嗎？可是將來打破社會的矛盾，和增進人類的幸福的重擔，畢竟加諸誰身上呢？不消說還得我們青年來擔任，不錯，話雖如此講，然而如何才能担得起這種重責呢？說到這裏，就不得不有以下的條件，換句話說，就是能具備這幾個條件的，才配稱時代青年。

（一）要有高深的學識：學問爲一切事業之基礎，這是誰都知道的，社會的環境，個人的前途，非有奧妙的學識，不能有相當的認識和努力，簡言之，若沒有學問，一切都無從說起。

（二）要有充分的修養：我所謂修養，是要用下很大的工夫，把自巳的心田打掃乾淨，使自巳無私慾，無邪念，成赤裸裸的一個人，不然，自巳尚滿身毛病，何能談到別的，所以這種修養工夫，是我們所必須作的。

（三）要有担當一切的志願：我說這話，並非好高務遠，因爲我們生於今世，總當爲今世的人類謀福利，絕對不當推諉苟安。剎那創造，無一息之停，這才是人生眞義，我們要時刻的佔在這種人生的路子上，來爲人類担當一切。

（四）要有偉大的精神：作事非有偉大精神不可。像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四十年如一日，不有偉大精神，焉能如此？古時有幾句話說得很好：「大義所在，責不容辭，鞠躬盡瘁，死而後巳，」這種精神，是很値得我們效法的，我們先站穩脚步，看淸自巳的路子，只要認爲是「大義所在」的事情，必須拚命的作去，無論環境如何惡劣，權勢怎麼威嚇，我們的精神，不要稍變，目標不當稍移，極力的反抗那種惡環境，和惡勢力，彼愈壓迫，則反抗愈甚，鬥爭愈烈，我們要時時背着個十字架，雖上絞台，亦自甘心。回憶孫總理，致力革命時，何嘗不然？所以凡是時代青年，必須有這種反抗的精神，假使青年均無此種精神，則社會永無進化的道理。因此，偉大的反抗精神，便成爲時代青年的要件了。

我把陳腐不堪的話，已經寫了這些，恐怕大家要討厭了，所以雖覺尚有許多話想向大家告訴，也終於沒有勇氣再寫了。不過，我說的話雖很平常，確是我們救己救人的根本條件。我們若不準備下這種生存的戰爭的武器，就很容易被時代所遺棄而陷於萬丈的深淵，這是多麼可怕！

我們對於國難應有的認識和覺悟

五級三班展永燦

終日埋頭讀書，不問國家的安危，不問世事的變遷，絕不是現在學生應有的態度，試看日兵屢次進犯我境，國家危如累卵，吾輩不自救，更待誰救呢？並且日本此次侵佔我國土地，不特使我們中國人失魂落魄，並且使世界各國也很注意，因爲這不但是中日兩國間的不幸，而且爲世界和平的障礙，我們欲消滅這種不幸事件，欲打破這種障礙，必先審察世界的大勢，及國內的情形，然後才能有良善的辦法，茲將管見所及，略書於左：

一、日本出兵中國之原因

日本出兵中國，是種大的暴動，這種暴動，關乎兩當事國家的存亡，和整個世界的禍福，當然有其目的存在，決不是盲目的暴動，茲略述日本出兵之原因：

A遠因　日本的人口過剩，要向中國移殖，糧食缺乏，要求中國補充，開發工業，要請中國供給原料，有了大量的生產，又要以中國爲市場，及至賺了鉅額的金錢，遂成了一種資本過剩的現象，仍然要在中國投資所；以日本早已處心積慮，向中國大施其侵略，而我國東三省，在日本看來，不惟是她—日本—在經濟侵略上的重要地方，而且還是她國防的第二門戶，假如日本沒有東三省，朝鮮也難長久保持，尤其是世界大戰爆發，敵國可以直逼朝鮮，朝鮮不守，則日本就毫無能力可以抵抗。所以日本要鞏固國防，必定要取得第二門戶，這是日本悍然不顧一切而強佔我東三省的遠因，也就是日本強佔東三省的眞因。

B近因

1.中國內地之水災　去年秋季，中國內地遍地水災，中國政府，將繼其素來之滿蒙移民政策；因爲東三省之華民愈多。則日本之呑併東三省實現其滿蒙政策，愈覺不便。所以日本這次毅然決然的出兵，用其先發制人的舊技，毫無忌憚地如潮水般的向我東北出師。

2.中國內亂和東省空虛　中國自民國十七年，統一以後，略見平靖，但是時間不久。又見破裂，重演以前軍閥時代之割據形勢：三年以來，眞是烏烟瘴氣，不堪回顧。潔身自好者，每談到國事，實在沒有不作嘔的，以至現

在，仍是亂七糟八，名義雖屬統一，其實還是割據的形勢．所以中央命令，僅行江浙而已——更加當時既有粵政府與中央政府彰明較著的對持，鬧得我國完整的土地，破碎不堪，這是我們自己給日本的一個侵略的機會。且當時東省要人，張學良久居北平，黑省主席，萬福麟吉省主席張作相亦因事逗平未返．以東北肥美之膏田，無主將鎮守，久已垂涎的日本，時時在那裡竊窺，又何肯失去這種良機呢？這是日本悍然出兵東三省的近因．至於什麼萬寶山案件，原是屬在日本；所謂中村事件，亦屬莫須有之事，這些都是日本自造事實，作為強佔東三省之藉口，並不能謂之近因。

二、日本出兵之經過

A東北情形　自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乘我不備，肆威於東三省，真是突如其來，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進佔我瀋陽，搶刼我財產，殺戮我民衆，更漫延其毒威於黑吉二省．以至現在，我東三省差不多完全在其勢力範圍之內了，日本不獨對我東省同胞，大施其摧殘，蹂躪，而且鼓勵溥儀爲宵小之輩，竟然成立滿蒙獨立國，這種手段，是何等毒辣！何等卑鄙！中間雖經我國大部分的軍隊，及暴日鐵蹄之下的我國民衆，起而反抗，和國際聯盟的調停，但是，那又發生甚麼效力？

B上海情形　倭奴為鞏固其東北勢力計，更不惜以最大之犧牲，出兵十餘萬，炮轟我上海，這是今年一月二十八日開始的事．但是，暴日雖已得到上海，而總是一件丟醜的事．事先，蠻橫囂張的日本，恃其三大戰爭——中日戰爭，日俄戰爭，歐戰——的餘威，原沒有把中國看到眼裡，所以敢與各公使約以四小時攻下上海，無理性的日本，這樣的邈視我國，屏棄公理，滅絕人道，恃自己強權，冒天下之不韙；在旁觀者，也以為彼新興的日本勝我頹靡不振的中國而有餘．孰知事實竟出人意料之外；以彼偌國之力，下我淞滬彈丸之區，而尚不足，這不特貽笑西人，而且使我們這些病夫也要見笑呢！現在上海的中國軍隊，雖然退讓了，和那洶列的空氣，移到嘉定太倉去；但是這全係中國政局的關係，而非實力的問題，所以將來的情形，是不一定的。

三、中國政府的態度

中國政府，値此國家存亡的關頭，當然責無旁貸，不能置之不理，必有相當之打算，及預備；但是，在這民窮財匱天災人患破爛不堪的情形之下，來談禦侮，又何容易？

A暫時退讓以避重大犧牲　中國政府，方殫精竭慮的致力於肅清內亂，本無餘力來抵抗外侮，況日本的出兵又這樣的兇猛，尤足使中國政府，失魂落魄。現在的辦法原祇有兩條：一是用重兵堅守，暫防日兵之深入，再圖恢復已經失去之地；二是退讓，以待歐美各國之主持公道。不過中國的軍隊，大多數的祇能和自打仗，對於日本，既不能戰，又不能守，所以除少數軍隊加以抵抗外，大概都是節節退讓，以待列強之主持公道。可是歐美各國之出頭說話與否，對於中國是利是害，是另一問題，祇能看他們與日方國際間利害衝突的程度如何而定；至於對於我國的權利，和國際公法，與夫非戰公約，國聯盟約，……………那都是置諸度外等於零的。試問那個國家能顧及到這些呢？也不過如此說來，覺着比較冠冕堂皇罷了。可是，國際的情形，是不能預測的，巨大的變動，或許就在目前，所以政府無更好的辦法，就祇有忍耐着，靜待這種變動。

B死中求生以謀積極抵抗　我國既不能必然求到國際間的援助，這凶多吉少吃緊的關頭，還是自己想法，積極抵抗，所謂「求人不如求己，」就是這個道理。或謂這種禦外的事情，又談何容易？那能像國內的某一軍閥，與另一軍閥相拚時，各以五萬之衆，或八萬之師，那樣的簡單呢？即以我國所有之衆，努力團結，共同禦外，恐尚不能必操勝券，況値此四分五裂，互相仇讎　對持不下的局勢，那能勝利呢？但是中國的人心如果不死，終有覺悟的一日，況且尚有健兒百萬，儘有可以抵抗暴日的軍隊，例如東北馬占山，現在雖因別種情形而變節，在當時却不乏抗日的偉績；又如上海我十九路軍，雖亦爲別種情形暫退抑但以少擊衆，屢獲大捷的事實，又誰能掩滅呢？所以我政府，現在堅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積極政策。

四、歐美對於日本出兵滿蒙態度

日本的出兵，不只和中日兩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並且與歐美各國，也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利害關係，所以歐美各國也決不肯放棄一切，置之不理。

A帝國主義者間利害的衝突　各帝國主義者，爲公理或爲我國的利害去和日本戰爭，那固然是沒有的事情，但是，牠們自己的利害，如若彼此衝突，實在有使牠們翻臉開戰的可能，因爲各帝國主義者間，素來取勢力均衡的形勢，原是相持不下的；弱肉強食的事實，在所難免，牠們的強弱，是從比較中來的，牠們彼此的關係，是此強則彼弱，此弱則彼強，一國家增加一部分土地和一部分勢力，在其他國家，就似乎減少一部分勢力，這樣看來，日本的欲霸佔東三省，實在難免其他各帝國主義的疾視，這是就普通的情形而言，如就特殊的環境看，則俄國對我滿蒙亦久垂涎，滿蒙如輕被日本拿去，蘇俄實在難忍；又加日俄原有舊仇，大有不能兩立之勢，牠當然不肯放棄其東省之權利，讓日本佔去，所以俄國有監視日兵在滿蒙行動之舉，美國與日本因爲在太平洋爭霸權，也早有戰爭的可能；又加凱洛格非戰公約，倡自美國，日人公然無理，對美國的榮譽，也大有關係，所以美國暫時也對日本加以監視，且有全海軍集中太平洋的示威舉動。

B各弱小民族的態度　各弱小民族，爲公理爲自身打算，不能不與我國表同情，因爲各弱小民族，既無強權可恃，所以不能不以公理作自身的保障，如果公理滅絕了，各弱小民族可馬上隨着滅亡，因爲不講公理，各帝國主義者，便可無所顧忌，向各弱小民族侵略，而佔有其一切，所以各弱小民族不能不擁護公理，而爲中國表同情，反對日本的蠻橫，更進一步說，各弱小民族或者因此能提高其地位，因爲國聯若果能行其職權，對於日本加以相當的制裁，阻止日本一切侵略計劃，那末，日本便馬上失敗；如此，或許能喚醒一切強權國家，爲侵略弱小民族者戒；所以說制裁日本，有使各弱小民族提高地位的可能，近來各小國家，在國聯方面，竭力反對日本，很有些激昂的表示，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吧！

C日本出兵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能

全世界的人類，數年來所畏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要因這東省事件而爆發，但是，滿蒙事件，如果成了這多年醞釀的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我們民族，是如何的不幸啊！怎麼說這次東省事件，會有引起世界大戰的可能呢？

1.俄國與日本因爲滿蒙利害的衝突，更加上舊恨塡胸已如上述，所以這次當然要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積極的干涉日本出兵，美國與日本因爲太平洋的霸權問題也早已勾心鬥角，大有躍躍欲戰之勢，前邊也略已提過，且我東三省爲美俄之銷貨場，當然不能不干涉日本之出兵，那末，美國俄國和中國共同來對付日本，是顯然易見的。

2.現在世界上顯然分成兩大勢力，一個是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一個是弱小民族的勢力，日本是帝國主義者，中國是弱小民族，這次中日糾紛，也可以說是帝國主義者和弱小民族的最後衝突，中日如若正式開戰，帝國主義者就要幫助日本，弱小民族就要幫助中國，如此就要變成世界兩大勢力之劇烈戰爭。

總上所述，所以說日本出兵，有引起第二次大戰的可能，世界大戰如果實現了，惟一的陸地戰場，還不是我們中國麼？亡國滅種之禍，又何能幸免呢？不過以上所述，全是我個人的觀察和推測，而認爲是有可能性的，至於事實之表現如何，誰都不敢確定，因爲國際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是常變化的。

五、吾輩應有的態度

由上種種，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危險，已經達於極點了，而且我們又知道國際間終不可恃，中國政府縱能努力，亦須以民衆爲後盾，所以欲救中國，惟有民衆起而自救，惟有中學生來作自救的前鋒，然後才有希望，吾輩關係國家前途，如是之大，吾輩豈能置國事於不顧？所以吾輩在此時期，應有下列的態度和責任：

A中學生有喚醒民衆的責任　現在的民衆必須有人指導，而眞正能指導民衆救國的，惟有學生；小學學生，年齡尚小，能力尚低，大學學生，數目不多不能敷用；所以說眞正的能指導民衆救國的，惟有中學生，我們中學生，旣負了救國的責任，我們應當如何的勇猛？如何的愼重？我們要有大無畏的精神，堅決的意志，和愼密的思想；我們要抱最大的決心，以熱血洗掉我們的國恥，以興顯我們國家之生命。拿破侖曾說：「東方有一個巨人，長是酣睡着，讓他睡罷，因爲他一醒來，立即可以震撼全世界」，這可見中國民氣未死，不過還正在酣睡着，假若能從夢中喚醒，便可一躍而駕乎列強之上，爲各帝國主義者所畏懼

，所以我們必須把民衆喚醒，使他們明瞭國際間和國內的政治經濟的大勢，使國家轉危爲安，轉弱爲強。

B中學生應有投筆從戎的精神　我們有頭顱可擲，有熱血可灑，在這國家存亡的關頭，何必一定埋頭教室，作無病之呻吟，所以於必要時，我們儘可往沙場上走走。

C中學生有加緊學業的本分　我們除了喚醒民衆的工作，投筆從戎的精神外，還要具有加緊學業的毅力和決心，因爲我國所以不振，多由科學落後，生產不足，而且一切思想學說，無不落後，所以日人創東省不應歸中國所有之學說，以中國數萬萬之衆，竟無能以闢之者，眞是痛心的事，所以我們一日不死，應一日讀書，以發展我國固有之文化，使我國永久生存於世界；即令國可滅，而文化終不可泯，將必有藉以恢復獨立之一日。

六、結論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所以人民應當自己來救，各盡所能，各抒所見，能力大者負重大之責任，能力小者亦不應退縮，而尤以我們負最大責任的中學生，在這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更當慎加審察，慎加思考，以明瞭日本之所以出兵，以明瞭國際間之不可靠，和本國政府之態度，而不得不圖謀自救，且我們不得不領導民衆以自救，我們不得不將一切眞像和事實宣傳給民衆。我們不得不作戰場的前驅，我們又必須加緊我們的學業，以充實我們的能力。親愛的中學生朋友們啊！我們的責任重得很，我們的事情多得很，我們祇要不是日本人，我們的脈管中是流的中國血啊！我們祇要有一滴血，我們不要退縮吧！

寫於1932•3•國難中

詞的研究

高級一班李麗貞

(一)緒言

詞是繼詩而起的一種新文體，其發揮感情之用與詩正等。詞選序說：「詞者……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所以能使讀者與作家同動喜怒……之情，若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他的力量和在文學上的地位，於此可見一斑了！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詞便是不能不急務的一件，但以前許多文人把詞沒看成重要的東西，俞彥說：「詩詞末技也。」紀昀說：「詞曲二體在文學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又說：「文之體格有尊卑，律詩降於古詩，詞又降於律詩，」這種卑視詞的論調，誠難使我們滿意，更有兩種觀念，給研究詞者前進的心理，上一個重大的打擊。第一是文以載道的謬論，他們以為與道沒有關係的文學都沒有研究的價值，第二是文學復古的謬說，他們把近代文學簡直看不到眼裏，完全以為古代文學是至高至上的東西，如明之前後七子。而所謂詞者，當然不在他們恭維之內：我們知道詞是一種「時代文學」，於人生藝術的調劑，胸中感情的發揮有莫大的幫助，所以我們應當打破文以載道，文學復古，和詞者末技之錯誤觀念，而去沉心靜氣的致力研究：

(二)詞之定義

詞之為訓，意內言外，這是說文對詞字的解釋，可是我們現在所研究的詞，不能以這個定義去範圍，因為說文在前，詞體在後，所以我們規定詞的定義，應當於作品裏去探討。本來詞與詩都是抒情的東西，於內容無大差別，不過於格式上略有不同；詞的得名，原為由律絕詩演進出的一種新體，以「詞」字命名而已。我們以詞的作品裡由下三方面可以找出他的特徵：

(I)形體——多長短句，一種不整齊的形體，其所以別於詩者在此。(固亦有例外，如詩中三百篇，漢以後的樂府，亦多長短句，詞中也不鮮整齊之五七言，此不過就

大體而言。)

(Ⅱ)音樂——恪守平仄，並講五聲，音節比詩更美，音節與韻律容易在聽覺聯賜抒情的力量，易於引起情緒的波動，發生聯想的感情，是一種更宜抒情的文學。

(Ⅲ)內容——專抒寫閨情，離別，傷懷，悵憶等婉約之情緒，雖有蘇軾辛稼軒等特務家派，但被稱爲別派。

現在我們用幾句簡單的話去說明詞：

「詞即一種抒情詩，其調有定格，句有定言，韻有定聲者也」

(三)詞之起源

考證詞的起源，是研究詞學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歷代的學者對這項的議論和見解也紛紛不一，使我們莫衷一是！有人說在詞體上最大的判別在長短句，所以詞的起源根據長短句的發生來編定；有人說漢魏樂府的主聲近於小詞，歌曲句有長短，聲多柔漫，所以詞的發生要依樂府做根據；也有人說詞起源於音樂的變遷；或詩之演餘；或因胡樂之傳入而另譜新聲。總之這些主張都有他主觀的理由，也都不免片面的錯誤。我們知道詞是一種「時代文學」，音樂的文學，所以他的發生要根據文學時代潮流的趨勢和音樂關係的變遷。現在將諸家的主張，歸結起來決定詞的成因爲下邊的兩項：

(Ⅰ)文學的自然趨勢——革故鼎新是一切事物的自然趨勢，而所謂詞當然也不能例外！顧亭林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爲楚詞，楚詞之不能不降而爲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爲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爲唐也，勢也。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這一個「不得不」就切實表明出自然趨勢來，唯自然趨勢之所向，驅迫物務由某階段不得不變爲另一階段。一種文體若經長期的濫用，變濫了！用日了？闢成氣格卑陋，千人一律，決造不出好的文藝作品來，這便逼迫他不得不變更新的體制，自東漢以降，五七言依次發生，律絕體浸以形成，格律固定了，運用久之，凡樂工所献，詩人所咏，莫能自創新調；結果積久弊生，窮極返知，後隨由定格的五七言詩，變爲不定格的長短句，於是走到詞的路上來。

(Ⅱ)音樂的關係——詞是一種音樂的文學，牠的發生是爲的便於歌唱和易於協譜。我們細察當時詩之歌唱的情

形，和音樂的流變以歸結出不過兩條詞於音樂方面的起源
[illegible]。

(A)唐人的歌唱，完全拿五七言詩做材料，而當時的樂譜却不必整齊，一般文人只作他的詩，不顧歌唱拍節之合譜與否；這種將歌入譜的責任，完全放在樂工的身上，在他們將歌入譜的時候，當然其中須有許多，「泛聲」「和聲」和「散聲」。後來有些精通樂理的文學家，按着樂譜填詞。有時把些「泛聲」「和聲」「散聲」都填上實字，使整齊的五七言詩，變爲不整齊的長短句。結果屢試皆効，習以爲常，遂創出一種詞體。

(B)樂府到了唐時，幾乎完全亡掉，所剩的不過清商樂的一部份，音樂的効能當然也隨之失去。這時用以歌唱的只有五七言絕句。而外國音樂也正在這個當兒輸入中國，與中國的殘樂相配合成一種新的樂譜，而拿來配合樂譜的歌辭，只有五七言絕句，但用這種樂譜去配合字言的絕句，當然發生許多難協的困難！因爲音樂本以聲爲主，是活動的，以樂配詞，就桔梏了，音樂的發展。後來打破了文學的束縛，依着音樂自身的發展，去另製新詞。一方面改造絕句：於字中加以「散聲」，句中插以「和聲」，或重叠絕句以叶，免除絕句字數之單調；一方面依音樂單獨的發展，產生新腔調，依此新腔調而另填以新辭，這些詞都是不整齊的長短句，遂造成今日的詞。

(四)詞之體格

講到詞的體格也十分複雜，草堂詩餘分爲小令，中調，長調三種，後毛先舒填詞名解謂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自五十九字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但亦不過大略之規定而已。我們硏究詞的體格，不當致力於字數的計算，而應當努力於格調的推尋，現略舉幾種詞的體格，介紹如下：

1.令——即詞之短者，詩之餘先有小令。

2.引近——將小令引而長之謂之引，如陽關引。又謂之近，以音調相近，從而引之如祝英台近。

3.慢曲——引而愈者則爲慢，如長亭怨慢。

4.犯調——於各調之中彩此換彼，使之幾他也。即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是。

5.法曲——起於唐，謂之法部，其曲之妙者如破陣

子，長生樂。(見郭茂倩樂府詩集)

6.大曲——由散序，靸，排遍，攧，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組合而成，起於唐時。

7.曲破——此樂有聲無詞，於舞蹈之中，寓以故事，與唐之歌舞戲相似。其曲終有破，有徹，蓋截大曲入破以後用之也。

8.傳踏——歌舞相兼者謂之傳踏。

9.鼓吹曲——合數曲而成一樂。

10諸宮調——合諸曲以成全體。即小說之支流而被之樂曲者也。

11賺詞——取一宮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全體。

12雜劇詞——王國維曰：「武林日事所載宮本雜劇段數，多至二百八十本，就此精密考之，則用大曲者一百有三，用法曲者四，用諸宮調者二，用普通詞者三十有五。

13摘遍——宋人與大曲或法曲中，摘取其一遍，單獨而唱之，漸成爲尋常之散詞。

14序子——慢詞中最常之一體，鶯啼序一詞便是。

15疊韻詞——將尋常雙韻之體，用原韻再叠一倍，成爲四叠也。

16聯章詞——爲多詞詠一題者，如九張機。

今錄任訥所作之詞體表於下：

(1)散詞
- 令……引近……慢……犯調……摘遍……序子
- 單調……雙調……三叠……四叠……叠韻
- 不換頭……換頭……雙拽頭

(2)聯章詞
- 一題聯章……分題聯章
- 演故事者……每詞演一故事者……多詞演一故事者(傳踏)

(3)大遍——法曲……大曲……曲破

(4)成套詞——鼓吹詞……諸宮調……賺詞

(5)雜劇詞——用尋常詞調者……用法曲者……用大曲者……用諸宮調者

(五)詞之聲律

A,音律

詞塵云：「腔出於律，律不順者，其腔不能工，然必熟於音理，然後能制新腔，」於此可見音律於詞上的重要了！茲將其宮調犯調分述如下：

(1)宮調——毛奇齡西河詞話：「謂古者以宮商

，角徵，羽，變徵，變宮之七聲，乘十二律，得八十四調。後人以宮商羽角之四聲，乘十二律得四十八調。」其組織法以調之首尾二音爲「主調音」。如用黃鐘宮，以宮主調者謂之黃鐘宮；以商主調者，謂之黃鐘商。推之如：黃鐘角，黃鐘變，黃鐘徵，黃鐘羽，黃鐘閏，其調凡七，推之用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宮，無射，應鐘諸宮，名得七調，諸凡八十四調。茲就雅俗常用之七宮十二調錄之於下：

七宮：黃鐘宮　仙呂宮　正宮　高宮　南呂宮　中呂宮　道宮

十二調：大石調　小石調　般涉調　歇指調　越調　仙呂調　中呂調　正平調　高平調　雙調　黃鐘調　高調

(2)犯調——曲中之犯調：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

B.詞譜

詞譜爲塡詞必走之軌道，詞譜不備，則塡者無以標榜。考古之詞譜有南宋所刊樂府混成集，周草窗謂其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具備；而有譜無詞者實居其半。萬氏詞律爲卷二十，共六百四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餘體，其格調之分合，句逗之長短，四聲之參差，一字之異同，莫不援名家之傳作，其有功於詞者非淺。其餘張載之詩餘圖譜；程明善之嘯餘圖譜；賴以邠之塡詞圖譜，則多略而不備。我們要去從事塡詞，只可就古人已塡之舊譜，辨其平上去入之韻，審其喉牙舌齒唇之聲，字字恪遵，致謹於煞尾二字，即無不合格；若欲自度新腔，則非深明樂理，並注意製腔，結聲，過腔諸事不可。

C.塡詞

宋時作詞的人，多半都明白聲律音理，所以他們都能度曲以製詞，不必固依前人的調子；他們能終於無礙音律，能協歌喉的範圍裏，盡量變易前詞的平仄，增損字句的多寡。後來音樂漸漸失傳，僅存留些歌詞，後之學者從事製詞，失去了音樂的標榜，只能於固定的詞譜中辨其平仄，恪守音韻，以准音塡字。我們從事這種工作應當注意下邊的幾事；

(1)平仄四聲的注意——塡詞須辨平仄，這是人所共知的問題。但在仄聲之中，又須辨明上去入三者，不容混視，沈義父說：「上聲最不可用去聲字替，」蓋以去聲字高唱，上聲字當低唱，其聲響迥然不同。

(2)陰陽聲之注意——戈載云：「詞家旣審平仄，當辨聲之陰陽，又當辨收音之口法。取聲取音以能協爲尙……」於此我們可以知道陰陽聲的不容混視了！細辨字音有收喉收鼻的差別，收喉的叫做陰聲，收鼻的叫做陽聲。周濟說：「陽聲字多沉頓，陰聲字多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不危。」我們去從事塡詞，當細辨詞意之哀樂，定節奏之緩急，斟酌其陰陽之字，則不協律之弊，庶可免除。

(3)韻的注意——談到詞韻，使首要注意到韻書，古今講詞韻的書，差不多十分紛紜，使學者無由根据，而較完善和可靠點的要算詞林正韻，列平上去爲十四部，入聲五部，共十九部，其內容皆取古人之名詞，參酌審之，蠲去諸弊，頗可用作範本。我們再說塡詞押韻上應知到的地方：詞韻上去雖可適用，而平聲入聲却均須獨押，此其眞與曲韻不同的地方。

(六)詞之修詞和藝術

詞之修詞和藝術也非常緊要。於修詞方面：則命意貴遠，用字貴便，造語貴新，練字貴響。切實摹仿周淸眞之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於這些地方能切實用功，則修詞之能事畢矣！在藝術方面：能使閱者讀之心曠神怡，其於描寫則百方畢致，儼若目睹；其於抒情則淒涼幽怨之言，使讀者見之情動；其於想像則明隱相喩，奇妙百出。關於這些工作，我們在下面分開出談：

A.修詞

(1)字法

詞裡邊一個字都有莫大的關係，絕不能使他生硬或俗露。有詞眼的地方，一個字用的當了，便全篇爲之增色。吳夢窗對這些工夫算用的極到。現在我們採古人用字得當的絕句引來說，以爲我們學習的指南：關於「名字」的應當練字下語，如銀鉤空滿便是說書；玉筋雙垂便是說淚。其妙句如「桂華流瓦」。關於「動字」如張先的雲破月來花弄影

之「弄」字，宋祈的「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都是別人難道，都是好例。關於「狀字」如李易安「綠肥紅瘦」「寵柳嬌花」其字幾盡形容之能事。關於疊字如陸游之「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宋祈之倚闌饒，望水遠天遠人遠。」幾乎巧奪天工。關於「虛字」其單用者如但，正，甚，更，料，想等；二字者如莫是，還又，那堪等；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又却是。關於「襯字」者，乃文意苟有不聯暢時，用一二字襯之，如南北劇這字那字正字之類。但後人多將此實字加於正行內；如吳文英唐多令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應爲上三下四句，其「也」字爲襯字。

（2）句法

句是字的組成，篇的原素，所以塡詞者對句法要深切研究使他精采。但是一曲之中，使句字都妙，也是一件難事，我們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墨的地方，竭力用工，不輕放過，就夠了！現在先講起句：劉熙載說：「大抵起句非漸引，卽頓入，其妙在筆未到而氣已吞」。這話極言起句宜照管全篇，不可空泛無當。前人以寫景起者如李愰之「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寫情起者如李後主之「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以序事起者如韋莊之「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以感嘆起者如蘇軾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至於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的意思，以景結情最好。如淸眞之「斷腸院落，一簾風絮，又掩重關，徧城鐘鼓」。對句如史達祖之「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吳文英之「珠珞香消空念往，紗窗人老羞相見」。疊句如林和靖之「吳山青越山青，兩峯青山相送迎。」「衍詞」爲由詩中之句，改衍爲詞中之句，如古詩云：「炎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晏叔原衍義爲「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之詞句；亦有完全用詩句者如春觀臨江仙「……曲終人不見，江山數靑峯」二句完全爲錢起之詩。他如轉換句，拗句，用事等，也都是研究句法中所應當注意的事情。

（3）章法

一詞最注重於全篇的脈絡，若上闋言東下闋言西，則其字句無論如何奇巧，結果各分片段，不成篇章，所以對於章法也不能不詳細的硏究。按章法可分呼應，映帶，點染，推進，離合，層法諸法。呼應法，如前發疑問後隨解釋

，如李煜虞美人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映帶法如上下文互相映帶，以見其聲情，如文天祥滿江紅和王夫人之：「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點染法如詞句中點明境界，更加以渲染，如柳永雨淋鈴云：「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推進法爲更進一層去說，以見極致，如李煜清平樂「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離合法爲以離合以見其致，如趙貫父詞「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層深法爲語似混成而意實層層深入，如歐陽修蝶戀花之：「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是也。

B,藝術

(1)描寫

詞的描寫可分寫人詠物寫景三種。寫人能寫到使讀者如身履其地，親見其人的程度，才算登山頂上。如和魯公「幾度試香纖手暖，一面嘗酒絳唇光。」歐陽公「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詠物於詞中最不易工，須要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如使達祖詠燕「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關於寫景王國維說：「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於此可見景之於詞的重要了！馮中正蝶戀花寫景之：「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秦觀踏莎行之：「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皆寫景之工者也。

(2)抒情

詞差不多是抒情的文章，他的用語有高澹，壯烈，迷離，決絕，險麗，本色之不同。高澹語如查荎透碧宵「斜陽景裡，寒烟明處，雙槳去悠悠。」壯烈語如李白憶秦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迷離語如某氏玉樓春「小窗斜日到芭蕉，半牀斜月疏鐘後。」決絕語如韋莊思帝鄉「誰家少年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險麗語如王通叟春遊「晴則個，陰則個，餖飣得天氣有許多般。須教撩花撥柳，爭要先看，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東風巧，盡緣，吹在眉山。」本色語如李清照詞「眼波才動被人猜。」

(3)想像

想像是把記憶經驗作基礎構成的一種空的思想，發表

到文字上，如辛稼軒木蘭花慢曰「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蘇軾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七)詞之派別與分類

講到詞的派別，很難給他一個清楚的劃分。有許多人們以詞體的趨向做標準，分豪放與婉約二體；有許多人以作者的地位做標準，分爲貴族與平民二派；又有許多人以文字做標準分白話與古典二派。現在先就豪放與婉約二派去說：主張這種分法的人，大半以蘇軾的「大江東去」一類詞做豪放的代表，柳永「楊柳岸曉風殘月」一類詞做婉約的代表。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論，柳永的詞，也免不了有帶豪放意味的地方，蘇辛詞裏面婉約的句子也所見不鮮。因爲詞是發表感情的東西，一個人的作品要遂看一個人塡詞時所處的環境以定，所以清析的判定某詞家爲豪放派某詞家爲婉約派是不十分妥當的法子。再就平民與貴族說：我們在詞的作家裏面，很少找到他們是眞正的平民。因爲詞這種東西差不多完全是貴族的文藝，供貴族抒發感情，所以用貴族與平民去分詞家派別也不十分相宜。至於白話與古典，也找不出清析的劃界來，在任何以個作家的作品裏面，都含着白話與古典兩種句子，沒有能純粹只作那一種的人。況且白話未必俗，古典未必雅，這也不是好的分法，所以我們想清楚的分劃人的派別是徒勞無功的事情！

我們現在談到詞本身的分類。這種分法最好以描寫的性質做標準；凡描寫兩性愛的情緒和動作的，謂之艶情詞；描寫閨人的情緒和想思的，謂之閨情詞；描寫鄉思的情緒和感懷的，謂之鄉思詞；描寫離別時或離別後的情緒的，謂之愁別詞；描寫喪亡悲感的，謂之悼亡詞；描寫時光的流駛，良辰美景的飛逝，芳年難於淹留的，謂之歎逝詞；描寫景色，內中加以抒情的，謂之寫景詞；吟咏物體，內中加以抒情的，謂之咏物詞；含有祝頌之意義的，謂之祝頌詞；咏個人之懷抱的謂之咏懷詞；弔古傷今的謂之弔古詞。現寫表以使之明瞭：

詞的分類
- 婉約類：艶情詞、閨情詞、鄉思詞、愁別詞、悼亡詞、歎逝詞、寫景詞、咏物詞
- 豪放類：祝頌詞、咏懷詞、懷古詞

(八)詞家之略述

詞家者流，濫觴於唐世，至五代而體製日盛，溫潤綺麗，後鮮其倫。至南宋，而派别紛歧，或以氣盛，或以情盛，或以格盛，要皆異曲同工，各臻極詣，現就著名之作家，草略介紹：

(I)唐

(1)李白——字太白，自號清蓮居士，蜀人，亦云山東人。其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爲百代詞曲之祖。

(2)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人，其詞深美閎約，著有握蘭金荃等集。

(II)五代

(1)韋莊——字端己，杜陵人，乾寧元年進士。周濟稱其詞，清艷絕倫，初日芙蓉春日柳，使人想見風度，著有浣花集。

(2)馮延巳——亦名延嗣，字正中，其先彭城人，唐末徙家新安，其思深，詞麗，韻逸，調新，著有陽春錄一卷。

(3)李璟——南唐嗣主，字伯玉，初名景，甫什十

歲即能吟新竹詩。其詞以山花子名。

(4)李煜——南唐後主，字重光，初名從嘉，其詞神秀，亡國後淒涼怨慕詞，尤足使人愴神，幾有一字一淚之痛。

(III)南宋

(1)柳永——字耆卿，初名三變，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其詞長於纖艷，多近俚俗，世井之人悅之，著有樂章集九卷。

(2)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以神童召試，長於小詞，有臨川集，紫微集珠玉詞。

(3)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晏殊之第七子，亦長小詞，多寓以詩人句法，精壯頓挫，能動搖人心，有小山詞一卷。

(4)歐陽修——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廬陵人，第進士，是一位嚴正的古文家，其詞却多婉約語，著有六一詞集。

(5)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天聖八年進士，嘗「因有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捲花影」「柳徑

無人，隨飛絮無影」三絕句，故又外號張三影。

(6)蘇軾——字子瞻，眉州人，是鼎鼎大名的文學家，詞尚屬其末技。其詞之內容，橫放傑出，於詞之作風中另開豪放一格，著有東坡居士詞二卷。

(7)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族孫，其詞濃豔穠麗，筆力遒勁，並善於鍊字，著有慶湖遺老集二十九卷，東山樂府三卷。

(8)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居士，高郵人，登第後蘇軾薦於朝除大學博士。其詞婉約，情詞相稱；世稱詞平惟秦七黃九。著有淮海詞三卷。

(9)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自號淸眞居士。精通樂理，其詞渾厚和雅，描寫物態，曲盡其妙，善於融化詩句，著有片玉詞三卷。

(10)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其詞與蘇軾號稱豪放。劉厚村謂其所作，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著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11)姜夔——字堯章，鄱陽人，自號白居道人，又號石帚，其詞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善吹簫，能自度新腔，著有白石詩一卷，詞五卷。

(12)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爲相府掾吏。其詞奇秀淸逸，容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著有梅溪詞一卷。

(13)吳元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其詞長於鍊字修詞，人謂前有淸眞後有夢窗。張叔夏云其詞如七寶樓，眩人眼目，碎折下來，不成片段，其著作有夢窗甲乙丙丁稿。

(14)周密——字公瑾，濟南人，寓居吳興，僑居錢唐，自號草窗，又號弁陽嘯翁，又號蕭齋，又號四水潛夫，其詞精究聲律，風格淸標，有韶秀之色，綿渺之思，與文英之作合稱二窗詞。

(15)張英——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臨安人，其詞善以側筆取勝，章法字法俱起，淸虛騷雅，可謂脫盡蹊徑，自成一家。著有山中白雲詞八卷。

(16)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會稽人，其詞運意高遠，吐韻妍和，且氣淸筆超，著有碧山樂

府二卷。

(17)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李格非之女，趙明誠之妻，其運詞能以粗淺之語，放在詞中，使成美妙的詩句，並能以其天才，自造許多美麗鮮明的詞句。其著作有漱玉詞。

×　×　×

雜著

花目鏡

禾生

莊子有花目鏡，曰：太虛。能察見幽明兩界物事。一日，禾生子伯，假而用之。發見最大怪象，則見世界人類，形體皆不具。瘖啞聾盲，或支離大癭，以至百病。總之皆殘廢也。愕而自視，亦贅疣枝駢，殊自醜惡。而鬼世界則不然，人盡美善，雖至桀紂幽厲莽操秦檜等，亦與堯舜禹武湯文岳飛諸聖，同爲溫良恭儉萬方瞻仰至德之人。曰：異哉，何幽明異路，陰陽相反，若是其甚耶？問之世人，無知其故者，考之古籍，古籍不載。不得已，乃乘汽軍赴曲阜，進孔廟，再拜稽首問之孔子。孔子曰：小子獨未聞乎，惟天生民有欲，有欲則多過，以至不能踐形，故形虧。且即余生平，亦嘗人也。六十耳順，六十前猶天聾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七十前之心，實不敢自信爲善，而聽其所欲也。聽其所欲，則必至逾矩而不人矣。然而吾死後，人且以我爲聖人，以爲生而知之者。豈知我者哉？惟胡適所編新青年，常摘我短，且呼我曰：孔老二，以爲無異常人，稍近知己。然胡說無異杜撰，亦一孔之士耳，知我而不知我也。汝欲爲完全之人乎？愼之哉，旣爲生人，何能無過，但能力爲克己，尙得人之形似，庶人見其人，不至誤認爲禽獸可耳。一不愼，人不識其爲人矣。至於鬼世界則異是，無私無欲，滿街都是聖人，無疑也。故曰：惟道集虛。禾生子伯聞之，曰：善哉，生死憂樂，果未可定也。

注　禾生子伯見列子黃帝篇

設官說與生理學

禾生

古人設官分職，以任國事，爲民生也。又古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是一國之生活，與一人之生活，一理也。今以古人之說，考之生理，殆無不合：頭骨二十二，舜之命官也，二十二人，是：『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至庶績咸熙，舜作歌曰：『元首起哉』此非頭骨二十健全，卽元首振起之說乎？元首者，喻中央政府也。迨德下衰，至戰國時人君，信任貪殘，網民利己，一遇國難而民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鄒與魯閧，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此非脊柱骨三十三之數乎？至民疾視其死而不救，國之生命，亦不可保矣。他如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掌骨十，武王開國，亂臣十人也。指骨趾骨皆二十八，光武中興，成功於雲台二十八將也。又人身骨骼數二百餘，筋肉倍之，此緯文經武之意也。國無武力，不足以資保衛，然非以文治張弛之，則武人專政，成暴戾而自相爭擊，故文治宜倍於武力，如筋肉之數，倍於骨骼者，以骨骼之運轉屈伸，全恃筋肉伸縮之力也。又胸骨幼時三骨，而長則合爲一，薦骨幼時五，尾骶骨幼時四。而長皆合爲一，以分則力弱不足以應變，合則力强而勝任愉快也。至於骨間之脂髓與韌骨，皆維持調護之所賓，亦所謂文治也。以此觀之，國家欲謀其生存，而不能相親相愛，團結一致，是支離其形，分裂其體，而欲求生活之健全也，必不可得矣。

我國國難當前，非全國之人，精神團結一致，不可以謀生存，而最重要者，在政府之執政諸公，忠藎報國，民衆方面，尤當各竭其力，輔導政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古人所謂百工諫，庶人傳語者，最爲有效，政府旣不杜絕言路，且欲收集思廣益之效，所謂庶人百工者，自當一體發奮，期收轉危爲安，轉禍爲福之效，故仿古人工執藝事以諫之意，飾爲小說，以示同學，俾知無論何種學科，理有相通。卽皆可活用，於國計民生，所關非淺也。

孫屹事略

葛象一

孫君名錫員，字松齋，後改名乾，字秀峯，山東菏澤人。少聰穎，性剛毅，清末肄業曹州公立普通中學，鑒於清政不綱，外交失敗，曾密集中學師範學生，組織同志社，以作革命準備。辛亥革命軍起，孫即聯合王金韜—前獨立第三師師長王虎承—倡義豐縣。嗣以份子複雜，軍隊有擾民事，孫乃即糾合同志退出，輾轉至渦陽，被清軍圍幾兩月。迨清室退位，共和告成，渦陽圍解，孫爲編隸軍隊事，與同志八人，自渦赴徐，中途誤爲民團所執，七人均遇害，將及孫，遇識面者，始得免。孫常言：『我生平決不作官，只有讀書革命二事，爲自己大慾。努力前進，死而後已。』

民國元年秋，赴日留學，初極刻苦用功，嗣見袁世凱壓迫國民黨，殺害黨人 常言袁氏必有稱帝之意，倘非吾輩求學之時，遂變初志。及民國二年南北決裂，討袁軍失敗，黨人多亡命日本， 先總理亦到東京，徵集各省新黨員，孫由張溥泉先生介紹入黨。當同 先總理計劃討袁辦法， 先總理發表大意：希望各省俱揭討袁旗幟，尤以北方爲重。若北方諸省不動，不足以寒袁氏之膽，至舉義秩序，亦大略規定：款項之接濟，囑商之陳伊學；軍事之布置，囑商之陳其美居正等，孫遂決意回國，意在運動駐山東之第五師倡義，當時同行者有陳去九君，自東京至門司，途中與何海鳴遇，下車即與同寓，詎知爲袁探探知，次日日本各報，均揭載姓名及回國使命，陳勸孫復回東京，再候時機，孫意甚堅，並囑陳暫回東京候信，伊即登輪北回，原擬直赴天津，因無直航之船，遂赴烟台，擬自烟台赴青島。不意至烟下船，即被烟台鎮守使聶憲藩部逮去，並搜出種種證據，此民國二年冬日事，禁錮至三年春，即執行槍決於烟台之西沙旺，時以黨禁極嚴，戚友無敢往者，尸骸瘞於何所，至今尚未查悉。

當孫被逮，耗聞東京， 先總理曾設法營救，及聞就義， 先總理歎息者久之，已而曰：『袁氏不除，吾人當如是也。請各自努力，俟革命成功，當表彰之。』

當孫被禁中，留東同人，曾託一日人赴烟慰孫，孫云：『余有一子，余死後請同人費心。』執意孫死後其子亦死。孫身後只有薄田十餘畝，妻一人，女二人，孤苦零丁

，甚爲不堪云。

余與孫爲執交，故知孫最悉。至其東渡後事實，係憑亓爾岑陳玉五兩君來函以爲信，因亓陳同係留學日本，而與其役者也。

作大官說

禾生

吾校同學，現無作大官者，然將來或有之，官愈大愈難稱職，故作此以預爲之戒。

蘇秦說六國而說行，佩六國相印，炫耀一世，位尊多金，至今人艷稱之，曰：作官一日，勝似爲民一世，熱中子問禾生子伯曰，諺言若是，亦有至理乎？子盍圖之？禾生子伯局局然笑曰：子欲以死龜比我乎？吾弗爲，子自謀之可耳。熱中子曰：子何罵官之甚耶!?必子艷羨大官，而自民元卜級委任數官後，訖未陞遷，今老矣，不畢小官，而亦不可得，故嫉忌人官如此耶？禾生曰：不然，吾不罵官，吾且甚敬大官，但吾所謂大官者，與世俗之所謂官者不同，口能言，鼻能嗅，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慮，各盡其職，事無所廢，此吾之所謂官也。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鼻不能嗅，心不能思慮，而高高在上，此官而不官，反不如渾沌之七竅未鑿，吾所謂死龜者此耳。熱中子曰：呼人以龜，與王八同，此非罵人語乎？禾生曰：不然，龜亦動物耳，古且以爲四靈之一，而比於聖人，故楊時大儒，字曰龜山，此龜也，士求爲之而不必能及也，榮莫大焉，何罵之有？但龜之榮，古也，非今也，古之人神道設教，重卜筮，故以龜爲寶，周公作大誥曰：甯王貽我大寶龜。熱中子止之曰：勿言此，吾所欲聞者，子以死龜擬大官何也？禾生曰：此莊子之言也，吾引之，「楚王使二大夫聘莊子爲相，莊子曰：楚有神龜，死已三十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也，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甯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於塗中」夫古人重卜，故死龜爲寶，今世方破除迷信，龜不爲寶久矣，而熱官者倘欲以不才之身，濫竽高位，是非以死龜之骨，爲可致見重於今之廟堂乎，何其弗思之甚耶？必欲爲人官，亦以五官爲帥，而忠於所事，庶得人信仰，加諸百僚之上而愛護之，何至如舊官僚之受人睡罵乎。

不可逃之因果律

禾生

晉卿范氏之客，有禾生子伯者。夢遊冥伯之丘，登崑崙之上，五洲萬國動植之物，咸寓目焉。動物則六畜草食之屬最多，而人最少數。且咸在彼宰刼劊慘殺之中。大駭，手足無措。幸遇列子，招與乘風觀之。則見各色人等，大爲異類所齧。其中白人爲牛羊所食。黃人（中國人）爲豚彘雞鴨所食。其大較也。且黃人之死尤慘，九竅白體以至周身毛孔，悉爲蝦子蟹黃魚鰭燕窩海參黃鱔之怪所鑽，鮮血淋漓，目不忍睹。觀其狀貌，類皆富商貴族之家，少見平民。禾生曰：異哉，此何故耶？列子曰：此出爾反爾，因果報應之說也。若輩生平，食前方丈，鼎俎所陳，大抵皆此物之肉。冠服所飾，皆此類之皮革羽毛骨角。故遂以相報。戒之哉，恣一時口體之慾，而忘其後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孰能脫焉。於是禾生子伯覺而大悟。食麥飯，茹園蔬，不知肉味者數月矣。且自儆曰：薄滋味，甘粗礪。勿縱口腹慾，得罪牲畜。樹異日反噬之敵。

注 禾生子伯，見列子。

介紹十四本研究社會科學應讀的入門書籍

王玉峯

未介紹前的幾句話

初讀社會科學書籍的重大難關，就是找不到適當的入門書籍，不能循序就班，由淺而深的閱讀下去，以致讀者終日苦惱萬分，莫知所從，因斯啟人特將拓生社閱書錄中所錄下者，由淺而深，循序編集十四本，代拓生社發表出來，獻給初讀諸君。

(一)社會科學概論

著者：楊劍秀

版址：上海現代書局

內容：本書以簡明的字句，把社會中的各種形態，給我們一清晰的說明，是研究社會科學一本入門的書。

(二)社會科學的研究

著者：施復亮

版址：上海宏遠書局

內容：本書在說明社會科學的各種體系，把普通的問題，學理都給我們一常識的說明，為初學者當看的書。

(三)社會科學大綱

著者：高希聖，郭　眞

版址：上海平凡書局

內容：本書淺而易讀，宜於初學：牠把社會上的各種形態和政治，經濟上的重要問題，都與以簡單的說明。

(四)社會進化史

著者：馬哲民

版址　上海南強書局

內容：本書內容甚為簡單，目的在供給一般的智識，而牠的敍述方法，則側重於經濟的生產條件，以社會制度的形成為經濟的生產條件之反映，中古社會敍述的比較簡單，現代社會較為詳細。

(五)中國社會史的研究

著者：熊河山

版址：上海崑崙書局

內容此書以因果的觀察，科學的態度，簡單的把中國社會，作一種歸納的研究。

（六）中國封建社會史

著者：陶希聖

版址：上海南強書局

內容 本書是說明中國封建社會及其崩潰過程的，對於什麼時候，曾完全行過封建制度，什麼時候封建要素開始分解，以及什麼時候，何種經濟優越，衰敗，都加以很簡單的說明，文字旣稱流俐，材料又爲豐富，誠爲一本研究中國社會入門的好書。

（七 辨證法淺說

著者：山川均

版址：上海現代中國社

內容：這本小冊子是合兩篇文章而成的，要目中頭一篇是詳釋唯物辨證法的扼要意義；第二編是敍述辨證法的性質和歷史。

（八 唯物史觀ABC

著者：劉毅志

版址：上海平凡書局

內容：這本書是將唯物史觀，作一種分類的研究，關於唯物史觀的重要問題，很簡明的加一討論和敍述。

（九 歷史的唯物主義

著者：摩 陸

版址：上海創造社

內容：此書是作者的一篇長文章，主要點是以客觀的論斷，對唯物史觀作一簡明解釋。

（十）經濟學AEC

著者：李時權

版址：上海世界書局

內容：本書簡單的將經濟學的要義敍述出來。

（十一）經濟現象的體系

著者：陳豹隱

版址：上海樂羣書局

內容：本書是站在社會主義經濟學方面，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予以赤裸裸的解釋，好像是經濟學的詞

典，作研究經濟學的初步著論是很合適的。

（十二）新教育大綱

著者：李浩吾

版址：上海南強書局

內容：著者以唯物史觀的見地，剝骨的暴露現代教育的形象，並予以峻峭的批評，教育的發生與演進以及將來趨勢，則以生產關係指出其途徑及方向，最後則以美國和蘇俄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典型例子，更爲着於實際。

（十三）社會科學概論

著者：日杉山榮

譯者：李 達

版址：上海崑崙書局

內容：本書專從事於實際社會的闡明，理論和把握並論，一掃從前曩辨社會科學的荒謬，對社會構成的分析，引證確絕頗有情形；耐引文太多，比較稍深。

（十四）中國產業革命概觀

著者：李 達

版址：上海崑崙書局

內容：此書根據客觀事實，數目統計，說明中國產業革命之過程及現狀；以打破國際侵略，掃除封建勢力及發展國家資本爲產業革命之出路。…………完

一九三二，五，五，於六中，

社會科學名辭淺解

王玉岑

一、弁言

自原始社會崩潰以後，社會上就形成兩個階級，——掠奪階級和被掠奪階級，——同時因兩階級之利益衝突，社會問題遂層出不窮，加之近代勞動資產階級之尖銳對立，遂更促進社會問題之嚴重化。

社會科學的研究遂於此社會問題嚴重化之下，逐漸大盛，但是初讀社會科學書籍的人，雖有志研究，但因斯類書籍專門名辭之繁雜，以致不能領會其內容，而裹退志者爲數不少！

因此敝人僅將過去閱書錄下的一些，重整淺解，發表出來，以供初讀諸君的參考。

玉岑於一九三二，五，一，晚，六中。

二、名辭

（商品）專以出賣爲目的，而不以自己使用爲目的生產物，就是「商品」。

（商品生產）資本家的工廠所生產的物品專以販賣爲目的，此卽謂之「商品生產」。

（必要勞動時間）工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叫做「必要勞動時間」。

（剩餘勞動時間）工人每天的勞動時間，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這一部分，卽謂之「剩餘勞動時間」。（此部分勞動時間，卽是爲僱主創造剩價值的時間）。

（價值）凡商品都含有一種共通的性質，此性質卽謂之「價值」。

（使用價值）凡有效用的物品，都能够滿足人類的慾望，此效用卽謂之「使用價值」。

（交換價值）此商品與彼商品交換之比例，如三枝筆換兩錠墨，這三換二之數量上的比例，卽謂之「交換價值」。

（剩餘價值）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價值，卽謂之「剩餘價值」。

（絕對的剩餘價值）僱主把勞動時間延長過於必要勞動時間，於此延長的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剩餘

價值，即謂之「絕對的剩餘價值」。

（相對的剩餘價值）僱主由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得的剩餘價值，即謂之「相對的剩餘價值」。

（可變資本）購買勞動力這一部分資本，即謂之「可變資本」。（因爲這一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可創造出比牠本身更多的新價值）。

（不變資本）工廠，機器，原料，燃料……這一部分資本，因爲雖經過了生產歷程，其價值並沒有變動，故謂之「不變資本」。

（流動資本）供生產一次之用，即失去使用形態之資本，如勞動力，原料……即謂之「流動資本」。

（固定資本）經過一次生產而倘不完全失去其使用形態，如工廠，機器……，即謂之「固定資本」。

（工資）工人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得的代價，即謂之「工資」。

（計時工資）以工人勞動時間，爲計算工資之單位，即是「計時工資」。（工人勞動之時間愈長，則其所得之工資愈多，工人勞動之時間愈短，則其所得之工資愈少。）

（計件工資）以工人生產之件數，爲計算工資之單位，即是「計件工資」。（如工人每天所紡的紗愈多，則其所得之資亦愈多。）

（實物工資）工人勞動所得的代價，不是貨幣，而是一種物品，如僱主以若干斗麥，做爲工人的工資，這樣以麥作爲應付的工資，即謂之「實物工資」。

（實質工資）工人以其所得的貨幣—工資—所可購得的生活資料，即謂之「實質工資」。

（貨幣工資）工人出賣其勞動力，所得的代價，若爲貨幣時，即謂之「貨幣工資」。

（相對工資）工人所得的工資與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相對而言，即謂之「相對工資」。

（絕對工資）工人所得的貨幣工資，只看貨幣之數量，如斯之貨幣工資，即謂之「絕對工資」。

（物價制）工人所得的工資，以其所生產的商品底價格之漲跌而變動，此制度即謂之「物價制」。

（賞金制）工人的工作，超過僱主規定的工作量時，他不但

可以得工資，並可獲得額外賞金，此制度即謂之「賞金制」。

(紅利制)僱主除去償付每天應付的工資外，在每年終結時，自動分出若干貨幣與各個工人，此制度即謂之「紅利制」。

(失業)許多具有工作能力而且願意工作的人，找不到工做，即謂之「失業」，此種人即是「失業者」。

(準失業者)此類人，雖不是失業者，然而僅有一部分的工做，如某季有工作而在他一季完全沒有工作，這樣的人，即謂之「準失業者」。

(產業後備軍)準失業者和失業者合攏起來，即構成「產業後備軍」。

(生產對象)原料，自然物……即是。

(生產條件)工廠，建築物……即是。

(勞動手段)機器，工具……即是！

(生產手段)生產對象，生產條件和勞動手段三者合攏起來之總稱，即謂之「生產手段」。

(資本集積)僱主把剩餘價值之一部，加入每經一次生產歷程之資本中，因此資本逐漸增集，此即謂之「資本集積」。

(資本集中)由小的資本逐漸轉化為大的資本，即謂之「資本集中」。

(勞動條件)工人與僱主所訂的僱傭條件，如規定勞動時間，工資多寡和待遇……，即謂之「勞動條件」。

(集體契約)工人集合起來與資本家訂立勞動契約，規定全體工人的勞動條件，如此所訂的契約，即謂之「集體契約」。

(生產過剩)商品的生產量，超出社會的購買力，致剩餘時即謂之「生產過剩」。

(恐慌)生產之過剩，以致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此種情形即謂之「恐慌」。

(罷工)工人為達到其政治或經濟的要求，一律停止工作，即謂之「罷工」。

(怠工)工人對於所作的工作，故意懶惰或損壞機器，使僱主蒙受損失，此種動作，即謂之「怠工」。

(閉廠)資本家當工人罷工或怠工的時候，就宣佈停工，解

僱全體工人，實行將工廠封閉起來，此即謂之「閉廠」。

(同盟抵制)工人聯合起來，一律不買資本家的商品，或資本家聯合起來，共同不僱罷工和怠工的工人。此兩方面的舉動，皆謂之「同盟抵制」。

(資本攻勢)工人爲保衛其已得權利，而同盟罷工，即謂之「資本攻勢」。

(勞動攻勢)勞動者爲改善其勞動條件，而同盟罷工，即謂之「勞動攻勢」。

(政治鬥爭)工人和農民爲達其某種政治要求或爲爭取政治權利，而從事種種活動，此即謂之「政治鬥爭」。

(經濟鬥爭)工人和農民爲達到某經濟上的目的，如增加工資減租……，而以事種種鬥爭，此即謂之「經濟鬥爭」。

(工會)許多被剝削的工人底鬥爭組織，即謂之(工會)。

(職業別工會)凡屬於同一職業的工人，組織一個工會，如做鋼傘的工人，組織一個工會。即謂之「職業別工會」。

(產業別工會)凡屬於同一產業，或者相關聯的產業工人共同組織一個工會，如建築工業的工人，以職業別工會分別，則可組織爲磚工工會，泥水工會，木工工會——但現在將這些職業別的工會統同合併成一個建築工會，此建築工會即謂之「產業別工會」。

(地方總工會)以地方的區域爲界，將各種產業別工會合組成某地方總工會即是。

(資本的價值組織)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比例決定的組織，即謂之「資本的價值組織。」

(資本的技術組織)運用生產手段的數量和運用生產手段所需要的勞動底數量之關係所決定的組織，即謂之「資本的技術組織」。

(資本的有機組織)此組織可分兩方面觀察：一從價值方面觀察，則爲價值組織，二從物質方面觀察則爲技術組織，然兩組織爲後組織所決定，反映出資本的技術組織之變動，

此卽謂之「資本的有機組織」。（資本的組織卽爲資本有機組織之縮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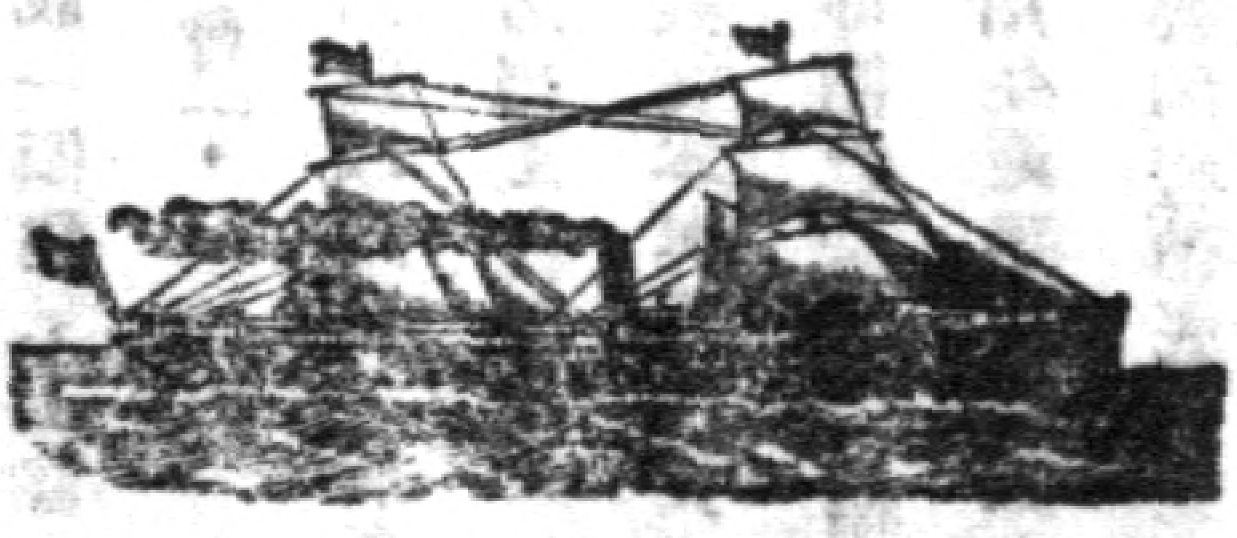
（物物交換）甲以自己剩餘的生產物與乙的剩餘之生產物相交換，此卽謂之「物物交換」。

（貧乏）經濟不平等和經濟的不充分合稱之卽是「貧乏」。

（絕對的貧乏）工人和農民其每年的收入，不能够維持其生活時，——卽不够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這種情形，卽謂之「絕對的貧乏」。

（相對的貧乏）工資勞動者之收入，小於資本家之收入；佃農之收入，小於地主之收入，故勞動者貧於資本家，佃農，貧於地主，此類貧乏，卽謂之「相對的貧乏」。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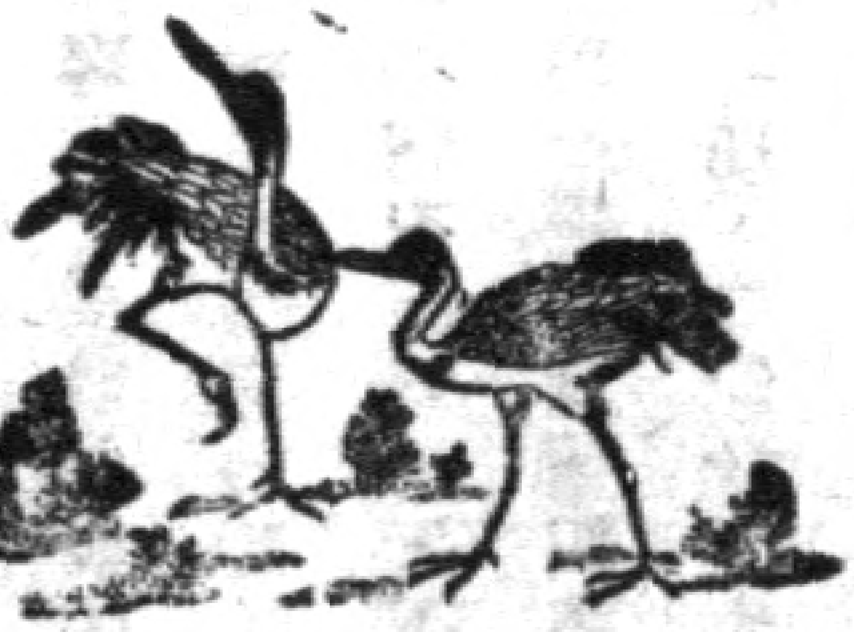
寒假生活紀要

三年級　張棨平

寒假的生活啊！實在是不願告訴人們的，每與同學談寒假期生活的時候，汪洋的淚珠；就禁不住的充滿了眼眶，以至於離羣外出，恨不得一氣跑到郊外，痛哭一場，反覺愉暢一些，在今年的假期中，可說是我生活史上的惟一不幸而又最難過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我有生以來，所未嘗過的一種苦慘，滋味。我親愛的學校，不幸被當局命令停課的時候，正是我慈愛的父親，逝世後「六七」紀念的一日；當我從學校抵家的時候，已是斜陽西墜暮氣昏沉的時間了，我走進了二門，看見我那年高和善的母親，正在堂上對天懷神，忽見我走近堂前，我的母親就喂了一聲：「你這個時候怎會來了！我那時慌忙的進了屋裏，母親急忙的拿柴取火，趕爲燃爐，唉！我那慈愛的老母，在這一月之中沒有見面，現在已瘦的不相樣子了！母親就問我：「爲什麽這時又回家來了？」我就把學校放假的緣故，告說一徧，母親接着說：「你爲你父親病時回家，和爲你父親出殯時又回家，你就曠了好久的時間，功課損失一定不輕呀，現在又行輟課……」母親因說到了我父親身上，她那眼中含滿了淚珠，甚至於嗚咽起來！我那時彷彿頓然失却靈魂似的，也不知怎樣才好，滿腹的悲哀，也不敢發洩！我若是被母親看見了我的愁容，那不是又與她加上了一種苦惱嗎？所以我因爲避免母親的悲哀起見，我就慢慢的出去了。我又走到客廳裏，悲哀更使我加重幾倍，眞使我魂散九霄了！因爲這客廳，是我父親平日靜養處，而鮮離開的一座房子，我每次從校回家的時候，總先來到此屋，與我父親報告校中經過情況，時局近況，再談及地方，「接著再談家庭……」現在呢？室邇親遙，唉！眞教我難出口了！我以爲室中的一切，都似故意的橫目與我作對，使我難過，終於使我嗚咽起來了！……。總之在這假期中，多半過的是苦悶難堪的生活！而終日在家，又不敢多與母親談話，恐怕引起了她的哀感，有時從倚膝前，總是以和善的面容，暢慰的調子，來解慰母親的悲哀！而我對於母親時時刻刻總是留心的，愁容，狂動等等要狀，總不敢現於母親面前。我的一些知已學友，皆知我處於悲慘的境域，總是時時勸解，約我遊玩，作等等的開心遊戲：

父在母校清除一兩房子，約我共同研究功課，我雖時常在眼裏研究，但總是覺著苦悶！在廢曆元旦的一日，眞使我悲哀萬分了！在除夕的晚上，我母親就說：今年年節是不節拜了！」，而我在這元旦的一夜，總覺沒有閉眼，起先就想著這元旦是不應過的，因爲元旦的一日，是人羣習俗中最熱鬧的一日，也是家庭團聚最快活的一日，在這時定總引起思親之感，豈不是自尋苦惱嗎？我以爲母親說的；「不過年」，是很對的。在我的思潮還沒下去，爆竹的聲音，也就接連響了起來——。在太陽高照，光線充滿了大地的時候，街上轟轟烈烈的聲音，和種種的呼唱亦充滿了太原的空氣，在這時大門還在緊閉着，家中的人們，總是坐前走後，沒精打彩的樣子！而吾年高的老母，還在床未起，正在流涕着！我那小小的弟弟和妹妹，他們也把他那平日天眞爛漫活潑的童性，埋沒那愁雲裏去了，也是附在母親一旁泣涕着！我那時眞是敵不着悲哀的衝盪！終於瞞着家人，跪到郊野父親墓前，仆地痛哭……。

一九三二，二，二。草



春天讀書的新趣味

五級四班史麟仙

現在巳是三月末旬，春之神早臨人間了，大自然界早巳給她撒下了新的變化，天上有美麗的日光照着，地上有光平的黄土鋪着，那無聲無響的長空，點綴了黄鶯兒底宛轉歌調，紫燕兒底的東西投梭。當這黄金難買的時候，萬物發生，百卉爭艷，那柔細千條的黄綠柳枝，和那清香撲鼻的紫荆，好像對我們說：「牠們費了幾個月的工夫，求春之神，來救出我們的黑暗的世界，現在那冷寂黑暗的世界，已被我們和春之神戰勝了。現在你們也應該和我們一樣努力的工作，將來也是一樣得到好的結果」。我們聽了這話也不禁的說了出來：啊，這眞是我們樂於讀書的時候，我們自這時以後，就得努力用功了。人生有幾個春天呢？青年能佔幾年呢？光陰似箭似的過去，我們這時的青年，恐怕慢慢的跑到九霄雲外了，何時復回呢？有人說：「花落不上枝，水流不復還」的兩句話，我的光陰，也是失而不可復得的。况且當萬物爭勝的春天呢，俗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因爲花多天的時候，天氣非常寒冷，雪花飄飄，北風凜烈，人的腦筋，又是憨縮不堪，讀書不解其理，是很苦惱的事情。在夏天的時候，天氣炎熱，並且還受些蠅子蚊子的刺激，做一點事，就揮汗如雨，讀書則心不鎭定，又是不樂而無趣的事情。秋天雖然不熱不冷，比較好些，然而花木枯落，景况淒凉，也不能動我們讀書的興味。照此看來，我們的努力，春天最好了。因爲我這時的腦筋，也變成清朗靈敏的境界。於是邀一位同學，拿了一本小說，到了操塲的池邊，坐在那清爽美麗春光下，和風習習的吹着，紫燕呢喃的叫着，漢中的水，光平如鏡，漁船往來，那弱柳嬝嬝娜娜的舞着，都顯出和藹的面容，對我們微笑。此時的我巳發呆了，我只覺得現在已萌芽的植物，都好像是來告訴我們說：春快過了，快快的努力吧，於是我把他記下，並賦詩一首：

窈窕垂楊柳　嬝嬝的飛舞，紫荆含嫩蕊，春暖鳥築屋。
池中水潺潺，我亦樂讀書，一年惟春好，讀書多進步。

雜著

說貓

五級四班 龔月蘭

一 捕鼠

去年的時候，我記得某日的正午，我同吾溫和的愛姐姐，走到校的背面，正在看那枯槁的樹木和枯落的葉兒，在我們足下踐踏着，嗶啦嗶啦的做聲，上面有溫暖的陽光照着我們的全身，身上感覺有點微暖，我便急忙的告我們姊姊道：你望望水內的冰兒將變成水了，水珠也好像歡迎太陽公公是的閃閃發光，我姐姐說：妹妹我們趕快走吧，你看正午了，將快用午餐了，我說走，却又停了少頃之久，忽然望見一隻黑白相雜色的小花猫跑過來，餓的面黃飢瘦，對我們點頭，苗虎虎的叫着，好像與我們求食的樣子，我看見這個可愛的小花貓聰明伶俐，於是便請工友，與牠買兩個燒餅給牠吃，我抱牠在我懷裏，我回頭一想，貓對於我們人們是極有利益的，可恨的鼠輩，實在是害人之物，這兩三天內常聞同學說，櫃裏面的饅饃，被他偷吃，拉的到處都是，用什麼法子都拿不住牠，如今我想貓能捉老鼠，只好叫牠終日在那裏，等候老鼠吃好啦，吃上一半學期的工夫，豈不吃的很肥胖嗎？我想了一會，好好，便一直跑到廚房裏面，叫道，朱效力，你看這個小花貓，叫牠捉鼠不行嗎？他說：行行！於是便把牠留在院中，委任牠捕鼠之職。這小貓受了委任之後，非常出力，捉了一月的時候，老鼠便撲滅了好多。他們也都不敢往外出了，同學們看看，貓所盡的職務，終日不懈，所以我們人人滿意，牠的祿位，十分穩固，簡直是受祿于天，自天用之了。我們在青年時代，亦當求學，養成服務社會能力，又當凡事忠實，以為盡職公務基礎，豈不得到最後的好結果，和這一理嗎？再看如今中國的人，好像是個花貓，日本的貪詐，好像小鼠，中國人不能盡保護國家的職分，所以受日本的壓迫，這便不如花貓了。

二 不合羣之害　前人

貓沒有合羣的力量，而鼠不然了，牠有合羣的力量。我曾聽說一段小故事　貓善吃肉，又會飲酒，一家肉和酒放在門口的近處，貓遇而食之過量，一會兒，貓醉了，便睡在那裏。於是羣鼠出來偷看，貓已經睡熟了。牠們趁着這個機會，把貓束縛起來，便將主人家的食物及衣服，大

肆其偷竊和毀壞，並且在那裏跳舞着玩，是如何的快樂。貓在這裏縛着，是如何的難過。貓對老鼠懇求道：你們把我放開吧，我屈服了你。鼠們到底不理。最後貓自己慢慢的解開了，嚇的那一些老鼠都跑開了。這個美麗的貓，與我們文明最早的國家一樣，沒有團結的力量，如同一般散沙而如同小鼠的日本，有結合的團體，中國吃醉了酒一般睡了，被羣鼠的日本來束縛着，侵略我們的土地，使我們不能自由。但是貓最後能自求解放，恐怕中國沒有解放的一日吧？人民多而稠密的中華民國，再難有解放的一日，那末使不如貓了。

維　著

今朝有酒今朝醉

五級四班　郝潤之

人不怕有短處，最怕人護短。爲什麽呢？有短不護，仍不失爲實直，還有法補其所短。一有護短的心，便是自欺欺人，甘居下流，旁人亦無法感化於他。然而中國人的脾氣，護短是普通的。卽如：「今朝有酒今朝醉」這句諺語；很足以代表中國人的無志氣。本來吃酒就是壞事，於個人健康，社會秩序，均有極大的害處。文明國家，有的懸爲厲禁，有的寓禁于徵稅。乃中國過去的陋習，文人學士，都拿飲酒和賦詩作消遣。流風所及。幾乎能文能詩的人，必須多飲，才算名士。縱酒浪漫，幾乎不受道德上任何的制裁，這已經錯誤極了；何况遇着困難事情，不去努力尋出路，反拿有毒質的酒來吃醉了事呢？『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死臨頭。』這種錯誤觀念，在古詩裏有句相彷彿的話：『事大如天醉亦休』，要知道無論什麽事，非一醉所能了；是人人都明白的。若說以不了了之－困難發生，不去應付。那末祇有自殺，是無勇氣的人最後辦法。至若暫圖眼前，得樂且樂，那便不止是無勇氣，而且是無羞恥了。現在日本已佔東三省，並發兵佔據上海，這種亡國慘禍，已到眼前。然而一般眼看作了亡國奴的人們怎樣呢？奮發圖強的人很少吧？而漠不關心和垂頭喪氣的人，却到處都是。唉！漠不關心的人，可說他的無知識，麻木不仁。至于垂頭喪氣的人，表面上含着滿腔悲憤；而實在呢？是吃喝玩樂，得過且過。他以爲一切事都完了！趁着日本沒來到，先快活幾大。這種人說是實行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教訓。你若問他日本人來了怎樣：他一定會拿「自殺」來答覆你。但我敢說這種人除非日本人殺死他；絕決沒有白刃可蹈的勇氣。所以他的悲憤，只是放蕩自恣的一種掩飾，甘心作賣國奴，娶日本的女人作夫人，喝日本人的マサムネ酒，受日本滿蒙新政府的僞職，就是此輩。他也會自殺嗎？自殺也需要有些計劃，如何殺法，什麽時候殺，怎麽樣殺才不至於殺而不死，如果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就連自殺的材料都不配談了。

亡國奴之眞滋味

五級四班 崔文英

近日社會現象，非常奇異，常見有老幼，負担推車來者，觀之無不視爲可憐。老者約七十餘矣，幼者尚未周歲，手無分文，以沿門討飯爲生。然而人至數口，未必能得一飽也，其人痛苦，寸管難寫矣。彼自何處來耶？或曰：此上海之難民也。據其人傳說：居於上海之民，死者不計其數；最痛心者，則爲我國之武裝將士，死者堆骨如山，血流成河，無人爲之收斂，爲野犬飛鴉所食；閘北劉河一帶，臭氣難聞。嗚呼！吾同胞死者已矣，生者顛沛流離，能不使吾輩痛心哉？尤足痛恨者，則日本之飛艇數十，在來空中，到處投擲炸彈，以傷吾同胞，居民被炸者尤多，民房焚燒，時常火光獨大，數日不息，人口牛馬雞鴨，盡傷其中，聞者無不下淚，聞日本又襲取上海附近各地，改易街名，設置軍警，特強權，滅公理，姦淫擄掠，魚肉居民，不惟無自由之行動，幾至求爲奴隸而不得矣。有一日兵至某家，時無他人，僅一老嫗及一七歲孫女，日兵命嫗爲洗衣服。而嫗年七十有餘，加以殘廢，實不能勝此仕務；又不敢違其意，因前次此類苛派，與日兵抗，幾乎有性命之憂。今傷痕猶存，故不敢促爾。乃命其七歲孫女洗衣。可憐七歲幼童，洗衣與江湖之邊，早出，午後尚未歸也。嫗日念道、吾孫女如此幼稚，受此痛苦，倭奴，倭奴，中國稍強盛，與爾誓不兩立矣。正在自言自語間，有一警察高曰呼，誰家女子，在江上洗衣，墜於其中，今已撈出在岸矣，請急認之。嫗聞此言，如被雷擊，魂飛天外，魄往九霄矣，口不能言，從床上直向下撲，不顧性命存否，匍匐出門。始曰：我：我：孫女，爲日兵洗衣，嫗咽喉似梗，不能多言，於是鄉人與警察，將其孫女屍身舁至。嫗認明不誤，即頓入埋山谷中。此時嫗悲哀恐怖，似無魂矣。次日嫗方在家中，痛恨日兵，暗自咒罵。此時日兵復來索取衣服，見嫗淚河未乾，默默無言，日兵厲聲道：爾何爲似大迷乎？嫗惶恐萬狀，展放哭迷之目，轉睛向日兵所視，戰慄低聲道：昨日汝使吾洗衣，吾則已爲汝害兵所傷，四肢折損，不能服役，無奈命吾七歲孫女爲汝洗之，不料幼稚玩童，不知自保，墜於山中。吾今七十餘矣，全賴吾孫女扶侍，今彼先我而死，吾無依矣。言至此，淚如泉

揚。日兵厲聲叱之，『入蛤牙洛』，（倭奴罵人語）即『馬鹿野畜』，『汝一無智之雜毛老婆，反欲罵我乎？誰使汝四肢殘廢，誰使汝妹女墜江，汝等皆吾大日本之奴隸，反罵不當令汝以僕妾之役乎？我之衣服，尚未洗滌，反如此抱怨於我，氣死吾也！我非洩吾胸中之氣，不足顯吾大帝國之威風。』遂將老嫗踢倒，不論頭足，以槍把因毆之。可憐之老嫗，此時昏昏悶悶，不省人事，口中鮮血湧出，殘牙盡落，未至半時，而嫗已死矣。嗚呼！似此悲慘之事，異國所未聞也。人皆知亡國奴為汙辱名稱，但或者怯懦卑下，以為明末中國淪於異族，雖云奴隸，及清帝入主後，對於平民，亦有仁政，如稅法減輕，永不加賦等項。假令倭奴入主中國，安知不發政施仁，令吾輩享順民之福乎？噫！作此想者，真不知世變之異也。夫日本虎狼之國也，懷其滅人種族之心，以成其殖民帝績。其於中國人，直羊豕視之，只知宰割，而不令滋殖。蓋必至五族滅種，然後大和民族，始子孫繁衍，舉凡黑龍江楊子江黃河珠江各流域，盡為彼族甘食美服滋育之地。觀其內閣大臣先後奏摺，不昭然可睹乎？吾民尚欲以中國人作其奴隸耶？無甯曰，作待烹之羊豕。嗚呼！亡國奴之異滋味，可想見矣。今果有上海之難民，告我以如上慘狀，我雖不文，敢不一鱗半爪，據我所聞，書此以警告同胞，早起抵抗，以免刀俎之慘乎？

分院花貓之盡職

五級四班羅韻聲

犬者有益於人之獸也。日夜守戶，而不失時。如夜有盜，則犬吠之不休，主人趁此機逐之，以免失物之患。犬之外又有一獸焉，其有益於人，亦同於犬；此何獸也？其惟貓乎。貓之爲物也，其性善捕鼠，以免鼠之毀物，及鼠疫之傳染，而吾院之花貓，尤爲可愛矣。其色爲黃白黑三種，眼大如明珠，形小如虎，日日捕鼠不息。初時吾校之鼠，三五成隊，在室內往來不休，見人毫無懼色，所置之物，時常被嚙破壞，令人厭極矣。自花貓至校後，捕捉之劫，不過旬日，一鼠不見矣。某日予悶坐於室，忽見一鼠，長半尺許，在桌下行走，花貓忽入室，見之大吼而上，如餓虎之捕羊，如飢豹之逐雞。然大鼠不以花貓生懼心喞喞而上，連戰數次，而花貓之前腿，已受傷焉。少息花貓又上，大鼠又與貓戰，花貓又敗。旋花貓努力上升，再接再勵，作末次之戰爭，而鼠已爲花貓所捕。吾同學在此觀者，莫不賀此貓之矢忠盡職，不以受傷而自棄。吾因此有感矣，吾國與日本正在交戰之際，初次戰爭而失東北，二次戰爭而失上海，吾同胞何不振起精神，努力奮鬥，作第三次之戰爭，收回東北與上海失地，撲滅暴日之威權！觀此盡職之花貓，得毋有慚色乎？

譯述

幾種品格

步月

以下三個短篇，我只記得是一個希臘人作的。至於作者的姓名，我却已記不清楚。原書不在手頭，我也無從去查考。——其實也並沒有查考的必要。　譯者

無事忙

無事忙似乎是一種很愛好管的人，他永遠作些以及說些對他自己完全無干的事。

無事忙是這樣的一種人，他起來允許擔當些他作不了的事情；有些事情是都規定了同意了，他却起來反對，最後又證明他又錯了。他教他的僕人對酒，澆到客不能喝。如果他遇見兩個人打架，他要去將他們分開，即使並不認識他們。他自請去領路，然而又發現他自己也找不着路。倘若他在軍隊服務，他要走向司令官，問他打算什麼時候開仗以及他後天發佈什麼命令。如果你病了，醫生囑你禁酒，他要說，他想實驗一下，看你喝了到底怎麼樣。如果一個婦人死了，他在她的墓碑上一定要刻上她丈夫，她父親，她母親，以及她自己的名子同生地，還要在碑的上頭加上：「他們都是好人。」

× × × × ×

不知趣的人

即使與不知趣的人偶爾相遇，也很使人討厭。不知趣的人是這樣的一種人，他要走向正忙着的一個人開始告訴他自己的故事；他要爲他的愛人開娛樂會，當她正病着的時候。當他在結婚筵席上作客的時候，他對於婦女沒有一句好話；他請剛剛走過遠路的人去散步。當你剛剛賣過你要賣的東西的時候，他很好意地來出更大的價錢。他要起來告訴你一個你已經早就聽過而且完全記得的很長的故事；他愛替你作你並不願他作而又不好意拒絕他作的事情。當你快要用一大注錢的時候，他來要利錢。當你鞭打你的奴隸的時候，他如果碰巧在那裡，他要告訴你他的一個奴隸怎樣怎樣的也是這樣被打而且挨打後就自縊了。如果他參與爭鬥的判斷，他對雙方都要打罵，即使人家只是來擺

情理。

嘮叨的人　×　×　×　×　×

嘮叨的人的藝術含在能傾倒一大堆的無目的談話。嘮叨的人是這樣的一種人，他要坐在一個並不相識的人的傍邊而起始讚美他自己的女人；以後他又告訴你他昨夜的夢，繼續着談到他午飯吃的樣樣東西。以後當他眞要走的時候，他要說：「現在的人遠不及他的祖宗。市場上穀價落的很多。在城鎮上有怎樣多的生客。自然，海對於遊歷是很好的，三月過了，沒有風濤。但是下場雨將有很大的好處。我想明年自己種地——但是現在生活太困難了。昨天我病了——抑說，今天是本月幾啦？」諸如此類，如果你能忍着聽，他將永不會停止。

文藝

松花江上（創作小說）

憲章

（一）

怪，暑伏天的氣候，為什麼這樣地好？假使在南方，應該是很熱的時期了。人們的作事，吃飯，睡覺，都感不便，都成問題；甚則臭虫，蒼蠅，蚊子們還要聯合成一條戰線來向你進攻，使得你祇少要感受養痛的苦楚，最大更將釀成疾病和性命的危險。因此，南方人的「過夏」，簡直可以說「受罪」。但是，此地就不然了。溫暖的氣候，除了日中時稍微增高一點熱度外；所有的清晨和晚間，都是和南方的暮春或者是新秋彷彿，使得你感覺到「不知有夏，無論暑伏」之快。臭虫簡直少見；蒼蠅雖有，可是不多；至於蚊子，那便輕易聽不到牠那吟詩似的聲調了。野民於午睡清醒時，這樣地在腦海裏盤旋和比較了一番，便愈覺得暑假不歸，留住在東北12省學校裏為得計了。但，一轉念間，又連想到此時旅居上海的老母和孩子正受着溽暑的薰蒸，死去的妻，已一年多，她的柩還停在公所裏，現在也不知道腐化到什麼程度了？他想到這裏，不覺胸中的鬱悶，頓結成無名的悲哀。『唉！物質的痛苦，是可以設法避免或減少的；精神的創傷，那便永遠地無法消滅或補救了！』他獨自躺在小鐵床上這樣的歎息着。

電話機響了，野民慢慢兒爬起來，搭着拖鞋踱到房外辦公室去接話：

「唯，你是那兒？」

「…………」

「是的，你是誰？」

「…………」

「噢，你是密斯黃嗎？有什麼事？」

「…………」

「江南？我打算不去！」

「…………」

「好吧，既然你這樣的堅決，那末，我就來。」

野民掛上聽筒，走到房間去穿好衣服，到校門外坐上一部洋車，直奔江岸而去。

到了三道碼頭，密斯黃已等候在下面並露出笑意的歡迎了。他們討厭小汽船的煤油味；又恐怕大船上人太多，容易出危險；便決定雇了一隻小划子過江。

上船時，密斯黃爲一種處女的羞澀所支配，便沒有講話，祇以手划着江水，來遮飾她的無聊，野民雖然老到得多，却又爲秀麗的風景所迷醉，也沈默了好久。終於是密斯黃有些耐不住了，嬌怯的發出了她的問話：

「你在想些什麼？」

野民正在翫着山水心領神會的時候，忽然聽到這一問，不免感到一種刺激似的，便隨口答道：

「噢！我沒有想什麼，這時候，我的腦筋淸空的很！裡面什麼也沒有。」

「那麼，你爲什麼發呆呢？」她取笑似的說。

「發呆？倒並不，你看，這蜿蜒如帶的松花江，是多麼的曲折有致！那圍繞着的羣山，又是多麼的好看！在朝着太陽的地方，湧出了錦一般的輝煌；背着濃光的地方，繪出了畫一般的美麗。尤其是奇峯特出的龍潭，若隱若現的小白，嬌小玲瓏的北山，都有牠令人可愛的特點，呵，眞是一個令我陶醉的環境哪！」他一壁說，一壁用手指點着，無形中表現出詩人的風態來。

「哦！得了，你又在那兒吟詩了。旣然是環境這樣地好，你爲什麼還常常地要走呢？」她半嗔半怨似地說。

「走，是一會事；環境好，又是另一會事。正如我捨棄了親切的家鄉而流浪到這邊塞的東北來一樣：不能因爲南方好，便終身厮守着家園；也不能因爲K省好，便樂不思蜀。密斯黃，你可明瞭這種意思了吧？」他很鄭重的這樣回答她。

「那末，你究竟什麼時候走呢？」

「快了，總之，是快了，」

「我想你無論如何下學期內都不能走開的吧？」

「這也難說，人事的變遷，又有什麼一定呢？」

密斯黃聽了他堅持着要走的話，心裡頓時感覺到一陣酸而且澀的難受，便低了頭去不再講話，沈思她的灰暗的前途。

野民沒有聽到她的回聲，又見她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知道自己剛才的話是令她有些傷心了。要想立即用幾句

話去安慰她，可是一時又說不出口，再看她那玫瑰色的面龐：隨披着的長髮，苗條的身段，上身穿一件白色小褂，下面緊一條黑色短裙；懸掛着的兩條圓而緊的小腿，着一雙淺灰色的絲襪，穿一雙白色藍邊的番布鞋。眞是淸淨而又雅致。「呵，好一幅素描！」他已滑到唇邊而未敢脫口的一句話祇好暫時擱在喉嚨裏。而且她的眼裏似乎已滿含着脈脈地熱淚，嘬着的小嘴，又似乎有無限的情緒要向人聲訴一般。分外令人感覺她又可愛而又可憐。於是他死去的古井水般的心情，不禁又波動起來了。

「密斯黃，你怎樣了？爲什麼不講話呢？」野民發出他帶了一種柔和而含笑意的聲音去問她。

「…………………」沒有回答，她只睨視了他一眼，又把頭低垂下去。

「噯！生氣了吧？」他用手去輕拍她的右肩一下，「這又何苦來！」

「談不到生氣！」她否認似的說。

「那末，我們就應該繼續的講話呀！」他似乎有些發躁了。「話，都被你講完了，叫我再講什麼呢？」她又用那醉人的小眼向他注視了一下。

「哦！是的，話都被我說完了。因爲我說了一個，「走」字，你便沒有話講了。怪我！我不應該說走，是不是？密斯黃，請你原諒我這慣說錯話的人吧！」他說着用手去扶起她的頭來。冷不妨舟子發出「嗤」的一聲笑和鑫延的大船上些人們送來一陣拍手聲，便把他們惶愧得如犯了什麼罪過一樣。他們同時掉轉頭去一看，却原來是女師的同學們在取笑她們的。她勉強地向她們點了一下頭，面紅已達於耳際了；而野民却若無其事地和她們招呼。

不一會。，便到江南岸了。他們走進了江南公園，先到茶棚裏去吃了兩杯冰淇淋，然後又到動物部去逛，並沒有新奇的發現。大麋鹿還是那樣地溫馴和；老綿羊仍然是那樣地柔弱；豬，依舊是那樣地懶惰不潔；狐，仍然是那樣地鬼祟狡猾；强悍的狗熊，依然打不破鐵鑄的牢籠；伶俐的兔兒，仍舊在鑽營牠的窟穴；山雞翹起花衣的尾毛，在賣弄牠的風騷；白鵝與着牠高貴的頭衝，在自詡牠的驕傲。他們簡略地逛完了兩部，又折回來從柳陰濃密的道中往北部走，野民想起了剛才所見的那些動物，很引起

他對於人類的感慨，便情不自禁地歎息着說。

「唉！這小小的園地，也就是若大的世界的縮影哪！」

黃女士也正有她的一些迫切地想念；她想野民是一個如此令人敬愛的男性，爲什麼他的態度老是若即若離？家中的老父的年紀並不太高，爲什麼常常地多病？她又想起在船上遇着的那些同學們，爲什麼那樣地刻薄而輕狂？待到野民的歎息聲發出來的時候，她並沒有聽清是什麼話，她祇微微地答了一聲「唉！」。

他們因爲走得倦乏了，便坐在柳陰下的沙發上休息。但，爲着蟬聲的鼓噪和遊人的雜沓，他們祇小坐了片刻，又走向別處去了。

逛到臨江亭，他們叫茶房泡了一壺茶，一壁吃着，一壁看景。四週的花壇，種着不同的外國花，正在盛開着，眞好看極了，有的是象徵某種物事的，也有的是合成一個字形的，總之，極盡富麗鮮妍之致，忽然被清風送來一陣異香，黃女士感覺到心靈爲之一動，而野民也有「沁人心脾」之感，再朝不遠的東面一看，原來是滿池的荷花正在開放了。

「啊！你看，那些荷花，綠的葉，白的花，葉上還有那些晶瑩的明珠，倏合倏離；水中更有那些活潑的金魚，游來游去，啊！這是多麼美滿地一種點綴啊！」她很興奮地說着，而急待野民的表示。

「是啊，這正是牠們的黃金時代了，但是……」他說到這裏又不說下去了。

黃女士聽到這似附和而又非贊同的語氣，不覺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她帶着追究的口吻問道：

「但是，怎麼樣呢？」

「但是？……但是，我希望密斯黃的前途，也和牠們一樣！」他恐怕又惹起她的煩惱，立刻改變了語氣，含着笑容回答，並用手指着那個的荷池。

黃女士的心靈上頓時起了異常地跳動，臉紅了，耳朵也赤了，連忙把蓬鬆的毛頭俯上。

他們靜默了好一會，但是周圍的人聲，仍舊是那樣地嘈雜，終是黃女士提議了：

「你看，夕陽已經西下了，咱們走吧？」

「走！」野民說着站起身來，掏出毛票給了茶錢，便離

開了小茅亭，走上出國的路。

到江岸時，因為起了風，而且時間已不早；他們便乘着小汽船渡江。而分頭回到各自的住處了。

(二)

晚餐鈴響，黃女士走到食堂去吃飯，被同學們糾纏個不休：有的故意裝做不知，而問「那男性是誰」的；有的簡直說「那一定是密斯黃的愛人」的；更有一個年齡較大，頭腦較舊而已經結婚的同學真是豈有此理！她不但不禁止較小的同學們的冷嘲熱諷；並且直接了當地大興問罪之師了：

「黃，你也太難了！他不是咱們的老師嗎？哦！學生和老師戀愛，倒底有些不大妥當！你自己仔細地想想吧。」她說完了話，顯示着自己是老資格而且得意洋洋的神態，於是一班同學們的掌聲，也隨即鼓動起來了。

黃女士在這樣地嚴重局勢之下，簡直窘迫到沒有講話的餘地，飯也不曾吃飽；就賭着氣狠狠地跑回寢室去了，她對於她的同學們這番惡作劇———不，簡直可以說是侮辱！她實在有些受不住了，越想越生氣，不覺倒在炕上號陶痛哭起來，幸而同住的人都在放暑假時回家了，祗有密斯朱和她二人住一間寢室；而密斯朱今天到親戚家去吃飯，此刻尚未回來。她乘着這個機會，把胸中所有的鬱悶和牢騷，盡量地化眼淚發洩出來，倒也覺得頗為痛快。最後，她還是把思想集中在野民身上了。她覺得一切的煩惱，都發端於野民：在他沒有來女師教課前的三年多，不但沒有和那位老師接談過一次，並且連見了男性就要頭痛。自從他來了這一年多，精神上實在受了無限的損失！在先是上了他的課就有興趣，聽到別人的課就要打瞌睡；後來就希望他索性把大學裏的課遷去來專教我們；最後更企盼他搬到我們這裏來住；以至目前竟有每日非常見到他不快的趨勢了。他有什麼魔力，害得我好苦？但，轉過來一想，這仍舊是自己的不是；我為什麼要常常地把他放在心裏呢。乾脆地把他置於腦後好了。但是不能，這真是一件辦不通的事。過去也曾強倒着自己不要想他的一切，而以看書和其他的事情來代替。而結果都是失敗，不是看書平頁就想起他的好處，便是事情纔開始做就在面前浮出他的影子。這有什麼辦法呢？這真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黃女

土這樣的連續的想下去，他不覺把和衣而眠的念頭打消，便霍地立起來，抱着很大的決心寫信：一連寫了五張風景箋，幾封好寫上地址，貼了郵花，交給與媽投到街上的郵筒裏去。雖此刻仍舊很興奮，但是時間已經不早了，也只好脫了衣服就寢。

翌日晨間，野民正坐在門前操場的柳蔭下的長凳上，看着新出版的東北年鑑。忽然來了一個郵差，隨即由號房老楊遞來一封信。他看到那淡綠色的信封以及柔和的字跡，雖然沒有寄者的姓名，也已知道是誰的來信了，趕忙的拆開來看：

野民吾師：

昨天得到你的同意，我們過江去遊逛，那是多麼快慰的事啊?!但是，苦惱也隨着在後面來了。我們在船上不是遇着一班同學們的嗎？到我晚間吃飯時，她們不但取笑我，並且當面侮辱我哩！她們責備我不該愛你，因爲你是處在老師的地位！姑無論其理由之不充分與腦筋之腐舊；而實際上她們有什麼權利來干涉我的行動？我眞不解！尤其是在人家的態度與關係還沒有顯明她確定和成立以前，就泰然取來當爲笑罵的資料！這不是侮辱是什麼？哦！我當時眞氣極了！但在此暑假期內學校無人負責的時候，受着委屈又不好麼訴；所以，我祇好出於哭之一途了。可是哭得好！把我所有的苦惱都隨着淚水灑去，而將新的希望招來了。我從今後更下最大的決心而不顧一切地愛你了！是的，「愛的結合，也得有一番打算的，」這是羅素的婚姻觀；「愛的結合，是要在相當的條件之下纔能成立的，」這是愛的唯物論。但是，我雖幼稚，怎麼連這一些都不知道呢？我也曾澈底地打算過；我覺得無論在我個人方面，家庭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都沒有不愛你的理由。再觀察你所具備的條件，那我祇有傾倒到萬分而覺得絕無不合之點。這又何能使得我不愛你呢？現在我所最感覺到痛苦的就是不知你是不是也在一樣的愛我?!這眞是一個當前的難題了！以我的學識，以我的種種，恐怕都不能滿足你的願望吧？但是，過去你對於我的態度與善意，不都是純粹的愛的表現嗎！我是一個天眞爛漫的女孩子，總不能昧着

天良，把好意當作壞心，把恩人當作仇敵！實在，你過去給與我的賜惠太多了：啓發我的思想：鼓勵我的文學興趣：指示我的生活方式，我按照你的話一一去實行，所得的結果，都是非常圓滿，所以，我這一年多的變遷，自己也知道較前年已判若兩人了。這種功勞，當然是屬於你的：現在我不敢自私自利，藉將你所造成的我仍舊贈還你——就是說我從今後永遠的熱烈地愛着你了，這是你應得的報酬，應享的權利呀！好了，再談吧。

你的潔玉。月。日

野民看罷了這封信，神經上覺得受了一種異常的刺激，他在柳樹下徘徊了好久，始終想不出一個妥善的答復來，置之不理吧，於良心上實在說不過去：含糊地承受吧，於事實上也有些困難，他左思右想，最後决定了復信的方式，便匆匆地回到寢室去寫了。

翹陽夕照時，女師的大操場上，雖在假期，仍舊有不少的通學生和留校生在運動着，你看到她們的活潑姿態，你聽到她們的一陣陣嬉笑聲，或是唱一個歌，包管你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苦惱。尤其是東南角的網球場上，每日都有兩個名角在那兒表演——那就是密斯黃和她的同鄉密斯朱的單打了，她們穿上一件短袖反領的襯衫，繫着一條長僅及膝的小裙，肉色的絲襪，佩着白色的球鞋，頭上斜戴着一頂海軍帽，手中緊握着一支特種拍，表現出種種不同的姿勢和純熟的技術，在這種情景之下，要不呼她們爲仙子是不可能的。今天因爲天氣較熱一點，她們開始時也較遲；所以，直到傍晚，她們仍在興高彩烈的打球，此時號房走來喊了一聲「黃小姐」，而手中也就遞過一封信來，黃女士接着一看，知道是野民的復書，要立刻拆開來看，不但是耳目衆多，貽人笑柄；並且是球未打完，有違慣例。她把信插在胸前的小口袋裏，勉強打完了一個"Game"，她便不待朱女士的同意就宣告"Stop"，而跑回宿舍去了，朱女士覺得她這種情形，眞令人又好氣又好笑。也就惡作劇地緊緊跟隨她進來了。密斯黃剛把信拆開，看見密斯朱來，連忙又把信插進口袋去。而朱女士跳得大聲的喊起來了：

「什麼信？非公開不可！」

「是一封家信。」她含着笑麗答密斯朱。

「家信？也得公開！」密斯朱氣嘀嘀地預備動手搶了。

「好姐姐，不是家信，我騙你的。」她把小手緊護住左旁的衣袋。

「是不是"honor"的信？」密斯朱說着仍現出要動手的樣子。

「好姐姐，就算是的吧，請你別動手了！」她說到這裏，面上的紅暈也隨即泛上了。

朱女士用手指在她的鼻梁上羞了她一下，以表示自己已得到勝利，便跑到盥洗室洗臉去了。

密斯黃急忙地把信抽出來看：

潔玉女士：

接讀　來書，倍增感愧！民以悲哀之軀，流浪東北。蒙　君不棄，慰藉有加。戰餘以來，從未改變。此情此誼，沒齒難忘！惟民，不幸人也；遭逢多舛，缺憾難彌。對於　君之美貌英才，未嘗不欲加以愛護；然此種愛情，純粹爲友誼之表現，絕無其他企念寄托於其間也。良以敦頤愛蓮，淵明愛菊，祇有愛耳！其他更何有哉？民之於　君，雖不敢以此比喻；然其情亦正有相類處，蓋民始終以　君爲天上安琪；絕未嘗擬作人間佳麗也。感　君真摯深情，謹特銘諸五內，以爲生活史上之光榮紀錄，此外非所敢望矣！

君年事尙輕　正宜力學。惟　雙親多病，終鮮弟兄。此景此情，亦堪隱慮！鄙意如有相當人選　即可結爲伴侶。以改變生活，以安慰　雙親。設計之週，莫善於此。惟　君圖之！言不盡意。此復即頌

假祺

野民手啓　○月○日

密斯黃看罷了信，不禁激起一陣心酸，便倒在炕上哭起來了。朱女士時尸洗好臉回來，看見她在那兒抽搐的哭，心中不免懷疑起來了：爲什麼接着「Lover」的信倒反哭呢？這不是一件怪事嗎？她上前去勸她，而她越發大聲地哭個不休！密斯朱正在這無法可施的時候，忽聽鈴聲響了，她便乘機去拖她。

「密斯黃，起來去吃晚飯吧。」

「——」沒有回答，祇搖一搖頭。」

「走吧，什麼大不了的事，值得這樣的苦哇！」她更加使勁推她的右膀了。

「我……我不……吃！」她把身子向裏一扭，表現出非常堅決的樣子。

密斯朱在這無可奈何之際，祗好無聊的說一聲「我走了」就往食堂跑。

晚飯後，密斯朱回到房間，見他仍然不斷的在那兒哭，她心中實在感覺到密斯黃的態度有些奇怪到嚴重化了。她要想問她這其中的原因，恐怕她一定是不肯說，她又要去再找幾個同學來合力的勸她一番，更恐怕增加她的不好的感想：最後，她在沒有辦法之中找出一個辦法來——就是教吳媽去買了一些糖菓餅乾之類的東西來苦勸她，以為她一定是不能堅持着不吃的。殊不知她不但拒絕一切的東西，並且又增加她的哭的悲痛。這便得密斯朱困難極了，她在房中跑來跑去，不斷叫「苦」叫「奇怪」叫「天曉得」。終於禁不起睡神的打攪，她便胡亂地解去衣服睡下了。

一覺睡醒時，巳聽不到密斯黃的哭聲，惟不時發出深長的太息，密斯朱知道她還沒有睡着，便小聲的問道：

「密斯黃，你怎樣？」

「不怎麼樣。」聲音顯見柔弱得多了。

「你要茶吃嗎？餓嗎？」她很關切的問。

「我不需要，我一切皆不需要！」嗓音又在顫動了。

「那末，你心裏別再胡思亂想了好好兒睡一會吧！」

從此密斯朱就沒能睡着，也始終沒有聽到密斯黃的呼聲和鼻息。也許她沒有睡得酣甜吧？或者她完全失眠了吧？她在這樣的想。最後，覺聽到她在呻吟着了。

「密斯黃，你吋什麼？病了吧？」

「沒有，就祇覺得心裏有些難過罷了。」

「好好兒休息吧，不能再和自巳過不去了！」她警告似地說。

「是的，」她表示接受密斯朱的話了。

過了一會，工友敲動了起身鈴。密斯朱連忙的披了一件衣服，走過來看密斯黃。

「你怎麼樣？」她用手模一模密斯黃的頭，不禁驚訝起來了：

「啊，你病了，還瞞着我哩！」

「不要緊，一會兒我也就要起來的。」她勉強地這樣回答密斯朱。

到吃早飯時，密斯朱問她「能不能起來？要是不能的話，可以叫吳媽拿飯來吃。」她不贊成去拿飯，她很想立刻爬起來；但是，撑持了好久，還沒有坐起，她祇覺得頭有些微微地暈，身上雖有些燒熱也不厲害，而兩脅間的隱痛，倒頗有一點離奇。「爲什麼這胸部要痛起來呢？」她自巳想。同時，密斯朱還沒有去吃飯在等她起來，她覺得頗有些過意不去；而她又信是向來沒有病的，何能爲這一番打擊就不起來呢？她想到這裏，便毅然決然地用盡了全力撑坐在坑上，剛披好一件依服，忽然覺得一陣噁心，她把眼睛一閉，便嘩嘩地吐出不少帶有鹹味的東西來。她聽到密斯朱「啊唷！」「啊唷！」的驚駭聲，自巳也覺得有些奇怪」；「昨晚並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爲什麼能有這許多的東西吐出來呢？」她睜開眼來向地下一看，原來盡是鮮紅的血；便喊了一聲「不好」而暈倒在坑上了。幸而密斯朱在旁，趕忙叫了吳媽來，用涼水噴她的面孔，又拔了她一些頭髮，然後×才蘇醒。

密斯朱主張立刻就去請醫生。她很反對，她說「這沒有多大的關係」。密斯朱很以爲笑話，吐了半盆血還說「沒有關係」，究竟天下是什麼事有關係呢？她承認密斯朱的話也有理由；不過。她以爲這種病到底不是醫生所能爲力的，問密斯朱「是不是可信？」密斯朱聽了她這句話，倒覺得也對。但是，有病，總得要請醫生的；醫生所不能爲力的病，什麼人能殼解救呢？她想到此處，偶然想得一條妙計，便不在她面前宣佈而逕自去執行了。

（三）

寂靜的清晨，一個青年大學講師的房間裏，坐着一位未滿二十的漂亮密斯。她們一會兒密談，一會兒沉默；而所討論的並不是學術上的問題。這其中能不令人懷疑萬分嗎？但是，請不要誤會。這不是爲着她自巳的問題，而是在設法解決她的同鄉兼同學密斯黃的心病治療的方式呢。在密斯朱的意思，非野氏親自到女師去一趟，安慰密斯黃一番，並且徹底承認她的希望；不足以解救這一種險狀。而在野氏方面，雖然不能否認他們過去的親切的歷史；但他始終以爲密斯黃實在有些近於癡情的固執了！以她的學

論，以她的容貌，以她的身體健康，以她的人格高尚，要找一個合理想的愛人，並不是一件難事。爲什麽就受了「除去巫山不是雲」的迷惑呢?!密斯朱聽到他這番言論，也很以爲然；不過，她對於密斯黃的家庭背景，又補充了一些關於野民所不知道的事實。

「您要知道，老師，密斯黃的繼母，可真壞極了…她對於密斯黃的求學，老早就設法阻止了。幸而黃伯伯因爲只有這一個無母的女兒，可憐她的命苦，再三再四的堅持下去，所以沒有如她繼母的所願。可是，她見這一條妙計沒有實現，又想別的方法來擺佈她了。她東裡託人說媒，西裏託人求親，非欲早嫁出密斯黃不可。所以，弄得密斯黃一年多也沒有敢回家去看看她的老父了。您說可恨不可恨？至於要找一個理想的對象，在最短期間內也是不成功的。而況密司黃的高傲性成，稍微差一點的男子，何能攔在她的眼裡？再加你們的關係，外界知道的已很多，誰還再來多事咸作此妄想呢？依我的愚見，『解鈴還是繫鈴人』，只有老師能夠救她。」

野民聽到密斯朱的這番話，不覺每個細胞裡都受了異常的壓刺。他可憐密斯黃處於惡劣的環境；同時他又佩服她的孤高的性情。怎麽她受了繼母的虐待，始終沒對我提起呢？這一種堅忍而又不受人憐的態度，真令人拜倒。他想到這裡，不禁用拳頭在寫字臺上敲了一下說道：

「好！密斯朱，不是你，我幾乎害死了一個最好的女子，是的，我一定要救她；可是，要怎樣的救法呢？」野民儘撓着頭發躁。

「那就得請老師去勸解一番了！」她央求似地說。

野民在房間裡轉了兩個圈子，又考慮了一會，他對密斯朱說道：

「去，不但惹起他人的注意，反而不美；並且有許多的話也是不能當面講的。這樣吧，我寫上一封懇切的信，再請你婉轉的勸她一番。我想是一定能見功效的。」

密斯朱審愼地想了一會，覺得這樣辦甚妥當。就催促他趕快寫信。

野民連忙的動手寫。密斯朱在那兒看小說，以消磨她的無聊的時間。信寫好了，野民請密斯朱看一遍，覺得究竟妥當不妥當？密斯朱便接過來小聲地讀下去了：

潔玉：

密斯朱來，我知道你已病了；並且是大吐其血的危險病！啊！我現在是如何地驚惶而愧怍啊！在她未來之前我那封信發出之後，我已經有些忐忑不安了。因爲恐怕你脆弱的心弦，也許受不了這輕微的打擊？但是，那封信，完全是「利她主義」爲你打算而發的，絕不是涼血的無情作用。我以爲你一看就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並且能原諒我了！誰知你的心情爲同學所破碎，你的理智爲感情所蒙蔽，竟鬧到這步田地呢？現在，我懺悔了，我根本就不該寫那封信。同時，我從密斯朱的嘴裏聽到你所隱忍而不說的苦痛，我更感動了！哦 潔玉，乾脆地說吧；我之所以不敢再增加熱度愛你的，正因爲我是愛過人的人，同時也是被人愛過的人，不願將有瑕而破碎的玉，和那美潔而完整的璧並列罷了。現在你既眞誠地不厭棄這有瑕疵的東西，並且很迫切的需要他，那末，我也什麼話都不說了；就是說：你的要求，我已很忠實的接受。你還有什麼不滿足呢？今天我雖不能作形式上的去看你；但在精神上，我是很虔誠地在這兒祈禱你的病體早愈哩！請你好好兒保重吧！祇要你而殼起來，我們就能見面了；見面之後，誰也不能度量我們那時的快慰吧？好了，就此結束。

一九三一，八，×，你的野民。

密斯朱讀完了信，不斷地叫「好」，連忙將信收起來和野民作別。野民送她出校門，並且感激她竟至向她道謝。

因爲經過了三四天的修養，不，儘可以說是一封信的良藥！密斯黃的吐血病已由稀少以至於絕不帶紅了，精神雖然沒有復原；可是她已經能殼起來小坐和散步了，每日裏都經密斯朱的熱烈地體貼慰籍，以及吳媽的時的仔細服侍；自然不覺得有病的痛苦，而反以爲病中也有平常所享不到的幸福呢，翻轉來一想，自己現在雖然已是無病似的安閑，不知野民此刻作何感想了，也許他在憂念着我的病吧？我何能讓他的心老常爲我而懸掛着呢！而彼此不見面已將近一個星期，這一個星期內的生活上的波浪又非常大現在如果我們再見面，就等於航海的人們的遭險遇救一樣，應該是如何地歡欣呢？她想到此處，便情不自禁的拿

起個筆來寫信了：

野民先生：

現在我的病已好，並且精神也快要恢復原狀了，至於怎樣好的，我雖不說，大概您也可以知道，今天是星期三，再過三天，我想我的身體一定就很好了，星期六的下午，務盼您抽暇到江南一見，千萬勿誤！一切皆待面談吧。

你的潔玉上八月×日

（四）

江南公園的一處較為幽靜的樹陰下的草地上，坐着一對妙人兒密談，這便是野民和密斯黃又如期會晤了，今天密斯黃因為病體初愈，又加氣候並不過熱；她上身穿了一件淡灰色的自由布小褂，下面拖着黑印度綢的長裙；面龐雖然瘦減了好多，可是，絕不慘白難看，所以，病後的她，又另有一番風韻了，野民呢，打着一條黑色領帶，穿一件藍色法蘭絨的西裝，着一條葱白色的嗶嘰褲子，整潔的頭髮，學者的面孔，令人覺得他嚴肅之中帶有壯麗的風度，密斯黃本來有無限的話要和野民說的，現在倒反紅着面孔而不好意思啓齒了，野民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覺抓住她的小手發出話來：

「密斯黃，你對於我託密斯朱帶去的那封信怎麽樣？覺得滿意嗎？」

「…………」沒有回話，祇含有笑意點了兩下頭。

「唉！是的，你雖然覺得滿意；我却始終認為委屈了你了！」野民慨歎着說。

「請以後別再這樣地講吧，」現在我已經羞慚無地自容了！」她擺脫他的手很鄭重地說，「你常說你有缺憾，是的，也許你已故的夫人實在太好了，所以覺得這種缺憾就很難彌補了，是不是？」

「不是，完全不是！」野民絕端地否認。

「那末，你為什麽要這樣地消極呢？」密斯黃反問他。

「是啊！這裏邊自有特殊的原因哪！要知道，過去我本是個過慣了熱狂生，活的人。自從這幾年來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種種皆失望，更加遭逢家庭的變故，而今便覺生趣毫無了！所以，從表面上看來，我還是一個有為的青年

；而實際上我的神經太麻痺了，我的心緒已如槁木死灰了！密斯黃，你想想，像我這樣地一個人，於你的前途有什麼好處？」他說到這裏，聲音已哽咽，眼中竟至要流淚了。

黃女士聽到他這番話，除了發出無限的同情外；並感到有一種力量在無形中威脅她。她想她不獨不能爲牠所屈伏，還得要反攻牠一下，然後纔能打倒這惡魔似的威脅呢，她沉思了好久，才慢慢兒發出她的議論來：

「呵，你爲着這些嗎？那就錯了！祇要根據你對於人生哲學上所發出的見解，便可以立刻證明你現在所說的話錯誤到萬分了！你不是對我們講過的嗎：一個合理的人生觀，不應該悲哀着過去，也不應該憂慮着未來，祇須抓住了現實！依我的觀察，現在政治上社會上的一切，也不能說就絕對無望，又何必太「神經過敏」呢？至於我，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女子，你更不必把我看得太高：祇須承認我不至於玷辱你自已就得了。談到將來，恐怕誰也不能斷定，甜也罷，苦也罷，我想這無須顧忌。而況愛的味道原是苦的，」我正要嘗這滋味究竟是怎樣呢！難道說你已經嘗彀了嗎？」

野民聽到她這番辯論式的說話，心中覺得又好苦惱，又好暢快。苦惱的就是她所說的話，完全是他教給她的，現在她又拿來駁倒自已：這眞所謂「教好徒弟打師傅」了。暢快的就是她對於「人生」眞有相當的認識，不但能影響她自已的生活，並且她能勸慰他人。她眞是一個聰敏到絕頂的女子。他這樣凝想了一番，便又柔和地發出了試探式的問她：

「是的，我對於人生的見解，也許祇能發於言論，不能見諸實行。那末，依你的意思，我究竟應該怎樣地生活下去呢？」

「依我嗎？不，儘可以說仍舊是依照你自已的意見吧，因爲這也是你曾經說過的：「二十世紀的人生觀，應該是內強烈而外嚴肅的，」若照你的生活的外部看來，也彀嚴肅的了：惟有你內在的意志和感情，我看似乎並不強烈！你應該……」她說到這裏，用上牙咬住了下唇，露出深沉的笑意，而她便停止了。

「我應該怎麼樣？」野民追促地問。

「你實在應該……應該……愛……」她羞

鎚地說着，把頭又低下去了。

「我應該愛誰？我實在應該愛你，是不是？」他仍舊很緊張地問。

「不但如此，你應該盡你的全能去愛人類！」：說出這句話，覺得胸膈間爲之一暢。

野民剛等她的話說完，便拍了兩下手，去輕捧她的白嫩的面頰。

「好孩子，你這小嘴眞伶俐，你直把我整個的心都痛快地吐出來了。呵！我眞該驕傲，你已經成功了！……………」他正再要繼續的說下去，忽然密斯黃把嘴一噘站起了身，他轉身向前一看，原來密斯朱帶着幾個同學走來了。當時大家聚成一羣，他和她們去看那些刻板式的生物；他又和她們去吃照例的茶：密斯黃心裏雖有十二分的不願意，但又說不出口來。最後，他又爲大勢所趨，同她們一道兒過江。因此，密斯黃和野民就失去了暢談的機會，待到分頭回校時，他們倆都表示出很不滿意的態度。

（五）

一個微雨初晴的早晨，野民和黃女士乘着划子，順着江流東下。此時的江上，籠罩着一層輕薄的白霧；透過這白霧，又可以看見一輪旭日；這旭日有時被遠山遮住　紅的光芒，「射到青的高峯，上接着絳色的朝霞與蔚藍的天空。其美眞是不堪以言語形容了！野民一會兒看景，一會兒看人，他疑惑現在是做的一個夢；或是描的一幅畫；或是寫的一首詩。不然，絕不至於發現這超過理想的境地。但是，他拉拉密斯黃的手，他又摸摸她的頭，都有直接的感覺，何能便疑爲幻境呢？他轉過來一想，幻境裏又何嘗沒有感覺？於是他爲欲破除這迷惘起見，又發出聲音來了：

「密斯黃！」

「唔！」

「哈哈！」他自己覺得有點好笑了。

「你笑什麼？」

「眞好笑，我剛才疑惑是在夢中哩！喊了你一聲，你又回答了，所以才證明不是！」

「哦！你又說這些傻話了，」她聊帶譏笑的口吻說他。

「傻？一個人，他對於自然能夠領略到化境，使有這

種情調了，這何能說傻呢？」他爲他自己辯護着。

密斯黃沒有再和他爭論，爲的是她又思念她自己的問題了。

將近江橋時，密斯黃看他仍在迷戀着東方的景色，覺得他未免有些過分的「看重自然」了。她爲目前計，爲將來計，都覺得對於他這種態度，誠有勸解的必要。她想到這裏，便有談話的資料了。

「哇，你看這很大的建築是什麼？」她用手向前面指着。

「這是不是江橋？」他懷疑似地答復，爲的是他沒見過。

「是的，這就是吉敦路的江橋。牠在名義上雖然是屬於中國；但，實際上牠就是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代表！你知道嗎？」她很嚴重地說。

「知道，這有什麼不知道？」他很坦然地說。

「那末，你就應該做一首詩來歌頌牠！」她說着「嗤」的一聲笑了。

「豈有此理！我怎樣能做詩來歌頌這些東西呢？他有些奇怪她的說話了。

「咦！這有什麼希奇呢？我們是仍在極端地「崇拜自然」；人家是在不斷地想法來「征服自然」。這樣，我們能不做人家的俘虜嗎？俘虜就是奴隸！一個奴才不應該對着他主子的東西謳歌嗎？」她說着又發出冷雋的笑聲。

野民聽她說完了這番話，才如從大夢方醒一般，知道她是把勸告的意思寄托在取笑的態度裏的。他一面用手去搔她的胳支窩，以報復她的調笑；一面說着話，以表明他對於「自然」的態度。

「你這小子真了不得了！你竟這樣地俏皮，這樣地刻薄了！要知道我對於「自然」固然是很愛好；同時，我並沒有完全忘記了社會意識。不過，也要看在什麼環境裏！像在這種情景之下，祇有奴才「吹毛求疵」地來取鬧哩！」

密斯黃被牠搔得癢不過，笑了一個半死，央求他停止，並且想再補充幾句她所要說的話。不意舟子發出可惡的聲音說道：「到了！到了！」他們朝前面一看，其實還離着岸好遠哩。「也許他討厭他們笑謔而故意說謊吧？真的，

一雙古典派的眼睛，怎麼看得慣這摩登的風流呢？」他們都同有這樣地感想。

靠了岸，他們走了將近半里路，便到龍潭山下了。野民主張由山後的大道上去，爲的是前面路太險狹，恐怕密斯黃走不了。而黃女士以爲「這便是小覷她」，堅持着要走狹隘的道，並且她又做了前鋒。路中零亂的石子以及樹枝野草枯藤之類的東西頗多，眞是害得兩脚不好前進。但是，他們一面忍耐着，一面又鼓足勇氣，畢竟從困難中達到最高峯了。此時他們的額上都淌着汗，相對的喘着氣發笑，而反不由自主地坐下來休息。黃女士拿出一個很美麗的手巾來替野民擦去了臉上以及頸項間的汗，然後又拿到她自已的臉上來擦。她覺得手巾上發現了一種向未聞過的氣味；想來這氣味一定是由野民的汗管裏發出的，爲什麼帶着很興奮的引誘性呢？而野民也覺得她手巾上的氣味以及這種女性的溫柔，久已不曾領略了；現在又偶然的嘗到，這滋味眞好。他很需要再聞一聞那手巾或是她再替自已擦擦，便向黃女士討手巾。黃女士說：「溼了，髒了，」不肯給他。於是他急了，他很迫切地向黃女士要求：「密斯黃，請你給我……」黃女士心裏早已激起忙亂地跳動了，經他這一番挑鬥，便更加跳得厲害；並且臉上也紅得特別了。她問野民：「給你什麼，」野民將雙手舉起好像向她討東西似地說：「請你給我一次"Kiss"吧！」黃女士把頭遍過去輕微地一笑，野民便向前靠近了她一些，於是他們的嘴，在這萬籟俱寂的高峯上合併了。

野民不斷地讚美風景好，他說「西面有K城的全景，南北有很長的江水，東面又有看不透的羣山，眞好極了！」而黃女士雖沒有否認，卻有「並不感到若何興趣」的神色。這使得野民懷疑起來了。

「你爲什麼不大高興？」

「也無所謂不高興，不過，事情眞討厭！」她帶着委屈似地說。

「什麼事討論厭？」野民連忙的又問她。

「從開學到今天，已經有一個星期了。我對於同學們過去的侮辱我，還沒有向校長和訓育主任提起；而她們倒反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了校長。聽說學校還要開除我的學籍呢！你說可惡不可惡？」她說罷眼圈兒又紅了。

「開除？沒有的事，你放心好了！」野民很坦然的說。

「你說得這樣的肯定，是不是有了把握？」她疑信參半地問。

把握？自然的有；不過，你別誤會！我決不以教員的資格來保障你，我是要站在真理的立場來保障你的。要知道，你和我的關係，不獨與校章沒有衝突，不且與國家的法律也沒有抵觸。他們將以何種理由來開除你？「戀愛」嗎？假使認戀愛卽爲犯法的話，那末，他們先得把法律改造過，先得把社會恢復到古代去，然後才能談到你的問題？你說對不對呢」野民很忿激地這樣說。

密斯黃聽到他這番話，當然是認爲對。不過，她想K省的社會，還不到完全講真理法律的時候呢！這又使得她不能不發生疑了：

「我說，萬一不幸的事實竟然來到，那怎麼辦呢？」

「萬一？對了，事情是不能不預防有一個「萬一」的！萬一他們開除你的話，你可以轉學到北平；你更可以投到你所渴望着的南方去！這又有什麼難辦呢」他很推誠地容復她。

黃女士聽到這幾句話，心裏頓時感覺到一陣莫大的快慰，便合着笑容把頭低下去了。

他們把照相機拿出來拍了幾處最好的風景，便下了山峯，向北走去。路中經過一個大土坑，密斯黃告訴野民：「這便是相傳處置老龍的旱牢。」野民對於這傳說，並不欲加以研究。他對於附近那遮天蔽日的樹木，以及清幽深邃的山谷，倒發出了無限的讚歎。

走到一座古廟，裏面也不過是些機械的偶像。他們休息了一會，又去探訪那著名的龍潭。到那兒時，已經有幾個C校的學生先到了。他們都過來和野民行禮，並向他說出這龍潭的特點：「他的俗名叫做「水牢」，是無底的！」野民對於「水牢」這二字首先發生不好的感想，又加「是無底的」的滑稽，他便冷雋地笑了。學生們見他不甚相信，都拿泥塊或石子投下去測驗給他看。相信是當然並沒有這樣地容易，不過，他却點了兩了頭，以表示答謝他們的好意。他又打開快鏡把「古龍潭」的一段可紀念的古跡拍攝去，同時又到一座牌坊下攝取了「兩暘時落」的遺蹟，便偕着密斯黃和一班學生由山後的大道走到山下同乘着火車

到K城去了。

（六）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第三天，K城由少數漢奸的領導，便把日軍恭而且敬的歡迎進來了。這一種事實的發現，猶如從天空中突然發出一個霹靂，震動了全K城的一班醉生夢死的人們的靈魂。一天的下午，野民正和他的同事們討論這個問題，忽然工友跑過來說「女師有電話」，野民走過去接話的結果：「請黃女士不必到這兒，簡直去北山，可以談個暢快。」他離開學校，走上了很近的北山，坐在曠亭的直欄上等了一會，看見密斯黃已帶着一付失去笑容的面孔從西南坡走來了。

「呵，密斯黃　受驚了吧？」他用安慰式的口吻問她。

「哦！可了不得！這是怎麼一會事啊　？」她很不安慰地說。

「別這樣地驚慌了，坐下來休息一會兒！」他用手指着身旁的一塊較為清潔的石欄這樣地說。

黃女士爬上欄，坐在野民的身旁，看一看他毫無驚惶的神色，她覺得他對於這非常重大的事情，依然鎮靜如常，未免令人奇怪！於是她又很匆遽地問他了：

「你說這件事將來怎麼了局？」

「了局？這很難說定！」他很冷靜地說。

「那末，依你的觀察，東三省還有沒有救呢？」她很迫切地問。

「依我的觀察，還有一線之希望——就是聽說政府已經請求國際聯盟會處理了。」

「除了請求國聯主持公道，其他還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祇有民衆起來督促政府，幫助政府準備戰爭；同時向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的示威，以表示「誓死不屈」的精神，是一定有救的！可是，東北的民衆的運動，根本就談不到，現在又沒有人領導。如何叫這班無訓練無組織的民衆立時活動起來？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野民說到這裏，不禁慨歎連聲。

「難道中國就沒有辦法嗎？」她有些發急了。

「中央？哼！中央有什麼辦法！」他含着苦笑答她。

「那末，照你這樣說，東北豈不是完了嗎？」

「唔！十有八九了。」

「啊喲！我看你還是回到南方去吧！」她移轉了說話的目標了。

「回南方？忙什麼！」他很堅定的說。

「嗳！你眞是個怪人！很好的時候，不希望你走，你偏似乎抱了很大決心要南歸；到了有危險有時期，希望你快點兒走，你又不願意回去了。這不是「怪僻」是什麼？」她聊現出煩躁的態度了。

「這算什麼怪僻？一個人應該有他的意志和行動的自由！不能因爲日本兵來了，我便放棄我的自由！至於談到「危險」，生在這不幸的國度裏做一個「活受罪」的人民，一切皆沒有保障，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生危險，不一定在這兒吧？祇須我們的行動合理，雖有危險，也是不足畏懼；雖遭危險，也是不必悔恨的。你說是不是呢？」他說話時的態度非常的憤激。

「啊！你眞是個學者，你的理論眞充足。可是，我並不是說你怯懦；我是希望你回到南方去把東北的實況告訴國人，就使鼓吹鼓吹愛國運動，是一定有很大的影響的。將來東北恢復了原狀，你仍舊可以來。既免去暫時的危險，又可得到很大的功效，豈不是一舉兩得嗎？」她又在勸告他了。

「嘿！愛國運動？本來是一個好聽的名詞；同時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事情。可是，大多數的青年很熱烈的愛國，而少數的統治者很涼血的不愛國；他們不但不愛國，並且還要痛惡一般青年的愛國行動！這有什麼辦法呢？告訴你吧，我是個飽受了這種教訓的人，在南方不堪再嘗這種滋味，所以才跑到這兒來的；現在又身受着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了。唉！我此刻什麼話都不談，祇恨我這生命是多餘的！」他說罷又連續地歎了幾聲「唉！唉！……」

黃女士聽了他這番消極到沒有辦法的話，就如她熱烈的心上頓時被他潑了一瓢涼水一樣，她不覺對於野民有點失望了。她想以如此一個有爲的青年，竟灰心到要朝頹靡的路上走，對於國家大事簡直是漠不關心，這眞糟糕透了！她越想越失望，便由石欄上跳下去說道：

「俗語說得眞不錯：『讀書愈多的人，他的革命精神也愈淡薄。』好了，我不跟你再說這些使你不感到興趣的事

了，我走了。」她說罷就拔起脚來走。

野民立時也跳下地追上去抓住她的右手說道：

「好孩子，你別這樣性急了！我們等一等局勢的轉變吧，也許國聯是有望的，也許還有其他辦法的；假使都絕望了，我們再定一個方針如何？」

她聽到他這幾句話，便又轉苦爲笑了：

「好哇，你這樣的說法，似乎還近於情理。要是常擺出那樣水冷的態度，誰還敢來親近你呢？」

「我還希望誰來親近我？我祇有你就得了。」他很得意地說。

「我？我也不再親近你了，」他含着笑意說，並欲擺脫他的手。

「你？好孩子，你要是不來纏擾我的話，也好，那我也就有辦法了。哈哈！」他說着笑着，更使勁握住她的手不放鬆。

「別再多說笑話了，出來的時間已經很久，我就從山坡的這邊抄條路回校了，你還是慢慢兒從大道走吧。」

他們就便行了個握手禮，便分着道兒走了。野民回轉頭來看她很費勁的走那傾斜的山坡，不禁輕微地歎了一聲「可憐虫！」

從此黃女士便天天熱讀報紙，勤打電話，這成了她最繁重的工作了。報紙上的消息好，她就歡喜。報紙上的消息壞，她便煩惱。要解決這煩惱，便連忙地打電話；可是野民的回話，往往使她格外增加煩惱，爲的是他既不說消息好，又不決定他的行期。因此，黃女士常常於電話打了時，罵他「絕物，絕物」不已，而野民並沒有注意。

一天的清晨，黃女士起來還沒有洗臉就往閱報室裏跑。她把報紙緊緊地綳張在眼前，突然看見一行大字的標題：「國聯決議日軍撤退期一案日本抗不履行並準備退出！……」她氣得頓足，把報紙往地上一擲，便跑回寢室去了。她在寢室裏走來走去，不知是忙的什麼？心緒毫不安甯。雖然已經到吃早飯的時候，但她覺得一點兒也不餓，所以很懶得去吃。她用手去抽桌子抽屜，覺得兩脅間又有一些隱痛了。隨手把“Shakespear”拿出來，打算藉此消煩解悶。正看到“Measure for Measure”這一篇，忽聽到門外一陣脚步聲，隨即走進一個日本軍官和一個衞兵

。事務主任祇悄悄地站在外面，不敢作聲又不敢進來。她心裡很有點驚慌，但又勉强地表現出鎮靜的態度，而把頭仍伏在桌上看書。

"What is your name?"鬼軍官發出鬼話來了。

黃女士只當沒有聽見，仍對着書本發愁。

"Will yoro bey Japan?"

黃女士益發把頭垂下，竟至與桌面接觸了。她忽覺得頭髮有被人用手摸的情形：回轉頭去一看，可不是，正是鬼軍官在調戲她的。她不禁怒火中燒，站起身發出話來責問他了：

"What is your meaning?"

"How beautiful! How teautiful!"他竟至用手來摸她的臉了。

黃女士此時已憤激到不顧一切了，她手中的書使勁對准鬼軍官的鬼臉砸去，因此，他在那兒揉臉，她便乘機奪門逃去了。

她躲在廚房裏足有兩小時，與媽來告訴她「鬼軍官現在已走了，臨走時並打了事務主任兩針耳光哩！」她這才慢慢兒回到房間裏來，坐在炕上納悶。「鬼子眞豈有此理！身爲中級軍官，倘且如此蠻野，其他無知無識的士兵也就可想而知了。」她想到這裏，頓是「不寒而慄」了！她不僅爲自已起了恐怖，並且爲全K城的婦女憂慮，而進一步也爲全東北的女同胞抱着悲觀哩！亡國奴的生活當然是「非人生活」！而目前東北的名義倘存，居然發生這樣現象。國未亡而身先辱，這種痛苦是能忍受下去的嗎？」她不禁嗚咽的哭起來了。

「哭什麼？還不準備走！」

她很吃了一驚，連忙把頭抬起來看，原來是多日不到校的校長，她於是停着哭而站起身來了。

「校長，鬼軍官眞豈有此理！」她說罷拿出手巾來揩那湧泉似的眼淚。

「什麼豈有此理，豈有此外？總怪你平時不安靜，常常出去跑，所以就惹鬼上門了。你知道是誰引他們來的？就是對門旅館裏的混蛋，茶房！好了，事到如今，什麼話也不談了。反正經這一鬧，不但女校上課的希望完全沒有，就連男校也要受很大的影響哩！你趕快回家吧，則…」

她很憤慨地說。

「我……我預備……明……明天……回去。」她抽抽地說。

「明天？不行！今天我叫她們都一齊搬出去了。至於你更是例外！此後，無論戰局如何，你也不必再來了，把所有的東西一齊帶回去吧。」

「這算什麼？這簡直是開除我了！」她轉悲為怒的責問他了。

「那可不！」他很肯定的說。

「哦！鬼子來欺負我，你校長不但不替我伸屈，反而來壓迫我，這是什麼道理？」她跟他爭論了。

「沒有道理，就是乾脆的請你走！因為我現在既不能替你伸冤叫屈，以後也不能給你一種安全保障，祇有叫你回去！而且你……唉！」他說到這裏又歎了一聲氣。

密斯黃聽到這番話，不覺把臉都氣白了。但是她想在這種情勢之下，又遇到這「不可理喻的 校長」，真是沒有辦法。她便憤然的回答他：

「好吧，既然你承認不講理，那末，我一定今天走就是了。」

「對呀，回家去多安穩？趕緊走，愈快愈好！」他說罷拖着瘦長的影子跑去了。

黃女士在寢室裏苦悶了好久，連飯也無心去吃。她覺得她是一定非走不可了。可是她究竟走到那兒去呢？回家吧？三天前老父還來一封信說我「太隨便了！太不成話說了！要及早猛醒才對！」這一套話，大概是密斯朱回去把我和野民的關係完全告訴他老人家了，否則，不見得這樣地生氣！但是，向來愛憐自己的生父，尚且如此；而繼母的罪還受得了嗎？！不回去吧，除了本地，外面幾乎連一個親戚都沒有。叫我一個孤另另女子在那兒立足呢？她想到這裏，覺得祇有先徵求野民的意見，然後再決定行止。

她親自跑到電話間去打電話，而所得的答復：野民先生吃罷飯出去，也許到民眾教育館去下圍棋了，也許到新汇泉洗澡去了，也許…總之，不外這幾處，回來須到夜間。」黃女士接完了電話，就等於患瘧疾的人吃下過分的金雞納霜去一樣，心上，身上，以及於是都發出了異常的震撼。她覺得有些支持不住，便躺在炕上了。她想今天真是有

生以來的第一次大驚駭，怎麼倒霉到這樣呢?!眼見這廣漠的世界上，就祇剩野民一個可以親近的人了。要是跟他到南方去，倒未嘗不是個辦法。可是當眞的就硬着心腸把老父丟下來跑到萬里外的異鄉去了嗎？但是，管他呢，管他呢，繼母早已把我當作眼中釘了！而且，他沒有我在身旁，還是可以很舒服的生活下去，我又何必爲了一個「孝」的觀念而使多方面感受痛苦呢？不過，野民的南歸，倒還是一個問題！他自從日軍到境以後，不是成天的下圍棋，便是拚命的喝老酒。眞危險，這簡直已走上頹廢之路了！而且又好奇怪！我看他對於南方的失望，簡直就如同我對於東北的悲觀一樣。他嘴上雖說「要走」，恐怕心裏一毫離開K省的意思也沒有！有人說他「暗中進行東北的民衆運動了」。我眞不信，他盡是理論，一點兒犧牲的精神都沒有！然而他的腦筋這樣清楚，爲什麼就沒有奮鬥的決心呢？也許他在迷戀着我而忘記了他應盡的使命了吧？是的，他那一天不是說過的嗎：「要是你不來纏繞我的話，也好，我就有辦法了。」果如此，那豈不是爲了我的自私自利，便妨害了一個青年的前途，而使民衆失去一個良好的導師了嗎？我眞是一個(該死)的女子！想到這兒，不禁毛髮悚然了！「死」，是一個多麼令人恐怖的字啊？但是，就問該不該了！以我平時所處的惡劣環境，以我今天所遭的不幸事件，都是「該死」的表現。所可留戀者，祇有野民而已。而野民又因爲我的關係，害得他有些不死不活的情勢了。而況今天又不能和他見面，眞是已到末路窮途了。旣處於非走不可之勢，而又無路可走！這怎麼辦呢？除了死還有更好的辦法嗎？暫時去住旅館吧？明天呢？明天的明天呢？旅館祇可以住應活的人們，要是旅館可以住該死的人們的話，恐怕天地間也沒有這許多的旅館！她想來想去，忽然由炕上爬起來，歎了一聲「算了吧！」便拿起筆來寫信了：——

野民我愛：

今天是我的末日到了，也可以說是我的最快樂的一天到了。我早晨在宿舍裏納悶，靜看書消遣的時候，忽然跑來一個日本軍官跟一衛兵，牠親我的髮，親我的臉。哦！眞氣死我了！姑無論牠是異族：就是本國的同胞，甚到就是你，在未經我的許可以前，都不能來侵犯我的聖體吧？因爲這是我固有的神聖的莊

嚴哪！牠居然來這樣的侮辱我，我恨不能立刻將我的頭髮毀去，將我的面龐削去，以雪這奇恥大辱。但是，我想削髮毀容，祇是徒然增加痛苦；不如藉松花江的清流，以洗滌這番汚穢吧！所以，我很安慰，我今後得到一個歸宿的方式了。現在我謹以最真摯而誠懇的態度希求你：請你別以我的死而增加傷感，請你要爲我的死而負起了革命的責任！我固然不是假借愛國家愛民族的名義而自殺的；但，我總算是受着重重壓迫而致死命的了。一個人對於他的愛人的死，當然是有無限悲哀的。不過，假使爲了愛人的被壓迫而自殺，他消極，甚則也要去自殺，這是一個懦夫；爲了愛人的被壓迫而致死激動了他的革命精神，向一切惡勢力作猛烈的攻擊，這才是一個偉大的男兒呢！你是個聰敏絕世的人，像中國這樣的局勢，你還不起來，要等待何時？是的，過去你也曾用滑稽的口吻來揶揄我的：「我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呀。」現在我是死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請你可憐我的死，不，請你可憐無數像我一樣的毫無保障的女子；不，更請你可憐那些比我們受壓迫更利害的無知無識的民衆們，趕快起來奮鬭吧！我雖然是死了，但我的靈魂誓將永恆的縈繞着你維護着你哩！最後，敬祝

努力！

你的潔玉絕筆〇月〇日

黃女士寫好了信，又仔細地看一遍，覺得沒有什麼不滿意。可是，她的熱淚已如雷暴雨似的灑滿在西式的信箋上了。她燃起了洋蠟，把淚痕仔細地烘乾，不讓野民知道這信箋上是曾經滴過很多的眼淚，而引起他無謂的傷心！她把信封好，再看一看手錶，已到五點多鐘了。她想再不能遲延，難道還等校長或訓育主任來把自己趕出去嗎？那是多恥辱呢！她把東西略爲整理了一番，以表示自己最後仍然是一個整潔而勤快的鬼。她又把小皮箱打開，看一看有沒有需要的東西。但是，轉過來一想，自己已經快要做鬼了，還需要什麼呢？最後，她到底捨不得野民幾張照片和幾封信，她想就是做鬼也得帶在身邊的。於是她把信和相片包在一起，而緊束在胸前，把門輕輕鎖上，便悄悄地離開學校，把信投到郵筒，然後很安閑地走向江岸去。

黃昏後，皓月東升時，黃女士便在松花江上彷造二千

一百二十年前愛國詩人屈原投汨羅的故事了。

翌日的上午，人們在江橋下發現了一個女學生的流屍。這消息傳到K城時，已是下午了。好奇的朋友，都前去觀看。女師的校工老楊認得這死者無疑的是黃女士，便荒忙跑回K城先到C校去找野民。那兒還有野民的影子？有的工友說他也許找小白龍去了，有的教授說他也許投馬占山去了，更有的學生說他也許參加東北義勇軍了。

從此松花江上的風光，突然地轉變了，是異常地慘淡了。

（完）

一九三二，四，二三夜，荷澤六中。

逃婚

高中二班 孫全興

一個惱人的黃昏，天色慘淡，萬物寂寞，奄奄待沒的殘照裏，發出可驚可怕的金黃的光線來，猶易觸發人們的煩惱悲哀。因反映到一個小小的書室裏，被一個舊禮教鐵蹄下的青年接觸着，更覺悽慘悲哀，而惹起了萬縷愁思。書室裏面，蕭索萬般，靠窗的書桌上，書冊狼籍，灰塵滿桌，已覆蓋了書籍本來面目；地板上的垃圾，有堆積沒歷的樣子。形容憔悴，身體消瘦的青年，在這書室裏走來走去，像百無聊賴的盤旋着。蓬蓬的短髮，已多日沒有修理；臉上的皺紋，深如鴻溝；象徵着他是神經深受刺激的悲哀者。時而頓足長歎，時而仰面呻吟，更有時木偶般沉思凝想，在精神興奮的時候，則奮臂高呼：「社會的黑暗…………舊禮教的遺毒……」

煩悶的青年—復生—是K城S中學的三年級生。他的性情柔和，深沉恬靜，對於功課，頗爲努力，對於生活，非常節省。在校中同學間沒有不是親愛相得，如同手足的。因爲他，天資聰穎，能博聞強記，思想新穎；所以每每同同學談論問題的時候，都是高談闊論，爲同學欽佩敬服，老師更時常讚美奬勵；所以復生在他的同年級裏，要算「鷄羣之鶴」了。不過自從那日接到了婚期將近急令旋里的家書後，神經深受刺激，心神劇變，行動大非昔比，像得了精神病似的若狂若妄，把功課置之度外；總是躲躲藏藏，找那僻靜無人的去處；或者在自己的書室裏，閉門終日，盤桓竟日；就是常聚常談，謔謔盡致的朋友，也都謝絕；維一的是蒙頭睡覺，暗暗潸泣。他的生活，像是到了日暮窮途，愁苦煩悶攪擾了他的心靈，悲哀悵惘纏繞了他的腦際。就是知心的同學，也莫明其妙他是爲什麼灰心狂妄；雖有許多同學善言解勸，來和他表同情，可是都不知他心中懷抱徒使他觸景生情，更加煩惱，所以終意是無俾益的，有誰知復生是黑暗社會桎梏裏的被刑者，受着舊禮教的千層高壓，任你如何的掙扎，怎能脫離了他的桎梏呢！所以復生精疲力盡，只有沉淪—悲哀！

復生在很年青的時候，他的父母就替他定了婚，因爲那時思想幼稚，學識淺薄，並沒有參加意見，就馬馬虎虎的完成了此事。致於未婚妻，除幼時從同玩的小兒嘲笑口

中，說出什麼素貞脚小臉白外，從未見過面，就是夢想也想不到什麼模樣；所以更談不到心性如何了。她在家，維一的是嚴守閨訓，不出閨門一步，聽些曹大家班婕好的故事；至於什麼新思潮！什麼男女平等的口號，永沒聽見過；所以她嚴然是一個封建思想，舊禮教縛束中的一個無智無識的處女。而復生却在繁華的K市求學，受着一種新文明的激蕩，鎮日間接觸一些戀愛的事實，心中早已蘊畜着離婚的意思，很決心的與舊禮教作一次的抵抗；所以怎肯和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去結婚呢？就是勉強的結合，怎能發生愛情呢！不是自已把自己幸福拋入坟墓裏了麼?!

可是婚期迫近，無形中好像有個催促上道的，急如星火不容少緩；所以復生心靈上，蕩起了徬徨和猶豫的悲哀。他踟躕了！他悵惘的心不知歸宿了！若是遵從了父母的嚴命，去同那素不相識的女子結婚呢?!那即刻成了舊禮教的屈服者，個人前途幸福，完全墮入在封建制度的深淵裏，日後任你怎樣的奮鬥掙扎，也是沒有希望的，也是脫不了他羈絆的。咳！要是走到這條路上去，不是太無勇氣了麼？不是太懦弱了麼？一生不是告終了麼？若是離開K城，另轉他校，對於婚期置若罔聞，甘作大逆不道呢?!却能戰勝舊禮教壓迫，永遠不與那素不相識無知無識的女子去結婚；但回憶慈母的真摯的愛，和臨期的匆忙辦理婚事，不知費了多少心機，若到時不見回家，那慈母的心，是多麼難過呢！多麼悽慘呢！恐怕要晝夜哭泣吧！異鄉飄流的復生，雖不目睹慈母的悲哀，但每每憶及，怎能安於心呢！若是照折衷的辦法，於婚期前迅速旋里，用善言安慰母親，好提出正式離婚；或欺哄着老母，只說年齡尚小，就誤課業，使婚期從緩，好另行他圖呢?!又恐怕經嚴父的嚴厲拒絕，禁止自由，強迫結婚，那時則更加悲哀，就是生趣也難逃脫父親的縛束了；或經老母的終日解勸，終竟轉化在慈母的眼裡。復生「何去，何從」，終不能決定：惟有感着舊禮教張牙舞爪，向他施威使勢；封建的鐵蹄利齒，向他恫嚇；而父親的嚴肅面孔，帶着惱恨氣色，和慈母的憔悴形容，含着兩眶熱淚，更不時映在他的腦海裏；所以他心神恍惚，舉止失錯，悲哀……徬徨……猶豫……悵惘！

最後他咬了咬牙關，壯了壯勇氣，纔決定了方針：肯

爲不孝的罪名，而不受禮教的縛束；甯忍心的使老母傷心流淚，而不與素不相識的女子去結婚；甘作大逆不道，而擺脫了封建的壓迫；所以決然毅然的離開K城，另轉他校，去創造他的新的生命。臨行的時候，給了他同學一封很長的信，託他轉達父母。

敬愛的克強哥：

在近年來，爲社會上一般人們最留意，最要討論的，是婚姻問題。據藝術家說：「愛是社會推進，萬物發展的原動力。」而其最顯注的愛的表示，就是異性結合；異性的結合，在理倫上就是夫婦。夫婦不是天然的結合，多半由第三人從中間的介紹，漸而兩性融洽，陰陽氤氳，愛於是乎生，以至樂無窮盡，而夫婦之禮成。

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夫婦間的愛情深固。要是情性相適，年貌相稱，然後恩愛和諧，那才是人生的樂園，所謂有意味的生活，也不過如此。假如反過來說：夫婦之間，情似冰炭，視若仇讎，輕則白眼相待，重則打罵諠鬥，那還有愛情麼？不是一對寃鬼嗎？不是終身的煩惱嗎？人生的樂趣不是沉沒在幽谷深淵了嗎？試觀中國非法組織社會之下，因襲了封建的禮教家庭，夫婦恐怕於千萬之中，也找不着一對是和協的，恩愛的；都是正在舊式婚姻的苦海裏呻吟痛泣，非法制度的牢獄裏受苦；那異性的愛，早化爲淸風，飛向九霄雲外了！少有想奮鬥掙扎，求脫險的道路的；那禮教的鐵蹄，封建的利齒，向你施威使勢，懦弱的你快要不敢正眼窺視，還有勇氣抵抗他們嗎？所以在這自由平等的光天化日中，人生的悲哀痛苦，就是舊式婚姻問題的不能解決。

所以舊式婚姻，並不是愛的結合，本身－不問男性和女性－是永遠不能過問的，純粹是毫無關係，從不相識，恐怕夢想也想不到的兩性，硬騙哄強牽掣來的，是多麼不自然呢？那兩性的中間，就能發生愛嗎？非有終竟反目而有悲劇實現不可。間或有一二衷情和好的，也沒有十分熱烈的愛；不過在舊禮教之下，無可奈何的，把女性當作獸慾發洩的機器，罷了！而可恨的買賣式的婚姻，在中國歷史上，已有三四千年的久遠的痕跡；一般的人們，一方面執迷不悟，一方面受禮教的壓迫，不敢少有異議。所以在過去，不知消滅了多少人生樂趣；在現在，仍是自身婚姻

，憑諸父母的嚴命，媒妁的巧詞．致使媒妁爲金錢目的，不辭勞苦，憑三寸不爛之舌，欺騙兩家．到男家說：「女家財產豐富，賢淑俊麗，什麼身軀窈窕，腿小臉白，溫柔典雅．」說的如花似玉．到女家說：「男家高門第，好家風，人材出衆，像貌魁偉，」說的天花亂墜，於是雙方都信爲眞實，不加思索的，很荒唐的定親了．及致六禮俱備，把東村夫西村婦，強行揑合，過共同的生活，現來製造他們的愛情，這不是太笑話了麼？太無意識了麼？所以他們婚的開始，就是惡的起頭；終必夫婦因情意不合，像貌不美，或悍婦打罵父母，凌辱丈夫；以致全家不甯，那時爲父母的猶說：「宿緣天定，何能強求．」歸之迷信；而不自覺自悟禮教的遺害，眞是愚昧的很呀！弟雖平愚，可是已揭穿了舊禮教的眞面目，看破了封建制度的伎倆；弟雖懦弱無勇氣，亦願試向彼抵抗，所以甯願犧牲一切，甘受世之唾罵，努力一戰，雖不能令他們殲滅盡淨，而救被害者於水深火熱之中，也得使個身不再蹈覆轍．所以在婚期將至，維有逃往他處，好脫離將來的苦海；而父親的以我爲不肖，而怒氣塡胸；慈母的痛兒心腸，淚濕衣襟；及未婚妻，得到消息，引起的悲哀，都不能顧及了！敬託哥哥代達我父，並希望用好言安慰我母，使伊不致過於悲傷．亦勿用掛念，弟雖他往，仍然是求學，決沒有意外發生；更望哥哥於父親怒氣平息的時候，代籌學費．祝你

平安　　弟復生鞠躬

一九三二、一、二十、寫於六中

青年哀話

四級四班李龍飛

一個冬夜。

陰沉的天空，瀰佈着烏黯的層雲；濛濛的細雨：嘩嘩簌簌淅淅瀝瀝地下着，整個的宇宙，都變成黑漆漆的了。北風似怪魔般的嗚嗚的號着；好像悲號這世界暗無天日。

這時一個虛空冰冷的房間裡，棹上的煤油燈光，被吹進窗欞的風；吹得似明非滅，宛然像一個將死未死的人底最後眼珠上的一點光輝底閃動，更顯得這房間裡黯淡，陰森可怖。跼促地放在牆角的一個小榻上，臥着一個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病態青年，深陷的眼眶中，含着晶瑩的淚花，不住的長吁短嘆；正值這樣暗淡悲慘的斷腸時節，他那滿腹的舊愁宿怨，好像似春潮一般的漲溢了。

他想起他淪落天涯，身世的飄零，禁不住眼中所含的淚花像潮水般的簌簌的滴下了，悲傷的黑潮；在他腹內洶湧而鼓盪着，這時他好像一個迷途的小孩子，希冀着在他面前立即湧出一個親人來，告訴他滿腔的抑塞似的，但是在這寂寥寡侶的房間裏，除了黯淡的煤油燈，灰的牆壁和啞的什物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了，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就是默默地想：

『唉！我也許不能長久於人世了吧，現在，家庭是擯棄我了！社會擯棄我了！……一切的一切……都擯棄了我了！我在世界上算是什麼東西，我的生命，好像暮春的花瓣，怎禁得住這狂風暴雨的催殘，唉！我也許不能長久於人世了吧？…………我這末路的生命，委實難過啊！』

這時他的心像蓮子般的苦起來，像梅子般的酸起來眼淚更是洶湧了！

『癡人啊！何必如此！世界是什麼東西？還不是人間的地獄嗎？你縱哭死過去！究有何益，你的情緒，何必如此熱烈，家庭，社會，一切一切既不肯加惠於你，你又何必煞費苦心？在這冷酷黯淡的世界裏，那有理想中的安慰！癡人啊！乖些吧。』

他的靈魂不住的這樣囑咐他。

『唔！世界，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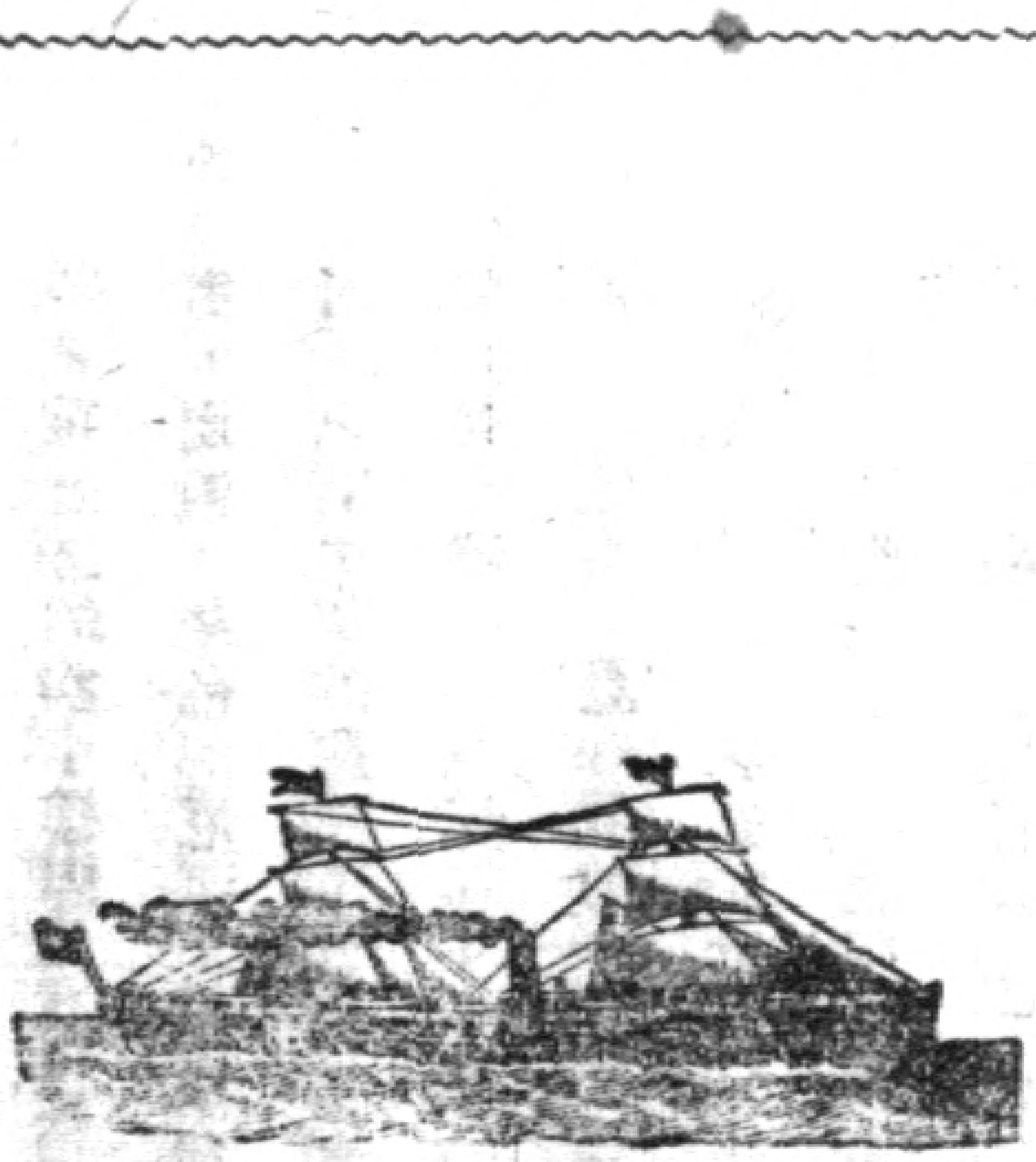
他好像覺悟了似的這樣的說了一聲。但不久他又走入

了幻想之國去了：

「萬般皆由命半點不由人」，而今我的確相信我深陷絕境，沉淪到不可救藥底一步田地；是我命運的造就了，我自有生以來，精神上就塗抹了一層不可磨滅的創傷的痕跡，在這魔鬼的人類所主宰的地球上，飄流，奔波竟有二十年的生命歷史了，人世的白眼我飽嘗了，人生的苦味；我也深深地領略了，像我這樣的一個生性孤僻蠢魯呆癡的一位笨伯，居然也能够在這黑幕重重荊棒滿佈虎狼遍野的骯髒社會裏；有了廿年的生命歷史；真是僥倖的很呀！——也不能不說是危險的很啊——試打開我的生命歷史看來，簡直滿輻的淚痕，我相信任何地方都找不出安樂的痕跡來；而且每頁都呈現着枯澀灰白殘敗的顏色；絕對找不出一絲粉紅的薔薇那樣的美麗的色彩來！啊！啊！我這二十年的歷史：只是充滿了愁苦，煩悶，憂慮，悲傷，哦！這就是我二十年來之努力掙扎之代價嗎，我這一生就沒有與幸福締結良緣的可能嗎，唉！！！一個怯弱的我，在這前有荊棘，後有虎狼的人生之道上徘徊着，正如坐在一葉扁舟裏的一位孤客；飄泊在茫茫的大海的一樣，尤其當狂風怒號，逆浪滔天眼澄澄地盼望着慈航營救似的！正如縛在案上的羔羊，將要被殘酷的人類宰殺時一樣的難過，像似一個迷途的孩子，想着在面前湧出一個親來的希冀着，也曾在我腦海裏；建築些重重叠叠的空中樓閣，但是我這種幻想，却被惡劣的境遇，灰色的厄運，擊成粉碎，啊啊！我將如之何，只有失望的悲哀！我的青春的烈火，已被現實社會的浪濤澆的一息無存了！我的生命，只有在默默地無言中進着，豈知我的一顆心靈上，早有不可抹滅的隱痛呢？現在，我對於世界宇宙，人生，發生了懷疑，我要咀咒上帝，要詛咒造物者的不仁，爲何造出同樣的「元顱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而又有聰明魯癡的分別，爲何被人諂媚，被人羨慕被青睞覷覷，聰明靈敏都加到別人身上，爲何被人嘲弄，被人漫駡被人側眼賤覷，蠢魯癡呆，都加到我身上？唉！的確我這癡人的腦海裏，沒有瞭解這高深「人生之謎」的資格啊！………」

他從幻想之國裏歸來，似乎痛快了些，不追思了，也不流淚了，同時他的心中，感到無限的空虛，腦海中沉寂的幾乎使他暈了過去，只是看着那黯淡的燈光出神，嘆息•但不久他又哭了，他又追想了，沒氣力的長嘆了一口氣：『唉！人生的究竟何必深意探討，只有努力地將淚花吐出來洗你的一生的汚辱…………』

這時窗外的風還是呼呼的刮着唱着不成調的曲子好像為這位淪落的青年鳴不平•雨也是仍舊的淅淅瀝瀝地下着也好像為他滴着傷心同情的眼淚•（完）



回憶

三年級生
四級四班 李龍飛

我這次離家，總在四個月以前吧？

記得那天的早晨——是一個寂靜冰冷的早晨，呼呼的北風，吹的大地：都硬冰冰了，漫天的雪色，鎖着死神也似的沉寂，清晨的嚴寒：掩沒了熹微的晨光，倏然一陣嚴肅冷酷的晚風，拂拭簌簌的雪響，好似力竭聲嘶耐不住疼痛，突然漏出一些畏怯的呻吟，這時我村子的周圍，還靜悄悄的：都一無聲息，只有我父親踏雪的聲音，吒嗟吒嗟的踏破了這種寂靜的沉默。

書齋的門開了，我的父親披着衣服，匆匆的進來，站在我的榻前，扯開我的帷帳，輕輕的搖我幾搖。

「福兒！起吧，天快要發亮了！」很慈藹的說。

那時的我正在睡鄉，追索着一縷一縷的往事，由父親的呼喚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我很曚朧的答應了父親一聲，趕忙的欠起身來懶懶的揉了揉疲乏的眼睛，看見父親已在默默的替我整理我那破爛不堪的行李和一些簡單的東西

不一會母親也進來了，她的滿臉縐紋的面孔上，顯出一幅令人不忍目睹的神情來，好像有千百的話要向我訴說似的，沉靜了好久，纔慢慢的發出細微的聲音來：

「福兒！我實在不放心，你一個人跑到人地生疎的曹州去求學呵！你在這嚴寒的冬天外出，途中必須珍重，各種事情都要當心，在外面不像在家裏那樣的舒服，萬一不當心，鬧出病來，使我鎮日的爲你提心吊膽！」

「母親！曹州我已經往返六七次了，人地生疎之苦，較從前也漸消滅了，到曹州橫豎不過兩三天的路程，只要我知道小心謹慎就是，母親你可不用擔心啊！」我很溫和的在這樣安慰她。

「福兒啊！家中的事，有你爸爸照料，用不到你記掛，只要你在學裏，好好的用功，那就對得起我們了！你要知道你的父母爲何鎮日的吃辛吃苦；流盡了血汗換幾塊錢供給你讀書吃？無非希望你久後學點本領，來替你爸爸作點事業，維持我們的家計，像我們這種中產以下的人家，那里能夠讀得起書！福兒啊！你應當好好的用點功夫，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這番苦心呵！唉……！」母親說着一

聲小似一聲，終至嗚咽不能成語，眼眶的熱淚終於止不住的：一滴滴流了。

「讓你媽在這裏，天快要亮透了：我陪着你走吧？」父親好像討厭母親太嘮叨似的，打斷她的話頭，在這樣說。

在戀戀不忍離別而又不得不離別的當兒，我嗚咽的向母親說了一句：「去了……」

父親已不容我再同母親說一句話，我也不敢回頭；祗是往前走着，走過一個轉灣，才回過頭來，可是已看不見母親的影子了，只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存在腦海裏。

啊！這是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啊！

那時浩浩茫茫的大雪，舖滿了大地，這裏一起，那裏一伏，好似銀海翻起波浪一般！和藹可親的朝日，雖然含笑似的安慰我這行色匆匆地旅客，但寒風颼颼，有些兒冷意，此時打消了家庭的快樂，散佈無限的離情！父親和我並肩走着，並且對我說：

「現在家中實在周轉不靈，那三十七塊錢，你且暫用，以後我總設法與你再寄去幾塊的。」

「爸爸這已夠了。」不覺自然的掩飾了一句，來解他老人家的愁思，然而三十七塊錢那裡能得够呢！」

我的鄉村在單縣的東南，走不上幾里就要過堤，父親陪我上堤時，忽然換了一口長氣，便把我的痴念驚醒，本來我怕和父親分手的，但那能不離……。

「爸爸！你陪我走的路太多了，請你回去吧？」我很溫和的說。

「好……你自已慢慢的走吧！」父親說。

我頭也不回的向前走，因爲淚已裝滿眼眶了。

「今天冷的厲害，不要走的太快了，走乏了身體，鬧出病來，可不是耍的！」等我走了幾步，父親又這麼吩咐我。

「唔！我知……」我不知怎的，話都湧上喉嚨，再也說不出什麼來！那時的我，眼淚好似潮水般的湧出了，由雙頰，流到衣襟，由衣襟，滴到雪地上，我幾次想抬起手來拭淚，又恐怕引起父親的傷感來，有時我的視線，爲淚染所蔽，一脚踏到車子的轍道裏，幾乎跌到。……

轉了一個灣，父親已看不見我了，我就趁此機會，拭去臉上的眼淚，還是一步一跌的登上堤去。

我將要下提的時候，急忙回過來，——所謂「山行八九里，時時要回首」也許就是這樣的吧？——隱約的看見我的故鄉，已朦朧的隱在渺茫的雲霧裏！轉移視線，看見父親還站在原地點，在仰首望我，他老人家，好像目送我過提，目送我出縣，目送我到百里以外的曹州，心的在這樣想，我的兩脚都不由的奔向前程。

回想到這種情況，兩行清淚：不禁奪眶而出，我終於不知道爲了什麼原故，犧牲了金錢，犧牲了故鄉的一切，而又犧牲了最不當犧牲而又不忍犧牲的父母之愛，而來到舉目無親的曹州；過這種籠鳥兒般的生活！我真莫明其妙！唉！我真！……！自從踏進六中來，到現在，差不多已够兩個年頭了，然而在這兩年的中間，究竟學到的什麼!?得到的什麼!?還不等於個零嗎！而今而後，我應當怎樣的自勵，怎樣的自強！以達到我那百里以外的雙親的希望呢!?

一九三一，四，十五，夜深時脫稿。

乞丐

四級四班 朱啓秀

多天到了，天氣嚴寒，河水成冰，滿地積雪，北風飛起，利如刀刃，觸入肉體，重則傷皺，鮮血流溢，疼痛徹骨，輕則紅腫，麻木不覺，觸餘躁癢非常，猶如疥瘡癢似的。當這個時候，那些紈袴少爺公子，穿着極好的輕裘，毛衣，煨着極暖和的火爐；住着那風不能入，寒不能侵的洋樓；還時時叫冷！冷！……呀！現在的乞丐怎麼生活着呢？他不怕冷麼？他的肉體不是肉體麼？

有母子兩個乞丐，小乞丐的名字叫愛兒，住在破爛不堪的廟宇裡，既沒門戶，又沒厚衣，怎能當得住那萬惡的欺壓貧民的風雪呢。因爲沒有辦法，只得咬牙咀齒的索縮着，一分一分一時一時的挨着。

有一夜，天氣寒冷異常，因爲母親年紀大些，還可以勉強着一時不至於口口聲聲的說冷；愛兒因甚年幼，一箇鐘頭的一刻也不能睡，只是「冷啊！冷啊！」的哭喊着，沒有柴火烤，又沒有暖和的被子蓋，還沒便身體溫暖的棉衣穿着，他的母親毫沒辦法，急得了不得，只是安慰他道：「兒呀！不要哭，不要哭，春天將上到來，天氣融和，就不冷了。」他抬起淚眼看着母親說道：「什麼時候能到呢，還有幾天呢？」母親很溫和的答道：「快到了。」他聽了這句話，有些高興起來。使不哭了。待了一會，他母親說道：「這樣的活着還不如早早的死了。」他聽了便問道：「死是什麼？」他的母親答道：「那就是什麼時候總是睡着，身子也不曾動彈了，怕冷的事，要吃的事，都沒有了；並且魂靈到那邊很遠的國裏去，去過快樂的生活，不再過這種難堪慘苦的生活了。」他聽了，頓時現出想去的樣子，…………

到了明天，他母子兩個覺着肚裏餓了，於是拿了打狗棒和籃子；身上穿着襤褸補綴的棉衣，脚上踏着還沒乾而凍的單鞋，踏着雪泥，身上被無情的風吹着，跑着向各家要飯去了。

走到街上，來往的人甚多，一不湊巧，把愛兒碰倒了，——倒在泥水裏，他於是嗚嗚的哭喊着母親，他母親很急速的把他拉起來，當這個時候，他的母親更沒有辦法，因爲沒有別的衣服可換了，只得用自己的衣服給他把手上的

及臉上的泥水擦乾。衣服上的只得靠着太陽晒乾才算乾了。——衣服上的因爲起初還沒有浸透，到後來衣服也浸透了；又加風吹着，年紀幼小的人，他怎能支持住呢，不斷的喊道：『春天！春天！你爲什麼還不來呢!?你如果再待一刻不來，我就不能生活了。』待了一會，又繼續着喊道：『春天，春天，請你不要來了！你若來了，我就不能到很遠的國家，去過快樂的生活去了。我祝你不要來，而且永久的不要來。』他正在喊的時候，他的母親帶着悲哀的聲音說道：『兒呀！不要喊啦，走！走！要飯去罷！你不餓嗎？』他母子二人遂向人家要飯去了。

他們走到一家，必須用很溫和的態度喊道：『大爺爺，大奶奶，給俺口剩飯喝，剩饃吃罷！』當走到這一家的時候，大爺爺和大奶奶還在夢中；只有數個女僕才從床上起來，帶着很兇惡的樣子，坐在廚房門口，看見了他母子兩個，扳起了一副可怕的面孔說道：『現在還不到吃飯的時候，你不知道規矩嗎？快快的滾出去！』她娘倆聽了這一句話：『現在還不到要飯的時候。』打了一個寒戰，便說道：『我們餓的馬上就不能走，還早麼？』她們聽見與她抵抗，便大聲的叫罵起來。看大門的男僕，聽見了，持着一根木棒：入了內院，見了他們兩個，無名火陡然衝上頭來，連打加罵，只打的他們娘倆痛得火星直冒；並把他不當人罵，立時把他們逐出去了。他們出去以後想道：『你們這些不知恥辱的東西，爲什麼這樣的殘兇呀！難道你們還能比欺壓貧民的風雪更殘兇些嗎!?你們這些仗着人勢的東西，……』他們母子雖恨的要命，但只能忍氣吞聲，不敢表示一點反抗；如果表示反抗，把他們打死有什麼辦法呢？向何處喊寃呢？法庭是他們喊寃的地方嗎？

從這一次起，他們以爲在財主家的伺候者，都不是好東西，他們見了穿的好的一般闊客們，恭維侍候，無所不至；可是見了像他們這樣的窮乞丐，就同惡虎似的，似乎要吃人的樣子，唉！這些東西眞是混帳之極，倘若自己的力量辦得到，一定要整治他們一下。——現在正是提倡勞動階級團結，親愛，和平，平等，——……可是我們始終不承認這些財主及官僚的侍候者是勞動者，他們的身子雖然是勞動者，他們的心比財主官僚還險毒些，所以一定不能與他們團結，親愛的。

閒話小說，他母子二人沒有辦法，又加肚子裏餓得急慌，愈覺着冷不可耐，所以又向第二家要飯去了．

光陰過的真快啊，他母子二人這樣的生活已十年了．愛兒漸漸大了，她也漸漸老了，他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忽一日，他的母親病倒在破爛不堪的廟宇裏了，一錢莫名的乞丐，怎能請起醫生診治呢，醫生是不能給窮人看病的—他是有錢的醫生，所以她的病一天一天的厲害起來了．她不能出去要飯了，可憐的愛兒一個人要的，怎能夠兩人吃的呢．別的沒有辦法，只有個忍之大吉，她既沒醫生療治，又沒有飽飯吃，愈加厲害了．

病到第十天的那天晚上，可憐的愛兒的母親便被社會一層一層的惡魔壓迫死了，她的靈魂去到那極平等，極快樂的國裏去了．這個時候的愛兒，哭的死去活來，暈過去數次．愛兒的眼睜睜的看母親的死屍，簡直無所措手足，不知怎樣辦才好．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遇着這種大慘變，當然是沒有辦法的．幸離廟宇不遠的鄰家，有一位很忠實的張老頭子，他有五個兒子，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紀，正在氣是力壯的時候．他叫他的兒子向木匠舖的買了一個匣子，把愛兒的母親裝在裏面，把她埋在亂墳山的東南角．於是黑暗的人間再沒有她的影蹤了，她從此永久的脫離了人間的一切的痛苦，———去享受很快樂的生活去了．

可憐的愛兒孤苦零丁的一個人，無所依靠了，每天只是哭他已死的母親，他希望他的母親快快的復生．但是他的母親是不能再生的了，永久的不能再生的了；他的希望終久是失敗的，決沒有成功的一日．

他以為他的母親被社會的不平等壓迫死了，他決不再這樣的死了，而並且決定與他母親報仇，就是立志改造世界，……………

他是確乎走了

四級四班 張斐錡

伊和伊的丈夫張皇呆呆的在屋裏坐着，彼此並不作聲，縱着眉頭默默的想！。忽然一陣拍拍…拍拍的打門的響聲，把伊兩嚇了一跳，却把愁思打斷了。伊忽忽的去開門。外面原來是個著綠衣的郵差，手裏拿著信，望着伊只說了一聲「張皇先生的信」，把那東西投給伊，也就一掉不轉的走了。

「誰！來作什麽！」張皇問。

「郵差，郵差送信來，」她就把信交過去。

「啊！學校開課了，叫我明天一定回去哩。」他看完了，就慢慢的放在那靠近窗戶的書桌上，頓時侷促不安了。

那時，伊心裏十分難過，畏他看見了難過，也却沒有顯露出來，仍舊坐在那裏紡紗。

張皇開始在一邊很忙碌的整理書藉，衣服還有……東西，準備着明天起身。

雞叫了，東方漸漸的發白了，那絲絲的曙光從窗縫裏透進來了，照得滿屋裏有些發亮。

這銀白色的曙光，慢慢的由白色變紅了，直射在對面的瓦屋脊上，現出燦爛的金綫似的光芒。

那時，天不早了，張皇就懶洋洋的起來，慢慢的穿上衣服，看看書藉，衣服…東西，都整理齊備，只有坐在牀沿上等候着小五推車子來了。

那時，伊也起來了，兩隻黑漆漆的小眼睛只是注視着他，遂時還有許多話想貫珠湧似的出，但是不知被什麽東西隔着了，單在腦子裏旋轉，總是吐不出口來。

軋軋的小車聲，很嘹喨的由遠方傳來了，仔細的一聽；那聲音漸漸的由遠而近，由高而低，倏忽之間也就聽不見了；那響聲髣髴止在自己的門前，接着就是拍拍拍打門的聲音，那時他纔知道小五推車子來了。他就將行李携出去，慌忙的去裝車子。那時，伊也隨着出來，靜悄悄的站在門傍，不轉眼的望着他，那淚漾的珠似的淚，泉似的流出來，張皇看着伊，也湧出行行的淚來，他終於忍着那離別之情向着茫茫的路途走去了。

伊望着他走遠了，直到看不見蹤影纔沒精打采的回去

•那時候，屋裏十分寂靜，也格外顯得寬大了，空氣也濃厚了許多，壓得伊連喘氣也有些不自由，伊那終日爲友的紡車仍是靜悄悄的站在地上，也像有些疲倦•

伊那時候，不願在屋裡了，但是，往那裡去呢？也就昏昏的關上門，一面哭，一面仍是默默的想：想那時候，伊坐在地上紡紗，伊坐在靠近窗戶的凳子上，提尖喉嚨唱白雪遺音的戀歌，那是多麽快樂，一時只覺得身子似乎有些輕浮，飄飄搖搖朦朦朧朧的走入了仙境•但是，現在怎樣了？現在的事：只有伊自已且哭且想的躺在牀上，而伊那親愛的愛人兒—張皇，伊也不知他往那裏去了。他或許應了朋友的約？往那裏談上一天?!晚上總要回來的：心裏好似得些安慰，但是終久想不到那是永別•

太陽慢慢的落山了，那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漸漸的密佈天空，三三兩兩小鳥匆匆歸巢，將入甜美之夢；那時候，一切的動物都十分的安靜了，連那可厭的夜鶯也不曾叫鳴一聲•

伊親愛的丈夫張皇，仍是沒有回來的消息•想是他喝醉了那裏!?不，他是從來不曾喝過酒的，不然，他爲什麼還不來呢!?那一幕的悲劇，大半是作夢吧！

院裏忽有嗒嗒的脚步聲，看看是誰？原來是隔壁鄰居王二來了•—他在電話局幫忙。他說：伊家的張皇來電話了，說他平安到校了，叫她不要想念他等等，伊那時候，始知並非作夢，他，他是確乎走了•

漂泊

二年級生 賈崇巖

我今天忽然接到一封信——我鎮日盼望到來的一封信——我喜歡極了。年餘沒有音信的摯友子涵，如今知到他的消息了！以下便是他的來信。

× × × × × ×

霞士：

我想你正渴望着我的來信吧？你正急欲知道我的情形吧？或許正在埋怨我久不與你去信吧？但是，朋友，這不能怨我，以往的不與你去信，是事實上的不允許啊！待我把我過往的際遇，詳細的告訴你知道後，你自然就明白了。

自我投考S校落榜與你分別後，我的不幸就開始了！我的活潑的心靈，也屈伏於人生煩惱之下了！霞士！我那時是怎樣痛心呀！學是再不能求了，同時我的家境也愈蕭條了；一天兩頓飯也覺着困難，我眼看着年高的雙親和幼小的弟妹挨餓，心裡實在不忍。於是以高小畢業的資格，想在社會上謀點事做；但是有誰理呢！所以只得悵悵而已。恰巧本縣有招兵的到來。我想「擔子掉在井裏，撈出來還是坐，」在家也是挺着頸子餓死，何如到外邊混混去呢？縱然是死在鎗林彈雨中，也比在家無聲無臭的餓死高明得多了。何況說或不死，還能……於是我的主意便決定了。

× × × × × ×

晨曦微露，東方一片火紅，陣陣秋風，吹的落葉亂舞；推車的，挑担的，賣菜的，都絡繹不絕的往集上走；舖子也漸漸地開了，街上漸漸復熱鬧起來了。這時我隨着一個當兵的鄉人正往招兵處走，心裡忐忑非常，眼淚橫頤，竟不覺得。數分鐘的現象，重又在目前一幕一幕地演過：母親哭腫的眼睛，父親又嚴肅又悲哀的表情，小弟弟而隨我同去的固執的形態，皆活躍於目前。於是我的心寒了，失悔了。在家縱然餓死，何至於演這種慘劇呢？

我思想着，流着淚，不知不覺的，已走到目的地——招兵處了。那是個破爛不堪的客店，內裏有十來間土屋，屋內鋪滿穀稭。當我進去時，早有十多個衣服襤褸的青年

，橫三豎四地躺着，他們都好像乍離母懷的羔羊，屈服於猛獸爪牙之下。我想我也就要變成那樣的一個了，多麼可憐呀！我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忽然過來一位大漢，黑黑的臉，點綴着許多麻子，愈顯其貌之猙獰。滿面鬍鬚，身體逾健，腰中佩着刀槍，儼然如惡魔。我之地獄生活，就在這位惡魔連長勢力之下，開展了。

× × × × ×

一覺醒來，天還未亮，心想起去幫父母推磨，正是時候了，今天早晨不是還等着吃的嗎？但一起才知道自己不是在家中了，是在一所店內屋中的穀稭上。我希望這是在夢中，不是事實。但怎麼能夠呢？同伴的鼾聲是如此的響，牀上是如此的不平，被子是如此的單薄，一一都可以耳聞目見，分明不是家中的環境，能說是夢嗎？於是我哭了——痛苦地哭；但我不敢大聲。只有暗泣而已。

我哭着又想着，好像父母在罵我，弟弟在怨我。我疲倦極了，又漸漸地入夢了。

我的身子好像輕了，慢慢地離開牀上，昇起了，漸漸高了，竟和浮雲一般高了，。看見地上屋宇如豆子一般，人們如螞蟻一般，我想這許就是世俗所謂昇天堂吧。那裏一切都是幸福的，快樂的，無所謂苦惱與悲傷，我不禁雀躍起來。

奇怪！在那朦朧雲的盡頭，怎麼好像家鄉呢？在那裡站着的，不是父母和小弟嗎？我急忙的跑去，投到母親的懷裏。

「輝兒，以後不要再出去了！」母親用手撫摸着我的頭頂說。

「咱們已登天堂了，永遠不離別了！」父親也含着歡喜之淚說。

「哥哥！請你把那金剛石似的星星，穿起來，穿成一個大星圈，掛在我和你，爸爸媽媽的頸上。」小弟弟天真地笑着，說着，指着那燦爛的星。

「撲」！我好像從空中墜下，眼花頭暈，一切眼前的樂境，盡幻滅了，黑暗了。

「懶東西」！把我嚇得忙睜開眼來，一個巴掌幾乎又落下來，啊！原來是那惡魔——連長——在發怒了。我正欲流出的眼淚也於是怯懦地流轉去了。

× × × × × × × ×

看來多去，寒暑易過，數月之時日，悠忽已成陳跡。雖然時日不久，却把我腦海裡印了很深的跡痕。我在這短期內，聽到我永沒想到過的怪聲；見到我連夢想也想不到的奇象；我開始驚奇世路的崎嶇，人心的險惡；我才知道我以前對於軍隊生活的憧憬是幻影，是妄想，啊！戰士！一個乍出巢而還沒有健全的小鳥，那能受得暴風雨的怒號襲擊？我是一個初入世的弱者，當然耐不着這惡環境的壓迫，於是我的豐滿的兩頰凹」，骨骼凸出了；好像老了十餘歲似的，從前活潑的精神沒有了。我絕望，我哭泣。我絕望我在學校時一番英雄志願，盡付之流水；我悲泣，我如何處在這樣的環境。

還有更使我傷心者，就是一般人心目中對於當兵者之鄙視。「好鐵不打釘，好孩子不當兵。」他們以為當兵的都是大逆不道，都是禽獸，惡狗，他們一望見便趕快躲走，口內還帶着罵聲。他們那能知道，軍隊裏頭也有不少的「可憐人」呢？

我們兵士不僅為一般民衆所不齒，並且又為一般官長所重壓，他們以兵士為機器，為牛馬，任意毆打冒罵，他們都是高官厚祿，却還扣折兵士們血肉換來的一月數元的微餉，他們用這錢買小老婆，吃酒，打牌；兵士們連一醜陋的女人都够不上，他們却有美麗的姨太太成羣，兵士們食狗食，而他們却把酒肉放的生臭，兵士們一點歇息的時間都沒有，他們却閒得手足生蛀，他們明白的把兵士當做爪牙，但一點也不加以保護；他們明白的把軍人當成走狗，但他又要吃走狗的筋肉，喝走狗的鮮血。

我這時真是忍無可忍，想着在這慘淡的環境中生活着，實在不是辦法，於是我乘着月夜，乘着衆人都在夢中，偷偷地爬上牆頭，看看四外無人，便一鶻落地從牆頭滑在牆外面，離牆不遠有一個池，蕩漾的池水，微風吹得鱗鱗動着，池裏的白雲明月也蕩漾不已；池的那邊，籠着一縷輕霧。四面都靜悄悄；一點聲響都沒有，所以我的步聲，顯得分外響，忽然一陣犬聲大大地響起來，簡直像鬼叫，我不禁打一個寒噤，毛髮都直起來，我母親含淚的面孔，父親慈祥的表情，小弟弟天真爛漫的笑容，都好像在我面前。我的勇氣消失了，我想我不該尋短見，我不該離開他

們：我該趕緊跑回家鄉，和父母小弟弟後個深長的吻……：「撲通」一聲響，原來我的脚已踏進了池子內了。只聽得耳邊轟轟亂響，明月仍不斷蕩漾，我的淚和池水拌和了。以後我什麽也不知道了。

我如大夢初醒，睜開惺忪的眼一看，我的週圍圍着一些我的同伴，天還未很亮，燈光暗淡，看不清他們的面目，只聽他們齊聲說：「好了！原來我跳坑被站岡的人發覺了。他把我撈起，慢慢地行人工呼吸，使我醒來。忽然那個惡魔的連長來了。他口口聲聲說要把我鎗斃。說我是欲逃未遂。後經許多同伴跪下要求，才准我這條狗命得以保存。

× × × × × ×

一抹夕陽，漫漫地毁於西山之後，遠遠的慘霧重重昇起，凡我眼所看及的，連一個走路的閒人也沒有，就是歸巢的鳥兒，也都飛得很高很高的，不敢繞過這裏。滿耳所聽着的，除了陣陣的鎗聲外，就是隆隆的大炮響。這是我們一連兵，被派到前線的第一天的黃昏。我們臥在青綠的草坡中，前面有幾個墓子擋着，正照準往敵人射擊。敵人離我們不遠，連他們的全身有時都望得見。他們也和我們一樣的背着明輝的大刀，拉着鎗的機扭，大有攻擊之勢。我們也於是荷鎗相迎，抽刀相向。我想這齣慘劇非演不可了，不知怎的一般英雄之氣，從脚跟一直到頭頂，不禁大呼殺敵，隨着同伴衝向前去。一忽兒鎗聲，炮聲，人聲，馬聲，號聲，哭聲……雜然而作，如天崩，地裂，鬼哭，神號！

忽而一粒彈子，闖入我的肩上，我頹然坐倒，鮮血從背部流到腿上，足上，地下，劇心般的疼痛，使我大叫，大哭：唉！我已成爲廢人了！什麽都不能做了！我一輩將永爲地獄之俘虜了！我將吃一生人生的苦味了！我將死了！我將離開我親愛的爹娘了！唉！我親愛的爹娘呀！你要知道你的兒現在的慘況，你們之老淚將如何的流呀！你們的心將如何的碎呀！……」直到我把聲音哭啞了，才有一隊救護隊把吾抬到醫院去。

喜出望外，我的傷並不甚重，不幾天都全好了，如平常一樣了。我從此以後，再不想演這樣的慘劇了，我時時存着偷跑的念頭，最後終於在一天的黑夜逐願了。但面前

的難關又渡不過去了。茫茫的路程，一個路費也沒有。當乞丐嗎？沒有那樣的臉皮；做強盜嗎？沒有如此的膽量；投誠敵人嗎，又聽說敵是「××」、唉！這拿來怎麼辦呢？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 × × × ×

啊！我醒悟了！我找着了我應走的大道了！我知道以前的種種錯誤，認清了前途的光明大道了。我誓死以鮮血造成鮮紅的花，以頭顱結成堅實的果！

霞士！我想說的話，已經完了。請你以後看我鮮血造成的花，頭顱結成的果吧！

你的漂泊的朋友子福　三月廿日

× × × × ×

我看完了這封信，心內好像輕了許多似的，同時又好像重了許多似的，呆呆地望着窗外雀兒打架。

一九三二．三．廿九日於六中

福兒之死

五級一班 張長欣

『福兒怎樣了？』

在一個小小的庭院裏，有個五十多歲的老者，穿着一件破爛的皂布大衫，背了一個破柴筐，正從外面背些土來，填地的山羊此所臥的地方。忽然皺了眉頭，站在大門裏面，像有什麼重大的心事，無聊的用手捻着枯焦的鬍子，抬頭望着站在堂屋門口的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沒精打采的這樣問。她面目枯槁，形容憔悴，猛的聽到這老人的話，就隨口答應了道：

『今天却顯着重些』，臉色慘白得厲害，眼睛也皺得許多，』

她說着轉臉看了看那躺在堂門涼地上一條破蓆上的一個十二三歲的病孩子，立即又回轉臉來說：『父親！福兒的病總是一天比一天厲害些。』

『咳！……也許是一場瘟疫，不用幾天就會好的吧！』說着便慢慢的低頭出去，那婦人也走進屋內，不言不語的坐在福兒的蓆邊。

福兒是一個天眞漫爛極聰明，極伶俐的小孩子——瑩晶晶的眼睛，黑油油的眉髮，圓長的紅潤的面龐上顯出淺淺的笑渦來；表現出極其活潑，極其漫爛的樣子。他五歲時，便常隨着母親到郊外拾柴去。有一次，他拾柴回來，在街上看見許多小孩，都拿着山楂，銜在嘴裏，顯出一個鼓肚在腮上。他急忙攔着母親咿咿呀呀的說：『我要那……我要那……』她低了頭，凝視着他，說道：『…那裏有錢買這些東西，你如果要這，那末你爺爺就不叫你吃飯了！——等以後咱有了錢，使你吃夠，』他于是永不和他的母親要東西吃了：並且他母親也沒有東西給他吃。而他所吃到的，不過在高粱還未成熟時，他母親在別人地裏找的一種不生穗的高粱桿子罷了。

這幾年來，他長成了個大孩子，家中的一切家事——掃地，挑水，喂羊兒，刈草等等，已中了不少的用處；他父親白天須給主家做活，所以家中事務，都是他祖父照理，他每逢看見他的年老的祖父，在收拾東西，他便急忙去幫助。有時有些閒空，他便拿了破爛的柴筐，到郊外拾些柴來。平時他起得最早，無論冬夏，他都是天還未明就要

起來，起來以後，挑罷水，便背了糞機子，拿了鐵鏟，在村內遊逛着拾糞。每逢他村的附近某地方是集的時候，那便是他的拾糞的唯一的好機會，糞機內總是要載的不能再載，滿的不能再滿的時候才回來。

這几天不知爲了什麼得了一點微病，而一日一日的重起來，以至于他不能起床，他的母親還須給人家做些針線，不能照顧他的病，前天剛把東院裏的大衫縫起，西院裏又送來了單衣裳的材料；她雖然不願意再給人家作活，但因生計的問題，所以又只得收下。一天到晚，總是忙忙碌碌的，顧不得守顧他；而另外又沒人能照顧他的病。（因他的祖母已死）他雖病得厲害，却連一個燒水的人都沒有。

他實在病的也不是時候，現在麥子大都已熟，他祖父和父親都忙着作田工，他的母親，雖已不做針線，却又得收拾家務，有閑空時還想到地裏去拾點麥子。

實在不行了，連水都不想喝了，她這才守着他，默默的坐他在的蓆前；一面用手摸撫他的黃瘦了的頰額，一面還用破芭蕉扇揮着與他打蒼蠅。他那似閉不閉的眼睛，和噓噓哼哼的呼氣，眞足使她膽驚和難過。時時這樣問他：『乖乖！你渴不渴？』他有時應一聲「不」有時便搖一搖手，表示他不渴，而不欲說話的樣子。忽然他睜了眼睛，向着她說：『媽媽！我還能活嗎？………快叫我爺爺請個先生來看看吧！我不能活了！……媽媽！……』她聽了頓然轉回臉去，簌簌的落了幾點眼淚；又急忙用衣襟拭去了泪痕，强作笑容說：『不要害怕，我叫你爺爺請先生看看就好了。』其實她已同他的祖父商量過几次去請醫生去，但他的祖父總是說：『我早想去請先生；不過請來就須吃藥，但是那裏有錢！——待晚天看他的病狀怎樣再說吧！』「晚天」「晚天」晚到現在還未曾請到醫生來，而她也不督催他，大概也是因爲錢的關係吧！因她做工所得到一點代價，都已還了往日的債賬，現在已沒一個剩餘。

今天上午，她向着面目愁苦的老者商量着說：『父親，福兒的病實在不行了，快請先生來瞧瞧吧！今天上午他自己還說請先生來看呢！』

『你們實在叫我太難爲情。今年春天我病時吃的一服藥錢還未曾給人家，現在怎好再請人家呢！』（待 續）

『他已病到這個樣子，再不請先生看看，能眼看着他死嗎？』

那老者聽了，有些躊躇，沒答什麼。待了一會，才說：『那麼再請來與他診診脈吧！——什麼時候請他來？』

『……現在天已不早，恐怕他還吃吧！』

『那麼晚上吧。』

晚上醫生來了，老人恭恭敬敬的請醫生坐下吃烟，醫生坐下吃龍烟，便開始診脈，這時福兒微微的睜開了眼，看了看年高的祖父，親愛的母親，幽暗的燈光，滿屋的蕭條，和剛進門的父親與醫生說話時之苦笑。

醫生診過後，便伸手摸福兒的頭部和胸部，她忍耐不住忙着問：『怎麼樣？先生！還用吃藥嗎。』

『早些來看便好了！現在——不要再吃藥吧！』醫生噓噓噎噎的答應她。她聽了，頓然眼泪滿眶，說不出一句話來，後來福兒的父親勉強着說：『先生！還請你開個方兒吃吃吧？』

『不要吃罷。——你們不要害怕，他的病不礙事，過一夜再說，明兒一早我就可以來的。』

他們沒法，只得由醫生回去，而為望明天的一早。

但是，天還未明，福兒已走向極樂的國土裏去了。

賣人

二年級
五級三　樊文鎮

金黃而渾圓的太陽，漸漸向西落下。這時一羣一羣地烏鴉，哇哇的叫着，飛往牠們的樹巢；山下的牧童，搖着鈴兒，喚他們的羊兒，牛兒回來；終日工作的農夫，也都荷着鋤兒，一蹶一跌地，在回家的道上走着；素稱繁華熱鬧的B市，這時也寂靜了。

在B市內的東南隅，有一所破爛的房院，他的大門是掩着。院內只有一座暗淡的北屋，屋內的西面有一個炕，約有四十歲上下的一個婦女，抱着一個天真爛漫的，約有六歲的孩子，坐在炕上；東面的炕上，坐着一個面色慘黃的姑娘—年紀約十七八歲　鵝蛋臉兒，眉目清秀—這時都是默默無語的呆着。

『媽媽，餓！』那孩子發出這聲音，衝破了滿屋裏的寂寞。

『玉兒，我的小寶寶，等你爸爸回來，給你東西吃，』那個婦人這樣無力的答着。

『爸爸什麼時候來？媽媽！』

『一忽兒，就來了好寶寶，睡吧！』

玉兒的爸爸，因在B市難以度日，所以今日天剛黎明，便起身向他的好朋友那裡去借幾個錢來，想遷往別處去謀生活。

玉兒剛睡着，她便聽見外面有打門聲。

『大妮，快去開門去，你的爸爸回來了。』

大妮跟着她的爸爸進來了。

玉兒的爸爸，年紀約五十歲上下。團團地臉兒，面色黃黑，滿面鬍鬚，曲着腰兒，走進北屋裡來了。

『借了多少錢？』婦人開口便這樣問。

『唉！沒有借到一個。』玉兒的爸爸這樣無精打采地說。

『啊！怎麼？沒有借到一個？』婦人說。『你不是說，他是你的好朋友嗎？為甚麼向他借幾個錢也不行呢？』

『唉！人窮了，那裏還有朋友呢！』玉兒的爸爸，似嘆氣似答話的這樣說。

這時屋內，又是鴉鵲無聲，寂寞起來了；空虛起來了。

× × × × × × × × × × × × × ×

從前玉兒家原有幾十畝地，因他的爸爸好朋友，時時刻刻的與朋友們，在一塊兒吃酒，賭博，逛窰子，吸烟……這樣不幾年的光景，便把幾畝田地，化淨了，前幾年給人家作點工，還能慢慢地過日子；不料去年秋季，忽而落了一場大雨，將一切秋禾都淹死了；因此，一個秋季，各家都沒有收穫什麼東西。富者們。秋季雖沒有收，但是因去年麥季收穫得好，所以還能度日；可是玉兒家呢？他家在一個秋季中，又沒與人家作工。因此，沒奈何便全家出門，要點殘粥冷飯以過活。

這樣千辛萬苦好容易的，把多季過去了；可是到了這個長長的春日，便難過了。因爲那些小康之家，家中所藏的糧米，也將吃完了，他們自己每日都是吃不飽，那兒還有能力來施捨窮人呢？

好像上天也和人民戲弄似的，在這春天，他居然也不落雨了，一切春耕播種的事，一點也不能作。這時人們的生活，便恐慌起來了；最可怕的，就是玉兒家的生活，愈是難過！更難以維持了！

『爸爸，我餓？』玉兒從夢中醒來，發出這樣的聲音，而衝破全室的寂寞。

『什麼！他媽的，你爸爸不是也沒有吃東西嗎？』玉兒的爸爸懸恨恨的罵。

玉兒聽到他爸爸的聲音，於是哭了；悲哀地哭起來了。

『媽的再哭，我打死你。』玉兒的爸爸，很怒斷地痛罵着。

玉兒比先時哭得更加厲害，愈是大聲的痛哭了。他的姊姊，見他這樣地哭，恐要受爸爸的痛打，於是，把他攜在懷裏，往院子裡遊玩去了。

『那麼，怎麼辦呢？咱們已一日沒吃什麼了。』

『沒有好的方法，只得把……』

『只得什麼？』

『今日往C那裏去的時候，在經過的A鎮上，看見一張買…買…買人的帖子，我想只好把咱的英兒（玉兒的姐姐）……賣了。』

「你這些賤東西，說的什麼話！那裡有這樣地事，不要在這裡放屁！任憑定餓死了，也不能作這惡事，哼！」

這時英姐抱着她的小弟弟走進來，「什麼事，媽媽？」她四在外面聽見室中吵嚷，就走進來問。

「沒說什麼事，我倆在說閒話，」英姐的媽媽答。

「英兒，我和你媽媽說的是：因為咱們生活困難，這樣如再不想法子，恐怕咱們將要餓死，我想把你……」英姐的爸爸，見她的媽媽瞪着白眼，咬着牙兒在恨他，於是，不敢往下說了。

「把我怎樣，爸爸？」英姐恐慌的問。

「把你…你…你賣了，」英姐的爸爸，悲慘地說。

「誰再說這話，我就打他，哼！髒東西，說這羞恥的話！」英姐的媽媽，惡恨恨的說。

「英兒，你想，假如不這樣做，豈不是全家將要餓死了嗎？我們死了，你不傷心難過嗎？」

這時英姐聽了這段話，心中只是徘徊，彷彿，躊躇，臉兒忽而變成黃色，忽而變成白皎皎地，這樣約有十分鐘的光景，最後使決定了：她帶着哭聲就這樣地說：「媽媽咱就這樣地做能，爸爸說待對，」

「我以為這樣做最好，還是這樣做吧！」玉兒的爸爸附和着說。

這時玉兒的媽媽，只是默着無語，如癡如迷地呆着，昏昏沉沉地呆着。

「媽，就這樣兒做吧？」英兒見她的媽媽呆着，又追問她的媽媽。

「那麼，你既情願，只好這麼做，我若不依，恐怕；…」玉兒的媽媽，眼兒含着淚說了。

這時別處的鐘聲，已打了九下。空間的一切東西，都投入夢鄉了。這時只有英姐在炕上，「輾轉反側」的不能安眠。因此，她只是胡想：『將來若在一個壞家庭裡，呵！將要如何地受壓迫被慘蹂呀！將來我怎能與我親愛的媽媽，可親的小弟弟，離別呢？呵！悲哀呀，難過呀，痛苦呀……；將來若逢個好的家庭，倒還罷。』這些思潮，忽而沒，忽而露的，只在她腦海裡旋轉…………

× × × × × × ×

「呵！這事辦好了：」一會兒，他們（買人者）就要來了

。」玉兒的爸爸，很高興地，搖搖擺擺地從外邊走進屋裏來，就這麼喊着。

這時英姐與她的媽媽，並坐在西面的炕上，都是沉默着，很悲痛地沉默着。玉兒的爸爸，走到裏邊坐下，便也隨着不言語了。

「媽？我將來走了，請……你……你不要難過，不要流淚傷心吧！啊！爸爸，也不要…………」英姐說到這裏，便不能往下說了；喉中哽着了，這時淚兒，已脫眶而出了。

「英兒，請放心，到了人家，要馴順，要愛……」玉兒的爸爸，也不能向下言語了。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於是，便放聲大哭起來了，這時英姐也嚶嚶地哭了。

「媽，不要哭了，不……不要……傷……心吧！咱們將來還能……見……見……面……」這時英姐一面哭着，一面又勸慰她的媽媽。

「呼！不要哭了。看啊！他們那邊來了。」玉兒的爸爸，高聲的喊着。

英姐仰頭向外一望，果然從西方來了兩人。一個是高的；帶着禮帽，穿着黑色的衣服，瓜子臉兒，另一個是鵝蛋臉兒，比這個低；帶着土耳其的帽子，全身服藍色的衣裳。他們興高采烈的，搖搖擺擺地走向這邊來，這時英姐的臉兒，忽而變成慘白，忽而變成黑黃，心中悲哀的滋味，真的難以形容啊。

× × × × × × ×

「啊！徐老三，你在家裏啦。把你的…………」高的那個人說。

「英兒，你出來去罷，」徐老三未等那高人說完，便這樣喊着。

「好！爸……爸……」英姐含着淚答。

「媽……媽……，我……我……我我……走……走……走了！以後屬……你……你……你你……保……重……自己，爸……爸爸啊！弟……弟……弟……啊！媽……媽……！再……再……見……吧！」英姐最後這樣地告別。

「英……英……兒……，唉……唉……英兒！你……你……你走啊！你……你你……」玉兒的媽媽，這樣地說。

「姐姐，你往那裡去啊？我……我跟你去，我…………」玉兒哭着喊着的，便追他的姊姊。

「那裡去，還不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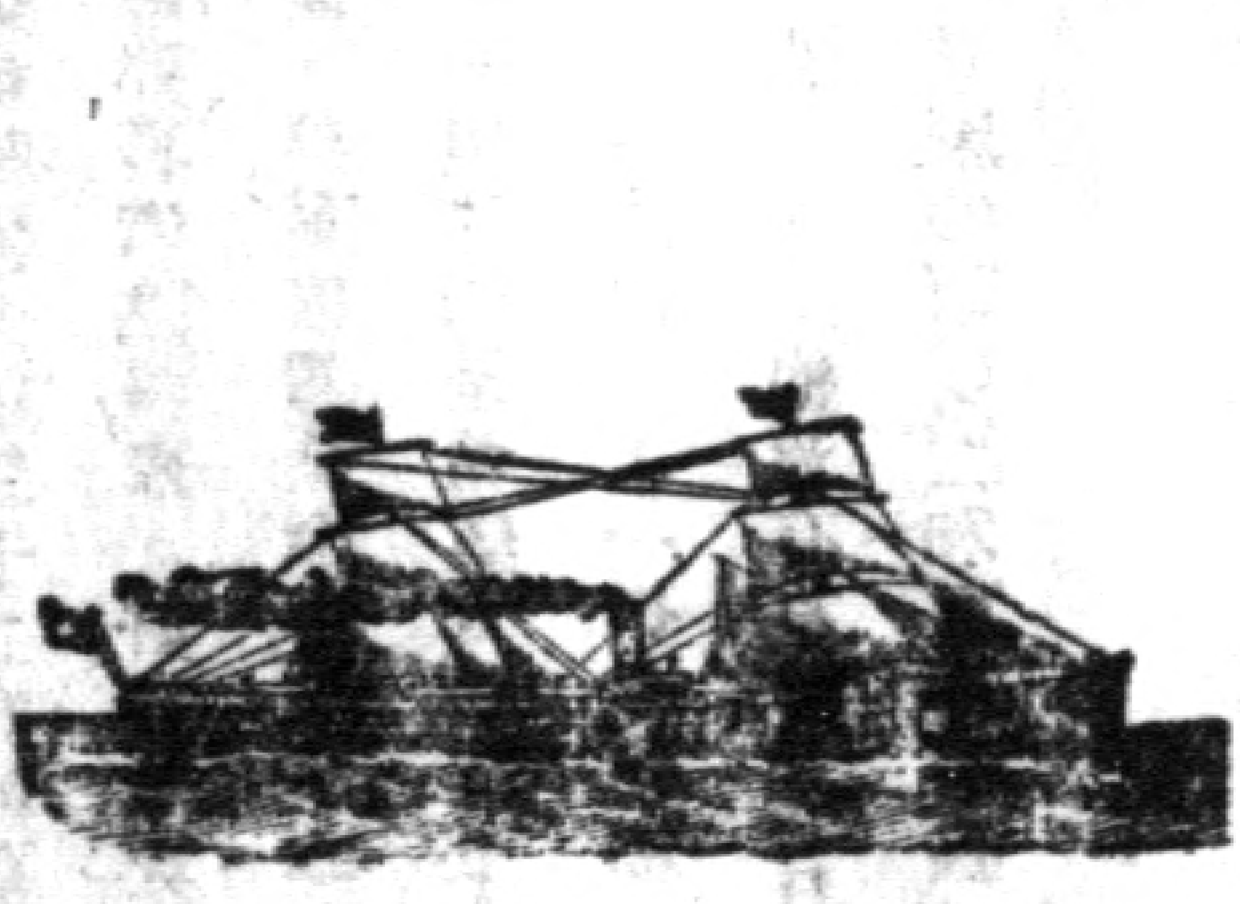
「我…我追…我的姐姐…」玉兒聽到他爸爸的怒聲，便不敢向前去了，只站在那裏哭着，望着，望着他的英姐，最後一次的望着。

「不好了！徐三叔！三嬸暈過去了，玉弟弟？快來吧，你媽媽暈過去了！」隔壁的王婆子這樣喊着。

玉兒與他的爸爸，慌慌張張地跑進屋裏時，見玉兒的媽媽，已躺在地上死了，這時玉兒便大聲的哭起來了，悲哀的哭起來了，心最硬的，玉兒的爸爸，這時也流淚了。

這時全B市，都是死沉沉的空氣；正發散着光明的太陽，這時忽被一朵濃黑的雲遮着，好像爲玉兒家悲哀似的。全村的一切，也好像都爲此事傷心流淚。

一九三二，四月二日作



進德先生的年節

二年級生班 袁保泰

過了祭竈節，差不多家家都在忙年了。

二十五日的早晨，張二娃買了半扇子肥肉，三老寬稱了十來斤乾菜，有仁替三個兒子買了些花布………最忙的要算是廣財家了，他從天就開始蒸饅頭，還要蒸些看親戚用的菜饃，甜饃，要捏和擺供用的花糕之類，接着還要炸菜煮肉。據常往他家去的劉二嫂說：『或許在三十的晚上他們可以歇歇手。』但這些忙碌，在進德先生的眼裏，不見得有若何的興趣。不僅對於忙年無興趣。一切他都覺得討厭。他剛哄得他的最愛的小兒三星不哭着鬧新衣服，接着便聽到外面有人叫門。『唉！又是他，真討厭，媽的還能騙你不成！真是……』他嘴裡咕嚕着便藏在暗間裏，叫大喜（他的大兒子）去開門，就說『父親不在家，出去了，請晚上來吧』後來的幾個叫門的，也都被大喜用這類的款送詞送走了。

一寸一分的，進德先生用心的計算着日影的移動。從日出到日落，時間是多麼長啊，但終覺有落的時候，這一點倒使進德先生不致於絕望，因為在夜裏沒有那些討厭的「財黑」來索債，孩子們都擠進被褥裏睡了，好讓他有時間來回憶過去的辛苦，冥想未來的窮迫。

二十七日的下午，進德先生為着要實行昨夜和三星的母親商酌好的議案，就以十二分的勇氣闖出自己的大門，去到二表哥那裏借點糧米，好不餓死在年前。但到「黃昏」回來的時候，手裏依然是拿着一條空布袋。這真使進德先生無法可想，但他仍是希望太陽落下去不會再出來。

新年到了人間之後，一切生物都感到愉快，而進德先生却大大不然，因為他沒有享受「春日之樂」的資格，這資格都被幾個討厭的「財黑」和可愛的孩子奪去。

初春

二年級生 張念思

春之神提着她的花籃，蹣跚的臨到人間；把那殘暴的暴魔—冬，驅逐的棄甲拋戈，再也不敢回頭了。大地上的一切，都已解脫了冬之高壓，緩緩的噓了一口氣，慵懶的伸了伸腰，身上的汗兒不住的向外漫流。啊，一切的一切，都在高唱着自由的歌曲，來歡迎春神的播種。

看啊，園中的那株正在奔放着的紅桃，她那紅潤的臉，金黃的絲髮，和那雪也似的粉頸，在這太陽剛升，春風微拂的清晨，身上披着几點薄薄的零露，放出一種幽幽的異香，呈出一種誘人的嬌態；有時，她同伊的蜜蜂，切切的低語；或携着手慢慢的跳舞。她們真快樂極了，傲視着園中的一切，似在說：『你們這卑微的生物喲，那及我倆幸福呢。』旁邊的迎春，氣的了不得；她的微黃的小臉上，呈現着嫉妬和羨慕的神氣，全身都縮在地上，忿恨的發嗤。微小的菜花，頭上的蓬鬆的黃髮 身上穿着碧藍的衣裳，伸着粗矮的腰，放出伊特有的香；的確的，蜜蜂被她—菜花—引去了不少。園邊的垂柳，在春風中擺舞她的柔細的小腰，嘲笑着剛才得意的紅桃：『你慢着得意吧，你的蜜蜂，已被菜花誘去了。你已成爲孤獨者了，那有我倆的快樂吧。』說着，就用她—柳—的纖細的手，拂着在伊肩旁的麻雀。原來紅潤的小桃，此時羞的更加緋紅。與人無爭的喬松，依然合着眼兒在那裏盤腿靜坐，有時嘆口氣，似在說：『幼稚的孩子們！……只知爭奪虛榮！……』

總之，春神來了，一切都在欣欣向榮呢。

一九三二，四，二三寫于六中

走向何處

二年級生 賈崇義

不斷的春風，把這蔚藍的天空朦上了一層黃沙，終日昏昏沉沉，好像夢裏世界。我在這夢中，天天應酬這機械的功課，而情緒更形呆板，幾乎我疑惑我是死了，已經走向坟墓了。好容易等到了星期日，我那已化成灰的心，才漸漸又復燃起來。我的復燃的心驅使着，叫我快快離開這學校，這坟墓。但走向何處呢？向戲院嗎？我實沒有上那去的資格，那裏都是闊大人們和公子小姐的娛樂場，我這個窮酸，也得撒開自已的尿照照，覺得確實有些不配，走向郊野去踏青嗎？那裏都是對對的青年男女，或携手並肩的二三知己，談笑自若，很能欣賞自然的與趣，以我這個畸零者，也要跟他們學，豈不是班門弄斧嗎？唉！走向何處呢？生來就是在窮鄉僻壤，走向象牙之塔嗎？那實在是蝦蟆想吃天鵝肉，爬得高跌得重！啊，有了，有了，，廚川白村不是說走向十字街頭嗎？這於我確實恰當得很。

我於是慢慢地踱出校門，沿着街向那聲音擾攘的十字街頭來。我默默無一語，低頭思正路，忽有一種念頭，從

大腦發出一種命令，使我的頭慢慢抬起，眼睛向四外望望。

遠遠的一對女學生，漸漸到了我的視線以內。她倆皆是穿着一色的藍色大袍——我不知是什麼布，但看着總不是尋常的洋布——和男子差不多，但她的曲線美，非男生所有；她那西式的頭髮上，映着日光，如澄清的池水，映着月光，燦爛而璀璨；她的脚上是穿的靛青的皮鞋，洋襪子提到膝蓋，豐美的足脛，十分醉人；她那蘋果般的頰，又加上一紋笑痕，簡直如春花初放；她那柔動的鶯音，誠是新鶯出巢；總之，我看見了她會眸我想起想起沫若的詩句：

「她的髮辮上有一個琥珀的撇針，
几顆璀璨的鑽球兒在那針上反映。
她的額沿上蓄着有流海幾分，
總愛俯視的眼睛上胄十分看人。
她的臉色呀是白晰而豐。……」
「啊，姑娘啊，我的姑娘，
我的姑娘啊，我的女王！」

我想這樣的十字街頭，會有這樣的姑娘，這樣的女王！唉！唉是她的象牙之塔被狂飆吹倒了麼？如果是真的話，我想這十字街頭的窮酸斷沒有享受她的福氣，我遠遠地看着她們的倩影，幾乎要下拜，而嘴裡便會說出這句話來：

『貴步屈臨，十字街頭頓成仙界矣！』

一拐灣，那對姑娘望不見了，我的眼睛才慢慢回來，看着大街兩旁的舖子。那些舖子都是異常輝煌壯麗，叫人看了幾乎要頭暈，疑惑這不是舖子，而是殿宇，是大廟，不過缺少一種泥塑的神像。但何常又缺少呢？那留着洋頭的青年，是真的人麼？怎麼又那般凝靜沉思？是塑像麼？怎麼又會行步，啊！是了！他們也原來是天仙下凡。這舖子裏有許多天仙，非常使我這凡人害怕；我怕得簡直不敢向他買東西。我真作難了，東西是很當緊用，大有非買不可之勢，我幾次想往舖子裏進，但自慚形陋，一個舖子一個舖子過去了，直到十字街的盡頭，重又轉回身來，再走第二遍，看看到底有沒有勇氣會發生。

忽然，迎面來了一位鄉下農夫，花白鬍子，脚下一雙齷齪的鏈鞋，乾癟而皺縐的面皮，十分深露農人之勞苦。他背着一個口袋，彎着腰慢慢地走着。我往後一回頭，待轉來時，他已立在一個闊舖子的旁邊在買東西了。我想我實在太怯懦了，舖內的人，無論是不是天仙，都是爲的做生意，非常歡迎主顧的，那有厭惡之理？自己未免有點神經過敏了。你看那鄉下的老人，不是一點也不驚慌的站在那櫃台前在買東西嗎？那舖子雖輝煌，地板雖清潔，舖子的人雖闊氣，而竟未曾如何他。我想着，心頭好像去了件重的東西，胆量慢慢地大起來，于是我也一步一步的到那老農在買東西的舖內。那位老農夫正在和舖員講價錢。

『多少錢你要？』忽然那位農夫大踏步的走開，舖員這樣的說。

『嗤！』待那老農夫剛走下階台，那舖員從鼻孔內發出一種笑聲，歪着嘴向他的同伴說：『嚇！真是鄉裡的呆瓜子！』

忽然這句話，把我提醒。我發覺我這個鄉瓜子還是正站在那些城裏的精明人的面前，一會兒他們不恥笑我嗎？

于是也顧不得死活，掉頭便跑，剛跑出這：子，撲通一聲，把我摔個嘴吃泥，只看見眼前金花亂飛，耳內隆隆，間或聽見一些掌聲笑聲……我眞是羞怒交攻，一腔無明之火，想把這个街都燒灰，但我是個弱者呀？招人家一指頭都有法律干涉呀！但被這些流氓恥笑，實在覺得寃屈，羞慚，于是那一腔無明之火，好像變成一陣狂風，吹得我如樹葉一般，着跟流水，直吹到那街的盡頭，人煙稀少之地。我回頭看看，已經望不見那輝煌的舖子了，闊綽的舖員了。但我的耳朵仍是隆隆，心臟更跳得利害，而那一股憤怨的氣更熱烈的鬱來，只覺得我的鼻子一陣酸痛，眼淚如黃河決口般地淌出來，用兩個的手掌也擋不住。哭的聲音，也不經我的許可，而已在長嘯了！唉！走向何處呢？十字街頭，原來也是象牙塔之變形；那裡的人，都是象牙塔內公子小姐之化身；那裏雖有一些叫化子，和一些工人，但都是被壓迫，欺騙，蹂躪！都是牛馬，犬豕，爬虫，被恥笑者！那裏沒有勞工神聖的氣象，滿街充滿驕傲，華麗，和繁華！唉！走向何處呢，而這小小的十字街頭，也成爲公子小姐和闊大人們的領域呢！唉！走向何處呢?!走向何處呢!!!

這時，夕陽已落了，我慢慢的回到學校，而腦中仍舊着「走向何處」的問題。

一九三二、四、十一日

慈母魂

（五級四班羅韻學）

父母愛子，無所不至。世人死後有靈魂，有知覺的話，我不敢相信。但是親生的父母，死後倘有愛子餘情，能從偶然顯幻中現魂，愛護他所最親愛的遺子，却極合乎情理。譬如將死的人，每自言其已死之父母，親來將他接去，這也是社會上常見的事，決不是將死之人胡造謠言。星期的一天，我和幾位同學，在室內閑談，忽來同學說道：那位同學講段故事，讓我們聽聽，解解煩悶好了，於是崔君父英說道，我有一段古事，說給你們聽聽吧，大家就非常高興，十分安靜的聽她說。某村北里許，有個柏樹林，林內墳墓，非常的多。陰森森的，沒有一個人敢到林內，那些最勇敢的男子，有時偶然走進那林，出來告訴人說：在樹林內，有許多奇形怪狀的人物，見了人好像要吃的樣子。所以人們都不敢在林內去了，離這柏林不遠的村裏，有一商人，娶了一個很兇惡的婦人，作繼室。他前妻遺下一個女孩子，名叫珠兒，年紀只有七八歲，是一個很聰明伶俐的女孩子。她的萬惡的繼母，時常打她，從早打到晚，並且把狗也不吃的東西給她吃。他父親止乎在外經營商業，雖在家中，他也是很怕那母夜叉般的女人的雌威，無法護他的女兒。珠兒忍受這種痛苦，一連數年，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有一天他跟着村中的孩子們去拾柴，他漸行漸近，不知不覺，走到柏林的近旁。那裏有許多被風吹過去的枯枝落葉，他們拾的非常高興，不多一會，裝滿了一大籃子。她身上覺得疲乏，就臥在林中睡了。珠兒的小籃碰，不知不覺入了夢鄉了。她把頭一抬，看見一隻小花狗，頸下繫了個銀鈴，錚錚的響，走上來便土土的咬她，當小狗咬她的時候，有一個小小的姑娘，穿着很華美的衣服，從林裡跳出來。喝住那隻小狗，便向珠兒說：今天你來真好極了，你就住在這裏，和我作伴吧？我們可以作各種的遊戲，並且可以天天在一塊說笑，我求奶奶答應我這件事，她是不會不答應我的。來啊！我們一同去見她吧？小姑娘握住珠兒的手，引她到柏林的深處，那隻小花狗，也喜歡的跳起來，舐珠兒的手。啊，真怪極了，珠兒所看見的東西，異常美麗。她以為她是到了天上，一個生滿了果樹和花草的園裏，樹枝上站着無數的鳥類，比蝴蝶還要好看

。園的中間，有一座王宮，金碧輝煌，是用珠寶築成的，在太陽光內閃耀着五光十色。中間坐着一位穿華美衣服的夫人，年紀不過四十上下。一見他們來了，便問那小姑娘說：你請了甚麼客人來呢，那小姑娘答道：我在柏林裏遇見她，帶她回來，給我做伴哩，你肯答應她住在這裏嗎？那婦人微笑點頭，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說。珠兒把那婦人，仔細的上下打量一番，好像是她母親，她即刻跪在那婦人面前，大哭起來了。那婦人也十分的哀痛，說道：我的兒啊，你為什麼到了這裏來？你的繼母待你好嗎？你為甚麼這般傷心呢？你不能細細的告訴我嗎？於是珠兒把她受的一切的苦處，和盤托出的說了一遍。那婦人聽了，不免十二分的難過，又安慰了珠兒一番。珠兒又說道：我的母親，你為什麼睡在地下，使我也不能見你，我的父親，不能保護我 那個惡毒的繼母，在家裏每天毒打我，絕不憐惜。慈愛的母親，讓我住在這裏吧，千萬不要送我回家去。他母親默默不語，於是珠兒在這裏住着，好象有好幾天似的，有一次，她母親說：兒啊，我母女的緣分盡了，你回去吧，珠兒吃驚道，很心的母親，為什麼要趕我出門，受一切的苦痛呢？婦人又說道：兒啊，你是一個凡人，不能長久住在這裏，你該回去啦，你日後定可以嫁着一個好丈夫，終生享福，這不是你將來的好結果嗎？那夫人說到這裏，用銀棒輕輕的在她頭上敲了三下。她不覺嚇了一跳，睜眼一看，仍然臥在林邊籃子的左側。方知剛才的事，却是一夢。天已黑了，同伴的孩子們都回家了，她非常心驚，只怕到家受萬惡繼母的毒打。然而有了夢中慈母的一段話，也足够得到苦境中的無形安慰了。

夢的妙用

五級四班陳文英

莊子說：「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人生每有傷心事，鬱悶得幾乎要死。幸而一晝一夜，循環交換，使有夢覺的兩界；晝間不解的憂悶，夜有好夢以寬解之，抑亦是一個很好的調劑法。於此便見造物愛人的大妙了。這兩天來，不知為了甚麼，常常想起我已故的秀慈姐。她是我同學中唯一的好友，雖然在一塊兒的日子不多，我却着實的喜歡她。她也熱心的愛我。唉！真是我夢也想不到的，出乎意料之外，我這位心愛的好友，在去年永別了人世　永別了我，入到極樂的國土裡去了。唉！當我聽着她死了的時候，我終日的哭她，當時悲傷的心，真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完了！我的一切都完了！像我這知己的愛友死了，我還法着做甚麼，我恨不能我斷此苦惱。回想從前的事，吾與她並肩携手，形影不離。終日一同遊玩，一同研究功課，熱熱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陰陽隔絕，空餘淚痕，何時才能與我慈姐見面呢？除我死外，當無見期。我又不知我何日死；慈姐死後有知無知，得見不得見，又難得明白；這種無涯之憾，天呢？人呢？無從索解，苦悶極了。這天上自修的時候，又看見她贈給我的書了，唉！人亡物在，又何等的悲傷難過。不覺傷心的淚，又流下來了，自修班也不能上了！跑到屋內暗暗的泣下，不知不覺，入到夢鄉裡去了。這時也不知我到了甚麼地方，只見高的山，藍的天，綠的水，素白的雲，青青的草木，柳楊成行，禽鳥歌舞，成羣的小羊，在那裡吃他那樹叢下的綠葉。有一個小池，裏面的荷花盛開，蓮葉飄動，魚兒游來游去。走不多遠，有一個村莊，這時都雙門緊閉，也不知他們的主人翁是否在家。村的西面靠山，東面有花園一所，園內都是鮮艷的花；夜香也有；雞冠也有；石竹也有；更有許多不知名的花卉，紅藍白紫，襯著淡和深綠的葉子，錯亂的生著。那些花朵都含著微笑。還有蝴蝶的羊翅，一動一動的飛著。有許多的小孩在那裡游戲：捉迷藏啦：打瞎子；我不由的也站在那裡玩賞。猛一抬頭，忽然看見慈姐也來了。她說：「英妹怎麼你一人在這裡玩呢」？我瞧見她那和藹的態調，看見她那活潑的身體，我這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定了定神，我說：「慈姐你也來了，把我

想死了，這些時你那裡去了？她說：我往鄉間去了，你眞想我嗎？你怎麼這個樣兒？叫她這一句話，把我問哭了。她拿溫和的手，替我擦淚，我倒在她的懷裡，哭的越痛了。她說英妹你哭甚麼？有甚麼痛苦告訴我。我們見面談話，一樣的快活，何用哭呢？她安慰了我好久，我才不哭了。我說：蕙姐不是不能與你相見面了嗎？她說，英妹親愛的英妹，你不要傷心，從此以後，我們常常在一塊，過過從前那樣的生活。英妹你願意嗎！我們玩去吧。於是她攜著我的手，走了一個鐘頭。前面有一道大河，過不去了，年紀幼小的我，說蕙姐，沒法走了。她說：等一會，看有船嗎？一會兒，果然有一隻小船，我們坐著渡過去了。過河之後，往北走了一里許，有一坐大山。她說；英妹這就是泰山，我說泰山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果眞泰山是高大。她說英妹咱上去玩吧，不知如何，四十里登山的遠路，我們片刻就上去了。剛到山頂，濃雲密佈，下起雨來了，我悶的要哭，說怎樣回去呢？她說，英妹你不要害怕，一會就不下了。我們便回去，一陣大雨過去了，那黑色雲，透上鑲著白雲，漸漸都退了。透出一片日光來，照耀得滿地通紅。樹枝上都像洗過一番，尤其嫩綠可愛。忽又聽得狠叫的聲，我眞恐怖了。她拘著我，忽聽相雲妹妹說：英姊醒醒吧，點名咪！我醒了，在燈光之下，原是一夢。不能相見的蕙姐，又見一面。除在夢中，焉有會期呢？再一想，哦！哦！是了，造物者既與我以夢境，可以會見死去的蕙姐。從今以後，白晝不必想她了，把此心際併到夜裏相見，豈不和她生前的同遊一樣快樂呢？何必如此的拘板。

義才姊

五級四班　李景蘭

暗淡淒涼的燈光，照在一張桌子的上面；在這黑夜中，只有無情的寒風瑟瑟，吹動樹枝作聲。這怒號中的北風，却帶了令人感不到的悲傷！

當此之際的我，忽憶起我小學朋友「她」了。啊！啊！不由得叫了起來：『姐姐，義才姐姐！』我在這狂喊中，是如何難過，如何的悲哀呀！

我最愛的義才姐姐，竟與一個鄉下無知無識的農夫結婚了，在她訂婚的時候，是她的父母與她作的主；她絲毫也不知道，到了結婚的時候，她才知道，那時只有流淚；和痛哭；敢怒而又何嘗敢言？

我在幼時，十歲的時候，我就請求父母叫我入學。於是小學開學的時候，就送我到學校裏去了！起初我到校裏的時候，就感覺着煩惱難過。什麼也不知道，真是如盛在悶胡蘆一般。真一日如一年之長。那時我只覺上天無梯，入地無門。誰也沒有我孤獨悲哀！那時我真又想放聲大哭了。不久孤獨悲哀哭泣等等的生活過去，又到了樂土上面來了。

在那想放聲大哭的時候，鈴兒已響了，因我悲傷過度，所以鈴兒響了，我還不知道做什麼，好似傻子一般；於是她便喊我去上班了，拉着我的手，就走進教室，她與我找着書，指示給我。從此以後，我才深深的認識了這位沉靜和藹的女友：在我腦海裏就留下了一個印像，我看她面貌，是何等的粹和穩重，她的一切的一切，都深刻的鑄在我的腦海裏面了。我們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了。

義才姐是全班最好的學生，無論人格；品行；學識；都站在全班第一。所以我就跟着她學；不久也就跟上班了。

到了秋天，我們的感情，愈加深了，我們倆人，把那所學的功課，每天總得念背和寫好，才能去玩。因此我的學識長進得如飛跑一般。

光陰似箭的一天天過去，到了第二年的第一學期。老師說今年考高等的人數太少；我們這一班要好好的用功：將來好應考。這一學期過去了；我們的季考的成績分數也都算出來了。各門功課的分數也都及格。他更勉勵的叫我

們讀書用功。所以考高等的時候也考上了。我們倆個都考上了高等，那時我們的感情更加親密。朝起夜眠，上課自修，沒有離開的時候，眞是天下的人除了父母以外，就算她是我唯一的知己。她平日對待同學，是很和睦，很誠懇的，對我，尤其親熱，絲毫虛僞心也沒有，並且恩深情厚，不可言狀。無思慮的我，整天在這甜蜜的夢中過活。那裡還有悲哀的機會呢？

唉！我們在這感情熱烈的當兒，忽然來了許多如狼似虎的兵，非佔我們的學校不可。學校無法，只得叫他們佔了於是她就回到她且小村裏去了，我便回家了。

當我們分手的那天晚上，她給我說：『我親愛的閨妹！明天我倆就分別了。到開學的時候你千萬給我去信，因爲住在鄉間，得到的消息必晚；請你略知一點消息，就與我去信。』說這話的時候，面色帶着悲哀的神情；我說那是一定與你去信。因爲我那時年紀尙小，離別之苦，還不十分注意：所以分別的時候，也不大難過。但她比我大五六歲她却知道離別之苦了！對我說話的時候，却很難過傷心；看她的樣兒，心中却有許多的話：想給我說：那時的她却又說不出口了！只得悶悶不言。現在我回想起來那時我太無情了。爲什麼不安慰我的姐姐呢？唉！……

兵在學校繼續住了三四個月；走了。我們才得開學。同學們都來了，只剩下了義才姐沒來。我是何等心焦啊！

於是我就與她寫了一封簡單的信，與她送去了。第二天我足足的等了一天，終於失望了；晚上在床上，展轉反側的總是睡不着，次日我微明卽起，在黑暗淒涼的小屋裏，踱來踱去，竟看不見我姐姐的影子；那時眞無聊極了。於是我走出屋裏，跑到操場，仰望天空，見那和藹的太陽，直射遍萬物的一切，蔚藍色的天空，浮着些薄薄的雲兒，被微風吹蕩的在空中飄來飄去，此時我覺得別有一個天地的樂趣。

我正在操場中散步，忽又憶起義才姐，我的心立時就顫動起來，身體也不由的跳動起，於是我跑到校門外，向北望去喲，喲那不是義才來了嗎？立時我那種喜悅之意，眞是有口也形容不出，卽是李杜復生，也恐怕描寫不到一分。於是我就跑過去拉住她的手，我倆一路走一路說，去到寢室的床上，她坐在床上休息，我便問她：『你爲什麼

來得嗎呢？」於是她就帶着嗚咽的聲音說：『我親愛的蘭妹！要不是你向我家去信，這一次我一定不能來校！』我又問，『爲什麼？』她說『因爲我家裏給我訂婚了，這家是常常頑固，無論如何『學』得輟了！把脚纏起。』當她接着說完這話的時候，她就大哭起來。我看她如此的悲哀，立時我那鼻孔兒一酸，背上一冷，喉嚨一哽，替人同情的眼淚，也滔滔不絕的流下。我又怕她看見愈加惹起她的傷心，後來我又把面兒轉過來，拭乾了眼淚，又轉過去，叫了一聲：『我的好姐姐！』使用倆手拉着她說：『你不要哭了！』我給她拭了眼淚，用了許多方法，才安慰住她。於是她止住了哭！說道：『這一次來，還是偷來的，當我聽說開學的消息，我便懇求父母。他們都說：『現在『你』，我們不能干涉你了；你已經……』於是我便問王媽。她說：『現在已經給你訂婚了，是鄉下的孩子，不讀書，他說上學有許多不好處；所以他決意不叫你上學。』我聽了此話以後，就躺在床上大哭起來；我兩天沒有吃什麼，於是我的父母又痛心極了！他們說：『暫且不管他家如何，偷偷的叫你去上學去吧！』這不過是一時的快樂嗎？若是被我那黑暗的家庭知道了，立時就得回家。』她說到這裏，又悲哀起來了！我怕她哭泣不止，關於她的一切煩腦的事，再也不敢問了；只好與她談談別的。

流光如水，一天一天的過去；一霎時間，義才姐已來了一月的中旬了，自從她受了這頂大的刺激以後，雖說跟着許多同學打鬧，但是她的心裡，又何嘗不在悲哀之中呢？這幾天的義才姐，把先前的面目，可變成了黯淡而憔悴的樣兒了。

我還記得那天她走的時候，在一個嚴冷的冬天，還刮着尖厲可怕的北風；冷的人打噤發抖。西山的太陽，將落的樣子，這時便來了一個四十歲的老頭子，後面還跟着一個少年；推着一個小車；走到校門口住下了。那個老頭子便走進校門，到傳達處屋裡去了。工友問：『你來找誰？』他說：『我來找H村的李義才。』於是工友便去叫她。當叫她的時候，我倆正在圖書館看婦女雜志。工友說：『李先生，門前有人找你，』於是她去了，我就在門前等候着她。忽聽C君叫我：『景蘭門前有個小車，大概是叫義才姐走的吧！』於是我趕快跑去看。唉！原來是真叫她的。那

個老頭與義才姐在接待室裡說話；於是我與C君跑出校門，見那少年坐在小車上休息。我便問他：『因爲什麼來叫她？』他說：『義才回校她的老婆婆家知道了，昨天與她母親送來的信，叫她趕快退學，當給她訂婚的時候，是她母親與她作主的，因爲這家田地很多，所以她母親願意了，她的父親却不願意：他說：「她好做什麼？還是有點學問要緊；將來在社會上能服務，還得有高深的學問呢！」但是她的母親，性子很堅決；無論如何，這門親事，要讓她母親做主的。她的父親也沒法子：只好聽她了。當昨天給她送信去的時候，她母親和她父親鬧了一天氣，所以今天將要黑的時候，才來叫她：叫她趕快的回去。』我聽了這一些的話，就轉回校裡來；越過接待室，聽見裏面有嗚咽的聲音；我想這一定是義才姐的聲音了。待了一會，於是她出來了，這時天已六點，有許多同學都問她，她說：『果然被我那黑暗的家庭知道了，要我速速回去。』她半吞半吐的說了這一句話，就回到她所住的那寢室裡收拾東西；我與C君說：「現在天已黑了，恐怕一會就看不見人；叫她明天走吧！」C君也贊成，我們倆便跑去與她父親商量待到明天走吧！他說：「不要緊，我們的熟路摸着走吧！」我說：『走也不差這一夜，叫她與我們在一塊玩一夜好了，我們以後不知何時才能相見。』我與C君再三的要求她的父親，於是她父親才允許了。

這一夜窗外的風聲颼颼的刮着；四處都是寂漠的空氣；只有我與她談話和哭泣的聲音；別的也沒有了。唉！她哭的喉嚨啞了，但是我見了她如此悲哀，我實在忍不着氣；就想陪着她一塊哭，我又不敢哭，只好我止住了哭。於是我就與她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際。』我把我所有的方法都用盡了；才安慰着她。她說我親愛的蘭妹！我的人生和前途，都沉落在苦海之底了！我走了以後，望你努力學業，務要保重身體；於起居飲食，更當注意。更不要以我這薄命人爲念；這是我盼望的一點。望你牢記在心頭吧！

我覺這一夜的光陰比以前過得快的多，天已亮了；天上還掛了幾個殘星；怒號不住的狂風，嗚嗚不已的刮着。尤易惹起人生一種淒涼的悵惘，

天還沒有明，我們倆就在精瑩的淚光中別離了！再也

見不了我知己的姐姐了。

任高等上了兩年，我終日探聽她的消息；但是終沒有得到眞正的消息。只聽說她當在縣學的那年的冬天，就正式結婚了。她臨婚期的前一晚上，義才足足的哭了一夜；第二天動身的時候，眼也哭腫了。後來又聽說她婆婆家虐待她的情形。

暑假我來考學了，而對於她的一切，更絲毫不知了！今年寒假的時候，有一婦女年有三十多歲；挎着籃子，無意之中跑到我家去賣針線；我母親問她：「你家住在那裡？」她說：「離城不遠的H小村裡。」於是我便問她：「你知道嗎？你那村裡從前有個上學的女子。現在已娶到S村去了。」她說：「我知道，與我們離的不遠，她現在已經死了！」當我聽了這話的時候，如霹雷震耳似的，驚嚇得心臟直是亂跳。我又接着問了一句：「怎麼了？」她說：「永遠是死了！」這時，我難過的味兒，眞是天下人所感不到的悲哀，我都感到了我繼續着再問她死的詳情，於是她從頭至尾的都與我說了！她的老婆婆怎樣虐待她，過的簡直如牛馬的生活。她丈夫又得了傳染病死了。從此以後，她的生活更苦上加苦了！她的婆婆叫她每天牽着兩頭牛出去到野外吃青草，直到黑的看不見人的時候，才准回來，她婆婆還說她不中用，家中的一些雜事，都待她一人辦理；但都叫她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苛刻的面黃飢瘦，不似人形，所以義才整天在那悲哀中，也無人過問，只有在那渺茫的田野中，哭泣着給牛聽。因此她的身體大受損失，後來成病了！飯也不能吃了，勞苦的工作，還是照舊。她的病一天一天重起來，於是床也起不來了！當她有病在床的時候，她的老婆婆還是比雞罵狗的吵她。她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那天的下午，也死了！脫離了這地獄的家庭，歸黃泉之下去了！

——完——一九、三二、三、十三。

曼麗

五級四班 姚翠鸞

曼麗是一個天眞活潑的女孩子，她母親只有生下她一人，非常的愛她，六歲就送她上幼稚園。但是曼麗的命運不好，她七歲時，母親就別她而長逝了！却又卽時娶了後母，當她父親在家時，後母待她略微好一點，後來她父親出外作事，可愛的曼麗，從此就受起來了，學也不叫上了，特在家侍奉後母，每有不如意處，要打就打，要罵就罵，唉！那時的曼麗，已變成憔悴的像地皮色的面容，在她十二歲的那一年，有一次後母少了兩角錢，強坐曼麗像去了，起初怒氣冲天的聲問道：曼麗你偷我的錢了沒有?!曼麗帶着戰慄的聲容道：母親，我沒拿母親的錢，後母聽了越發怒了，卽刻到門外去拿來一條松棍來，這時把曼麗嚇得連忙跪在她面前道：母親我實在沒拿母親的錢，我……話沒說完，後母又拿了一把破棉花，塞在她嘴裏，於是舉起松棍來就打，並且嘴裏罵道：你不承認，我打斷了這條還〃那條，這時把曼麗打的實在難忍，但是想承認也說不出話來，後來她打的乏了，坐在椅子上還罵道：今天就是照死命來打你！看你承認嗎！曼麗用手把嘴裏的棉花拿出來，微聲說道：母親我拿了，放在東隣王伯母家了，後母用脚一踢，乘着厲聲喝道！滾起來！給我拿去，要拿不來，還得要你的狗命呢！於是曼麗就忍痛而出，唉！曼麗那裏拿她後母的錢呢！眞是把她打的無法可忍，所以才說了個謊逃出去，唉！曼麗一出大門直往親生母坟前跑去，到那裏跪在坟旁，放大悲聲哭道：母親母…親，我的親母…親呀！你…你為什麼…把…把你的女兒留在這辣毒的後母手裡呢！…母…母親你知道你女兒為什麼跑在你的坟前來嗎?!我…我的母親，我是來訴苦的呀！母親你要知道自你死後，我一天也沒痛快過，但是都沒像今天的利害！唉！我看我以後也沒有好的希望！不如今天跟你……話沒說完，躺在地上不會動了，唉！可憐的曼麗！原來是受的刺激過甚，一時暈過去，不久醒來，自己有點驚疑道：為什麼在這裏作起夢來呢!?並且見了母親還痛哭一場，究覺為的什麼呢?後來又往自身一看，才知道是受了痛打逃出來的。

夢遊

五級四班 龔月蘭

冬天終於是完了，遲遲而來的春天，天氣是晴和的，生活也無悶無恨的過。大地的春色也很美麗，溫和清明的風兒吹着，地上滿生青草，樹上的新葉也恢復着先前的綠色，自然的新生命也是在那裏躍動。我看了這些勝景，不覺心懷一爽。記得在某日的黃昏，銅盤一般的太陽，已經沉落西山了。遍地如火如荼的彩雲，漸漸望不見了。陽威既退，夜涼漸生。這時吾身上感覺得疲倦，便跑到寢室內，伏在桌案的一面看書。恍惚之間，入了夢鄉了。不久，便望見戶外有兩位同與我很好的同學，一位是密斯S君，一位密斯T君。她兩一同的進吾房內，說道：香亭妹妹。我慌忙的接她兩位，彼此還哈哈的大笑一場。S君說：我們遊玩去吧？我說，到何處去？她說：遊覽泰山的勝景去。因此我們三人好像乘了飛機，霎時間巍巍的泰山，已在我們的眼前了。天色朦朦朧朧的約在五鼓的時候，一會兒，便把飛機落在日觀峯的上邊。我們下來，不幾步，便進了日觀亭，說我們等着看日出吧。東方的太陽已漸漸的上了半邊了。各人拿了一個望遠鏡向東一瞧，只有海中的白浪如山，烟氣瀰漫，擁護着把太陽送上天了。從此四望，真是目窮千里，北望只見帶兒似的黃河。向西南流的，線兒似的是汶水，夾岸如絲似的楊柳垂着。仰而觀之，白色羊毛般的雲片，在蔚藍的天空轉動。俯而察之，在翠山青葱的斜坡上，初春的花兒一團一簇的開放，在那蛋白色的薄霧，忽隱忽現。疏疏的松，在石頭罅隙中間閃出碧光。從右到左，圍繞着的勝景，重重疊疊，好像被着華袞的山人莊嚴而立。遊覽既久，我們便下了山，一直走到了樹林的近處，鳥兒一羣羣的唱着歌。林邊有池，一羣羣的野鴨在水面上浮游着，傍午的赤日，也在銀白似的雲中燃燒着，愈顯出春日的景色，異常新奇真是一幅天然生動的畫圖。我心靈正在萬分的快樂，忽聽得悠揚的鐘聲鑽進耳鼓，我被他震醒了，抬頭一看，日光已發亮了。於是啞然自笑的說：啊！這真是一個良好的夢啊。

歡迎紫荊開花

二年級姜翠蘭

夫人修身，則能爲聖賢，花木爭艶，則能爲名花，此人之所盡知也。今吾校分院，有紫荊三株，植於窗下。前因秋風冬雪，其葉飄零，枯萎之乾枝，猶蘇秦說秦憔悴之容，豈不爲吾心之憂哉。吾每至紫荊之前，視之曰，汝落伍者也，何時復子之鮮花，茂枝，新葉哉？紫荊對吾泣曰，吾今雖萎，但甚保養吾身，欲明年爭茂。況春日之神，又助我以和暖之春光，請明年觀吾可矣。吾聞之，分外愉快。每至荊前，必細觀之，幾已數旬，而不見發育。今温風細吹，暖光緩照，吾再往觀之，則紫花發生。吾呼曰，紫荊花開矣 不久必甚茂矣！此必紫荊戰勝寒冬，使吾歡雖其花開也。若夫人者，不努力求學，豈不棄父母之恩育，背師長之教訓哉。吾今歡迎紫荊開花者，亦賀其有爭勝之心耳。

還家夢

五級四班 商玉容

溫暖的春風，微微吹動，枝頭小鳥，唱着快活之歌，園中百花爭開，這時到處充滿了快樂的氣象，唯有遠居異鄉的我，沉悶在書房裏，正悄然思念我的故鄉，忽有郵差送來一封信，說是我的，我忙接過一看，原來是我的家書，信內說：叫我急速旋里，我聽到這話，是非常的歡喜，於是就稟命翁姑，收拾好行李，邀着李君與我作伴，僱了一輛汽車，出城往北行，約八十里許，到了黃河渡處，下了汽車，便立在岸上佇立，稍觀河中之景，黃茫茫的水勢，無邊無際，只見那大小船隻往來如織，洪大的波浪，如黃牛般的接尾東下，並且還怒號着。

渡河而走，沒有多時，天色已暮，但見一片荒野，並無村莊，我和李君正在爲難之際，忽見前面一道明光，暗想道：那裏必定有人居住，不妨前去探望一下，暫借宿一夜，便向着那明光之地走去，及至近前一看，卻是一所廟宇，深隱在樹林之中，進去後四下一望，高廊大廈，燈燭通明，一點兒聲息都沒有，倒很沈靜的，屋內的佈置，都非常整潔，但見八仙棹上，還放着許多甘美的食品，我倆人半天沒有得到東西吃，腹內也餓了，因此也不管那東西，究竟是誰放的，就吃了一頓飽餐，正想安眠時，忽有一位老人緩緩的進來，和顏悅色，年約九十左右，鬚髮銀白，甚顯清秀，他便問道：你們這倆位少年，從何處來的？並且往何處去？我回答他說：我們是從曹郡來，往濮縣雲府去省親，說罷，祇聽外面鳴的一聲，轉眼再看老人，竟不見了。

次日早八點，就到了目的地，我的家鄉，本來是個小小集鎮，經這一年多的工夫沒見，已有大大的改變，圍牆較從前高大的多了，周圍又種些楊柳和榛槐，還有一道清碧的流水，圍繞着環流，抬頭一看，又是西洋式的圍門，上邊懸着三個朗朗大字，「古雲府」園內街道平闊，左右樓閣排列，極其壯麗，並且熙來攘往，人烟稠密，熱鬧繁華，居然有通都大邑的樣子，進大街走了沒有多遠，就到了我久別的故舍，好不便我驚疑，我的慈母已逝世四五年了，如今怎麼又會復活呢？倒也奇怪，遂即登堂，向親愛的母親請了一個安，便坐下談話，左右的簫管謳歌聲，一陣

陣聲入耳鼓，此時我心之樂，實難以寸管形容，母親說：四五年之久，不見我親愛的女兒了，平日我時常想念你，但我在九泉之下，和你老祖父母在一處，也是很快樂的家庭，我親愛的女兒，你將這四五年的經過，詳詳細細的告訴我，我便通前徹後稟告於她，母親聽了悲喜交集，接着又道：那邊坐着的一位白書生，他是誰呢？於是向李君我母，雙方介紹，李君慌忙向我母親整整重重的行禮，我母喜極，正欲設筵暢談，忽聞乒乓一聲，睜眼一看，窗紙已白，知是一塲大夢，可恨的老狸猫，因爲偷吃東西，打了碗，驚醒了我的好夢。

奇怪的夢

五級四班　孔繁林

一所矮小的茅屋，靠在一個小小山岡的側面，屋後山岡上，生着几株參天的松柏，和几叢不知名字的多青樹。所以在這小小的村舍後面，一年四季都是綠陰朦朧的，特別的顯出一種鄉村的奇景。茅舍裏居住着三十上下的男子，和五六歲的一個小孩，名叫連兒。

他剛下生的時候，他母親就死了，後來他父親給人家做工，每天掙几個錢來過活。但連兒那時實在不好養活，可是他父親竟把他養到五六歲時，他父親就與他起個名叫連兒，他時常問爸爸道：人家都有母親：我怎沒有母親呢？我母親往那裏去了？我怎沒見過呢？他父親便說：你母親替人家作工去了，等你長大以後，就要回來的。說完，他父親就連忙轉回頭，他眼中晶瑩的淚兒接接連連的流下來。連兒連忙問父親說：爸爸，你爲什麼哭呢？你是想我母親嗎？爸爸。此時連兒看見他爸爸如此悲傷和難過，本不知他爸爸爲什麼難過和哭，在連兒的心中，也不覺引起悲傷，於是一頭倒在父親懷裏，嗚咽的大哭。父親更加悲傷，但不敢再哭，只好止着淚不叫連兒哭。父親待連兒，好似寶貝一般，只恐怕連兒病了，連兒何時問他，他父親總哭一場。後來他漸漸長大了，連兒的心中，已知道母親在九泉之下，從此再不問他爸爸了。

這時，連兒已能替父親做點小事情，時常胯着小籃，到山脚下去打柴，連兒確知道父親的心苦，所以加力的打柴，拾得滿籃，便回家走。到家時爸爸看了非常喜歡，他越法高興，天天到山上去拾柴。

有一回連兒打柴疲倦了，便躺在山脚下休息，不知不覺的睡着了，竟然入了夢境。看見在山上坐着一個穿藍布衫的少婦，頭上頂着一塊漆黑布，脚下穿着一雙小小的繡花鞋子，銀白色的面孔，看見了他，就靜悄悄的滴眼淚，帶着很難過的樣子。於是他丟下了籃子，飛野似的跑了過去問他道：你爲什麼如此的悲傷難過呢？問他却不做聲，越法痛哭起來。此時連兒不能在忍，連兒又問了几聲，他忽然回轉頭說：兒呀，你知道嗎？我就是你的生身母。連兒猛然聞聽得這話，驚得几乎倒在地上，連兒接着便媽呀媽呀的叫了几聲，撲在他母親懷裏，大哭而特哭，不用

說他母親更加悲傷。他母親便說：兒呀你知道嗎？當你將出世的時候，就是我去世的時候。我在九泉之下，時常聽着你父親的哭聲。兒啊，你想我如何不痛心呢？唉，兒呀，自從我死後，時常在宅上看顧你，我把你舍了，是非常不放心的。兒啊，你時時刻刻的想着你父親，孝敬你父親，我也知道。你父親現在好嗎？連兒斷續的說……好啊，我爸爸時常想你，你與我爸說几句話不好嗎？但他母親不願去，連兒拉着母親的衣服，必須要他到家去。於是他母親，便跟着連兒到家去。這時連兒也不要他的小籃子了，拉着他母親到家去，一走進大門，便高聲叫道：爸爸，我母親來了，他父親恰巧正在做工回來，在牀上似睡非睡的躺着，忽聽一種急忙的叫聲，飛野似的跑出來，一看原來是他的小寶寶，和他的妻，走進來。這時夫妻兩個，如何表示几年前的愛情呢？於是千言萬語的，兩人說到最傷心的時候，都抱頭大哭。連兒也倒在他母親懷裏哭。過了一會，連兒便躺在母親懷裡呼呼的睡去，不由得又入了夢境，母親真活了，到他家來了，他父親非常喜歡，父母待他越發的好。叫他上學。過了數月，他父親忽然病了，母親待父親非常周到，但是他父親的病總不減輕，日日加重，竟然死了。母親和連兒哭得不省人事，忽然暈去。忽然的一覺醒來，原來是個夢。便跑去問母親，他母親說：你爸爸真死了。連兒一聽這話，他便跑到爸爸面前，看他爸爸身上蓋着一張白紙，穿着一身新衣服，面如黃紙一般，連兒想到母親復生，父親又死，天啊—我到的是什麽命呢？想着又大哭起來。一霎時又聽得他母親說：連兒我走了，於是連兒大大的恐慌了，跑出門外問道：媽媽，你往何處去呢？他母親不與他說。於是他拉着母親的手，號淘大哭，他往那裏去，連兒就跟到那裏去。正在走着，母親說：兒呀，你父不會死的，他總能可以復活，你只要待他周到，你爸爸就愛你自己，你要聽他的話，不要使你爸爸生氣。你出去不要到遠方去，不要在水邊玩，因爲都有危險，你時常勸你爸爸不叫他哭，也不要掛念我。我要是想你們的時候，我去看你們，你們想我的時候，可以在夢中相見。兒呀，你走吧，時候已不早了，你不要送我了，你快回家，與你爸爸做伴去吧。現在你爸爸正在家中想你了。連兒不願回去，還是一直的跟着，母親用手一推，連兒忽

然倒在地上，此時母親也不見了。忽的一覺醒來，但見明光照眼，天已到正午了，這時一蓮兒還沒拾一點柴。心想我還是在一個山脚的下面睡，方才的事，原來是一個連環套的夢，啊呀，這一覺睡的很大。沒精打彩的，正想大哭一塲，忽然聽得父親叫他，於是他便挽起小籃走了。

魚的問答

五級四　張蘭芝

日曜日，早餐之後，予與陳君，悶坐於室。陳君忽起曰：今日原爲遊息之日，何不出而遊乎？予欣然從之，緩緩步出校門，不覺已至橋梁之上。俯視水中，浮藻新綠，水清如鏡。忽見羣魚出遊。予指謂陳君曰，此羣魚也，亦甚樂乎。陳君笑曰，予非魚，安知水中之樂乎？予轉向魚問曰：子樂乎？一魚躍於水面，仰首視予曰：吾樂極矣。吾世世善於水中生活，故澤不厭深，波不畏大。但有時不免恐懼苦惱耳。予曰：汝何故恐懼苦惱乎？魚泣告予與陳君曰：吾輩之恐懼苦惱，子顧不知乎？予曰：不知也。魚曰：吾輩最患者，腰繫緊帶，手執長竿，而垂釣於水中者。更有最可懼者，乘船遊行水中，手携絲網，作竭澤而漁之舟子。吾子孫被擒而去，遂無孑遺。予常自恨曰，吾輩之摧極矣。

假令傳吾以翼，如鳶鴟之靈敏與高飛，豈能遭此荼毒乎？予聞而慰之曰：汝等遭此慘境，亦天與之偶然也。汝但潛伏水底，彼不能令澤枯，其奈君何？魚喜，俯首曰：然。且曰：此間樂，請君遊水中，觀吾輩游泳競賽可乎？予與陳君急曰：惡！惡可，吾輩非水產物，又非游泳專家，豈能與汝輩同樂乎？魚曰：汝其然哉？吾輩水中之生活，亦與汝等空氣中之生活相似，請嘗試之，何如？予與陳君正在躊躇之際，不覺日已向午。少頃即聞午餐鐘響，予與陳君，遂辭魚而入校。

一個好夢

五級四班 魏桂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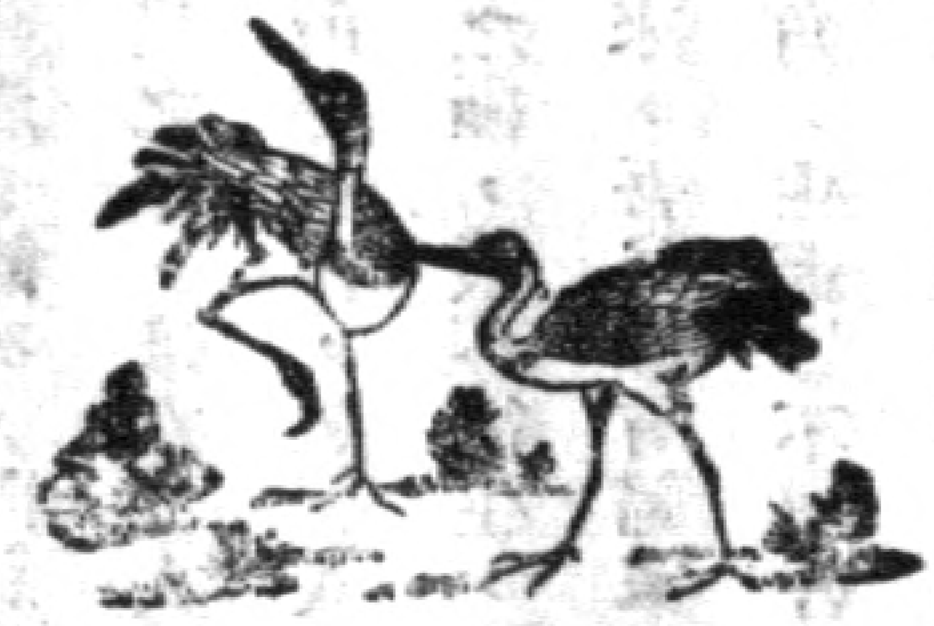
殘冬已去，新春重逢，晝長夜短，尤使人陶醉春夢之中。月之六號，余與好友方君同榻，始則敍述淞滬戰，繼忽聞其鼾聲入夢矣。而余乃反復不能成寐，聞時鐘聲滴滴，已子轉丑初。忽方君自語曰：吾何幸而逢夫子耶？得坐春風，以沾化雨。吾願足矣。余急呼曰：君何爲，君何爲。方君聞呼，身轉神清，忽擁被坐起，曰：君何不恕，不使吾終此美夢？」余曰：何故：方君曰：吾夢入孔子杏壇，但見庭院層闊，齋舍嚴整。適夫子以春秋之筆，大書「倭寇入寇，擊之，」余徐步至室外窺之，又見左右羣弟子，北面坐者，面目清秀，氣宇肅靜，吾疑必顏淵也；東面坐者，眉宇昂昂，勇氣滿面，吾疑必子路也。又有坐於窗下而操琴者；吾疑必曾子也。餘尚有數人，吾疑子貢，子夏，冉有；公西華；必在其中矣。忽聞夫子曰：人生以志爲本，盍各言爾志。於是子路曰：蔡廷楷與倭寇戰，有勇知方丁，強哉矯。由將命張學良，大張討伐，恢復滿洲失地，可乎？冉求曰：吾將使民力耕，爲由籌餉；且添購軍械，已得華盛頓之承諾，爲吾製飛機千架。公西華曰：國聯會議席上，折衝樽俎，顏氏子其庶幾乎？子貢曰：吾爲說辭，吾欲有以致之。夫子聞諸生之言，一一頷之。獨曾子不語。子問之曰：爾何志乎？盍言之？曾子曰：今當春初，天氣溫暖。吾將率五級四班生二十五人，六級四班生四十人，遊於洛陽東都，觀於國軍奏凱，相與唱國民革命歌，而歸休乎六中分院，則何如？夫子喜極欲言，似將有舉行慶祝之意，且將遣子夏先生，以囘西河之便，送余輩回校。如此美夢，被君驚破，惜哉！惜哉！吾聞之曰：此眞可謂美夢矣！然吾國自此團結一致，終必勝倭。行見失地盡復，日人授首，將得其眞見，無須夢想，子何惜焉。

貓頭鷹

五級四班　芳翠蘭

鮮顏和美的春光，陣陣溫柔的細風，此正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之時，應使我時時歆歆自得才是，怎麼天天使我煩悶愁苦呢？昨日下自修的時候，我心中感到十分的苦惱！悲慘！就昏昏沈沈的入了夢鄉了，我走到了一處高山峻嶺之下，見有如靑雲漫天似的樹林，林旁有許多彎曲的河流，河崖有垂金線的楊柳，和一片山坡上芬芳可愛的野花，都是爭妍鬥芳的生着，眼欲呆呆的我，也不知往何處去好了，但想着這一幅天然的圖畫，縱有人妙手丹靑，也畫不出來的，我一面想着這幅天然的圖畫，一面走到柳樹的近前，折了一枝，搖搖擺擺的拿着，又走到山坡上，摘了粉紅瓣襯着淡綠葉的一朵野花，我登在一塊黑色的石上，看那四面佳景，正看的出神時，忽見一隻惡鴟，自東飛來，直飛進樹林的深密處去，看他的態度，像尋找甚麼重要的東西似的，我想這麼一個小鴟，他能殺害甚麼呢？得到甚麼呢？我又一想，不然，他飛的時候，是很急烈的，他必然要有甚麼事情吧？我不如走到林中，看看他有甚麼大動靜，於是我入了樹林，往返徘徊了三四次，從沒見有動靜，又往西走了數步，見一株梧桐，高有丈餘，枝葉稠密，上有一鵓鴣，身有八九尺長，毛分數色，尾亦六七尺餘，美麗的羽毛，配成了花紋的尾，臥在枝中，恰如一棵正在茂盛的鮮花，在那裏生着，向北一望，見那隻小鴟，在旁邊的樹上，很鬼詐的看那鵓鴣，一會兒又忽飛在鵓鴣身後，拔了一個尾毛，那鵓鴣如睡着的一般，全不理他，於是鴟見他不動，心高了些，以爲鵓鴣不敢與他鬥爭，又飛在鵓鴣旁側，在左翼上拔了羽毛數片，鵓鴣動了一動，帶着很仁愛的樣子，看了看惡鴟，又睡在那裡了，鴟心愈發高了，以爲鵓鴣懼己，必將飛去，他便向他的背上，一連啄了數口，鵓鴣站了起來，很義氣的對鴟說，你東我西，各有各巢，你享你的安樂，我享我的太平，你何苦與我淘氣呢？鴟說：不用說甚麼了，速速飛去罷，不然叫你死在眼前，於是鵓鴣聽了，立刻就要與鴟反抗，但鴟飛在鵓鴣的巢上，即刻被他打破了一部，又與鵓氏戰了許久，終至失敗而逃，鵓鴣見鴟已逃，巢已破，又把巢急忙築好，站在上面大聲呼道：同胞起來奮鬥的，勇敢的

，與鴞奮鬥到底，於是，旁邊就有許多鷹鸞雁鵝各大鳥，和鵪鶉斥鴳等弱小羽族，也都怒目疾視，磨喙擦爪，反抗鴞的野蠻舉動，以爲不加抑制，他便破壞各羽族的國際和平，這種東西，不配在太陽光下成立國家，非羣起攻之，使他永久不能白晝出來不可，於是我看到這裏，也就出來了，剛剛出了樹林，忽聽山崩地烈的一聲，把我的美夢驚醒了，我坐在室內，暗想此夢的來由，是否起自暴日，哦一是了，是了，日本人與我們戰爭，想侵略我們的土地，我同胞數次與他講仁講讓，他以爲我們怕他的武力，不敢與他抵抗，所以東三省被他強佔，上海又有此驚人的血戰，爲全世界各國的公敵，果然如此，將來國際間都忌恨他齊動手的打日本，終於打倒他的太陽國旗，只留得夜郎自大的徽號，豈不和這貓頭鷹不祥之鳥，一樣的資格，須得晝伏夜出嗎？



但願是夢

五級四班　生周祥芝

吾讀莊子齊物論一篇，夢之與覺，幾不可辨。曰：善哉！善哉！果如此，吾誠願吾生之爲夢也，某日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余邁步行於舍之東。約二里許，有蜿蜒之小溪，環流於土邱之四圍。溪水清碧，數尺見底。小魚浮游，直視無礙。時則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信步登邱，旭日東昇，鳥聲唧唧。南望歷歷之村落，北視叢叢之樹林。趁此良晨，心情頗快。偶睹一老翁，痛哭流涕，哀不自勝。余近而問之，翁曰：吾兒入伍數載，初出尚有家書，近年則無，昨其同伴歸曰：去年中日之戰，渠已亡命，嗟夫！老夫生有三子，伊母早世，而長者夭，次者盲，幼者又亡於疆場。老夫年已半百，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牙齒脫落矣。且一貧如洗，無立錐之地，身日衰殘，將何所托命乎？思之至此，能不悲哉？予勸之，曰：道路之言，翁不可信以爲眞也。世事茫茫如轉燭焉，何時機會能到，尚有佳音。少頃余別翁返家，俯首默坐，心有所悲，仰面而歎。偶視先府君遺象，淚洛落下，憶及先府君之逝世，不覺忘生。當其時，余尚幼小，不復記憶，母常告我，且曰：汝當牢記汝父之慘死，今余雖能記憶，但僅能略演我母之言。當某年大荒，盜匪流行遍地，人民失所，不可言狀。嗟夫！我不幸，吾父夜被盜匪擄去，覓人探尋，踏破鐵鞋毫無影蹤。約有兩月之久，於某處始得我父之行跡，懇人帶金贖回，嗚呼痛哉！此時我父已逝世矣！及噩耗至，母哭瀕死者十餘次，門衰祚薄，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母女二人，形單影隻，無日不在荊棘中度生活。所歷艱苦，誠有人所不能堪者。余至今憶及此言，每悲痛之極，憤不欲生，諺云：流水千轉入大海，人行萬里歸家來，吾父亦有歸家之日乎？嗚呼，父在天之涯，女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蒼蒼者天，曷其有極？吾之無意於人世也久矣，今聞莊子之言，以前種種，其夢耶，果如是，則老翁有子，吾父固至今猶生存也，夢耶眞耶？但願果然是夢。

小妹妹的惜別

五級四班 生劉重賢

在這嚴厲的殘冬裏，成天刮着凜凜的北風。又有時黑雲滿天，不一會便下起雪來，不久即變爲銀白的世界。我們在這襲人的冷氣裡，實在令人可怕。喲！好快的光陰，忽忽過去了，已到冬去春初了。可惜我在家還是成天家馬馬糊糊的過着。那天我正在思想回校的當兒，忽然接到學校的通知書。我看完後，很是喜歡。但是喜而又悲了！喜是我們求學的機會來了；悲是光陰那樣的忽忽過了一個多月，什麼也沒作，功課不但沒進步，反而退步，咳！可恨的我呀！開學日期按舊歷，過三天就到新年了，家中決不允許我按時到校，所以也就在家過舊年了。年節過去後，我只希望快到校。我記得那天是正月初五的下午，忽然我聽見院裏有人喊我的名子。我趕緊走過去，問道這位先生貴姓。他說姓宋。我說有什麼事。他說明天分院的同學要走了。我很慌忙的問道，現在雇好車了麼？他說是啊！大約是在明天十二點開車，那時我的小妹妹握着我的手說；姐姐什麼你走，這時我顧不到她，便說這位先生太受麻煩了，請到裏邊喝茶。那人說不，我回去，于是他就走了。此時我的小妹妹，口中還不住的說不，姐姐不走，我要拉着你……。她那活潑的眼睛，直望着我。我說妹妹走。她便很快的說，你要走，你走了，又不回來啦。我要跟着你。我說妹妹我不走，咱往家裏去，她還是緊握着我的手，一步一跳的往家去了。那時我父親正在那裡低頭思想，我也不知他想什麼？我那時站在我父親旁邊，想與他說明天走的事，可是又怕他難過。但是事已來到，不能不說。我想說，還未說出，我的眼淚，已不覺流出了。我恐怕他看見，立刻擦乾，說父親，我要回校了。那時我的小妹妹，看着我的眼紅紅的，她也表示一種很難過的意思。我父親說！兒！你怎麼知明天走呢？我想立刻回答他，那時不能由我，說不出話來。等了好久，我才說剛才有一個人，將來給我說的，我想那一定是同學差來的人吧？此時我的小妹妹，含着眼淚，發出一種柔輭不如意的聲音，望着我父親說：爸爸唻，人家走，不時俺姐姐走，不中麼？我知道俺姐姐走了，又不會……啦，那時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了，要再說走，恐怕她就要大聲哭起來。于是我父

親我和守着她，也就不說我走了。那時我父親就對她說；桂兒，你不要難過，不叫你姐姐走，她在家成天陪着你玩，能叫她走麼？那時我的小妹妹才止住眼淚，我與她用手巾擦了擦眼　我與我父親說；汽車十二點開，到晚上一定能到了。唉！可是我那聰明伶俐活潑可愛，未滿五歲的小妹妹，她總是急出來了。她把小身體一搖，歪倒在我的身上，又流出淚來了。那時我看見我的小妹妹那種情形，我的眼淚也忍不住了。我又怕我父親難過，我便扭過臉去，把淚擦乾，我說：桂妹妹，你又難過什麼？我不走，妹妹我能走麼？我走了誰看着我妹妹玩呢？我用手巾給她擦淚，我父親說桂兒！你昨天念的書忘了麼？她便回答說，沒有忘　我父親說，你能念給我聽聽麼？她便很快的念。念罷　我父親說；桂兒！你真聰明，現在你念過了，我要給你錢到街上買東西吃了。我父親給了她幾個銅子，她拿着就往街上去了。這時我才和我父親談我走的事。我父親教訓我說：兒呀！你現在又要與你父作別到外邊去求學了，你既長期不在家，我有好多話你要記清，到校裏要聽老師的教訓，對於老師要恭敬，對於同學要和氣，對於學業要努力，常和同學在一塊互相研究，無論對於什麼功課，都不要馬糊過去。最要注意的，就是你千萬不要奢華，學那一些身穿發光的大衫，脚踏步步發聲的鞋，簡直是一些小貴族，不是平民的樣子。你記着了麼？我含着眼淚說；記着啦！此時我母親走進來了，她說：兒呀！你爲何哭啊！我說母親，我明天要走了。那時我母親也流淚了，她一面傷心流淚，一面給我收拾東西，不久她便把東西收拾好了。她說：兒呀！你到外邊要好好的保重身體，對於飲食穿衣，要格外謹慎。那時我流着眼淚說；這些話，我都記在心頭了，請二老大人不必掛念。這時已到吃晚飯的時候了。于是我們都去吃飯去，我小妹妹也往家來了。我那時本不想吃，因爲我小妹妹拿給我，我不吃又怕她難過。勉強吃了一點，晚飯後，與哥哥談了一會話，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我母親早起來做中飯，把我喚醒。我那可愛的小妹妹平時都是早早的就隨着我母親起，今天偏未曾起。于是我問母親說：我小妹妹怎麼還沒起。她說一夜她也沒睡覺，只是說姐姐你要走。一會哭，一會說。到天明的時候，她又頭痛得忍不住，只到現在她剛睡着了。又說兒啊！

你來吃飯吧，吃完飯，好還城裏去。我母親在我的面前，我不能不吃。吃完飯我走了。我母親說你上車子吧。我說，不，那時我的眼淚和水泉一般的往外流。我哥哥說。妹妹你在那裏 無論作什麼，要好好的。其餘又說了好些話。可惜我那時不知囘答他什麼，只是落淚，只到上了車子，沒能說出話來。我走遠了，還是往後看他們。我走進城裏，已快十一點了。我在同學家坐了一會，汽車就來了。我們把東西擺好，上了車，我們就到此地來了。可是我到此地，最掛念的就是我的小妹妹。不知她的病是好是重，這時忘掉不我走沒有。

別親赴校之情話

第一年級生 聶廷樑

噹！噹！的放學鈴打了！一羣羣天真活潑的同學們，也都紛紛地囘家去吃他們甘美的晚飯去了！於是一座熱鬧快樂的寢室，一變而為肅條冷落的了！這時除了我那沙沙地翻書之聲以外，眞的如死了一般的寂靜！

突然，捲地的北風，呼呼地吹起來了！這時的我，懶洋洋地把書放下，便靜悄悄地，情不自禁地囘憶起舊事來了！

在我辭別我那可愛的家庭，仁慈的父母，往學校裏來的時候，不是也刮着這樣使人恐怖的北風嗎？不錯！是的！我曾記得他們——父母及家裏人等——那純潔的眼淚，和那被風吹起的塵埃混合在一起了呢！

在我赴校頭一日的晚上，我那年邁的慈母，忙忙碌碌地與我整理一切；父親也忽忽地與我找車子；就是那爛漫天眞，聰明穎悟，頭上梳着兩個粗而短如牛角一般的小辮的妹妹，也是時而歡笑，時而痛哭的圍繞在我的身旁，但是那時候的我，總想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們。

啊！有了！有了！我並不是想戰場一去死掉不回來的；我是往學去培養我的學識，提高我的人格哩！那末，我以後的努力，就是我報答他們的禮物了！

在那豆粒一般大的燈光之下，我一雙慈悲的父母，和那可愛的妹妹，都無精打彩的旁邊。

『桂梅！你要知道，現在並不是叫你去玩耍的，是要你求學的；培養你將來自立的本能的。第一用功要努力；第二做事要謹慎。尤其是對於學校的規則要嚴密的遵守。否則，便失了你這別親赴校的真意了！』父親帶着莊嚴的態度，鄭重地說。我只答他一個『是！我知道了！父親！』

『我愛的梅兒！你要知道我做母親的愛兒女的一片苦心嗎！咳！你在外邊，爲了我，我要保重你自己的身體！我的小心肝喲！』母親的眼裏含着晶瑩的淚珠說。

『母親！放心吧！我知道了！』我竭力地忍住了奪眶而出的眼淚，安慰她老人家說。

這時我那純粹的淚球，聯珠般的滴在妹妹那白嫩的藕芽的小手上，她也不說甚麽，只是用她那最溫和的一對小手，捧着我這憔悴的倉白的，冰冷的雙頰。一對玲瓏的，烏黑的，活潑的小眼睛望着我不住地轉來轉去。終於她也流出來天真的眼淚了！

我在這悲喜交集，不願別而又不得不別之際，心中好像亂絲一般，糾纏不淸；只是木刻泥塑似的在那裏呆坐着。於是父親便道：

『疲之了！你們休息去吧！』父親把我這纏纏的恨別之愁絲打斷以後，我們便各自地睡覺去了！

然而我那能睡得着呢？向窗外望去，那一輪皓月朧朧地照着寂寞的大地，更顯得蕭殺淒涼。啊！『欲速不達』這句我素來不想信的話，現在也相信了！

在五點鐘的時候，我才朦朦朧朧地入了夢鄉。恰巧又被那響如沉雷的大風驚醒了！不一會兒，全家的人們，都起來了！於是又模模糊糊地吃了一頓早飯；以後便是我離別他們的時刻了！

在我走出大門的時候，母親摩着我的額角說：

『啊！好冷的天氣呀！狠心的老天啊！』昨天那樣暖和的天氣，怎麽今天就括這麽大的冷風呢？啊！梅！你

就是再穿上件衣服吧！………』母親嗚咽着說。

『母親！我是出去來求學哩！趕到暑假的時候，就回來了！母親！你又何必傷心呢？！回去吧！母親！你的眼淚都被那飛揚的塵埃迷着了！』我硬着喉嚨說。於是把牙一咬，便跳出了父母的愛光，離開了可愛的家庭，被那捲地的呼呼嚇人的北風，無情的毫無憐憫地吹向學校裏來了！

理想的生活

第一年級生　聶桂梅

啊！我現在的生活，可都一一滿足了！再也不見世上的惡劣汚穢和不平了！我將來也能改造社會了！這眞是一生的幸福啊！

我住在高聳的青山之中，那裏僅僅有一間樸素的屋子！但是四圍都是些青葱的花朵。山下是茫茫無際和太空一色的大海。在我讀書極其疲倦的時候，便離開我的坐位，走到窗邊向外眺望。

現在我算是不與這齷齪的世界接觸了！對於世間一切的一切，都不聞不問了！我只有研究我的學問，就是我生活的要素。我除了吃飯和其他外，往往三兩天還不離開我讀書的坐位，不放下我寫字的禿筆。

我不時的還隱隱的聽見遠處喊着說：

『這裡有個書瘋子』和『我們稱她爲書的戀人好了』我聽了這些野蠻的話後，就暗暗地冷笑几聲，說道：『

『奇怪！我隱居這裏，怎麼還有世人呢？哼！實在使我討厭吧！』

有一個晚上，我一連寫了几篇長篇大論的文章；可是精神仍是十分充足。然而憔悴的額角上的青筋，已豆角般地跳起了！於是我便離開了坐位，放下了禿筆，打開窗戶，向外呆望。

那夜的景色，眞是叫我永遠難以忘却。蔚藍的天，粘在四周山峯上，好像一張剪圓的暗雲藍紙，並沒有明月，但是星光分外明朗，這時夜巳三更，處處非常寂靜。耳邊只聽得四山幽籟，蕭蕭條條，颼颼瑟瑟；如風水相激，萬箔春蠶的食葉之聲，山下海水的波浪，忽高忽底，一緩一急，恍若高山流水之曲調；與夏虫聲，迭鳴競奏。啊！眞是白晝是『色』的世界，黑夜便是『聲』的世界了！

我正呆呆地領略這蒼鬱的夜景，門外彷彿有一種塌塌的脚步聲；於是我便問道：

『門外是誰？』我說着已經把門開了！原來是一位白髮老翁。他的身體像張弓似的彎曲，乾枯的臉上，蒙着縱橫交錯的縐紋，他的眉毛，鬍鬚，以及頭上的几根稀髮，都像銀絲般的潔白；被屋內燈光照的閃閃爍爍。——但是他滿面却帶些慈善文雅的氣像。於是我問他道：

『老先生你是何人？』他用那顫巍巍的聲調答道：

『我離此有三千餘地，我見現在這虛偽，奸詐，冷酷，惡劣，…………的社會，實使我目不忍覩。所以我犧牲了一切，，拋棄了一切，躲在深山裏，修養我的學業，以後好改良這汚穢的世界。』

忱惚之間，這位閒雅的老先生，又成我的老師了！啊！我這時的快樂程度，眞是達到極點了！」我想：

『我有這位先達的老師，要想求淵深學識，是不成問題的了！』我這樣的想着，便開口狂笑起來。猛然聽得有人喊我，我還以爲是我的老師似的；——不知怎的，忽然如電影般的一轉，啊！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呀！原是一個南柯夢兒。好不使我痛心啊！

唉！在我平日所理想的生活，竟然在這甜蜜的夢鄉裏實現了！——這時，也沒有青翠的山了！也沒有茫茫的海水了！也沒有鮮艷的花草樹木了！更沒有那位神仙般的先達的老先生了！只有一位同學喊我的聲音；和同學們那鼾睡如雷的鼻息聲。啊！幻想？做夢？

次日上班的時候，所講莊子一段文，不覺恍然大悟說：

『呦？前邊的事，並不是作夢。這個地方，原來就叫南華。莊子這部書，就是南華經，南華便是一座好青山：莊周便是一位先達的老師。南華經便是一部很有價值的道書。在此地，讀此書，已覺是隔離了這魔王的黑暗地獄，窺見不生不滅的仙境了！夢呢？眞呢？誰也不能說定；這件事在我自己的主觀了！』

紫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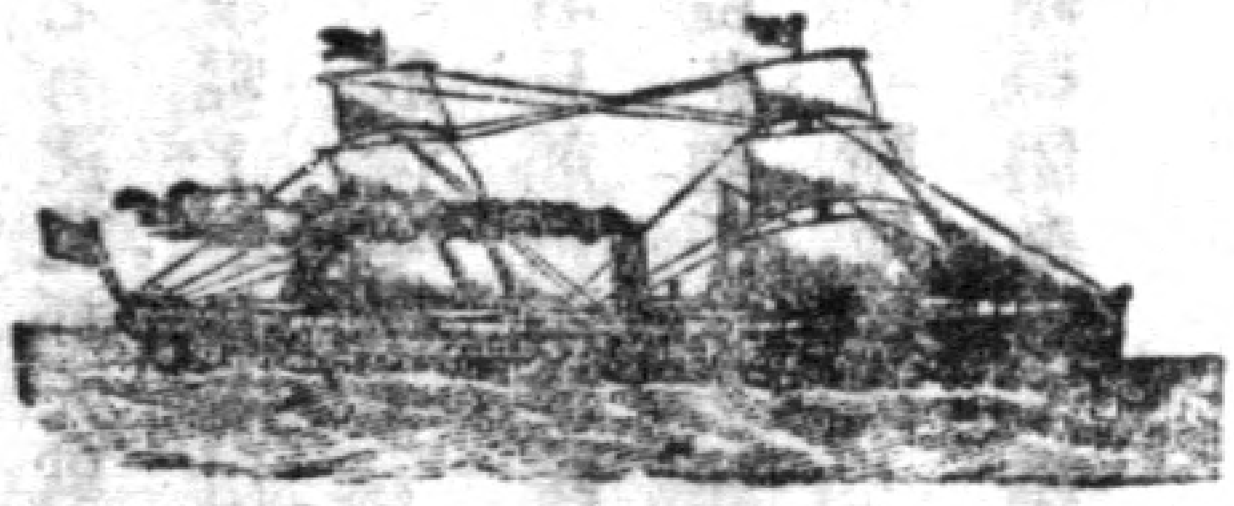
五級四班涂湘雲

哈！哈！冬天終於是完了。春天又來了，春季的天空，如大病後痊愈起來的小孩子；歡迎的眼睛一樣，白色的羊毛般的雲球，在蔚藍的天空轉動，大地上看起來，比多天格外的美麗。溫和的東風，從海邊吹來，地上剛出頭的春草，和樹上的新葉：也漸漸顯出些微綠色來，那些花兒也想早出來迎春。快活的鳥兒；不絕的唱着迎春曲蝴蝶飄飄的試飛，兩三隻蜂兒；嗡嗡地東西去尋花蜜，春天眞是一年的佳節呀。

我曾記得星期日，早晨八點鐘的時候，那血盆似的太陽從東方爬起，銀線似的光，斜照在我的脚上，人聲不絕的說：同鄉你來了，來了，我這時一溜烟的跑到童老師的窗前 哦！紫荊有花了，花呀！可敬愛的花呀！我並不是在你們花中偏偏的誇你！因爲你是花中的領袖者，啊！你那美麗的花，眞使我十二分的愛你呀！我願你永遠作我的良侶，願永久保存你的香氣；和你那美麗的面容。良友！良友！請你代我告訴句話行嗎？你的同類；桃啦！李啦！海棠啦！芍藥啦！爲何不早出迎春呢？是仍受天氣的壓迫呢？還是自己懶惰；不暢快呢？這時我盡量的與她問話，忽而從房裏出來了個密斯都說：「密斯涂！密斯涂呀！你怎還好意思的與花草談這些責備的話呢？春是剛出來，花也須得到節氣，才能進行牠的工作。早開也罷！晚開也罷！那到有何關係。總之有開花那天就行。密斯涂咪！你怎麼不談談對日本的政策呢？小日本用牠那野虎般的形態；對於我們中國，我們一般青年學子，還不知怎麼去反抗牠；在街道上還不絕的看見那些不愛國的份子買日貨，這樣涼血的人，不但是自由花開不了，連點生氣也沒有了，眞令人可恨。」我急忙的打斷她的話，發揮我的感想，說道：啊！花誠然早開也罷晚開也罷；總而言之，有開花結果的時候，就很好了。

唉！中國呢？眼看滅國亡種，現在可以說不是完全整個的偉大的中國了；失了東三省；失了上海，喪亡多少兵將，無法挽回，又有上中下三等漢奸的害虫，要把中華這株大花木，活活的致死。唉！中國人可以說百人有百心，那能有團結的精神，杜絕日本的暴氣，除去漢奸的害虫，

培養起這五千年光輝燦爛的老花樹；重新開花結果呢？咳！同胞呀，你看那小小紫荊花，尚有這般首領的毅力：堂堂的人物，難道不及嗎？不爭於吧？我總希望有救國的首領者，像紫荊花那般的有毅力，更希望全國的人，偉大的去救中國，儘開自由之花，像梅，杏，桃，李，牡丹，海棠，芍藥，繡球，玉蘭，蘭蕙，石榴，玫瑰等等，的花，萬紫千紅的接續着。



夢中之夢

五級四班生 劉重賢

逼人的冬天的冷風，颼颼的刮着，可愛的太陽，在天空的上邊，一閃臉卽又縮藏在浮雲的幕後。院中的人兒擁擠得滿滿，悲哀淒涼難堪的哭聲，嘈雜的人語聲，幾乎將人們的耳朵塞實，好像聽上海打倭寇的大砲聲的響聲，人們好似流水般的往外出。咳！最可憐而令人痛心的，就是一個巳受中等教育的剛回家來十五六的一個女子，她哭的聲音巳經啞的快聽不見了，眼也腫了，蓬着頭髮，兩頰變成蒼白的顏色。大約從來到家還沒有吃東西哩。在院裏那些婦人和幼女，沒有一個不替她難過而落一種同情淚的。無論何人的解勸，她都不聽，總是不肯離開她那巳絕氣的死姐姐，儘管在那裡跪着哭着說着。噯喲！一會暈過去了。此時這個女子，也不知什麼害怕，只是握着死人她姐姐冰冷的手，一會兒又醒過來了。嘶啞的聲音哭說着道，噯……！我的永別的姐姐呀！永別世界的姐姐呀！我永不得見的姐姐呀！我早知你今日別世，我為何不早回家呀！咳！我的姐姐呀我回想巳往的事，前二三年上，父親說叫我上學，你竟哭了數日呀？因為不叫你求學，咳！……！我的姐姐呀！你就是人魂不在人間，我想你你也明白吧！噯！那時並不是我們慈愛的父母，不叫你求學，因為你定了婚，這惡劣的世界，竟不允許你呀！我的受環境逼死的姐姐呀！你為何不等你妹妹一會呀咳！……！你妹妹在家，你有不樂的時侯，就說說笑笑，解解你的悶，我不在家，我姐姐的苦事，對誰說呀！誰是安慰她的人呀！咳……我的姐姐！我若在家，决不至於這樣吧，我可憐的姐姐！你到死後，你的苦處也無人可訴呀！你把一生的苦楚帶走了！你竟肯永別離了你的父母姊妹去世嗎？你不告訴母親就走，恐怕她難過嗎？咳！惡劣的環境，竟叫你……！……你還不肯給母親說嗎！恐怕她替你……！咳！我的姐姐啊！從前我回到家中，都是你忙着與我做飯吃，給我收拾東西，現在我死在你的面前，你也不知道了，咳……我願為你作伴呀！我一生的愛姐姐，我不知你死後有靈沒有呀！若是有靈，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進的女子，能依靠誰呀！咳……我願同你一塊去，又恐怕咱父母……此時有許多人苦勸這個女子，但

她終不止的哭。不一會七手八脚抬進棺材了，院中的人聲更緊了一陣，唉！這時十五六的女子，什麼也不懂了，只是握着她那快抬出的姐姐的手，她又看見許多人要把她的姐姐，抬到棺材裏，她又暈過去了，但她還是緊緊的握着姐姐的手，不放鬆。此時一些人們，從她手中把她姐姐的手取出來，她倒在那裏了，什麼也不知道了。她姐姐被人抬到外邊去，她也不覺了，那些人的哭聲她也聽不見了。暈過去兩個鐘頭喲！這時好像是醒過來了，她那腫着的眼似睜非睜的，望望她的母親。她母親發出一種悲哀的聲音，含着眼淚說：我的兒呀！你…………她這時說不出你了，在那裏握着她女兒的手。停了好久，才慢慢的說，話渴了嗎？她呆呆的望着母親說：媽媽我不渴，你難過什麼啦！從前我在校的時候，你常去信說你想你的女兒，你常在家啼哭，媽媽我今天來啦！你還哭什麼？唉喲！此時母親已經淚流滿面，但這女兒，總不知她母親爲何傷心流淚，因爲這時她已忘「她姐姐的死了。天黑了王媽送飯去，這個女子和她的小弟弟坐在了邊，她母親坐在一邊。她弟弟說姐姐你喝吧！你還不餓嗎？此時那個女子，便呆呆的望着小弟弟說，弟弟你爲何說我餓；難道我在校裡就沒東西吃？她母親便趕緊接過來說：兒啦？你傻了嗎！你弟弟不是說你在校裏沒有東西吃，他說你在路上走了兩天，吃不好。所以他才…………這時她的淚又掉下來了了。她的母親和小弟弟都沒吃，只有這個女子吃了一點，不久又睡下。到了第二天，那個女子，發出一種嘶啞的聲音問她媽媽道：媽媽我姐姐往那裏去了？爲何我來了家，還沒見她呢？我今夜似夢非夢：她已…………了，她母親含着眼淚悲哀淒涼而弱小的聲調說：你的姐姐真的…………她又說不出了停了一會，她才說，我的兒呀！那是你的心理想着是個夢，那能真的是夢兒？她才又感覺道：哦！我只道現在我姐姐還在家裏，我希望我回家的那一天的事實，是個夢，我的姐姐，還從惡劣的世界裏在外掙扎。那知她竟已真真的被這惡劣的世界逼死呢？咳！咳！…………她沉吟了一會又說：我不信：母親，這不是夢中之夢嗎！你說我姐姐死，我不信。你說你就是我真真的母親，我也不信。我或者是還伏在教室桌上做睡，老師不理會，沒有干涉，所以才入了這重重疊疊迷環套的夢境，也

未可知。但願工友，快快搖下班鈴，把我驚醒，我才知道眞眞是一個夢。並且等到暑假，再回家來看我的眞眞的母親，和我那死而未死的姊姊。

冬夜

六級一班 馬迺華

茫茫的一片山崗，上面除了滿生着蒼翠的松柏與幾座宏大的古寺外，別的便沒甚麼東西。附近也沒有市鎮村落，只這山脚下住了幾家賴牧畜種菜為生的人們。每逢春夏，山上花草開時，還有些人在這裏遊覽，但是一到秋冬時節，花草萎謝了，遊人就漸漸絕跡，於是這山上便蕭條起來，尤其是到冬殘歲盡風雪連天的時候。

一天晚上，朔風吹着，大雪下着，在這山上的一個寺內，窗下坐着個年約六十左右的老僧，面向着桌上放的一枝洋燭，正在沉思。那被從窗隙中透進的風吹得搖搖不定的燭光，照在他那滿帶縐紋的臉上，越顯出他心中似有無限的悲傷。他看着那一顆顆白熱的融蠟，繼續着從燭的外面滴下，不由得長歎道：『燭啊！你莫非也為我傷心流淚！』說着身子便慢慢往後傾斜，倚着椅背，將眼睛閉起，一幕一幕的往事，便從腦海裏構成各樣的角色，表演起來：『徒兒！我死後你要在這裏好好伺候上帝。』這便是三十年前的今夜，他師傅臨死前對他說的話。這便是他從師死去自己又在這山上為僧的原因。成日為上帝燒香焚燭的生活，他早已覺得太沒意味，這山上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他也早已厭倦，尤其是這風雪連天的殘冬景象。但為的尊師命而侍上帝，雖是過的沒趣生活，也不敢脫離。『呀，我的師啊！你死去為何還將我困在這山上！』想起他老師臨死時囑給他的話，不自覺的就這樣的歎出來，接着眼淚湧出，沿着他那憔悴的兩腮，一滴滴的落在胸前的衣襟上，終於又慢慢的入了回想。

在山脚下一個矮小的茅屋裏，牀上病臥着個老樵夫，牀前草鋪上，坐個十多歲的牧童，兩人面對面互相呆視，都黯然無語，外邊的雨聲，却止在淅瀝，時間已是深夜，那牀上的人，忽然不安起來，將頭左右傾斜，身子也輾轉反側，後來更加厲害，竟大聲喊叫。忽地咕咚一聲，可惜他摔在地上，遂與世永別了。那牧童呢？却早已嚇得全身發抖，手足無措，這時見他已摔在地上，便強打精神，恐懼驚慌的去扶，兩手托着他的頭用力一架，但他却動也不動，他（牧童）知道他已是絕氣，無名的感覺，立刻充塞了

他的心靈，一切恐懼、都爲之消散，使坐在地上，大放悲聲！

第二天，在一個山坡的一片荒塚裡，平空又添了一個新墳，這便是昨晚茅屋裏牀上臥着的人，死後應當享受的一堆黃土。這天晚上，那茅屋裏便只有牧童一人了，他在屋裏怎樣也覺得不安，憂鬱的走出屋來，隨手將門帶上，踏着雨後泥濘的道路，無目的地往前走去。這時皎潔燦爛的星月光，射在滿生着青草的荒野裏，裝點成一副極清秀優美的圖畫。而他却毫不感覺什麼樂趣，只是低頭苦喪的往前走。到了那山坡的新墳前便停住了，圍着墳繞了一週，便直挺的站着凝視這纔堆起來的黃土。停了一會，他嗚咽的說：『唉，爸呀！你因過厭了這種成日打柴的乾枯無味的生活，使不顧一切的死去，叫我這年少無能爲的人兒將如何呢！？爸呀！你病重時，不是曾給我招了生活之路？就是到山上爲僧，但我如此年少，何時才能做完困在寺內燒香禁絡的生活呢？呀！我的爸呀，我的前途……』他口嗚咽的哈出不覺來，眼淚如雨般的流下，映着星光月光，更顯得特別淒慘！一會兒，黑雲又集了，將星月漸漸掩蔽，大地上也隨着黑暗，偶爾的電光雷聲，也起了動作。他看天氣不好，說道：『爸呀！攜殘你的墓物來了，我將歸去。』他走回去，那……漸漸的淡漠了。但其他一幕的悲劇又湧現出來：

一個中年婦人，一手抱着個女孩，一手牽着個五六歲的兒童，滿面帶着愁容，從家裏走出來，到了門外，對那手牽着的兒童說：『兒呀，你看那裏的山是多麼好看，上面許多樹木，現在又正是山上花草開時，景緻是很美麗地，今天又是這麼風和日麗的一個好天，我們到那裏去遊覽一番吧！』『那是多麼遠呢？我們上午回不來怎麼吃飯？』『吃飯是好說的，你的干爸就住在那山下，咱到他那裏吃飯好了，走罷，到那裡是餓不着的。』牟願意了，於是他們就向着那山走去。到了山脚下一個茅屋前，從裏面走出一個樵夫，見他們來了，說道：『你們來了，屋裡坐下罷。』他們到屋裡略坐一會，那婦人說：『兒呀，那就是你的干爸，跟他去罷。』他見是一個生疏的人，心裏就十分膽怯，那敢去走近他呢！只是看着他，却不前去。他母親又說：『怕什麼呢？那是你的爸爸，下午他還領你到山

上去玩。」他倚着他母親的膝，還是不動一動。這時他母親面色已變，淚珠在眼眶內轉了幾轉，幾乎落下，她用和藹而帶哀怨的聲音道：『你在這裏跟着你的爸爸，我去看看你老媽去，一小會就回來了。』『我不在這裡看着，我也跟你去罷。』『又不聽說嗎，這山路很難走，你不知道嗎？還抱着你的妹妹，那能再招顧你呢！在這裡好好的等着，不然將你擲在山溝裡！』她說着抱起他的妹妹出去了，但他那肯在這裡等呢！隨後就趕，呀！他那能趕上，他母親出門一溜烟的走遠了。他見已趕不上了，便臥地大哭。這時她也回頭放悲聲了：『兒呀！我將你……』那老人巳出來拉他，於是他哭的更甚，大聲喊道：『媽啊！』被自己的聲音一驚，回想破滅了，驚慌的折起身來，張眼四面望望，却沒一人。忽然想起自己最後的回想，才知道是自己巳將『媽呀』呼出，看看桌上的洋燭，只不過一寸了；聽聽外面，呼呼惡惡的風雪尙未停止。他想起剛才回想的往事，不禁歎道：『母親！你爲何將我賣給山下的樵夫，他臨死竟囑我隨這山上和尙修行，而這和尙臨死，却又將我困在這地獄般的寺裡。我從前跟着我那山下的父親，成天過的是打柴牧畜的苦痛生活，來這山上就過燒香焚箱的沒趣日子，從我那師傅死後，更加上了孤苦伶仃，我現在却又正在飽嘗着風雪殘年的悲淒滋味。媽呀，從我們別後你的生活都是怎樣的呢？現在你……』說到這他偶然想及：『唔，我巳是半百有餘的人了，何況她呢！恐怕她至少也要去世十多年了。喲，我還有個妹妹呢！別後也不知她是怎麽了！我親愛的母親妹妹呀！別後你們的一切情形，請原諒我，我要替你們猜想了：

你們從這山下回去，大概是爲了乞丐吧？許是爲了人家的僕役吧？也許母親你也將我那妹妹給人，自己去謀生了，或者又改嫁了，後來妹妹你也許嫁了，做了……或者也入寺做了尼姑；或許你們都……母親或許你……妹妹……呀！你們可能的事情多極了，實在叫我難以猜想！總而言之，以你們的境域，是決不會得到美滿的生活的。縱然得到美滿的生活，也一定是拿臭名換了來的，還有什麼可樂，還有什麼意義？母親妹妹呀！我們爲甚麽也要往這世間走一遭呢！？

燭光忽然黯淡了，他抬頭看看，燭巳將盡，不覺長歎

道：「唉！我何苦再想這些！」將椅子往後一移，站起到牀邊收拾被褥，和衣而臥，眼望着燭燄漸漸縮小，終於消滅，蒼茫的夜色滿佈在室中，他已很疲乏了，不久也就入夢。窗外的風雪，依舊是呼呼瑟瑟地刮着。

青琳之死

三六班級　王庶安

我自得到了青琳的噩耗以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鎮天的恍恍忽忽，如得了什麼瘋魔病似的。每一念及她的事迹，不覺傷心，有不可形容的慘悽。現在就用我這支禿筆，把她的身世表白出了，作爲她的小史罷。

她住在一個背山面河，藏在茂林修竹裏的小村莊裏，緊臨這莊的西邊，隔了一道小河約有數十武的光景就是我住的村落，在我們西莊的北面二三里路有一個A鎮，鎮內創辦了一個小學，那時我與青琳都才十來歲，家境也都小康，於是俺倆的家長，就不約而同的，將我們倆個，都送進這個小學來了，因爲我們離的很近，當五六歲時，彼此已認識了；故每次赴校回家的當兒，都是一路同行，兩小無猜，並不知什麼感情，然而鎮天的頗覺有離不開的樣子。

那青琳生就的性情溫和，心靈聰敏；加之容貌艷麗，玉肌冰膚；而她的學識，又爲同學的魁首，故無論先生同學對她都是非常的欽佩，而她對於我的那種熱烈心腸，尤足令我刻骨銘心沒世不忘掉，記得有一次，我在學校病了，而青琳除上課外，無時不在我的室內，煎藥，倒水，照應的無微不至，我每勸她用功，不要常常守着我，把功課就誤了。他便用極誠懇的言語答道：「就誤幾天功課，有什麼要緊。你的病一日不能好，我就一日不能放心，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祝禱你的疾病趕快全愈啊」，唉！這種溫柔的話，教我上那里再去聽呢。

我們正在銳志讀書，努力用功的當兒，而青琳求學的前途忽然發生了阻礙，這是誰也夢想不到的。因爲國家政治不良，土匪遍地蠭起，有一天從東鄉來了許多匪徒，首先將青琳的父親架去，又縱火將他房屋燒了，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話真是不錯啊，後來化了許多的錢，才將她的父親贖回，以後青琳的家庭狀況，就逐漸困窮下來了。於是她萬不得已，只得離開了可愛的學校，回家過她那寂寞的生活，當她臨走的時節，我們真是依戀不捨，四目流淚，當時曾吟送別詩一首，以示紀念的意思，茲錄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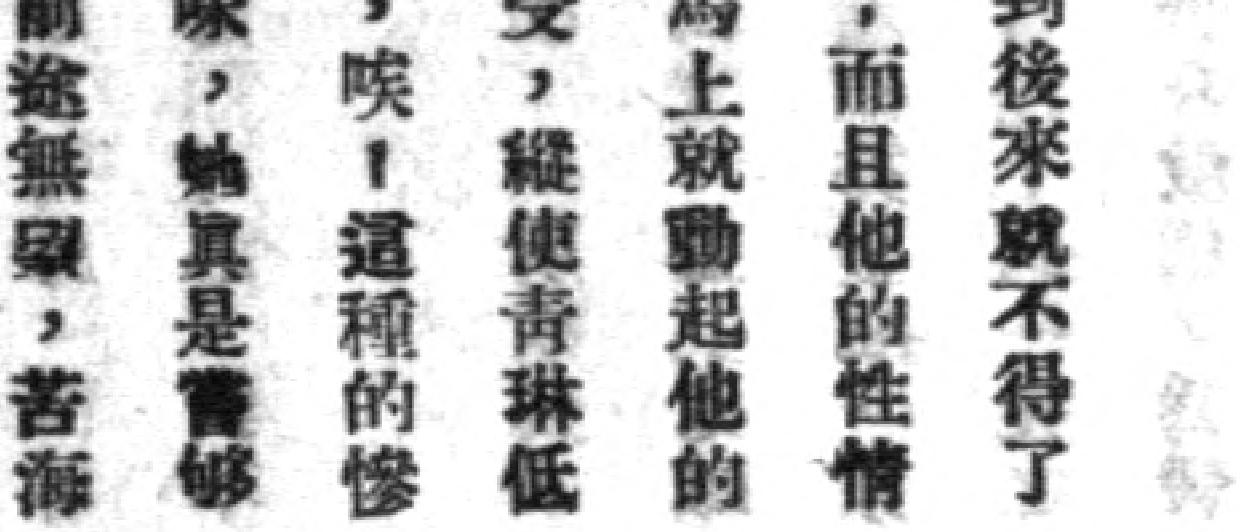
數年聚首遽離開，　能不教人心痛哉，

切磋琢磨眞良友，　花前月下共爲懷，

「光陰飛駛，日月擲梭，不知不覺的，青琳年已及笄了，有本鄉新起家的B翁的兒子，尙未定婚，他聽說青琳的才名，就差媒提親，而青琳的父親因貪其富有，遂不顧一切的，竟將婚事允了，於是青琳的前途，就陷入於黑暗地獄。

青琳過門後，前半年尙可敷衍下去，到後來就不得了啦，她的丈夫，不惟面貌醜陋，目不識丁；而且他的性情，又非常的暴戾，若要一不如她的意思，馬上就動起他的野蠻行動，脚踢拳打的，敎人實在難以忍受，縱使青琳低頭下心，認過謝罪，也不能得到他的饒恕，唉！這種的慘悽生活，實在是度日如年，人間的痛苦滋味，她眞是嘗够了，但是她的丈夫還是毫不省悟，青琳見前途無望，苦海難渡，於是遂萌厭世思想，就自縊而死了。

唉！一個溫柔多情的青琳，今竟死於非命，能不敎人傷心流淚嗎。



請友人淬厲精神共赴國難書

瑞芝學兄偉鑒：近來倭奴侵我東省，想兄早已聞知，現在我國正當共黨猖獗，哀鴻遍野之際，而日人不惟不能救災卹鄰，竟派兵襲我遼東，甘冒不韙，焚燒我房屋，殺戮我同胞，掠奪我財產，佔據我機關，轟擊我營房，侮辱我長官，視東北如屬地，待華人若馬牛，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近彼更派兵入關，窺我中原，擲彈開槍，任所欲爲，刼掠甚於土匪，凶暴幾同豺狼，復嗾滿蒙獨立，盡其鬼蜮之伎倆；趕築鐵路，肆其侵掠之能事，眼看錦秀金甌，東北失却半壁，青天朗朗，民方陡起雲烟，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危急存亡之秋，吾人自當投筆請纓，舍身救國，爲殺賊之先鋒，作陷陣之前驅，甯爲玉碎，不爲瓦全，卽作斷頭之鬼，亦不爲亡國奴也。

夫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同舟風雨，協力乃濟，吾人旣爲國家一份子，豈能坐視國家危亡，要知有國方有家，有家方有身，而今國危矣！家殆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甯有完卵，與其束手待斃，何若殺賊而死。

現在我與日本，已成勢不兩立，有日無我，有我無日，是故梟獍未除，矢志不懈，仇讎不滅，誓不罷休，想我兄素具愛國熱腸，對於弟之所言，諒必深表同情，望卽加緊煅煉身體，預備努力殺賊，淬厲精神，以期共赴國難，弟亦當追隨驥尾，以與倭奴相周旋也，夫爲國捐軀，古人所貴；馬革裹屍「傳爲美談，槍林彈雨之下，卽吾之葬身處也，臨函涕泣，不知所云。

一個守財奴的小溪

六級女生四班葛金屏

從前有一個人，名叫做黑五，他的唯一的思想，就是想怎樣可以賺錢。他並不是爲缺乏衣食而要賺錢，因爲他對於衣食兩項已很豐足，用不着費心。他爲的是每天晚上把錢袋取出，將錢傾倒出來，聽牠們的錚錚的聲音，依這引他的快樂。

但是他的鄰居是一個很快樂的人，他只須有足用的衣食，多餘一些，分給不如他的人。此外把他便不很注意金銀了。他成天的携着釣竿，坐在溪水邊上釣魚。那條小溪，從他的花園裡流過。有時他釣着一個兩三寸的小鯽魚，他便露出喜笑的容貌來了。因爲他釣着的魚。足以供給他一天的需要時，他便和那些在岸上游戲的小孩們，談起陰隲文」，暗室燈上勸人爲善的小故事。小孩圍着一大圈，都愛聽。常常如此，所以他的樂趣便非常的濃厚悠久。

那位守財奴，從自己的窗戶裏向外看着，他暗想，他們等的愚蠢，那小溪裡有那麼許多的魚，一定可以賺得許多的金錢。守財奴經了一番大大的思想之後，便去向那鄰人商量，要出一千元購買這條小溪。他說明意思，鄰人很驚訝的道：牠不值這麼多的錢啊！他說不要緊，我願意多給你這些錢，你務必讓給我吧。鄰人只得依從，他雙方交易定了：守財奴就走了。

到了第二天，守財奴便僱了幾個泥水匠，即刻在小河的週圍，築了一堵牆，禁止孩子們，不許進來。他獨自在這小溪裏釣魚，但是他釣魚的時候，說也奇怪，旦旦而釣，竟一條魚也看不見。眞使他非常的喪氣。他嘆着說：這一定是因爲有風，我等到明天再來釣好了。他自言自語的走了。到了第二天的時候，他在柳樹間，習習的東風，已停息了，那太陽照耀得很光明。守財奴，又去放下他那釣竿，在那溫和的太陽之下，又開始釣起魚來，可是仍然釣不着一條小魚，他自己又說：我在這強烈的陽光之下釣魚，眞是我的不大幸了。總是太陽光將魚的眼睛弄昏花了，所以牠們是看不見我的香餌。他又自言自語的走了。

又等了數日，天氣是不好，有一天早晨，那太陽避在一大片烏雲的後面。守財奴恨恨的道：天又在這醞釀着雨了，今天一定沒有魚上來。但是每天無論天氣怎麼樣，守

財奴總是釣不着一個魚。把他忿怒極了，便去責問他的鄰人。到他鄰人家裡，甚麼話也沒有說，他只嚷着同那鄰人說：你欺騙我了，我給了你一千元錢，買你的一個小溪。但是連一條小魚也沒有捉着。鄰人驚訝的說道：價錢不是你自己定的嗎？你怎樣還說我欺騙你呢？而且裏面的魚很多呀！那小溪屬於我的時候，親眼見過，並且釣過，你也知道，不應該這時便沒有魚。我現在很願同你去看看，究竟如何。於是他們兩個走到了溪牆的外面，那鄰人便停了足步，因爲他所愛的那些小孩子們，正在那裡咒罵那堵牆，鄰人說：你何苦來的，累這高的牆，讓這些孩子們進去玩着，便可釣着許多魚了。你也不孤寂，豈不更有樂趣。守財奴說：他們擾亂河裏的魚呢？鄰人說：你只管叫他們進來，不但不擾亂，而且你一定可以多得一些魚。你如果不叫他們進來，那小河裡的魚，你總然釣着也無大興趣。不然，你那時自己在河旁釣魚，怎麼該連一個魚也沒有釣着呢？你快一點把那牆推倒。於是他半信半疑的依從了那鄰人的話，放孩子們進去。於是他們倆垂下釣絲，在孩子們的笑聲和楊柳們搖蕩中釣魚，釣出的很快，並且多。果然便得守財奴非常的驚異。他嚷着說：唉！爲何會這樣啊？鄰人說：這正是你的好運，並且這就是世界上一切幸福的秘密。你趕快把那兩面的牆，都推倒吧！讓孩子們到岸上來玩耍。你無論何時垂釣，總可以得着許多魚了。這時他又聽從鄰人的話，把那兩牆推倒，於是他每天去下釣，總是有魚非常的使他高興。這也是『獨樂不成，同樂方樂』的一種幽深道理的現象。

寒天的窮人

一年級生 周桂雲

北風起了，樹木凋了，各種花卉也都枯死了，就是天空中也顯出一副冬天的氣象來，怒吼吼的朔風，吹着濃厚的黑雲，遮住了月兒微笑的臉兒，大地的一切動物，也都怕冷，躲在巢穴裡，做他甜蜜的美夢去了。在這淒涼寂寞，萬籟無聲的寒夜裡，有一線微明的燭火，從那矮小屋子的門縫中透露出來。這時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坐在半明不滅豆大的燈頭下做針錢，臉上微帶淚痕。牀上睡着一個年近四旬的半老婦人，她那一副灰白枯瘦的面孔，埋在散亂的頭髮爛衣破被裡面，又加飢寒相攻，使她喘吁吁的幾乎不成聲了。眼兒縮小的像桃核一般大，黑而且深。在她身旁睡着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用他麻木的小手，緊緊握着破爛的袖口，時時呼冷。屋右扇門後有一口鍋，還有幾科賣了葉的菠菜，竈前放着半斤重的一小堆馬糞，種種設備，都表現出來她是一個無產階級者。

一會兒，天下雪了，無情的寒風，不斷的從門縫中直鑽進來，把那盞燈火吹滅了幾次。那女孩子無法，便在暗地裡摸了一個畚箕，遮住燈盞，從新點著火，繼續做那寒夜做賣針綫糊口的工作。心中掛念她的父親，去年當兵，至今沒有信息，也不知道這時怎麼樣。一面焦燥她母親的病體沈重，一面憂愁她的生活窘迫，將來不知到甚麼地步，如此反覆思想，就像亂箭一般刺在她的心上，使她忍不住，終於嗚咽起來了。

素英哭了一會，爬上牀去，用溫柔安慰的口氣說：媽媽，這時怎麼樣了？心裏覺着輕鬆些麼？喝一點水吧？一會雪停止，我去請醫生，吃兩劑藥就好啦，別的事不用你管，只淨心養養身子吧，但是她的媽媽，仍然縐着眉頭，一言不發，停了一會，才慢慢的睜開她那無光的眼睛，揚起頭來，望着素英滿佈着淚痕的小臉，很淒惻的說道：素英兒呀，我兩天無吃飯啦，肚中飢餓的很，你也不要為我傷心啦。我這病是小時的餓癆，若要遇着冷天，或飲食不足，就要犯。若要有好保養，還可以好。但是咱這窮苦人家，那有這些閒錢。犯一次比一次重，我想我這病是沒有好的希望了，我的罪也受够了，死了可以減去我的痛苦。但是你要好好照顧你的弟弟就完啦。她說着說着已嗚咽的

不成聲了。

素英聽了這話，也急的紛紛落淚，只得安慰她的母親道：媽媽，你不要悲傷，到天明的時候，我去討一碗飯來你吃，你睡一刻吧，我一小會就回來了，她說到這裡，聲音也顫動了。

天漸漸亮了，北風仍繼續牠肅殺的工作，空中的黑雲，仍然重重嚴密的存在，雪花霏霏，柳絮般的仍舊飄落不停。各家都雙扉緊閉，此時一條平靜無人的路上，有一個女子，臉色青紫，凍紅的左手，提着一個小破籃，左手拿着一根棍，很用力的在雪上跑，走過去在雪中留下一雙深深的足印。這不用說是素英了，只見她愁眉不展，東奔西跑，討了十幾家的門口，始終沒有要到一點飯。她很悲哀自言自語又道：這樣的雪天，家家都閉着門，向何處討飯呢？此時也不知母親怎麼樣了，她說着走着，後來到了一家半開半掩的門前進去，主人一見，氣憤憤的說道：這樣的雪天，柴米又貴，那有這些閒飯給你們吃？她聽了，雖有滿腔怒氣，也不敢說一句，恐怕他不給，所以只得忍氣吞聲，陪笑懇求。後來給了半碗剩飯，她得了這半碗飯，如獲珍寶。把剛才的氣，完全化爲烏有。烈膚刺骨的北風，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飛也似的跑到家中，很得意的說道：媽媽，我討了半碗飯，你起來吃點吧！她那幼小無知的弟弟，聽見說有飯，很高興的從被裡爬出來，搶了飯碗就喝。素英因爲她母親帶病忍餓，遂與她弟弟奪回來，她弟弟不得飯吃，遂即哭了。一陣飯的香氣，又鑽入她的鼻內，使她不能自主的喝了兩口。把剩下的兩三口飯，給了她的母親。只見她接過飯來，狼吞虎嚥，把碗舐的像水洗過一般才停止啦。

此時雪更大了，像碎玉般的在空中飛舞，天氣更加寒冷，北風吹着雪花，從門縫鑽進來，落在她母親的身上。黃昏的時候，她的病更重了，昏迷的把知覺完全失掉，只有絲絲的氣息，接着又咳嗽了一陣，她看了他姐弟一眼，掉了幾眼辭別淚，一陣發昏，和萬惡的社會脫離關係，到極樂的世界上去了。

她終於自殺了

第一年級生 倪正容

少雲在六歲的那年春天，她的父母便把她與一個風俗卑下的鄉村的昏憒家庭中訂婚了。當時年紀稚弱的少雲，怎懂得婚姻問題，又怎懂得自己的終身大事？因此她只有馬馬虎虎的過着。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瞬間少雲已十歲了。當她在這年的秋季，她的母親便把她送到某小學裡去讀書；不料到校二年，因她天資聰穎的緣故，便升入高級了。自她升了高級以後，她的思想與前起了莫大的變化，她感到自己的地位處於困難了，前途的希望有莫大的阻止了。因此她時常在暗地裏啼哭悲傷，但她又感到這是無濟於事的；從此，她便私下努力用功了。

光陰過得真快，她自高小畢業考了中學已是二年級了。在當時，她雖是一個中學未畢業的女子，可是她對於自身的利害，時代潮流的意識，已整個的充滿了她堅固的腦海了。

當她靜默或與同學談話時，常常有她的思想表現：『未經雙方同意的婚姻，簡直是不道德，不名譽壓迫人類個性自由的巨敵！』……這些思潮，是常常在她腦海裏像洪濤般翻騰過的。

在受舊式婚姻壓迫下的少雲，雖用揮江河般的酸淚，來反抗無理的摧殘，求父母的轉意，可是以獲着『富家子弟為乘龍女婿』的一般父母的心，還是在那裏做『為他們女子將來幸福的』夢，那裏有商量的餘地？，因此她就私自下了自己堅決的心腸，默默的自語道：『我的婚姻問題，非由自己解決不可！社會上一般痛愛子女的父母，往往不明白兒女們的心。「知子女者，莫如父母，」這是根本的錯誤，』可是我的家庭已漸漸進步了履行他們根深的堅固的奮鬪法了！唉！天哉！』我復何言！』……

這是秋天的一個晚上！流螢般的星光，晶瑩地在天空掛着，新眉的月兒，漸漸地顯出她那窈窕的倩影時，少雲和她的母親談起自己的升學問題。問母親中學畢業以後，將來怎樣？——少雲的母親沉思了一會，對少雲說道：『你到下年的暑假便畢業了，年紀也不能算小了！你的結婚日期，大概應該到了吧？你爸爸曾經說過。到下年一定

與你看好完婚哩！……』

少雲聽到這裏，她的源源而來的清淚，簌簌的如深秋落葉般的下，她的心愈酸，她的淚愈多，幾欲放聲大哭起來，在悲傷嗚咽之中，少雲勉強對她母親道：『你做媽媽的，為什麼不替您的女兒着想？怎麼還……啊！媽媽你想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吃，喝，……簡直是無所不為　無所不做的一個人啊！我以後卽是和他結婚了，兩人不和，不是你老人家的心事嗎。那時後悔便遲了，咱還不如早點：……』

『哼！什麼　想要離婚!! 那比登天還難！……人家又是貴家公子……怎麼還……雖然沒有學問，但是財產不少呢？你如想與人家離婚，不要你的母親好了！不然……』她用了威嚇的口吻去壓逼她的女兒了！唉！可憐的少雲，終於盲目的服從了她母親的命令了！……

迅速的光陰，這年的暑假已經到來，她的結婚日期，大概只賸兩天了罷！她在這天的早晨，依在窗口，默默的想着自己的一生，便從此可以告了結束，人生之幕，也可以閉了起來，不必去演那悲酸苦痛的戲劇去了………我

是早已認識了這條路的，可是惡魔一般的人們，總把我牽住了，一直到現在。他們天良何其沒有一點呢？他們的智識，何其錮蔽到這樣？總是這樣的殘忍我啊！我直不明白他們的人生觀。幸喜到了現在，他們——父母——欣喜我從此可以像馴馬般的服從他們，衣着煩惱的網，餐着悲哀的淚，直至真的造物者下命來的時候，才把我放去，活活的把我囚在一個愁網裏，這是我要向他們竭誠感謝的。………

完了！我的戲已演完了！幕帳也要閉了起來；黎明的天氣，正是引導我歸去的使者！勃姑的鳴聲，正是歡迎我歸去的樂隊，我振起了我的雙翼，從窗之格門裏飛了歸去，我雖不能飛得同天一樣的高，我亦能抵觸地的飛着，地，原是我歸去的第一途徑。……唉！可憐！在這淒涼嗚咽的默想中，了結了她的一生。記者說，少雲的母親，只是給她女兒議婚太早，所以生出這樣不祥的事來。然而少雲也太痴心了，人生所負造物者的使命甚大，年青青的未曾給社會上做一點事，為小小的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就輕於自殺嗎？這又何必？千萬不可。總要一心向學，學成

爲社會服務幾十年，才可以完了你的責任。至於婚姻問題，自有國家的民法，保護你的自由；本人既不同意，誰也不能相強，何用尋短見呢？

道家說：「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像這樣偈偈促促，便是心爲境所殺了。斷然不可。

可憐的她

第一年級生　王翠華

蔣玉林是一個多情的人兒，她的聰明過人；別人所想不到的事，她都能够想到，別人所做不到的，而她卻能够做到；因她非常的嬌養，所以到七八歲時，才送入學校讀書。在她本班裡，竟沒有超過她的，朋友們都喜歡與她在一塊兒玩樂，教師們也時常加以讚賞；因此全校的同學們沒有一個不羨慕她的。

光陰易逝，轉瞬間初級四年，已經畢業，於是年的暑假，就要升入高級了，（她所上的學校，是高初二等合辦的，所以還是在那校裡。）開學考取的結果，她竟得到了第一名，高興的了不得，回家告知了她的父母，也歡喜的了不得，並獎給了她一些好玩的玩意兒。

她自入了高級後，用功比先前更加努力，因她那班在全校年級最高，而她又在本班中學識最高，也可以說她在全校同學中，學識是最高的了，所以有「全校首屆一指」之稱。

一天晚上，她伴了她素日最親密的一位朋——張秋林——，往校園的池邊去玩，這時萬里無雲，清朗宜人，柔媚的月亮，從東山背後，漸次漸的湧將上來，照得滿池裏都是銀色的水面，深深的倒印着一個團圞似醉的貴妃面龐——月——；岸邊柳絲，迎風拂袖，飄飄地作仙子舞，着實怡情適性，悅目娛心，別有一個清涼世界似的，這一對小靈魂，看得出神　一句話也不說了，末了，還是秋林拍着她笑道：『癡哉玉妹妹！……』她噗的一聲笑了，『你才癡呢，又來說人家哩！？你也不羞？』說着，用手指着她自己的臉兒，『你可又來了！？癡也能，不癡也能，那又有什麼羞的呢？』『嗳喲！俺說不過你！現在得讓我呼你一聲「癡姐姐！」而同時你再回我一聲「好妹妹！」不然，我是定不依的！』『那是行的！但是「癡」就是不好的嗎？不癡她就一定是「好」嗎？現在這樣子好了：你呼我一聲「癡姐姐！」我回你一聲「好妹妹！」現在就要實行了！』於是二人一呼一回，皆笑的彎腰曲背，腹中發癢，躺在池邊的草地上休息時，她於無意中聽見了水中發影兒，喊着秋林道：『秋姐姐！你瞧水中的一對小朋友，是誰啊？怎麼那般親密？』秋林不禁笑道：『那正是我的「好妹妹」你，你的「癡姐

姐」我！不過，水中的你我是虛的，落得無牽無掛；水外的你我是實的，難免意惹情牽；你要知道天下最愉快的事，……！』她聽了，不知所容，惟有深深的感謝這話而已……

光陰荏苒，這時她已在高級畢了業，而又升入本地的中學了，她在中學的成績，已然很好，可惜因受環境的逼迫 社會的黑暗，舊禮教的殺人，就死於中學二年級時的秋天中了，她死的原因是這樣：

一天傍晚，有許多同學在月光之下談天，她—玉林—於無意中聽到有位同學嘆息似的說道：『唉！可惜得很！密斯蔣與一個頑固不堪目不識丁的粗俗小子訂了婚了，唉！可惜！可惜！』接着又聽得似麗新很驚訝的問道：『就是玉林嗎？怎麼沒聽她說過？你看她不是很快樂的嗎？到底是誰和她主張的這等婚事啊!?又聽得一位答道：『還不是她的母親嗎？—或者她還不知道呢，也未可知；不然，我想她定是不依的！』『唉！天下竟有這等非禮的事情，將來還不要白白的遭蹋了這一個人嗎？唉！她父母那般的愛她爲何這等重大的事，不和她女兒商量商量呢？』『唉！還不是舊禮教的害人嗎？！父母雖然愛她，但以爲訂婚這件事，是沒有她個人參加意見的必要的，你想她怎能夠知道呢？而且在她小時就訂下的了！……』

正說話間，忽聽得哇的一聲，大家俱吃了一驚，於是向響處尋去，祇見那矮矮的一棵海棠樹下，在月光朦朧裏，看去像是一個人兒，走近看時，正是已訂了婚的那個蔣玉林，祇見她那桃紅的雙頰，及那丹紅的口唇，完全變成倉白的了，大家見，這種情形，俱慌的摸不着頭腦，祇是互相窺視，寂然無語。

原來她正在樹下徘徊，忽聽到這個消息，真的，好像晴天中的霹靂，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也許是真的這樣嗎!?唉！不能！不能！絕對不能的！—不然吧！假使沒有這事，她們爲什麼這樣說呢？莫非是實事吧!?唉！如果真的如此，我可怎麼處呢?唉！處在這種坟墓般的家庭，慘忍的社會中，真正是毫無生趣了！况且婚姻大事，關係一生的幸福，若夫妻美滿的呢，當不失爲天上人間；不然呢，何異人間地獄？唉！我—我—我前途渺渺，後路茫茫，在這偌大宇宙之中，博厚大地之上，惟有我是最可憐的而

最無聊的一個人了！—……」想至絕路之處，眼淚直流，寸腸俱斷，呵呀了一聲，咳嗽起來，接着吐出幾口鮮血，那瑩瑩眼淚，往眼角中直流，在面上結成了痕跡，那種楚楚可憐的態兒，實在令人不忍止視，又至麗軒等到後，她己人事不知，從她微弱的呼吸中，還表示出她是一個活的動物，於是大家將她移至室中，才各自散去了。

唯有她知已秋林，不忍離她而去，緊緊的靠着她的床邊兒坐下，暗暗的灑淚！由她又想到自己的終身，那種同病相憐，兔死狐悲的樣子，極為可憐！

她忽然睜開那無光的眼兒，緊緊握着秋林的手兒，輕輕的說道：『秋姐姐！唯有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是我的生死之交，姐—姐！對不起！我竟先你—你而去了一切—切望你珍重！…」還沒有說完，又哇的一聲，吐出了許多鮮血

但她的眼睛的視線，全完集在秋林身上，似是有話說不出的樣子，秋林現在的心，簡直比刀割還痛，含淚勸道：『玉妹妹！不要再亂想了？靜靜的養着吧！只因咱倆是知交，你要為我保養你的身體啊！妹妹！歇歇兒…！我在此伴着你呢，妹妹！靜靜的養養兒吧！」她祇微微地點點頭兒，表示感激秋林的意思。一會兒，又招手兒叫秋林靠近：『秋姐姐吧我的心—心好痛啊她恐怕是再沒—沒有活的希望了吧！—別了！長—別了！」秋林只是如雨般的滴下淚，而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來，她只扎掙着喊道：『萬惡—的社會！』『妹妹—歇歇兒吧她妹妹歇歇兒吧…」默見她那微睜着的兩隻小眼兒，已緊緊地閉上了，倉白的臉兒，更加倉白了；秋林見這光景，已哭得死去活來，抬頭見窗紙隙縫處，射進來的月光，映在這充滿了陰氣的斗大室中，好像月姐飄來的清淚，給她表同情似的；還有棹上的殘燈，半明半滅，都是憐人的狀態！忽然吹起了一陣怪風，只聽得一陣嘩啦啦的樹響，可憐玉林的幽魂，就於這嘩啦啦的響聲中，從窗縫中出去，直向月宮的桂影超升去了。

記者說：蔣玉林死的可憐，惜乎無識，同學的話不一定實在；即令事實如此，也當向她母親問明，果有此事，也要她細察考察考：男家門戶如何？所提的男子為人如何？品性如何？識字不識字，卻沒是輕微的缺點，況現在平民學校，隨處都有，果然人的品性不錯，後來也可以把這

種缺點補助一下，何至一聞此言，就恐怖至死呢？如果男家眞正惡劣，不欲遷就，卽明白表示己意不從；旣未到門，有何不可呢須知自殺也是犯法的事，此風斷不可開，故吾於玉林慘死一案，只怨她自己粗疏，不善處事，所以死的無名，反到把她父母痛愛女兒的心腸完全辜負了。

春雨

一年級 田淑雲

我在睡夢中，忽的醒了起來！聽得窗外的風呼呼的響着，雨沉沉的落了下來！在那世界黑暗中，做牠無聊的工作，一息也不停，使我不能再入夢鄉，而且引起我腦子裡的思想，使我煩悶，傷心！啊！不要理他吧！可是要他不得，只是胡思亂想，一時回想從前的快樂，一時想從前的悲傷，想到快樂，徒增現在的寂寞無聊，憶及以前煩腦，却使我不得不傷心感歎！

忽然想起我已死二年餘的祖母，在世時的情景，一一印於我腦之中，不禁使我一陣酸心，湧出穀穀的熱淚，像窗外一般的淒涼流落下來。

那年大概也是春天吧！也是沉沉的下雨，可是我總覺那時的雨，和這時不相同的，是有趣的，我們吃了早飯以後，那天眞爛漫的小弟弟對我的祖母說：「這樣整日的下雨，我們不能出去玩了！多麼沒趣，祖母！你給我講一個有趣的故事吧？」於是我的祖母便叫我們坐在旁邊，說了二個兄弟分家，細細的講給我們聽。我們聽得津津有味，當她說到起勁的時候，我們跳了起來！拍掌大笑，我的弟弟說：「有趣極了！你講下去給我們聽」！那時我的祖母，愈加高興的講下去！着實使我喜歡，到現在還是好像在我耳邊說着似的，那可敬可悻重的祖母，也還是在我眼前浮現着似的，總之，我親愛的祖母，雖已別了兩年，她的一舉一動，無時不在我腦海中旋轉着，竟使我永遠忘不了她的。

唉！現在呢？還可得着那般快樂的日嗎？這種景像，簡直是消散盡的雲煙了！啊！親愛的祖母呌！你眞的長眠了嗎，但我終想在夢中見你一面啊！人生原是無聊的，原是無謂的。—不過親愛的祖母啊！你在冥鄉裡！曾知這寂寞無聊的兒女子孫嗎？

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只是胡思亂想，—毫無次序的空想着——那傷心的往事。

啊！別想牠吧！巳往的事都拋棄了吧！可是不能！腦子裏仍舊浮現着親愛的祖母，我的熱淚仍不禁斷斷續續的湧了出來。

窗外淒涼的雨點，老是滴滴的落着，洗淨了世界的一切的表面，却永不能洗淨我心的煩腦和悲傷。

漁婦

一年級 王亞雪

從前有一漁婦，她有五個小孩子，丈夫已經死去了，她是成天早出晚歸去捕魚，可是所得的代價，還不能够糊口，夏季的時候，還好一點，一到冬季，五個小孩，便都啼飢號寒的，纏擾他們勞碌的母親，而造物者却有意和她作對似的，久不落雨，河水淺得很，魚不發育，從早晨起來，捕到日落西山，還不能盈籃，你想賣的錢，怎能够他們六人的食用呢？魚價越賤，米價越貴，他們一天只得吃一頓小米粥，餓得臉面瘦削，兩頰慘白。

一天早晨，漁婦起得格外早，捕到正午，魚籃差不多滿了，就很歡喜的提到大街去賣。在那裡走了一會，沒有人買，心中正在焦急，心想：賣不了魚，怎麼吃飯呢！忽然看見前面來了兩個戴紅纓帽的皂隸，如猛虎般的凶惡，走上前來，把漁婦的魚籃，一把奪去，轉身就走。漁婦不知爲何？緊走幾步，說道：『老總們，把小婦人的魚籃取去，却是爲何？』皂隸聽了，如猛虎般的惡聲說道：『可惡的小賤人！難道你不曉得嗎？現在縣大老爺正在求雨，禁止宰殺。你却在這裏賣魚，真是膽大包天，請你想想，你豈不是故意抗違官府命令，罪該萬死嗎？我們不說你，你却來吵我們。』漁婦聽了，嚇得抖個不住，便跪在地上哀告道：『行好的老爺們！慈善的老爺們！饒了我這一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現在家中還有五個小孩，沒有什麼吃呢？饒了我這一次，我就是刻骨難忘，一定報答大恩的』，皂隸聽了，喝道：『你怎麼這等可惡！還在這裏胡說，滾開！』踢了她一脚，他們就回頭走了。再也別想他們回頭．漁婦沒奈何，爬起身來，暗暗想道：就此回去吧。小孩都餓着，實在可憐，別無法子，只好跟他們走去，慢慢的哀求。或者有人說個人情，把魚還我，也不一定。於是他便跟隨皂隸，不久便到皂隸的門上，皂隸進去了，立刻就把魚烹了，漁婦的哀求，完全無效，漁婦無奈，哭着走回家來，進門一看，五個小孩，正在哭鬧着要吃東西，他們看見自己的母親回來了，便一個個擦乾眼淚，走到母親的身邊，拉着她的破爛的衣裳，催着煑飯，他們的母親聽了這話，好不傷心，直比刀刃刺一樣的還痛，淚如泉湧，顫聲囑咐她的兒女道：『親愛的孩子們，不……不要哭

丁！忍着飢吧！捕的魚，都被强暴的皂隸奪……奪去…

……去了！……………唉：：！不怨清官，只怨天旱吧！』

她說到這裏，就抱住了她的兒女，放聲大哭起來，只哭得天昏地暗，太陽也不願見這悲慘的事，漸漸沈到西山，躲藏去了。

悔不當初

一年級生　宋文玉

一天早晨，隔夜的小雨，雖然停止了，空中還瀰漫着潮濕的霧氣，因爲天還沒晴得甚好。

我們明天要月考了；我拿着一本算術，自己在寂寞無聊的教室內細細的看，這時除了我嘩嘩的掀書聲，和屋簷上麻雀喳喳唧唧的叫聲外，沒有別的聲音，一會，忽聽李君在窗說道「我看她不過十四五歲」，「是的，也不過十四十五的」，另一個同學低聲的這樣說，這句話，把我看書的心，完全打滅了，我只是覺得這句話奇怪，我忍不住了，跑出去問道「什麼事？你剛才說的誰不過十四五？」「今天來了一個新生，你不知道嗎？」她面帶驚異笑嘻嘻的這樣說，「現在在那裏，」我趕緊的問，她說「在你那屋裏哩！」我一聽見這句話，就像得了什麼勝利似的，立刻跑到那屋去看，一推門，原來是一個不相識的同學，她的方方的臉上，趁着一對黑漆漆的小眼，眼睛雖說不大，但她的嘴和鼻子都不甚大，是很相趁的，圓圓的頭上，梳着烏黑的辮子，上面扎着粉紅色的頭繩，下面趁着淡綠的頭繩，身上穿着素麗的大棉袍，頗有點使人可愛的意思。

這時，她正坐在牀邊收拾東西，一見我進來，便笑嘻嘻的說道，「請坐下吧！」同時又聽見一位同學說：「文玉！坐在這裡！」這時我才看見，原來是一位最使人討厭的楊君，還有別的幾位同學，我便坐在我的床上，她又說「你叫什麼名字？」「叫文玉」，那個可惡的楊君搶着說。一會我要走，她趕快用手拉着，我便又坐下玩了一會，我就上班去了。

從此我們倆就熟了，她對我的感情也漸漸濃厚了，她待我的好處，我實在不會描寫，但我卻不愛她，也不知怎的，一見了她就想生氣。

我記得有一次，她無意的使我生氣了，我便不理她了，她曾經幾次的和我說話和勸我不要生氣，但可很的我，終於不理她，見了她，就像見了仇敵一般，但她那溫柔的性情，始終沒有生我的氣。

我記得那天早晨，是微陰的天，陽光從雲隙裏漸漸將出來，天氣頗有點溫暖的意思。

這時我把我的兩手放在背後握着，徐徐的走到寢室裏

而去，一進門，看見一個愛我而我又不愛她的桂芳姊，自己在那裏無聊的坐着，兩手捧着雙頤，兩眼流着熱淚，深深的想，我想這大半是想我的吧！她一見我進去，更加傷心，但面上却勉強帶着笑容，說道「文玉！你纔來，我與你說句話！我一目她那樣悲傷，也就勉強的說一聲「好！」我就走到她面前，這時的她真好像得了寶貝一般，她面上立刻現出笑容，我進去她握着我的手，和我說了許多勸我的話，從此她又和我好了起來，但是我的心，完全沒有愛她的意思。

去年的上學期內，她與我來了六封信，都是很長的，我給她去了八封信，都是很簡單的，但她給我來的信，總是給我解釋，說我功課忙，但我的功課，無論忙到什麼程度，也不至於把寫寫長信的分也沒有，我最後的兩封信上，還嫌她不和我回信，說了許多抱怨她的話，一天，忽接到她的一封短書，上面寫着：

玉妹！親愛的玉妹！我不給你回信，有一種原因，就是因為這時的我，正在病牀上躺着，先生說我的病不能好了，所以這是我父親正在忙忙碌碌的給我做衣服，玉妹！請你請能不要過於傷心，更不要難過，人生終於要死的，唉！唉！玉妹我愛的玉妹！我要和你永別了，我要和我會親近的父親永別了！我更要和世界上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永別了！……我不能繼續寫下去了……唉！我這一輩子就算完了……唉……

姊芳草

唉！這時的我，不知怎樣才好，有四五分鐘的功夫，我手拿着這封信，暗暗的向她說「我從前為什麼不理妳，唉！這時的我，覺得真對妳不起！真十二分的對妳不起！我恨不能跪到妳的面前，請求妳責罰我的過錯，芳姊！我愛的芳姊！妳那種誠懇，熱烈，有實愛我的心情，我到死記得，而且感謝。

唉！芳姊啊！請妳不要悲傷，因為妳過的，究竟還是樂的生活，無思慮的生活，還有妳那最親愛的媽媽，做妳的安慰者，比我過那淒涼，孤寂的生活，要愉快多了。

這時的太陽，落得不見了，那無情的狂風，不住的飲着，使人愈覺寂寞得可怕。

孤兒

六級四班 楊英才

在夕陽下山涼風掠面的傍晚，有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街上無精打彩的散步，悲痛嗚咽的想她那愁慘的痛史。使人見了不覺流淚表同情。她的痛史是這樣：

她是一個十餘歲的孩子，名叫劉翠英，她那粉紅色的小臉，櫻桃似的小口，雪白的小牙，穿那舞蹈時的小洋服，父母看她如掌上之珠，嬌生慣養。所以她一舉一動，都是很隨意。啊！可憐喲！翠英的命運就該如此的，她那慈藹的母親，在三月間得了一場大病——傷寒病——，到四月間便離開了人間，到另一個無名的世界去了。自此翠英便一天一天的消瘦了！她還有一位霸暴的哥哥和嫂子呢。自她那母親去世後，她哥哥竟天的吃，喝，嫖，賭，那一件塊事都佔着。漸漸的把金錢都揮霍完了！翠英的父親天天氣得像傻了一般，挨到十月間，她父親竟也病故了。這時的翠英和從前的翠英大大不同了。她那萬惡的嫂子，把一切的工作都派在她身上。如：砍柴，燒鍋，煮飯 洗衣，……一切的一切不能作的得也作。一個十餘歲的孩童，怎能作這些苦工，啊！多麼可憐哪！至於吃呢。每等她哥哥吃下的殘羹冷飯，才准翠英吃，總不曾得着一個飽。晚間睡時，須與豬狗同眠。翠英做事假使有點怠慢，她哥哥便用粗大的棒子，滿身亂打，打得血肉模糊。哎呀多麼可憐喲！翠英天天過那慘痛的生活，像個很受苦的小丫頭似的。矮矮的身體，永遠不發育，依然是三年前的翠英。不過身上都添些無數的傷痕罷了。所以她走到街上，也忘不了他的苦況，還是這樣的悲傷。可憐——，中國社會上，就有這樣的怪現象。

乞丐與富翁

楊英才

太陽將要下西山了！一片一片的紅霞，佈滿了天空。這時有個形容憔悴衣衫襤褸的乞丐，從遠處慢慢的踱到一個富家門口。叫「大老爺，給我點飯吃吧！」乞丐用乞憐的口吻喊着。接著從裡面走出一個容貌凶惡的富翁來，「哼！誰有飯給你吃！我看你這堆骨頭，全不會有工作，當乞丐是你自己造成的，自作自受，還不當該嗎？假使你有能力，怎能當乞丐呢？」乞丐說：「大老爺，打發打發吧！你是大財主！」富翁不自在的說：「我有財產，是我做官得來的，是用我的心血生命換來的。無能力的乞丐，你還怨我嗎？快滾出去！」乞丐聽這些惡言，很生氣不覺反抗的說：「官，官的財產，是吮民膏刮地皮得來的，把征苛稅，索雜捐的錢，入了私囊，他倒怪舒服的，却把人民任意摧殘，任意蹂躪的不像。這都是官家幹的事喇！甚麼官，刮地皮的官，害民的官。」這一說可把富翁氣惱了！又喝道：「不知恥，無能力的乞丐，你還糟蹋我，快滾吧！不佩在我這有能力的人們前亂說，滾出去！」乞丐氣得無

法，口中咕咕嚕嚕的說道：「不平等，不平等，不平，不平，」富翁道：「什麼等不等，平不平的，我沒有功夫去和你計較，快滾！再別等啦！」說著往家裏去了。乞丐在門外高呼著：「我們要打倒你這不仁的貪官，不義的財主，你這個老狗奴，倒會說輕快話！」說著他——乞丐——便向別的地方討飯去了。

富翁却從從容容的躺在床上，過他的大烟癮，四姨太太伺候着。

黃蝴蝶

一年級生　周桂雲

現在溫柔和暖的天氣，趕走了嚴寒暴烈的冬天，大地的一切，都從新加上了活潑的顏色。萬像更新，生機一片，啊！春來了，春之神降臨在人間了，在這春光明媚，春色宜人的早飯後，空中微有幾點的白雲，予偕同學數人，作郊外旅行，出城門向西行，舉目四望，見麥苗青青，一碧無際，微風吹來，如水波生紋：和黃金色的菜花相點綴，一塊大地，好似滿鋪的錦茵。鮮艶的桃花，也開的燦爛可愛，迎風擺動，夾雜在嫩白李花的中間，紅白掩映，更是美觀。嗡嗡的蜜蜂，在花叢間爭採花蜜。又往西看，毫無阻止視線的東西，見一帶樹林，巧小玲瓏的鳥兒，在裏面跳舞，牠們俯瞰青青的原野，鮮艶的日光，唱着宛囀好聽的歌，在參差不齊的樹林裏，作出種種的敏捷的活潑的遊戲，從這枝跳到那枝，或傾側牠底身子，作出千變萬化的好看動作來。

習習的暖風吹來，紅紫野花的香氣，陣陣不斷。這時胸襟豁[illegible]，俗塵不染，大有飄飄欲仙的氣概。又行數武，見一對黃蝴蝶在花叢中飛舞，於是我的神魂，頓時回到！記憶之鄉了。

三年前的春天，和今天一樣明媚，一樣和暖。我和小弟弟在郊外遊，他穿着小花夾襖，高興的甚麽似的，兩條短胖的小腿，不停的向前跑動，到一顆野花下邊停足，呆呆的望着花出神。

「姐姐，你看那兩個黃蝴蝶，多麽美麗，你快給我把牠捉住。」五弟回過頭來，用他尖銳的眼光望着我說的。

「五弟，你眞淘氣，你捉牠做什麽？」我這樣的回答他。

「我愛牠那黃色的翅膀，黑色的斑點，多麽好看。」五弟受了我的阻止，很不高興說的。

「你只顧愛牠美麗，把牠捉住玩，牠雖然是微小的動物，到底也是兩條生命，」我帶着勸的口氣這樣說。

他受了我兩次阻止，把他的高興完全壓住，賭氣自己去捉，只見他躡手躡足輕輕的，走到花的旁邊，才伸手拍時，誰知天竟不隨人願，那兩個黃蝴蝶，竟飛到西邊花枝上去。氣的他暴跳如雷，於是跑到西邊，那兩個蝴蝶又飛到東邊。如此一來一往，引動的他兩條小腿，不能停止片

對，霎時間汗流滿面，經着太陽光一照，像夏夜的流螢，閃爍發光。

「姐姐，你快幫助我捉住他吧！我兩條腿幾乎跑不動了，」五弟帶着懇求的聲音對我說的。

「弟弟，你不要慌，我來幫你把牠捉在，」我很可憐他跑快的這樣回答。

於是我幫助五弟把那一對蝴蝶捉住，於是他很歡喜的有了笑容了。回到家中，眞是人有旦夕禍福，天眞活潑的五弟，竟於去歲五月間，拋下慈愛的母親，捨棄了一切，與溫和親愛的家庭，永別了。事隔一年之久，我想到這裡，幾乎失掉了全部的知覺，望着那一對黃蝴蝶出神，心中十二萬分的難過。

「快吃午飯了，我們回去吧，」這是一位同學喊的，

我的知覺本來已經失掉，被這位同學的喊聲找回來，於是隨着她們一路低頭嗟嘆而回。

繼母

一年級生 谷翠月

中國向來不叫女子求學，弄得知識低淺，心量狹小性情好的，就很懦弱的受人壓迫或虐待，慘死的也不在少數，性情惡劣的，他便凶狠陰毒，或謀殺本夫，或慘殺前子，此種傷天害理的事，數見不鮮，我的東鄰，有一個媳婦，年約卅多歲，她有倆個小孩，一個是女子，一個是男子，男的叫虎，女的叫英，嬌生慣養，一家老少，和和藹藹，很是美滿的家庭，有一年的春天，這媳婦得了緊病，急請醫生診治，一天請了十多個醫生，也沒有見輕，到第二天早晨，沒到吃飯的時候，那媳婦就失了知覺，睡長久的覺去了，永久不會再醒的，她的女孩，才八歲多，男孩才六歲多，你看這多麼可憐呀，她的孩子，全叫他的奶奶，和他的父親扶養着，不覺又過了二年，她的女孩英十歲啦，男孩虎八歲啦，他父親又娶了一個媳婦，作英虎的繼母，轉眼又是一年，她奶奶又死了，到了夏天，他繼母有一個小孩，是個男子，名叫金寶，他父親往外邊謀事，臨走的時候，囑咐他繼母一些良言，叫英學針線，把虎送到學校裡去讀書，等我回來，必報酬你的大恩情，英和虎都在旁邊，哭哭啼啼，英說：爹爹，我和我弟弟跟你去，她爹說：你倆跟着你母親，不比跟着我好嗎？她父親說完這句話，就走了，誰料她父親走後，他繼母就有兩三點鐘沒出門，是想害他同胞二人，可是他倆沒有過錯，她便想一巧計，特意把舌尖咬破，鮮血淋漓，倒在地上，英看見了，就嚇的一跳，連忙喊道：娘呀，……娘呀，……你怎麼啦！喊了幾聲，她就醒來了，把她抬上床去，英還問她說，母親剛才你怎麼啦！她說：我得了昏懸症，一會兒昏過去了，英說叫我弟弟請醫生去吧！她說不用，你給我燒一碗紅糖水去吧！英就去燒去，不一會英說燒好了，她說：遞給我吧，她伸手了，她看英鬆手啦，她特意的不接住，把碗和水，都拋在地上，她怨英不小心，她把英打的身上青一塊，紫一塊，被鄰人聽見了，有人把她拉開，不叫[illegible]打，她還罵道英小奴才，再給我燒一碗紅糖水去，英又去了，一會兒，英含着晶瑩的淚珠說，燒好了，英仍然恭恭敬敬的給她了，她喝了兩口，暗下上毒藥，她說英給你倆喝去吧！她用鼻子一臭，看事不好，回頭倒在盆子裏

，被他繼母看見了，她說英給我燒的糖水，我不肯喝，讓給你倆喝，你不喝也不叫你弟弟喝，你倒在盆子裏，我看你想做什麽？因這她把英又打一頓，虎見打他姐姐的，他也哭了，他母親拿了一個有毒藥的果子，哄他到到學校裏去，他母親說別叫你姐姐見了，你急忙往學校裏去吧，虎見他姐姐在那裏哭的，他說姐姐她母親給我一個果果，你吃不，英說你給我看看，他姐姐一看，說弟弟，這果果你要緊別吃，這果果有毒，給我吧！我放在大坑裏邊，他姐姐給他說；以後，她給你什麽，你都別吃，叫我看罷，你再吃，回來她問你把果果吃了麽，你就說吃了，弟弟，你急忙往學校裏去吧，她看見你在這裏，她又要打你，到了上午，虎放學回來了，她母親覺得很是奇怪，就問道，虎兒你那果果吃了沒有，虎說吃了，她說一定沒吃，虎說，我一定吃了，她說英你去做飯去吧，我肚子裡很痛，飯做成時，她去盛飯去了，她又暗下上毒藥，她說咱倆先吃去吧，我的肚子很痛，我不能吃飯，我去睡一會去，她下毒藥的時候，英用眼角一瞥看見了，英沒有喝，英說，弟弟你也別喝了，飯裏有毒藥，咱倆都吃點饃吧，把飯都給狗喝了，第二天的早晨，她繼母說，飯你倆吃完了嗎，英說吃完了，她說哼！你這小孩，真算是大胆，你母親睡去了，你就把飯喝完了，不給我留點，她拉過來英虎，打的鮮血淋漓，以後的事，現在倘難預料，但他繼母旣起了黑心，一再謀害英虎，終於凶多吉少，唉！好狠毒的繼母，但是這等惡人，固然性情惡劣，我以爲仍然是女子不平等，不受學校教育的惡果。

這也是享了五福的壽的一人

第一年級 生宋文玉

今天的天氣，算是和暖到極點了，蔚藍的天空中，被風吹得乾乾淨淨，像魚鱗般大的雲也沒有，太陽從玻璃窗子上面射進來的陽光，恰恰射在我的脚上，曬的兩隻脚熱騰騰的，

此時，我正在寢室內沒精打採的看那本綠葉，看到有趣的時候，不覺笑了出來，看到沒趣的時候，我便把牠拋到九霄雲外，把我那嚴閉的心幕，一層一層的拉開了，

我的兩手，捧着我的雙頤，慢慢的想，想到二年前還在世的她，及至於她的死，不覺鼻孔一酸，背上一冷，喉嚨一哽，我那小孩子的替人同情的眼淚，止不住的流出來了，她今年若在世就七十餘歲了，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張君走到校長的門，聽見校長說：「她若能幹了這些事情，那那麽就叫她在這裏，一月五元」我一聽見這，心中非常莫明其妙，我倆就進去問明此話的來由，「今天來了一個七十二歲的女工友」，他不耐煩的這樣說，我和張君就到從前女工友住的那屋裏去，一進門，哦！原來是一個身體粗而短的年邁婦人，圓圓的臉上，趁着一對眼眶向裏縮的眼睛，嘴和鼻子相離很近，扁圓的頭上，帶着一些雪白似的頭髮，雖說七十多歲，但看去好像八九十歲，由此可見她的一生，是痛苦的，勞心太過了，你們願意嗎？咦！姑娘們是何等的可愛」，她面帶笑容簡單的這樣說，我容這：「你這麽大的年紀，還能做什麽事？能做我們的工友嗎」，我這一句話，引起了她的悲哀；她的笑容，忽而變成了痛苦的顏色，她的兩眼一酸，變成江色，但她終掉不出淚來，由此可以證明她的眼淚已經流乾了，

這時太陽已升高了，熱度也漸漸增加了，噹噹的鈴聲了，我本想聽她老人家說話，但可恨要上班了，我就沒精打采的跑到教室裏去，

從此她就做爲我們的工友了，掃地，倒茶，買物，等，是她每日的工作，有一次，她忘了掃地，老師就把她大吵而特吵了一頓，唉！真正是，「人到窮途思哀境」，她整整的哭了一夜，因爲她的身體太弱，禁不住這樣的痛心了，她從此就病起來了，一天，我到她室裏去看她，她看

見了我，就哽咽說道「請坐下，可憐我的小姑娘！我把我一生的痛苦，向妳說說吧，也免得我死後連話也埋沒在九泉以下」，說到這裏，就用她那憔悴黑而黃的手，顫動着擦她的乾枯的雙眼，又繼續的說道，「唉！姑娘呀！妳知道我的命運是怎樣可憐嗎？在我兩三歲的時候我也享過，「擦脂抹粉」，「使婢喚女」的幸福，也受過，「三從四德」的教訓，但是到了六歲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去世了，只剩下一個嫂子，叫我許配給一個姓王的，出嫁以後，不到三年，公婆與丈夫完全死掉，只剩下我的小女孩，但不到二年，那活潑可愛的小孩子，也離開我到另一個世界上爲人去了………」她說這裏，不能再繼續的說下去了，

天上的太陽，漸漸地斜到西面去了，天也漸漸地黑了，唉！可憐！在這一夜裏，那個老婦人就卸了五元俸銀的工友職務，和這個世間離別了，唉！這也是享了古稀之壽的一個人，

時光如水般的常流着，人事無常的變化着，不知不覺我和她離別已二年多了，她的粗短的身體，圓圓的面孔，銀白的頭髮，時時在我腦海裏旋轉，時時使我覺得人生是無趣的，是痛苦的，是使人煩惱的，但不知古人所說的「天堂」「仁壽城」：是如何造成，如何使人共登啊？

此時天上的月兒，斜到西邊去了，她似乎還有點了解我的心思。

生活史上的一頁

張錫堂

一個禮拜八的傍晚，天空裏密佈陰沉沉層叠的溼雲，輕浮東西奔跑着，敗兵也似地逃竄；綿綿濛濛的雨絲，淅淅瀝瀝的吻着大地，各個自修室內，充滿着談話的聲音，與輕微曲抑婉轉的歌聲。偏東的一個自修室內，坐着一個精神萎靡形容憔悴潦倒的C君。窗外淒涼的北風，嗚嗚咽咽的大吼着，吹得窗戶上的紙發出沙沙的音聲。室內的一盞電燈，發出烱烱而驕傲的光芒，映得雪白的四壁與什物，反射出來陰森慘淡昏暗迷離的陰影，轟轟烈烈的鬧語，刺入了他的耳膜，抑揚婉轉輕微絕妙之歌聲，搏動了他多愁的心弦，談話聲與抑揚之歌聲，鼓動了他蛇似的悲哀，很命的在心中揪絆。他懶洋洋的呆立於桌前，不自主的踏着燈光的陰影徘徊依戀，無意識的用枯瘦的手推開了兩扇窗葉，遙望着沐浴在雨絲裏的河山，斑駁零落的城垣，起伏的荒塚，閃閃灼灼的燐光，在空中駕着被雨絲洒得晶瑩的雨翼，無歸宿似地，喳喳唱着悲哀的調子的小鳥，高峻的峯巒，似乎都堆在他的眼前，他痴視着四野的景物，眼內猛然的迸出來許多的眼淚，染紅了幅憔悴的面顏，浸溼了他的衣衫。「媽呀！你恕了你兒的罪吧！我是十二分的對你不起！媽呀！你恕了我的罪吧！」他昏昏的兩眼，彷彿看見他終日忙碌的頭髮蒼白的，面龐枯瘦的母親對他說：「兒呀！你在幾千里以外的異鄉求學，難道說你就把你的慈母，終日披星戴月的哥哥，幼小的弱弟，都拋棄了嗎？」他又彷彿跪在母親的面前乞求，然而睜開了昏沉沉的兩眼，定睛一看，依然的只有他自己呆立於書桌前。

這時，宇宙間的一切，都沉醉於甜蜜的夢鄉裏，還有誰能了解他呢？只有稀稀落落的幾隻小星，伴着高高懸掛在淺藍色的，天空的，半規形的，雅淡的明月，他深感覺到飄泊在異鄉求學生活的痛苦與無聊。於是他有生以來最快樂最甜蜜的一頁，又湧現於他的眼簾內。

涓涓的溪流，深綠色的叢林，幽閒靜穆的山澗，秀媚的湖畔，縈繞着他的故鄉。

銀灰色的月光，吻着一個寬闊的大院子，院子裡兀立着許多的屋子，堂屋的兩旁，放着幾盆勝開的菊花，有紅的水紅的，白的，雪白的，杏黃的，深紫的……一朵朵

的都是非常的美麗鮮嫣。西屋的兩旁，置着兩個缸，缸裏的金魚，很活潑的游泳着。院的中間，有許多人，正在談話，其中有衰老的祖母，母親，活潑的弟弟，…………在祖母的左邊，坐着翠芝，翠芝長的很美麗，C君正坐在她的身旁。

「那年的秋天，月亮正和今日一樣的皎潔清朗，拍拍拍的鎗聲，許許多多的長毛賊，把咱的村莊圍着了。…………」

「祖母！別說啦！我駭怕長毛！」小弟弟很驚恐的說着，一頭倒在母親的懷裏，不禁大聲的哭起來了。

哈……哈……哈……滿院裏的人都笑了，

「好孩子，不要哭！怕什麼？祖母不說了！」祖母這樣的安慰小弟弟。

「伯母！天已不早了，月亮也被烏雲籠罩着了，我回去吧？」翠芝立起來這樣說，然而她的視線却與C君的視線成了直線了，

「夜已深了，單獨的在曲折高低的路上走，你能不害怕嗎？等到明天吃了早飯再回去吧？」母親說。

「不能，伯母！我的母親在家裏掛念着我呢！」翠芝說。

「這如何是好呢？」祖母枯瘦的老臉上，露出很憂愁的神色」這樣說。

「翠芝姊，我送你去！行不？」C君忽然從椅子上立起來，兩眼不住的射在她玫瑰的面龐上，很興奮的這樣說。

「行！行！再好不過的！」翠芝露出很快樂的神色，然而臉上却泛起了兩塊紅暈。C君握着她滑膩的皓腕；很高興的走出了大門。

「C弟，你畢了業之後，預備升什麼學？」翠芝用尖銳婉轉的話語問C君。

「還不一定哩！我好像在一碧無際的汪洋中，失了柁的孤舟一樣的無把握，不知將來泊於何方。你呢？」C君這樣的說，

「我也是和你一樣的躊躇着，無一定的目標。」

以後就沉默了。

他二人正向前走，一個叢林兀立於面前，林中黑的什物不可辨認，只有林中蕭蕭天然的籟聲，和枯乾的樹枝，

被微風磨折的發出了吱吱淒涼的調子，這些音聲，使悲哀的人聽了，約法的能鼓動了他的悲興；然而在C君和翠芝聽了，却使他們感謝造物主的萬能與慈釋，使他二人都陶醉於惟美惟妙的音樂之中。C君和翠芝都懷着滿臉的熱烈的愛情，在各人的心裏燃燒着，與其說他們怕羞不敢吐露，倒不如說他們不肯說，恐怕得罪了造物主，收斂起他惟美惟妙的音樂。二人沉默着越過了樹林，又是一個茫茫然與天相接的大湖，湖的周圍聳長臃腫的大樹，經霜的老葉，受不住冷風的淩夷，無奈何只得脫離了牠久居的老枝，遲延延的，飄飄然的飛到別個國度裡，去度被踐踏被蹂躪的生活，樹下的亂草，在地上酣聲大作的睡着，好像一幅黃褐色的毯子，在大地上補着，等着被戀愛戰敗者，躺着休息休息，再決最後的血戰。湖的兩邊，有一塊已風化的長方形的石板，昂然的兀立着，於是就引起了翠芝的驚恐了。

「C弟！你看那邊兀立的是什麼東西？」翠芝用手指着間。

「那是一個什麼東西呢？走！走！咱去看看去！」C君握着她的皓腕，一面說着一面往那裏走。走到那裏C君說：

「翠芝姊！這是一塊石板！我們坐在這裏休息休息吧！」

「我的身體也疲倦了！」

他二人並肩坐在石板上。

這時月亮又從濃厚的烏雲裏掙扎出來了，銀灰的月光，吻着他二人的周身。

「親愛的C弟呀！你不要常常懷疑愛你的我呀！我愛你的熱情，的的確確的，實實在在的，是從我熱烈的，真摯的，誠懇的心坎中流露出來的，現在戀愛中的女性，多半是以金錢勢力爲她戀愛的目標，無論對方怎樣的侮辱她，她也甘心的領略着，這不是戀愛的真意，這是爲着金錢勢力，又是爲着一時性慾衝動的緣故；她只能背着戀愛的招牌，達到金錢勢力肉體情慾的爽快罷了。C弟！我並不是一個拜金主義者啊！請你不要懷疑我了！C弟！」她說着兩頰紅緋緋的，兩雙晶瀅的眼睛視着他，頭已倒在他的懷裏了，向他送着美妙的玫瑰色的青春的微笑。

從未與溫香的處女的肉體接觸的C君，給她已倒在自己的懷裡，擁抱着與她接了個熱烈的長時間的吻。這時他的血球循環的速度愈快了，使他感覺着一種甜蜜而含有靡靡沉醉的意味。

「我何曾懷疑過你呢？我何嘗不是熱烈的絕對的眞摯的繾綣的愛你呢？親愛的翠芝姊！你也不要懷疑我了！我爲愛情而有的赤裸裸的苦愁的心，已嵌在你芬芳的心坎中了！你寂悶的心也嵌在我的芬芳的心坎中了！我能懷疑愛我的你嗎？我能不熱烈的愛你嗎，翠芝姊！」他說着說着又吻起來了，而又是常時間的狂吻。

她慢慢的從他的懷抱之中坐起來，用滑膩如脂的皓腕，掠一掠覆蓋着面龐的烏黑散亂蓬鬆的短髮，楊柳般的細腰，緋紅的兩頰，送着迷人的秋波，C君的一脈情血又沸騰起來了。

「我們要用愛河之水，灌溉我二人的心田，灌溉的使牠結了愛之果，親愛的翠芝姊！你能始終如一誓死的愛我嗎？」C君擁抱着她，吻着她說。

「親愛的C弟！你怎麼又懷疑起我來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實在是永遠的愛你哟！我願我們用熱烈的愛情作肥料，灌溉我二人的心田，使牠開了鮮媚璀璨的芬芳的愛之花，使日日沉浸於戀愛的漩渦裏的人，聞聞牠芬芳的香味，那時我們幸福極了！快樂極了！……………」

一切主宰之神。

經濟啊！

經濟啊！

你是一切主宰之神！

人們爲的你終日的奔波勞頓！

然而得不到你的歡欣！

復置其困窘的漩渦裏，

展轉呻吟！

經濟！

經濟！

你爲何這樣的殘忍?!

憶友

張德堂

玉盤似一輪皎皎的皓月，高掛在魚肚而帶有一點微藍色的長空裏，吐露出一種純潔的光，照耀的宇宙間的一切的一切，盡是光明清朗，嵌於空際的繁密的羣星，射出强烈的光芒，反映在大地上，普照的四野岑寂如死。

「唉！天有不測風雲，眞是：」

洒滿了水銀般月光的大地，在校後土山一株脫葉臃腫的大樹下，只有形單影隻的我，踱來踱去，百無聊賴之中南面而立，對着我久已離別的故鄉，爲我久已分別的朋友，吞食熱淚，並且咕咕嚕嚕的自言自語，

我這次的流淚，是異乎往常，我二人已往可値留戀的歷史，徘徊於我的腦際了。

我記得民國十八年的二月裡，縣立第一小學招考新生，我就往那裡投考去了，僥倖的很，以我這樣的到那裡居然就考上了！這是如何的可喜可慶啊！

其初，我連一個同學也不認得，時常的受同學的侮辱諷刺和寒誚的冷眼，但是我沒有和他們抵抗的能力——我並不是一個弱者，也不是抱無抵抗主義，俗語說的好：「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因這緣故，何況又是同學——只有忍耐着，我忍耐着一日……二日……三日……六日但是他們的侮辱諷刺譏誚我，和我的忍耐成正比例的！我眞忍耐不住的時候，只有在的一角暗自吞食孤苦無依的熱淚，只有這樣，但也只能這樣。

後來有一位同學對於我非常的表同情，就是我受經濟壓迫墮落於悲境裏的朋友淸心。他的父親是一個商人，天天在集市上往來旋轉着，每日所得的利息，僅能糊口，每遇同學侮辱諷刺譏誚我的時候，他就竭力的反對。自此以後就沒有同學侮辱……我了：至於這位同學，我當然是十二分的感謝他了！每逢我與他談話的時候，總是十分的謹愼，反過來說，他與我談話的時候，他那一副和藹可親而橢圓形的面龐上，立時堆滿了笑迷迷的神色，然後才發出一種柔順輕微而婉轉的聲調，於是我二人的感情就漸次的濃厚起來了——好像親弟弟親哥哥一樣。

淸心的品性是很端正的，學識又高出我一萬倍，自修室內我和他是桌友，我和淸心研究功課是很便利的，我的

功課有疑問的地方，他就盡力的與我解釋，對於功課方面，我得的幫助的確是不可勝言，我的品性素來是不若清心的：他是常常的勸我，我的品性也被他陶冶了，於是，我的品性雖不能與清心並駕齊驅，但較前也增高了不少！我們在操場打網球或籃球的時候，他活潑的，天真的爛漫的兒童精神，立時就表現出來了。他時常的對我說：「我們要抱着奮鬥的，進取的，百折不回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努力的用功，走我們光明的正道——品學兼優的正道。

一日的薄暮，天氣晴的非常的好，炯炯而驕傲的斜陽，已經收斂起了牠的嚴威。我和清心趁此涼爽的薄暮，消磨消磨在枯寂的學校裏，所積蓄的煩悶，握着手去觀賞那大自然的美。甫出門，垂綠的柳楊，鬱鬱而清秀，參差而而不整齊的排列於道路的左右，織成了一副碧油油的大幔，繁密的叢葉裏，可以看見蔚藍而帶有微雲的長空，立於枝頭的小鳥，唱着快樂的歌，好像似和我們說：「青年喲：過的是快樂自由的生活，我不孚認何人的束縛！你們快快的投在我的懷抱之內，過這自由快業的生活！」走不百武，有一條衣帶似蜿蜒的小河，橫於我們的面前，蕩漾的

清流，嘩嘩的作響，「明哥啊！我們的感情，要如這一條小河似地過下去！」清心猛然的這樣說。「不！不能……我們還要比這樣的更延長下去！」我這樣對清心說，有時微風吹來，河面立時就起了粼粼起伏的微波，迷離的遠山，在暮色蒼茫中，若隱若現。……我們流覽到墨黑的大幕已籠罩了四野，握着手，瞧着天，踉踉蹌蹌而返。

「明兒！明兒！這個東西你要不？」

有一日的傍晚，我剛從學校裏回家，我正和幾個小朋友們作遊戲，剛作到興高彩烈的時候，父親就這樣的喊我，我飛似地跑到了父親的面前，大聲嚷着：

「什麼？什麼？爸爸，你拿的！」

「你不知道麼？我與你說吧！這是一個筆筒，你要不？」

「要他做什麼？」我說。

「要牠做什麼？」父親反來這樣的問我，他繼續的說：

「你沒有筆麼？你的筆如果在桌上亂放，用的時候豈不困難麼？這就是放筆的東西啊！」

父親與我解釋之後，我歡天喜地的把他抱在懷內，兩隻眼不住的注視牠，牠的外表是很美麗的，形狀是圓柱體，表面是雪白而有光的質地，並且有數座山，山上的石頭，羅列滿山，形然有像臥獅的，有雙肩聳側像僧人打坐狀的有……奇態怪狀，各盡其妙。山中的道路，都是曲折的羊腸小路，路的左右，有蒼翠的樹木籠罩着。山的左側，有一個湖，湖中有很多的漁船，嚴然蕩漾…………

我看了一遍，我愛牠的心就搖動了，當天晚上，我就把牠好好的放起來。因為天已黑了，我也沒去找清心，叫他來看看這筆筒，這一夜我翻來復去的簡直是沒有合眼：一會兒想着不要被小貓致打了！一會兒又埋怨父親，為什麼不買個來，我和清心一個人一個，豈不更好麼？為了一個筆筒兒，消磨了我一夜的心兒！

第二天的早晨，我慌慌張張的從床上爬起來，也沒有洗臉，就跑到清心的家裏，他還在床上做他甜蜜的夢哩！

「清心！起來！走！跟我去！」我拍着他的被子這樣呼他。

睜眼朦朧的清心，穿上衣服，跟着我來到我的家裏，我就把筆筒拿出來給他看，他果然是非常的高興，並且向我說：

「這個筆筒為何這末雅緻美麗呢？我們要小心着，不要把牠致毀了！致毀是很可惜的！」

清心約看約高興，約高興約不忍釋手，劈拍……劈拍……！碎玉般的花似的，零零星星的一塊塊的在空中飛着，同時落在石頭上，發出了一種幽微清鏘的聲音，原來是我的筆筒被清心打了！不知怎的，那時我的眼淚那末樣的多，如珍珠斷線般的，一滴滴的流入了我的兩個嘴角，清心見我哭了，含笑和藹可親的面龐上，一剎那，堆滿了一塊塊的紅雲與一縷縷驚慌失措的苦絲，他的晶瑩的眼淚，也奪眶的流了出來，染濕他徘紅的兩頰。

清弟！清弟！你別哭！你別哭！我是和你玩的！打了打了吧！別說一個，就是一百個……也不要緊的！

我見清心哭了，立時止住了我的眼淚，笑迷迷的與清心擦着眼淚，這樣的安慰他。

「哈…哈…哈！明哥！」清心見我笑了，他兩眼掛着晶瑩的淚，也不禁的笑起來了。

我的肉體和清心的肉體，雖是沒有溶爲一塊，但是我二八的精神與靈魂，已經溶爲一體了……………

農民的晦氣

六級四班孫素琴

有一天我同我的幾位朋友，散步到鄉間田野裏，見一個孤單的農夫，正在那裏忙碌的鋤着地，翡翠色的草葉上，沾滿了混黃色的汗珠，黑油油的顏面，現着日光射痕，青鐵似的兩腿，插在毒膏似的土壤裏，得寸進尺的前奔，爲農務重多，儉省時間，總不肯休息，眞不愧「忍苦耐勞」四個字的美稱。

他低着頭不顧一切的工作着，忽然從遠處來了一個穿灰色制服的丘八，或者是冒名的，手裏握着一枝槍，揚威威的走近了農夫的身邊，那農夫認爲他走錯了路，來詢問他，或許是渴了來找水喝，農夫面帶笑容，表現很尊重的在那裏站着；但是他走近他的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抓他的兩手，和餓虎撲雞似的，嘴裏激發憤怒的說道：走跟我走，農夫很愕然的心裏暗想！這是怎麼樣了？我犯了什麼法呢？這樣的拿我，嚇得心裏想着，却不敢開口！

那如猛虎似的他，口裡又嚇道：走你跟我走，不然，我便用槍打死你了。那農人聽了這句話，心裏更怯！幾乎把心嚇碎了，他便哀哀的問道：老總……你叫我跟你那裏去？那可怕的他，總是不聽，因爲他是有意搗蛋，便又加緊的一捉，惡很很的拉着農夫說道：你不必管往那裏，跟我快快的走就是了，農人向後掙扎，不肯往前走，他拉拉扯扯的走到地頭上，農夫跪下向他磕頭苦苦求道：老總啊！我的地還沒有鋤完，家裡……沒有人，…我鋤完地再去吧！不管他說的甚麼，他只是不聽。一聲的嚇道：走快走，再不走我要打了，說着，便向腰間解下皮帶，向着農夫脊背打去，立刻鮮血流出，那衣服都成紅的了。

那樣的痛苦實在難忍，他懶懶無精打採的爬起地來，跟着他往前走，那土色似的臉面兒，加上無數的淚痕！好似死過去的黃病鬼！慢慢的跟他去了，我們幾個看了這一回的悲劇！很懷疑的不知他的結果如何，不由的替農夫流淚！悲傷！無精打採的回校來了。

渴望的春雨

六級四班蔣愛蘭

光陰荏苒，日月競逐，現在已經到春季了，萬物滋生，人民大有吃麥的希望，然而至今天不下雨，農夫仰天歎氣道：昨日不雨；今日不雨，園菜田麥都乾枯了！我們怎樣過活呢？於是衆多農夫，聚集在一處商議：有一農夫提議說：或者是人們得罪上神，神生氣了！所以不下雨，我們只好燒香懇求吧！許多農夫都大聲說：附議。於是衆農夫各赴各家，拿香，斂錢，有一個農夫報奮勇說：在我家做供，都說好好，他便往家給他的妻子說：在咱家做供，要好好的，材料要多用一點，好叫老天吃了下雨，咱的麥子好能長呢。恰巧他的妻子有點愚笨，麵不很多，却多加了引酵，把麵發酸了，他用鼻子一嗅，酸的鼻梁和眼皮一皺，大聲道：糟了！糟了！立時把他妻子拉過來狠狠的打了一頓！他自己另調麵便長很多的材料，與神做供，待了一小時，許多農夫都在他家看供做好否？他一說他妻子辦的此事，這許多農夫，也都氣忿忿的，恨他不敬，心裏說：這樣老婆，打死也該。有的人喊着說道：你知道嗎？這不是別的事，是給老天爺擺的供，有一位農夫說：趕快走罷供已擺好了。於是那很多的農夫，抬着供各處燒香磕頭求雨！有幾位農夫說：天啊！可愛的天啊！趕快下雨吧！我們的麥苗園菜都枯死了！你知道嗎？還有各種的植物，至今還沒有萌芽，天啊！可憐我們吧！救救我們吧！麥子收好，蒸大饅給你吃，唱大戲給你聽，趕快下吧，那農夫在十字的大路口上，足足跪「有五點鐘，那農夫心如轆轤，筋疲力乏，身上的汗珠滾滾如下雨的往下流！仰望天上還沒有雲。急了說：咳！怎得天上的雨點；也同身上的汗點一樣粗大，不如我們四萬萬人出汗吧，或者澆得過十畝八畝麥田，咳！可恨的田主，也不來幫我們求雨！閒坐在高堂大廈守收租，從此農夫連覺也不能睡，只是望着天空中有雲沒有，如此看來，農夫想雨，真如渴極了，想飲水似的迫切。

某學生的自述

六級四班 黃桂貞

世界許多人類，而貧富却不能一定。無論何人，必須得到父母的養育，才能生存於世界。及至長大，如有父母存在，那是再好沒有了。唉，可憐的我呢？年長七歲之時，我那慈愛的母親，就長逝了。當時我姊妹三個，最小的妹妹，才三週歲，大妹妹年五週歲，而我剛剛才七歲了。當時我那倆個妹妹，還不懂事的，只說母親睡了，她怎麼還不醒呢。唉！我這時很悲傷的哭着說：妹妹，母親是死了。她們倆個都說：母親死了，何時來呢？我聽了不懂事的妹妹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放起悲聲哭起來了。我那倆個聰明的小妹妹，見我這樣的哭，於是也就哭起來。仍舊還說：姐姐母親死了，何時來呢？我聽妹妹第二次所說的話：我好相眼看着山崩地裂了，海枯石爛了，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都覺着改變了，那裡還有什麼美麗可愛快樂呢？只不過照樣的天天啼哭罷了。一直到母親埋在土地之後，不過一月，我那年幼的繼母，就娶到家中了。我姊妹三個，當然歸她管理之下。唉，我那三五週歲的妹妹，並不知那是繼母，常問我道：姐姐，那是誰，我聽了這話，一面流淚，一面哄她，叫她喊娘。不懂事的妹妹說：那就是咱母啦？哭，當時我的心忍不住號啕大哭起來。唉，我那繼母，起先還怕人家說他，到了後來，好不客氣的管起我來了。唉！我每到哭的時候，她就要說：你成天這樣愁眉淚眼的，哭個不住，難道還把你娘哭活了不成？以後不准再哭。唉！可憐的我，嚇得不敢再哭。傷心時，只在暗室裏自己垂淚。心想狠心的繼母，剛來三天，就想打罵我嗎？唉，要有我母親，肯說我這些話嗎？想到這裏，不覺痛哭起來。又被繼母聽見了。只得強自忍耐着，唉，從此，我的厄運便開始了。光陰一天一天的很快，覺到了母親死後一百天了。當這時，我就去往母親墳墓去燒紙，這時我心想，唉！今天不免去痛哭一傷。想着，便一路去了。走到那裏，想着這裏邊便是埋的我那慈愛的母親，不由得我一陣心酸，淚如泉湧。一時想到我那慈愛的母親，在九泉以下，也知道你的三個女兒，無依無靠，孤苦零丁嗎？說着又痛哭起來。這時荒郊人靜，萬籟無聲，只有一個牧童，牽着一羣小羊，那羊咩咩亂叫，好像是說你們叫哭

丁，你的苦處，還在後邊呢，於是我就回家去了，我的父親，常常見我這樣的悲傷流淚，就不忍的，把我送到學校裏去。當我入學的時候，我那繼母，還不好意思過問。到了我妹妹想入學的時候，她就要說：你姐姐上學，我那時還不能問，你再上學，那別打算。咳！不叫她上學，那還不說，我那倆個妹妹，所受繼母的打罵，真令我悲傷流淚。咳，我可憐的妹妹，今年已經十三歲了。我那狠心的繼母，就叫她燒鍋作飯等等，如要不會，或者作壞。狠心的繼母，罵她還算小事，如要打她，那還不准她哭。咳！我現在雖出那家庭的火坑，不受繼母的打罵，學校的生活，雖說快樂，而我終日的愁悶誰能知道呢？我雖在此求學，而我的心，時常還在我那可憐的妹妹身上。咳！天呀！於今女兒得到自由入學，受男子同等教育的，日見其多了。為何到我妹妹身上，你就剝奪他的自由，得不到同等的機會呢？還是降罰嗎？我問你：他有什麼罪過？

可憐的家庭

一年級生 馬秀坤

一個寒冷的冬天，整天刮着慄慄的北風，一天黑白色的濃雲，被狂風趕的，戎馬般的，向一塊集合，天空已佈滿了，厚重的烏雲，眼看快下雪了，一陣一陣的寒氣襲人。

我正在一個，小小偏偏的鄉村裏，天天忙忙碌碌的，做一些，不規則而瑣碎的家事。

這天因特別寒冷，母親不敎我做活件，叫我看着，我那未滿三歲的小妹妹玩，免得騷擾亂母親的做事。

我正和小妹妹，玩的快樂，有興趣的當兒，忽聽得遠遠有一種極痛苦，極悲哀的哭聲，竟把我們的快樂衝散了，我兩眼睜睜的側耳細聽，我那聰明伶俐的小妹妹，也很驚意的瞪着秋波似的小眼，張着櫻桃似的小口，一動不動的聽那哀聲，順風吹來，越悲哀，越可憐了！

「秀坤！你抱着你妹妹，到街上去看看，有多麼可憐！不知誰家死了人咧」！我母親在別屋裏這樣說：小妹妹似聽見母親的話，舉起兩隻，白嫩而細小的手，發出清脆可愛的聲音說：姐姐！……抱…抱到外邊看…看」

我抱着小妹妹，走到門外，向西一看呀！男男女女的，一大羣的人，都指手畫腳的，吱吱唔唔的神情，議個不休。

我索性走到近邊，他們七嘴八舌，沒有次序的亂說，這個說：噫！怎麼辦呢？一家大小五口，全靠張老三一人張羅吃穿，小孩才剛够糊口，大人一天要忍半天飢哩！現在呢？！」那個說：「好個勇敢有氣力的壯漢！張老三，身體那末粗，而高大，天天起早睡晚的，在暴風酷暑中，過那勞勞碌碌辛辛苦苦的生活，拚了性命的掙兩個錢，還不够養家，……唉…可憐…」有一個高的人說：「什麼病，死得這麼快？為何不請醫生診治……真……又有一個矮人插嘴說：「那有什麼？他的病還不是因為勞苦過度，吃不飽，喝不足嗎？」又一人說「飯都沒有吃的，那還能請醫生呢？…唉…窮人有病真……該死，」，這個說：「他有父母嗎？有幾個小孩？……各有多大？…我真為他老老小小發愁……唉！還真是一個慘苦的家庭」，有一個鄰舍的，李姓，搶着答話，「他的不中用的父親，還

在世；他母親早去世了，—有三個小孩：只有一個，男孩，才九歲，大女兒剛六歲，次女兒，還未滿三歲，他們異都陷入苦海裏了…」大家嚷嚷吵吵的亂說一陣，並且都發出些咨嗟，嘆息的聲音，一個個都是「愛莫能助」

那時我的心靈上，頓時感覺無限悲哀．同情的淚珠兒，簌簌流下來了！

我慢慢的走到死者的家裏，一看竟是走到了，一個悲慘的環境裏了—他那憔悴而消瘦的妻，哭得死去，活來，眼也哭腫了！喉嚨也啞了！且哭且說道「狠心的人啊！你只顧死去。脫離了愁苦！到一個新鮮世界上去了！撇下俺老老小小，怎麼過呀！你就放心嗎？不覺痛嗎？叫我們怎麼繼續的過下去呀！……白白餓死吧！……」她那種可憐的態度，哀痛的聲音，我實在沒法形容．

「娘啊！……娘！親娘啊！…好不狠心！快要…快要餓死啦！…冷呀！……痛啊！…快做飯吧！……不然…」大兒子連哭帶恨的說．

她那三個孩子，餓得面黃體瘦，嘴唇烏紫，那油黑而裂了口的雙手，也腫得和葫蘆般大小，在這滴水成冰的大

北風裡，簡直是無數的小刀，在皮膚上割肉，凍餓交加的他們，忍耐不着，終於齊哭亂叫的，嗜飢號寒的鬧個不止，稚兒幼女的哭泣聲，悲哀的北風，夾着雪花，吹得更緊急了，此時四圍都浸在淒慘裏，都聽到這幕慘酷悲劇的宣傳．

在一間側小黑暗的房中，躺着一個年近七十歲的老翁，身下舖着，牀破爛的薄褥，蓋着一牀七穿八洞的破被子，身體瘦似乾柴，髮白似雪，黑瘦的額上，更高刻了深深的縐紋，凍的全身，戰戰兢兢，嗚嗚咽咽的，在那兒啜泣！這大概是，死者的父親．

這時雪花在白茫的天空，仍然飄飄飛舞．刺人的北風，還是怒號，凍的我忍無可忍，於是抱着可愛的小妹，回家來了．心中充滿了人世所感不到的悲哀，坐在房中默默自想：

富貴的人們，終日遊手好閒，吃的穿的，都是最高貴的上等物品，冷時坐在火爐旁，和他那太太小姐，說說笑笑，有多麼遺意，有多麼自在—在他們幸福快樂的心弦上，也知道世上，有那樣，無吃無穿的，可憐的人們嗎？

辭家

一年級生 刁秀瑾

光陰似箭，剎那之間，已經離別雙親一月餘了。唉！回憶到我赴校時，離別父母的悲哀難過，即使鐵石之人，嘗到離別的味兒。也要滴出兩滴難過之淚呀！

當我未赴校前一日的上午，母親正坐在火爐旁邊，抱着我那胖而可愛，不滿八個月的小弟弟，對他發出軟柔的聲音，去逗引他，使他發笑，可是父親也在爐旁坐着，我那時因爲明天，就要離別我親愛的父母，要回校了，但父母還不知道我回校的消息，我想告訴他，恐怕打散父母這時的樂趣，變爲悲哀難過的心腸，但究竟總得告訴一聲，唉！話還沒有說出口來，淚珠兒早已簌簌的滾下來了，又怕母親看見也要哭，所以忍耐着哭，趕快用我那小手巾，去拭那悲哀的眼淚，不料被母親望見了，母親立刻現出驚奇難過的樣子，慌忙的問道：呀！爲什麼哭？你怎麼樣了？莫不是你弟弟和你鬥氣了嗎？怎麼這樣好哭？呢呵！我聽母親這兩句問話，愈加痛哭，母親更要問個究竟，於是我難澁吞吐的說道：娘呀！娘：我：我明：明天要上學去了，母親聞女這句話，也就把臉一扭淚眼欲流了，雖然，他是如此的難過，然而還得要勉強忍着，揩乾淚珠，仍扭轉臉來微微的顯出點笑容，來安慰我道，兒呀！你不要如此的哭呵！心要放寬些，你想爲人，難道沒有一時一刻不離開父母的嗎，不：不：斷斷不能的，並且你這又是去上學，雖說是離別，不過是暫時作別，並不是永久的別離，值得哭嗎？接着父親又叮囑我道：你明天大約早上開車走吧！你看這樣寒冷的天氣，你要多穿件衣服，別使身體受了委屈，你到校時，最要緊的就是努力用功，不要浪費那寶貴的光陰。我想你也常聽說過「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看似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又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你現在是青年的時期，千萬莫要白白的拋棄牠，並且對於師長同學要恭敬，校中一切的規律，好好遵守着，於事處處要小心，一舉一動莫失去自愛之心，時時刻刻要依着 勤儉耐苦四字 做去切記。

父親說罷，順下眼去沉默了好久，現在已是黑夜了，母親正在替我收拾一些零星的東西，我無趣的抱着我弟弟

，不住的癡想着，唉！世界上的人惟親生父母是最親愛的呀！這是離別之日就這樣的悲哀，除了他誰能有如此深摯的愛情呢，如果人沒有了父母親；該怎樣的痛哭，如何的悲哀呢？

呀！那時已半夜了，大地上一切的一切，都入到甜蜜的夢鄉了，惟有我與父母在室中，時時刻刻發出一種悲歎的聲調，

到了天明五點鐘的光景，忽然聽到門外嗚嗚兩聲，哦！原來汽車來了，於是把行李搬在車上，我便和父母告別，眼含着淚上車了，不一會，汽車嗚嗚兩聲：如飛似的走開，我便和我那親愛的父母姊妹，可愛的家鄉分離了。

鴟嚇鵷鶵（譯文）

前人

惠子在梁國做宰相，有一日，他的朋友莊子去看望他，有個人聽到莊子要來的消息，慌忙的報告惠子說道，不久莊子就來了，並且他的意思。是想來搶奪你的相位，你要很留心，惠子聽說這句話，驚駭得到極點了，於是下了一道緊急的命令，命部下的人等，在國內國外各處尋找，費了三日三夜的工夫，並沒尋到莊子的足跡。

又隔了兩天的光景，莊子果然來到梁國了，於是莊子就去見他，當他和惠子見面時，帶着很見笑很鄙視的臉色，略寒暄了兩句以後，便說道：老兄我與你說一個故事吧！南方有一種鳥，他的名字叫做鵷鶵，你知道嗎？哈！哈！那個鳥真是清高的品格。不同凡鳥一樣。他能從南海飛起。飛到北海地方。說也奇怪。他不遇到梧桐樹寧死他也不落下來休息。不是竹子結的果。餓死他也吃別的東西，不是甜井泉清冽的水，他渴死是不喝的，一天鵷鶵，在那蔚藍的天空，正飛往北海去，忽然望見一隻鴟鳥，在地上啣着一條死久的老鼠，十分得意，將要吃的樣兒，他抬頭向天上一望，望見鵷鶵正在飛着，極其害怕。於是他把那大而且圓的兇暴之眼一瞪，費盡全身的氣力，大聲嚇道：嚇，鵷鶵可憐見的嚇道，唉！你這沒出息的壞東西，我放着那好東西不吃，去爭你那臭老鼠吃嗎？說罷從容自得的飛去了。

老兄呀！我看你現在出落的好似那隻鴟走的，竟想拿你做宰相的勢力。來威嚇我嗎？咳！先生錯了。你想你這臭老鼠般的小官僚。依我的眼光看，真當掩鼻而過之。算得什麼呢。

祭表弟燦章文附小傳

四級四班 李本輿

楊守煥，字燦章，山東鄄城縣人。賦性聰敏，厚重少文；幼為家庭鍾愛，閭里稱道。惟其父庭訓甚嚴。稍有過失，輒斥責備至。用是守煥愈拘謹，不敢稍逾矩矱；對人雖深具恩和，形容每露靦色。其父以態度冷淡，表示不滿；自是管理愈嚴。然責之愈重，畏之愈甚；其忸怩之情，與其父厭惡之心，亦隨之而進。竟至與人相處終日，不聞發一言。偶與其父覿面，則偪促如鼠。今日悲劇之所以釀成，亦不得謂無關也。

年十歲，入本村小學。惟因年幼，尚不知讀書之樂，故不甚勤學。翌年，吾因徐垓小學—即余讀書之地—發生變故解散，遂往讀。一時親愛，不啻手足。其求學之熱心，與學業之程度，亦因吾之勸勉而增進。初小將近卒業，無情之水患促來。水深丈餘，房屋既被摧毀，田禾復被湮沒。守煥本係寒家，何堪遭此巨禍。於是隨親避難，至流離河北觀城：一時備嘗苦辛。來春歸家，田禾已熟；乃復其生活常態。又愈年，吾村私塾成立，乃復邀同讀。計一年，成績甚佳：其父因往返不便，遂呼歸而轉入鄰村校中。至民國十七年，縣內高小成立，吾又邀與同考，入補習科。同學一年，吾即考入六中—曹州—。自此分離，不得同處，以至今日。

分別後，吾雖屢去信勸勉，亦究不如先前之勤奮。二十年春假，吾旋里省親，與遇於吾家。叩及升學目的，則以其父不許，功課荒疏對。余即親赴舅家婉勸。既得允許，便忠告守煥切實用功。吾以為其升學或不成問題矣。因於六中考期前，再三敦促，要其早來。待考期將屆，其同班全已來曹，獨不見彼之蹤跡。詢其族兄，始知家中仍不許可，復鑒於功課不濟，於春假時已決計赴滬從軍，現已就道矣。

在上海賦閒月餘，方由王君介紹，考入警察訓練所，兩月畢業後，以服務操勞過度，重以水土不適，而患痢疾身腫等症，遂向家中索川資作歸計。不意款至而病轉劇，又適值滬戰開端，因齎志殤於上海。年僅十八。惜哉！

吾聞其噩耗後，既嘆其運命之坎坷，復悲其殤於異地，不克親往哭奠，爰草祭文一通，以表相愛之情。其文

曰：

年月日，有鄉人來會，聞汝喪於上海，吾遂設奠於千里之遙，而祭以文曰：嗚呼，燦章！年未及冠，竟爾夭亡—，汝之噩耗至家，汝父悲汝而氣噎，汝母哀汝而昏厥，汝妻傷汝而瘋狂，汝表兄—吾聞此而心酸目泣，數日不知所往。嗟乎，吾弟！汝生旣孝弟而慈和，汝死又烏能不令人悲且傷乎？

憶昔幼時，同學一校，同食一堂；遊則攜手，眠則同床，一日不見，則如有所失，一刻或離則遍尋街巷；一時合兩人如一體，化兩家為一堂；情投意洽，不啻骨肉昆弟，未嘗片陰相離也。嘗思尋諸同學親友之間，求其天性活潑，才貌兼備，舉止端莊，言語慎重，與夫入孝出弟，工力學好，而能恰適吾意者，天壤間惟汝一人耳。汝今竟一瞑不起，命吾復何尋汝呼汝耶！

汝父嚴格之家訓，成汝靦然之習慣性；因與人相處，靜久不發一言，然因與吾相得，每遇則言笑自若，另似一人，爾常命汝他處探望，每至叱咄而不願去；惟令省汝姑，則獨歡欣踴躍而速來。表弟乎！吾今執筆為文，嘗時間處之情形憬然如自，不禁隨筆洩出。汝姑之愛汝，視吾有加，故一聞汝死，寢食俱廢者數日。然則汝姑以後又往何呼汝用飯，尋汝早寢耶！

猶憶同讀汝家時，因汝弟夭折，外祖常摩汝頂告余曰：「汝長舅早死，遺子非吾所愛：汝二舅天性豪放，常次出外從軍，亦非吾所寵，吾所愛者，惟此孫也。吾外孫要以中表之情，扶勸成立，——」嗚呼！外祖去世三週方滿，汝竟隨祖以事於地下池耶？抑外祖不忍割愛，乃於天堂呼汝耶！

余生性粗浮，凡事不思而行，以致言不由軌，屢與相忤，惹人憎厭，幸藉汝日夜勸告，品性乃稍有改進，學業亦進步較速。汝今竟去吾矣，今後復有過，將就正於誰？

當夫汝將卒業之春假，相會吾家，與汝論升學之事，而詢汝將來之目的，汝云：「目的概屬妄想，無實現之可能，如我欲至大學畢業，繼留學各國，歸則改造中國社會，置同胞於袵席之上，斯乃可能乎？」嗚呼！吾當時不過豪汝之言志，壯汝之襟懷，從未思及汝竟已定出外之決心

，終致亡於千里之外，而以此語作永訣之辭也。

追夫六中考期已到，余乃徧尋應用書籍，清整適宜書籍，每屆期日，則出北門，盼汝親臨，及汝同班四十餘人，一齊到此，而獨不見汝面；詢諸振三，知汝將赴滬。嗚呼表弟！余聞此不啻當頭一棒，驚悼莫知所措。當即決意次日追汝還——在此一夜之間，直覺長過一年，輾轉反側，竟夜未能成寐。天未破曉，余即乘車赴郵。不期於中道遇同學數人，乃與汝送別之次日赴滬者，余始知追弗及矣。吾弟乎！春假一晤，以至汝去，其間倘有兩月，何不來信，報吾一知耶？汝外出之音，吾且聞汝姑言之，而曾致書問汝行期，然何以留中不發，竟無一字報答耶？

自汝去後，以至今日，雖未獲睹容顏，然於夢寐之間，往往相聚一處，仍相遊談。足見汝我之情感，雖貌離而實神合也。及汝因操勞水土不服之故，致罹重症，來信索路費以作歸計，吾即謹囑辦理，日夜盼汝歸，重序舊好，吾舅且爲吾言曰：「汝表弟來家，仍令隨汝求學……」當此之時，余既望汝速來，乃極力代汝物色相當學校，以爲深造及較獻天地，快何如之！孰意天道難測，竟奪善人，悲也何如！

嗚呼，懷章！汝行吾未及餞別，汝病吾不及一顧，汝死吾不知日時，汝葬吾又不知何所，引領南天，痛也何極！更可悲者，汝居恆以生命坎坷，曾未享一日安樂，今身沒千里之外，復值海上戰雲緊急之時，彌留之際，既不獲見任何親眷，入於土中，又不聞哭奠之人，寄厝江邊，靈魂離鄉，關山間阻，瘞柩何年！生爲孤苦之傳，死爲異鄉之鬼，嗚呼，慟哉！

汝父母與妻之情形，吾聞現已復常，並又修書致慰；汝之生平，吾已作傳；俟戰事稍息，即將迎汝之魂靈隨汝之軀體以來家；以免天涯漂泊孤魂獨處之苦，嗚呼，表弟！箋有窮而意無盡，言有盡而情不可終，汝倘有知，念茲舊好，望汝來格來享。

弔滬戰陣亡將士兵文

三年級 史若愚

登吳淞之口，則屍骸遍地；臨滬江之岸，則腥氣衝天，此偃仰屈伸，少臂無顱者，非吾滬戰陣亡之士兵乎？愚觸目傷心，不禁悲淒。乃作斯文以弔之。其詞曰：

嗚呼！士兵盡是華夏英雄，校尉皆為漢族胞兄，習武從戎，為國效忠。一旦強鄰壓境，傷害祖國生靈。諸公志在成仁，羞為偷生，拔劍而起，援戈請纓。步歌就陣，留身淞滬，身為國有，不惜犧牲。動員令下，殺敵饒勇。始使倭奴棄槍長跪，繼使日俘叩首求生。射彼飛機落地，奪得坦克回營。英法觀陣，皆贊忠勇。誰知敵心不死，日增援兵；大軍十萬，度過太平。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吶喊海上，縱橫閔行。諸公被圍垓下，四面皆歌楚聲。嗚呼！寡不敵衆，孤掌難鳴，哀此二話，竟罹厥躬！嗚呼噫嘻！使我悲啼而沾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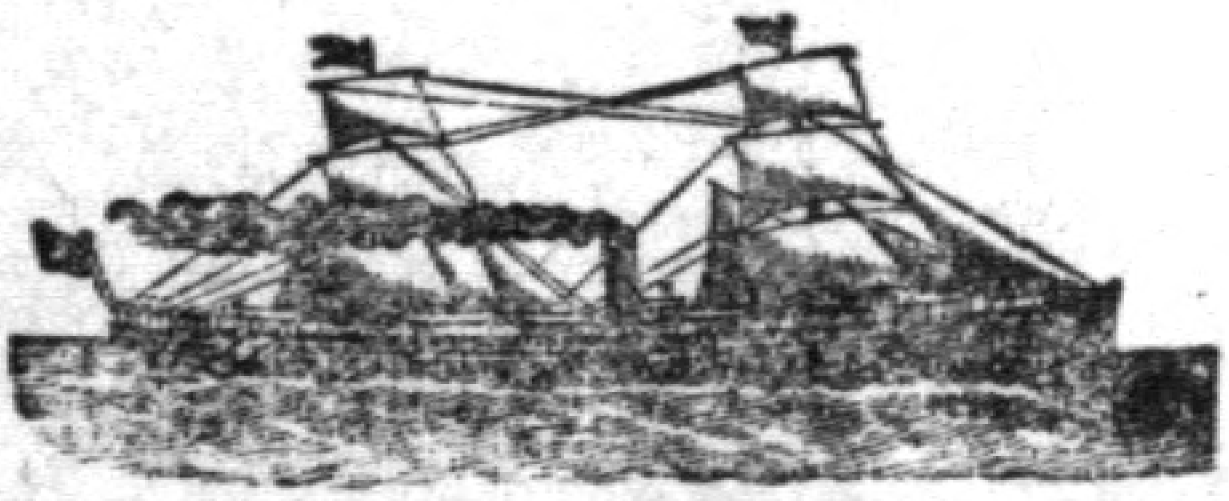
嗚呼諸公！皆有兄弟，如足如手。皆有妻子，如賓如友。父母提攜，恐其不壽。及長離家，戎旅遠遊。嬌妻盼夫歸旋，父母望兒封侯。今死陣上，為鬼他鄉。噩耗馳家，舉哭盈堂。希汝英靈，赴汝故鄉，希汝托夢，申訴其詳，使汝骨肉，稍減痛傷。

嗚呼諸公！為國捐身。形骸雖死，浩氣永存。名同日月而不朽，聲與天地而共長。白虹貫日，彗星繞梁，疑為諸公精靈之所使。一九三二，三月二十日。

送別一二三四五班生

禾生

隔世人相契，與君一臂交；況此風雨夕，毀室來鴟鴞；
幸我僻一隅，畢業別崇翺。臨岐情默默，擘袪音曉曉。
鷸鷸豈有門，所恨我自召；有手畏拮据，有口恐卒瘏，
得食雞鶩爭，曾無鶴立度；失却鯤鵬資，兄弟同蠻觸。
我今只瑟後，與君純氣守，東海投大鉤，四海饜魚肉，
但能御風行，不必名禦寇，牖戶早綢繆，下民敢余侮。
老鶴無安息，昆朋各振翼，逍遙道力強　爲生新天地。



七古 二首

儋人

南園歌

百家結茅曲水湄　短垣疏籬圍斜陂　家亦有園種槐柳　初
無南名我字之　其中老屋久不掃　一窗如甕黑且小　入門
乍遂人擾喧　宜看飛花聽啼鳥　花飛鳥啼幾更春　在家雖
好無奈貧　年來長作楚江客　故園風月入夢頻　一旦南國
動兵火　江帆送我歸山左　到家適値黃花開　疏柳秋容轉
娛娜　入門稚弟笑牽衣　大母聞聲喜溢眉　云是芽檐新秋
補　安排几榻待我歸　無何盜賊窺閭里　眼見華屋數被毁
我有陋室枕書眠　日滿中庭猶未起　荒園購置不記年
深巷北宅遙相連　我稟堂上綴緝葺　物理每緣病得全　不
悟天地同逆旅　一例古今枉自苦　佳山堂畔竄狐狸（淸馮
溥構堂於青州私第名佳山）　冶源竹樹半易主（在臨朐城
南馮溥建別墅於其地）　更聞東鄰進士家（尹廷相淸進士
）當年遊宦上公車　故宅於今成隴土　子孫淪落走天涯
念此使人重歎息　短歌一曲寫胸臆　歌罷南園無奈何
悠悠舉世不相識

觀我青堂弟山水畫

恍惚入耳水潺潺　是誰置我千嶂邊　四幅宛然中堂懸　一
笑向君喜欲顚　心怪相別動經年　君心不改昔日專　問君
畫工何人傳　下筆不爲古法牽　水墨由來貴天然　胸中自
足好雲煙　不施油炭不施鉛　揎袂揮毫自翩翩　默念君語
非無緣　四幅用意誠新鮮　一幅東風三月天　柳絲裊娜春
態妍　東翠定有二頃田　耕牛歸飲泉涓涓　一幅禹壑流潺
潺　亭邊草色已芊芊　有人隱几北窗眠　綠陰依稀響杜鵑
一幅淸空絕可憐　斜陽古柳欲聞蟬　漁父解纜初上船
葭葦蕭蕭風折蓮　一幅濃雲山沒巔　山半古寺松局蜷　日
暮風起雪滿川　征途蒼茫馬不前　四幅夏冬各成篇　逶邐
山勢若相連　一峯變化可至千　旁人不解其中玄　勸君莫
惜買紙錢　山水寫盡我古駢　我請振筆爲題箋

七絕 八首

儋人

二月念日大風雨校園桃花飄零幾盡

爲憐春去弔芳叢　半折雨狂半折風　從此西園寂寞甚　桃
花幾點是殘紅

詠碧桃

同梅成骨杏爲顋　造物非關巧剪裁　直爲韶光容易盡　一花故作千重開

暑假到家賦

深柴茅檐是我家　小園風過落槐花　年年五月歸來日　一樹濃陰坐試茶

雪後

一到山村白畢幽　北風昨夜白山頭　不須看雪乘西嶺　舉首家家有壑丘

冬夜

半立半欹一每檠　夜寒無語倍淒清　女兒閒撥鴨爐火　知我新詩未寫成

初春到前溪有感

岸上垂楊根半枯　下生春草瘦如鬚　堪憐近水猶如此　似我理宜作病夫

見前溪楊花賦

千絲憶看武昌柳　黃鵠磯頭幾斷腸　此日前溪見落絮　登高不用試望鄉

予村多製桑皮紙者

小橋流水好風烟　木碓聲中消歲年　莫怪家家解造紙　山村到處有桑田

詩十四首

菏澤東北郭外有古槐一株相傳宋太祖趙匡胤曾繫馬休憩於此頗異之

楊柳隄邊有古槐。拂雲百尺影徘徊。千秋遺事空傳說。宋祖當年繫馬來。

雪中遠眺二首　前人

萬里彤雲一夜風。花飛六出八荒同。登高極目河山改。身在瓊樓玉宇中。

玉宇瓊樓望欲迷。朔風不住冷淒淒。封姨慣試玲瓏手。碎剪冰花作絮飛。

牡丹　前人

每逢穀雨正花開。塗抹新紅映綠苔。春色惱人明月夜。鼠姑風裏送香來。

憶故園牡丹　前人

穀雨已過又暮春。猶催景物一時新。天香國色應珍。重放盡遲開待主人。

早梅　前人

一枝疎影映籬斜。裝點孤山處士家。唯恐凌寒不諧俗。亭亭玉立寫春華。

暑夜聽雨　前人

百尺樓頭夜寂寥。殺陵原上雨瀟瀟。可憐客舍簷前水。半是思潮半泪潮。

和夏渠園先生乙丑初夏登華不注之作　前人

華不注古號孤華。一柱擎天礙日斜。亂石縱橫猶虎豹。奔松搖曳動龍蛇。無涯翠嶂迷雲外。不盡黃河到海涯。今日登臨塵盡洗。欲乘白鶴去餐霞。

夜坐感懷　前人

滿目瘡痍無淨處。戰場狼藉徧中原。可憐露白風清夜。多少深閨痛月圓。

登泰岱絕頂　前人

嵯峨泰岱極天青。雲霧蒼茫晝欲冥。欲識天空海闊處。振衣直上日觀亭。

登歷城雲護讀書樓　前人

一年一度歷城游。雲樹蒼茫古帝州。表海雄風猶在眼。中原多難此登樓。丹梯屹似靈光峙。綠字仙成脈望留。終是故鄉風月好。讀書有地便埋頭。

旋里道中作　前人

異鄉岑寂鬱予懷。客路驅車曙色開。雜樹綠從身後去。亂山青到馬前來。歸心遠自十年積。望眼將穿千里迴。親友欲知桑海事。不妨相對共銜杯。

杏花　前人

一番景物一番春。梅蕊全開杏蕊新。滿眼韶光紅一色。出門盡是看花人。

清明　前人

楊柳蕭疎日影斜。清明獨客苦思家。多情唯有簷前鳥。時向愁人啼落花。

遊頤和園感懷二首　前人

離宮宮殿尚嵯峨。銳嶠高梁幾度過。萬事浮雲幻蒼狗。千秋劫運付銅駝。空階人跡因時少。廢苑孤鴉向晚多。萬里河山今猶在。當年王氣已銷磨。

詩十首

劉憲貞

春遊

桃花片片繞春城，村郭十里鳥歌聲。遊人盡日饒清興，歸掩柴門月已明。

詠雪

紛紛雪片自天來，六出奇花迎風開。計時已到歲寒日，底事風吹柳絮來。

春遊

桃紅李白各爭妍，芳草萋萋柳帶煙。風日晴和遊自樂，今年佳興勝前年。

春怨

好夢驚殘無處尋，獨對菱鏡淚沾巾。滿懷愁緒如春縷，那堪新月耿黃昏。

清明

清明佳節草色新，羈旅淒涼倍思親。飄泊天涯無兄弟，門前插柳賴何人。

春夜雜感

東風娟娟花飄香，燕語鶯啼斷客腸。卧覩倦看月色白，懶友怕聽夜漏長。韶華苒苒如逝水，學業茫茫似望洋。滿眼春色愁不寐，聊聽隔院笛悠揚。

登北城樓望東省有感

神州何處最堪憐，東北烽火起無端。水淵松花同胞淚，山腥長白壯士肝。豺狼鼓動山河震，倭奴角吹日月寒。風急天高登樓望，淚珠滾滾心痛酸！

野望懷崔君衡吾

眼望天涯淚不乾，曹南話別月兩圓。不知何時風雨夜，綠蠟重剪西窗前。

詠梅

獨向雪中啓芳葩，羞與桃李鬥春華。不願和靖深泥愛，竹籬茅舍別有家。

暮春與諸同學彌河橋岸桃園聚飲五古

郭西一桃園，近對彌河橋，暮春三月時，落花水中飄。乘興偶步此，東風醉綠草，楊柳暗垂堤，喈喈鳴黃鳥。既羨風景殊，且喜同心到。樹下席地坐，陰影拂衣搖。開懷飛羽觴，清談各滔滔，酩酊携手歸，不覺月輪高。

詩 四首

曹南話別劉君

崔葆恕

孤燈慘淡感離情，聊飲樽酌話平生。多少淚珠陽關道，明朝雲山萬里程。

驪唱一駒蘋轉蓬，萬里破浪乘長風。故人莫爲生離苦，聲鼓聲動古關東。

塊磊澆腹仗酒澆，欲語離別魂暗消，怕聽臨明曉鐘切，多少珠淚灑灞橋。

歸家

遠望泮門欲斷腸，幾株哀柳映夕陽。十年飄泊惟有淚，夢想今日到故鄉?!

雜感

歷下鮮血沾黃沙，又看東省骨如麻。戰場有誰乘醉臥，鐵蹄踏碎錦中華。

野望

縱目荒郊動客愁，衰柳夕陽古渡頭。可憐澎湃礦河水，淘盡英雄猶自流。

詩 二首

雜感

四級四班張憲錡

大風忽忽吹，礫砂滿天揚，美燦爛美麗的世界變成慘淡昏暗的模糊鄉。

眼睛不能睜，名園不得逛，孤獨寂寞的我只在屋裏默默的想—。

雙手推綠窗，杏花初開放，飄飄蕩蕩的花瓣被風摧的徧空發狂。

今天我少年，明日鬚尺長，匆匆忙忙的與這條花有什麼異樣？

懷友

四級四班張憲錡

真摯親愛的朋友！

記否去年的今日？

寂寞的廣場，

明朗的月下，

攜手唱「月明之夜」的歌。

試看今日，

廣場依舊，
明月仍照，
我親愛的朋友啊，
你，
你往那裏去了？

詩一首

夢幻中的希望

李相敬

東北方霹靂的響聲，
把正在酣睡的人們從迷夢中喚醒，震開了他們的眼睛，
由他們的目視耳聽裏，
知他們的兄弟是在水深火熱的漩渦中哭號，
當他們聞見此惡耗呀——
都目眥髮直血騰！
於是都携槍帶刀，號角響應，
團結一致，一齊上衝。
驅除一切凸凹的障礙，
伐完擱路迷人的荒荊；

勇地，英勇地，
要殺擾亂和平淪滅公理的倭奴！
啊！你看他們是如何的英勇，英勇，
不管敵人的槍礮是怎樣快利，
不怕敵人的彈雨是怎樣惡兇；
他們只是猛勇前進的衝，衝！衝！
熱血紛紛灑，把大地都變為紅花世界！
死屍縱橫躺，把深壑也弄為層叠的山峯！
但他們還是毅力不息的衝！衝！衝！
風神為他們痛哭幽咽，
雨仙為他們冷淚縱橫；
天地為他們現慘灰的顏色，
一切生物都為他們靜默無聲。
但他們仍是不斷的衝！衝！衝！

× × × × × ×

呵呵，由他們英勇上衝的結果，
得到的還是他們願望的成功，
逐走倭奴，

擊退兇兵；
拖起他們的鮮明的旗幟，
高唱他們的自由的歌聲；
紫霞中的朝陽喲，表示歡迎，
大自然的鳴蟲歌鳥喲，妙囀相應；
彩雲微笑，羣卉香生，和風吁嚱，
在這大千的世界裏，只充滿和平溫香快樂光明！

詩十首

春夜自遣

四級四班李龍飛

料峭春夜寒，斗室自盤桓，
人稱遭謗易，濁世論交難，
心情誰與寫，冷淚暗自彈。

瘧疾中作家書

前人

病中說平安，家書寫最難，
寥寥數行字，凝思五更殘。

夜坐不寐

前人

夜深月滿庭，獨對一燈青，
世人如獅睡，憂世我獨醒。

晴窗遠望

前人

早起推晴窗，極目望遠方
雲煙猶未息，何處是家鄉。

秋夜聽蟲有感

前人

歲月去如流，鳴蟲又迎秋，
學業無成就，月夜倍增愁。

送友人

前人

簫簫北風寒，整裝忍淚看，
別無他物贈，二字祝平安。

有感

前人

獨坐客館內，朦朧月色涼，
偶思前途事，不覺涕淚長。

思親

惱人的細雨是溟溟的篩着，
愁人的晚風是呼呼的刮着，
一片淒清的音調，
一幅慘淡的暮春晚景，

激動了我天涯飄泊人思親的心紘。

× × × ×

啊！親愛的母親喲！
正當這斷腸時節或許正在倚門爲兒懸念？
但你異地飄泊的孩子，
也無日不徘徊東顧而悵望雲山。

× × × ×

我久想回到久違的家園，
緊握着母親枯瘦手腕，
跪哭在母親的膝前，
求饒恕我不孝的罪愆，
但是——親愛的母親喲？
事實那能如我心頭之願！

× × × ×

因我悵望雲山，
也會把淚泉兒哭乾，
久離，永別的母親喲？
見面的時期不知將待何年？

你的異地飄泊的孩子，
將幻迷的夢境裏，
見你的慈愛的尊顏。

× × × ×

告涵弟

親愛的涵弟，
讓我來告訴你：
你有豐富的感情，
你有純潔的理性，
你胸中燃燒着青春的烈火，
你是多麼爛漫多麼天真，
你應當看重自己，
你不要妄自菲薄，
國家的興亡社會的安危，
你都應當十二分的關心，
你的青春的繁榮刹那就會消逝，
你應在青春之路上多做些偉大的事情，
時間之神在迅速的飛奔，

你不要平庸的送去你的青春！

× × ×

親愛的諸弟，
讓我告訴你：
雖然猙獰的惡魔在襲擊你，
雖然四圍敵人在怒視着你，
你仍要努力前進，
却不要縮退而灰心，
你要打破這萬惡的環境，
你要衝破這慘淡的陰森，
你要提着正義之刀向着光明的路上跑，
斬斷了荆棒草萊努力將你的樂園創造，
消極悲觀是你不當有的態度，
浪漫憂鬱更是你不應有的表情，
你的青春的繁榮剎那就會消逝，
你應在青春之路上多做些偉大的事情，
時間之神在迅速的飛奔，
你不要平庸的送去你的青春！

一個青年

暮靄蒼茫，斜陽一線的海岸上，
有一個憔悴的青年踽踽地在那裏徘徊躑躅。
…………
他將要孤獨的走過這茫茫的世界，
他將要冷寞地度過這長遠的人生之旅途。
…………
他悵望着前面縹緲而不可測的途程；
好像有無數的魔鬼在他的週圍猙獰的狂叫。
…………
想起了他希望的消失，幻滅的侵襲，
從他枯瘠的眼眶中，湧出了不少晶瑩瑩的熱淚。
…………
但是！縱使他將淚泉兒哭乾了，
也沒有人能與他表個真摯的同情。
…………
這浩浩的長天，茫茫的大地啊，
而今竟尋不出他歸宿的處所。

黑暗的家庭誤了他，冷酷的社會擯棄了他，
擯棄了他在這孤僻的海岸上徘徊躑躅。

白話小詩九首

四級四班李龍飛

獨坐

小星烱爍，一鉤殘月；
料峭的春寒，

孤獨的客館

回想過去，預計將來，
不禁迷離，淒然。

夜遊

一個深沈皎潔的月夜，
四圍是死一般的寂靜，
我獨步校園，行過朦朧的花徑，
一陣花香從迷漫中吹來；
我好像覺悟了人生似的；
不由的說一聲：
『世界也是這般空虛而孤寂的呀！』

在荒途路中

二年級李龍飛

漆黑的夜裏，
濃密的烏雲：瀰漫了天空，
我一個人在荒途路中，
寂寂的，踽踽的，
竟不見半個人影，
伴我的，只有——
瀟瀟的苦雨，
颯颯的寒風。

○　○　○

天愈是漆黑，
愈覺荒途路崎嶇不平。
又加之——
荊棒哪，草萊哪，
雜雜叢叢，
掩塞了荒途路徑，
簡直沒地方插足；
那裏能够前行！

○　　○　　○

一個人在荒途路中，
有說不出的苦衷！
滿身浹了冷酷的恐怖！
我急遽地哭訴于慈悲的天公：
「天公啊！天公！
能否？賜我一盞明燈，
讓我尋着一條坦闊的大道，
早些兒走到安樂之宮？
能否？天公？」
天公只說：「走到了黑暗叢顛，
自有燦爛的光明！
我沒有什麼明燈………」

○　　○　　○

黑漆的夜依就漆黑，
濃密的烏雲；依就迷濛着天空，
我一個在荒途路中，
仍是寂寂的，踽踽的，
不見半個人影；
伴着我的，也只是——
瀟瀟的苦雨，
颯颯的寒風。

一九三一，四，五，淒風苦雨之夜。

蛙兒

蛙兒啊！
你怎麼這般的驕傲；
在這深沈的夜間狂叫，
哦！原來是你戰勝一切的誇耀！
可是你狂叫的代價喲！
也不過博得人們的獰笑。

除夕

寒風颼颼，
　冷雨瀟瀟，
奏成一組諧和的音調；
　啊！不知是歡迎一九三二年的降臨？
　還是悲嘆人生易老。

春

春之神降臨大地了，
自然界的都欣欣向榮了，
但是啊！
我死沈沈的圖畫，
還是走着深秋之路，
做着殘冬之夢！

月

玉潔的月啊！
你若能常圓時，
人間的離愁別恨；
或許都無以自解了吧？

青年

青年啊！
小心步吧，
你的「心靈之燈」，
不要爲「環境之風」吹息了。

詩五首

鮑廷駢

徬徨

一周都是瓦屋高牆，
隔着了暗淡的夕陽，
乾枯無味的院子，
露出嚴寒之光，
更兼是凄慘的暮色，
侵佔了光明，特別愴凉，
這是一處最驚人的高貴住所，
　　最悶人的地方，

× × × ×

在台級上站着一個人兒，
梟梟地是個舊式的女郎；
她那蓬鬆的頭髮，黃瘦的面龐，
現出了愁顏苦樣，

× × × ×

紅腫的眼皮，未乾的淚珠，
表現她剛在悲傷，

是誰如此的無聊，
徬徨的走來蹓去？
放着溫暖的繡房不入，
在死般的院中短嘆長噓；
這時銳利的北風，常卷起她的衣襟，
火紅的太陽愈落愈低，

× × × ×

哦，她不是祥大嫂嗎？
她家有很好的瓦房，
很多的田地，
怎她徬徨？
莫非祥大哥不回來，
她才深深地失望！
我從不知道富人也要悲哀，
和我一樣，

× × × ×

我知道了，她是個被丟棄者，
她是迫不得已而離婚了，

在一剎之間，
強逼出這家庭，
便永遠的毫無生之意志，

× × × ×

我想到這裏，
眼淚滴滴落下，
她是爲萬繩束縛的桂樹，
她是無巢的孤鴻，
再嫁能，家庭和禮教圍的她水瀉不通；
敷衍罷，新娶的豈肯相容，
公婆不敢勉強維持，
怕惱了兒子爲的他沒有弟兄，

× × ×

大嫂喲，你處於富家，
還不如嫁個農兒，
農兒窮，娶不上女學生，
回家離妻，
況且農家不致這樣溺愛兒子

任他怎的就怎的，
都是你父母貪門當戶對，
所以才將你送入了深溪，
× × × ×
送你的車來到大門口，
晚上就得走，
歸罪於你罷！
你纏了的足不能放，
一時也求不來學問，
做不成你丈夫心愛的學生樣，
歸罪於他罷！
他是摩登化了的人，
昧着惻隱向你攻擊，
在打罵你自然不能怨淚中求安慰，
歸罪翁姑罷！
他們並不是忍心，
一失了他，自已成了絕戶，
外人總不如骨肉親，

× × × ×
你前途的荊棘怎樣除？
你眼前的毒蛇猛獸怎樣逐？
你兩旁的深坑和陷井怎能塡平？
你後方有惡魔怎能肅淸？
撲面的風沙喔喔地一括，
環境對你，社會對你沒有同情，
× × × ×
你將來是永遠淪落了，
你是大步大步的向地獄跑，
永不，永不再進這世界呀！
× × × ×
你好相個風流大洋的船，
颶風吹折了檣和帆：
看不見些兒海岸，
現在風濤必有的，
岸是得不到，
只有聽牠摧殘，

你那餘下的生命困在愁城裏，
今晚就是你快樂之終，悲哀之始；
前邊是你的墳墓，
用你的淚和血來掩埋新尸，

我的嘴低聲咕嚕了一陣，
區區地膽量始終說不出；
這時我的血雖然沸騰，
同情的眼淚雖然掉，
兩條腿仍然踟躕……

——三月二十日二拼十四號——

鮑廷幹

天

懸在半空底明月缺少了半邊，
靈出那笑容：
好相是個三四十歲的老婦的臉，
漂在半空，
月媽媽為什麼這樣的流連？
不回你的月宮：

× × × ×

一點一點的星斗是多麼稀，
你的同伴在那兒；
好相幾個十五六歲的處子，
見人就要退避，
星咪咪羞羞慚慚地不去，
許是為我悲凉孤寂？

× × × ×

淺藍的青天非常美麗，
往遠處愈看愈低；
好相一個乾了的河底，
散了許多沙子，
裸體玩着的嫦娥，
手中還牽着一些兒仙女，

——二，二十八——

鮑廷幹

呻吟

我纔拿起書本，

聽見一陣呻吟，
好相說：「鵬弟
咱是多嗎困窘：
將來相抱共哭的一幕，
不可期了，眞……」

× × × ×

呵，你不是我的終身好友麼！
　不要哭了：
我見了你的淚花，
　我聽了你的悲聲了，
止住吧，我的心碎了呀

——二，十九——

賣糖兒

鮑廷幹

六月天氣炎，
窮人仍沒飯；
人家都坐樓乘涼，
賣糖兒滿街串，
背鐵黑，
脚ㄠ繭，

× × × ×

殺人的太陽兒身照，
酷熱的地下來回跑；
東門問問張公子，
西莊喊喊李闊少；
他說：太貴，」
一點兒我也不要，」

× × × ×

東樓嫌晚，
西樓嫌早；
每天慌忙十餘趟，
孩子的腿要跑斷了！
爲的是怕悞了買賣，
　回家爺媽噪，

× × × ×

「現在的太貴了，
都是你的利太多，
呀，滾，滾，快點兒滾！

少你三個錢就舍不了，
明天我不買，
餓死你這王八羔，」

× × × ×

「不是俺舍不了，
少一文，俺就吃不飽；
老爺別和我一樣，
我們離不得你老，」
孩子勉強待說完，
清清地眼淚往下掉，

× × × ×

弟弟媽媽抱，
張口哇哇叫：
「我餓了，媽媽！
吃塊糖糕，」
「糖糕不能吃呵！
都送到地主家去了，」

× × × ×

今天得了五百錢，
可是吃一天，
內中還有三百賬，
一時不能還，
這時飽一頓，
明日借錢再去販，

× × × ×

又來呼賣糖，
地主不耐煩，
自此不准再過他的莊，

——二、二十——

送兒赴戰

鮑廷幹

兒呀，我的親愛的！
我把你捐給祖國，
我盼你的鮮血紅紅地放光；
將國人喚起，將敵人照死，
用你的頭顱爲民族換來無限的光榮，
用你肝膽消去重重國恥，

好兒呀，快去！

—二月九日夜—

月下歌聲

鮑廷幹

月光射到慘淡的甬路，
撲撲地吹來了微微地清風，
一兩個同學無聊的高唱，
其他的都入甜蜜之夢，
惟我和振獨守孤燈，

—二、二十五夜—

詩 二首

你是誰呢

二年級生袁保秦

有一次我夢見這樣的一個人：
他頭上散披着的亂髮，
一縷縷的垂在兩臂；
袒露着胸兒，
赤着雙足。
那一副威嚴而和善的面容，

我一見就知道他對我沒甚麼惡意，
而且，
他很和氣的說出他的來意：
『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我喜歡你，我幫助你。
我助你排解難題，我替你判決是非。
指示你前進的道路，增加你前進的勇力，
我有劃荊棘的利刃，殺虎狼的武器，
你還怕甚麼？——
前進！努力！
過了莽莽的荒野，崎嶇的山道，
便是百花盛開鮮果纍纍的園地；
到那裏便有些服裝奇麗的小鳥們，
唱着悅耳的歌曲歡迎你。
渴時飲些甜蜜的泉水；
餓了吃些甘美的菓子；
疲倦了，
有如茵的草地讓你在他身上休息。

這是怎麼稱心，如意！
　啊！前進！努力！』
他那悲壯而溫和的聲音，
印在我腦海的深處，
唉！我怎能忘記了他呢！
從那時起，
我時常覺着有人站在我背後歎氣，
待我回頭看時，
他，竟不顯一點兒形跡。
好哥哥，
請不要歎氣吧，
你的話我還牢牢的記着呢，
可是，我要問你，
你到底是誰呢？

不忍去

二年級生袁保泰

是何處飄來了愁絲縷縷，
將我的心兒緊緊地纏住，
幾次排解，
牠總是戀戀不忍去。

詩一首

深夜自思

茫茫的夜影，皓皓的月光，冷風掃淨的大操場上，只有我一人徜徉。
淒涼！淒涼！我只有悲傷！
悲傷我的前途渺茫！悲傷我的歲月虛枉！
為什麼？從前不努力，逝去了黃金似的時光！
為什麼？不定下光明的目標還走着屈曲淒迷的羊腸！
唉！這樣沒頭之路，何處是我的歸鄉！
唉！這樣無邊之海，何時渡過這大洋！
啊！朋友喲！知道了！
我還沒有到髮白如雪，齒落淨光，
我還得努力向上，打破前途的蒼茫；
我還得一往直前，衝過海上的風浪；
朋友！是否由這兒尋去，能得到樂土的地方？

—（完）—

詩 二首

催征曲二首

一年級六級三謝蔚軒

勸君莫負少年頭，男兒從戎志未酬；
但使淞滬濺夷血，準洗炎黃一代羞。

其二

殺氣沉沉日悠悠，爭取敵頭作海籌；
逐北追亡瀛海外，折得櫻花贈舊游。

一九三二，三，二十于六中。

故鄉

今年我從那冰天雪地的異地，
回到我久別的故鄉。
誰知故鄉的北風更爲刺骨，
誰知故鄉的空氣更爲奇冷。
比冰天雪地的異地更爲慘酷的故鄉呀！
你要把心靈微弱的遊子逼往何處?!

二十，一二，一二，于故鄉。

× × ×

詞 四首

更漏子

李慶福

落花飛，黃鳥語，柳岸斜風吹絮。漁舟渡，孤鴻鳴，哀蟈應笛聲。雲影淡，青山遠，望盡天涯腸斷。日欲暮，倚滄涼，孤影獨彷徨。

夢江南

春欲暮，含愁眷簾前，一陣瀟瀟黃昏雨，聲聲不忍鵾啼鵑，獨立羅衫寒。

浪陶沙

日落西南隅，鼓動更初。被寒袖冷對燈孤。不道離人怕夜半？幾處啼烏。　獨自凭欄盱，月燭星疎。天涯人遠路崎嶇，夢裏知能相見否？偏夢都無！

浣溪沙

望月西樓欲問天，爲誰今夜偏團圓!?闌干依遍獨盤旋。
滿院落花紅不掃，隔牆垂柳綠堪憐，風風雨雨換流年。

詞 三首

長相思

六級二班李廣

哭不成，笑不成，感慨此身如飄萍，夜深杜鵑鳴。
恨盈盈，淚盈盈，憐我久在黃梁城，窗外雨未停。

搗練子

人已靜，月漸高；清風陣陣透樹稍，窗外杜鵑啼不住，何人知我愁未消。
漏將盡，燭始殘；薰香獨坐默無言，譙樓擊過三更鼓；一鏡明月照床前。

滿江紅

雲淡風輕，閑走到芳草堤邊。綠柳遮天竹夾道，鶯聲百囀。嫩黃花上蝶紛飛，蒼松林中鳩盤旋。聞子規啼却多少時？誰聽見。小溪流，清且淺；古山峯，高而遠。看碎碑荒塚，淒涼一片。遙望空中飛歸鳥，瞥見村前起炊烟。晚天霞護送夕陽去，帶我還。

湖畔漁家 七言古并序

濟南一中學生楊巨辰

二十年，余肄業於濟南第一中學；暑假居鄉，終日無事。村西一湖，曰王家湖，每逢夏日，陰雨連綿，盡成澤國。青蔗叢叢，不知其幾千萬頃；沿岸楊柳，隨風抑揚，亦婷娜可人。六月大雨連降十餘日，湖水驟漲，漸逼入村；村人習以爲常。盪舟湖中，捕魚爲樂。余亦常作湖上之遊，視其情趣，不能去懷，因成此韻：

船歌渡頭傍酒家，細雨清風興無涯；
只因漁翁沉醉去，輕舟搖搖近蘆花。

其二

暑雨連夜落滿湖，處處青蛙鳴翠鼓。
借問：『漁子何事樂？』『平明船頭酒一壺。』

其三

一聲『款乃』青荻中，帶笑舉網意從容。
人人皆言漁家樂，夜夜湖邊聞歌聲。

其四

一隻孤舟掩破蓬，醉臥綠蓑睡正濃；
冉冉日落黃昏後，如雪新鮮滿籐籠。

其五

一湖寒水一面山，一舟斜掛一風帆，
一夜捕魚一日醉，一生安貧一世閒。

二十，六，廿五，作于故鄉
九，廿，改稿于濟南一中

上××師論現代青年通病書

失名

××師：

近月來久疏函候，至爲歉仄！前曾與××等兄一信略陳天津情形及生近況，並請轉告吾師勿念，想已轉達矣。

當天津事變之初，適生隨全校同學赴京請願，其請願目的爲促成和會現和平統一，全力對外，不料到京後所謂和會已馬虎先成，除聽幾位要人訓話外，別無絲毫所獲！來往所消耗之精神時光殊覺不值，聊表民氣尚未盡死而已！通來，請願成風，大有非去京請願不爲愛國之勢，且據報載京滬請願學生，改對外而爲對內，轟轟烈烈，不可收拾，表面看來，似係青年熱烈運動，細察其種種言行，實暗示青年過於浮躁而已！學生一般之通病，即只求表面，刻苦實際，無人思及！就關於反日運動而論，大半都以爲到處喊口號貼標語即以爲盡了救國之責任，至於青年對救國應負之基本責任，多不顧及！說，誰都可以說到，但是作去，都要退步不前了！由軍事訓練及抵制日貨兩項，生深覺現在一般青年尚非真正覺悟，本校前曾去官方請願，請派教官及發槍械，誰料現在教官已派來，而學生多因畏天寒而不受訓練，終日所唱之口號爲『對日宣戰！』天津便衣隊之擾亂，而學生都拚命逃走，若真正對日開戰，這學生就會去到戰場拚命，生不敢信也！以前之轟烈請願，不知今將何以自解？其他各地學生均係如此，嗚呼中國！嗚呼中國青年！

前在京聽某中委談：『現在之中央政府的確不是一般青年理想之政府，但是現在之青年亦非政府理想之青年！』此言雖似滑稽，實至理也！現在中央不好，表明現在中國無什希望，現在青年不好，乃表明最近之將來亦無希望，如此推之，國之不亡，亦云幸矣！總之，現在上下都未根本覺悟，換言之，即『自私自利』之心，尚未除去，自私自利之心除不去，中國永無希望之可言，若是現在將中

矣要人都換成現在之青年，恐怕還不能保持其現狀，上既不行，下亦無望，中國將何以圖強？將何以不亡？中國危急卽在於眼前！現在之中央不好，無可說矣，現在之青年不行，則惟一救濟之術，卽在敎育，如此看來，敎育之責任大矣！深望吾

師對現在一般天眞爛漫之青年，於其私德極力着重，若都能廢除自私自利之心，中國將來定有強盛之一日，不然，將不堪設想！最近望對於反日工作，勿求皮毛，徒耗費時光，要求實際而有效之方法去作，最有效之方法，猶是學生誓不再購日貨，若全國都能如斯做去，則日本自難支持倘安能謀我？蓋日本貨物百分之九十八賣給中國也，斯本區區小而易辦之事，再做不到，大事更無論矣！不知吾

師對生斯意以爲何如？專此敬請

道安

生××敬上一九三一，一二，一

幾個簡單的調查表

玉峯

社會調查

要想改造社會，就得從事於社會實況的調查，由各種社會實況調查的統計表中，始能規劃出改造社會的方法，證明各種學理是否適應，所以從於社會實況的調查和研討各種學理是否於改造社會的歷程中，互相併行的。

因斯之故，敝人於上次寒假期間，請求學校印製調查表冊，函囑各地熟識同學，請其切實調查其各該住村，俾可由許多統計表中，歸納出一個結論。

然時至今日，將調查表繳回者，爲數無幾；以致此次不能整個統計，得一正確結論，故今僅將此數個無規律之調查表，借校刊篇幅，登載出來，以供各社會科學家的引用。

玉峯一九三二，五，八，於六中

荷澤縣趙莊經濟狀況調查表之一　1932年冬季

項目	畝數	戶數
小農	(1—10)	14
中農	(10—30)	8
富農	(30—50)	2
小地主	(50—100)	3
大地主	(100畝以上)	

全村戶數　二十七戶

全村人口數　一百八十八人

全村土地畝數　五頃

菏澤縣趙莊經濟狀況調查表之二　1932年冬季

項目	戶數
非農(乞丐與游民)	
佃農	
佃農兼自耕農	2
自耕農	25
僱農	2人

◁此表爲趙君天琴調查▷

鄆城縣劉堌堆莊經濟狀況調查表之一　1932年冬季

全村戶數　二十四戶

全村人口數　二百二十一人

全村土地畝數　八頃一十二畝

項目	畝數	戶數
小農	(1—10)	3
中農	(10—30)	5
富農	(30—50)	10
小地主	(50—100)	5
大地主	(100畝以上)	1

鄄城縣劉堌堆莊經濟狀况調查表之二 1932年冬季

項目	戶數
非農(乞丐與游民)	2
佃農	3
佃農兼自耕農	5
自耕農	14
僱農	人

〈以上二表爲君劉資聚調查〉

荷澤縣常屯莊經濟狀況調查表 1932年冬季

全村土地畝數	全村人口數	全村戶數	項目	畝數	戶數
十五頃	二百九十五人	五十九戶	小農	(1—10)	20
			中農	(10—30)	19
			富農	(30—50)	7
			小地主	(50—100)	9
			大地主	(100畝以上)	4

〈此表爲鄧君仰魯調查〉

鄄城縣後湖莊經濟狀況調查表 1932年冬季

全村戶數	全村人口數	全村土地畝數
三十八戶	二百九十五人	十頃二十五畝

項目	畝數	戶數
小農	(1—10)	6
中農	(10—30)	16
富農	(30—50)	8
小地主	(50—100)	6
大地主	(100畝以上)	2

《此表爲劉君寶聚調查》

荷澤縣鄧莊經濟狀況調查表 1932年冬季

全村戶數	全村人口數	全村土地畝數
七十九戶	五百四十三人	十四頃

項目	畝數	戶數
小農	(1—10)	23
中農	(10—30)	35
富農	(30—50)	10
小地主	(50—100)	9
大地主	(100畝以上)	3

《此表爲鄧君仰魯調查》

投稿簡章

(一)本刊稿件以本校學生及教職員所撰爲主校外投稿亦甚歡迎但登載後除贈本刊一冊外恕不另酬

(二)凡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能用本刊所規定之稿紙繕寫尤佳

(三)投寄之稿本刊有刪改權如投稿人不願刪改者須於投稿時聲明

(四)投寄之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預先聲明者不在此例

(五)投寄之稿請逕寄山東荷澤第六中學校刊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山東曹州省立第六中學

發行者　山東曹州 省立第六中學出版部

印刷者　山東 民國日報印刷部代印

代售者　六中商店

價目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鄆城縣後湖莊經濟狀況調查表 1932年冬季

全村戶數　三十八戶

全村人口數　二百九十五人

全村土地畝數　十頃二十五畝

項目	畝數	戶數
小農	(1—10)	6
中農	(10—30)	16
富農	(30—50)	8
小地主	(50—100)	6
大地主	(100畝以上)	2

〈此表為劉君寶琛調查〉

菏澤縣鄧莊經濟狀況調查表 1932年冬季

全村戶數　七十九戶

全村人口數　五百四十三人

全村土地畝數　十四頃

項目	畝數	戶數
小農	(1—10)	23
中農	(10—30)	35
富農	(30—50)	10
小地主	(50—100)	9
大地主	(100畝以上)	3

〈此表為鄧君仰魯調查〉

投稿簡章

（一）本刊稿件以本校學生及教職員所撰爲主校外投稿亦甚歡迎但登載後除贈本刊一册外恕不另酬

（二）凡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能用本刊所規定之稿紙繕寫尤佳

（三）投寄之稿本刊有删改權如投稿人不願删改者須於投稿時聲明

（四）投寄之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預先聲明者不在此例

（五）投寄之稿請逕寄山東荷澤第六中學校刊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山東曹州省立第六中學

發行者　山東曹州省立第六中學出版部

印刷者　山東民國日報印刷部代印

代售者　六中商店

價目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中華民國廿四年四月廿貳日收到